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院東亞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中共與印度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關係

Sino-Indian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李庭碩

Ting-Shuo Lee

指導教授：林賢參 博士

Hsien-Sen Lin,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1月

January 2015

謝辭

「完成碩士論文，寫謝辭」的這日，盼望許久，總算到來。不過，直到這刻，才知道寫謝辭與寫論文一般，下筆同樣艱難。兩年半學習的挫折與豐收、生活的順風與逆風，實難全部付諸筆墨。心中千言萬語難盡訴，在此僅能言感謝。

感謝指導老師 林賢參博士，願意收我成為師門第一個弟子！兩年多來，接受老師細心的學術教導、獲得擔任助理的工作機會，處處受到照顧與提攜，心中萬分感謝！同門師兄弟一起和老師學習、同樂的日子，想必會成為我往後想起研究所生活時，一段相當珍貴且快樂的回憶。

感謝口試委員 何思慎老師與郭育仁老師，對於我的研究主題，不論是一開始的研究計畫，或是最後的碩士論文，都給予相當具有建設性且細心的建議，惠我良多。感謝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的師長、助教，兩年多來給予的教導與幫助，讓我不僅完成了許多以往難以企及的目標，也在亦師亦友、良好的師生關係中，找到深厚的歸屬感。敬祝各位，系運昌隆！

感謝我敬愛的父親與母親，提供我良好的教育環境，在我求學路上，從不曾猶豫的相助與支持。對於我的興趣與決定，也不曾干涉，給予我廣闊的發展空間。恩重如山，銘感五內，無父母之包容，無今日之我！感謝貼心的妹妹庭瑄，這半年常以無厘頭的搞笑方式，讓陷入論文書寫五里霧的愁苦哥哥，獲得許多放聲大笑的機會。感謝我的家人，我愛各位！

感謝友人泓廷與裕清，研究所生活如果沒有你們兩人作伴，必定不會這麼精采！我們三兄弟畢業後一定要繼續一同胡鬧、玩樂下去！感謝女友育星多年的陪伴，以及在我論文的校稿階段，雖然對內容毫無興趣，但仍然以從業文字編輯的專業角度協助校稿，給予我不少幫助。

最後，感謝自己，在寫論文這條偶爾略嫌苦悶與孤獨的路上，雖有時心有旁騖；有時好高騖遠；有時甚至想休學一走了之，但終究還是堅持了下來。此時此刻，依然保有繼續追求學問的熱情！論文如此多嬌，引無數日低頭彎腰。惜旁徵博引，略輸文采；舞文弄墨，稍遜風騷。胸懷天下，豪氣干雲，尚賴埋首念文章。小有成，回首苦讀日，終至今朝！

中共與印度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關係

摘要

「印度太平洋」作為一新興的地緣政治概念，將傳統被視為相互獨立的太平洋地區與印度洋地區整合成一連續的地理空間，近年受到各國廣泛的討論與重視。探討印太概念的成形與發展後，本研究認為除地區國家實力的崛起之外，全球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移動等等因素，都大幅提升了印太地區的重要性。目前印太地區內的重要行為者，非中共與印度莫屬，中印兩國的崛起，不只會改變區域局勢，對全球的勢力平衡也有所影響。本研究依循地緣政治的研究途徑，綜論中印的陸地與海洋安全關係後，認為陸地邊界問題、陸權影響力競爭及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為未來中印安全關係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中印在 1962 年曾因邊界問題爆發戰爭，雖然雙方在重新接觸後建立起多種協商機制，不過，多年的談判尚未能完全解決此紛爭，陷入談判深水區的陸地邊界爭端未來將繼續阻礙中印關係的發展。除邊界爭端外，勢力垂直擴張想西出印度洋的中共與勢力水平擴張意圖東進太平洋的印度，在印太地區競爭海陸影響力的格局已經成形。未來，中印在印太地區陸權與海權勢力的劃分，將成為中印邊界問題之外，影響中印安全關係及印太局勢發展的重要課題。雖然中印安全關係的發展面對許多挑戰，但協商機制的建立與運作、經貿關係的深化，加上新任領導人目前對雙方友好關係的強調，都有助於中印安全關係在短期內繼續維持和平。

關鍵詞：地緣政治、印太地區、中印關係

Sino-Indian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bstract

"Indo-Pacific" as an emerging geopolitical concept is integrating Pacific region and Indian Ocean region into a continuous geographical space. This concept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by many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After reviewing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except for the rise of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global economy,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shift of national strategic center all greatl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t present, China and India are the important actors within the regi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will affect not only the regional stability but also the balance of global power. After discussing both land and sea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ith the geopolitical research approach,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land border issues, land power competition and overlapping seapower are the main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security relations.

Because of border dispute, war broke ou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1962. The two sides established a variety of negotiation mechanisms after re-engagement. However, years of negotiations have not fully resolved this dispute. The border dispute will continue to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border dispute, the vertical expansion of China and the horizontal expansion of India have shaped the pattern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esides of border dispute, the balance of land and sea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ino-Indian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future.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faces with many challeng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negotiation mechanisms,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emphasis on development of friendship by both leaders will help the two sides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short term.

Keyword: geopolitics, Indo-Pacific region, Sino-Indian relations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24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7
第二章 地緣政治的新概念：印度太平洋地區	32
第一節 地緣政治研究	32
第二節 成形中的印太概念	49
第三節 印太地區作為中印安全關係的新舞臺	57
第四節 小結	73
第三章 懸而未解的中印邊界爭端	75
第一節 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	77
第二節 邊界爭議地區與雙方主張	90
第三節 中印邊界協商與爭端（1990-2014）	99
第四節 小結	124
第四章 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洋關係	126
第一節 中共海權的西進（1990-2014）	128
第二節 印度海權的東望（1990-2014）	150
第三節 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權勢力重疊	174
第四節 小結	198

第五章 中印安全關係與印太地區局勢	201
第一節 潛在的反中同盟	201
第二節 中印安全關係的矛盾與契機	215
第三節 印太地區局勢發展	227
第四節 小結	234
第六章 結論	236
第一節 研究發現	236
第二節 後續研究	245
參考文獻	247

圖目錄

圖 1-1	研究架構圖.....	26
圖 2-1	現代海權思想體系.....	41
圖 2-2	麥金德的軸心地帶學說示意圖.....	43
圖 2-3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	44
圖 2-4	世界各區域武器進口.....	61
圖 2-5	印度洋及周邊國家.....	62
圖 2-6	印太地區的海洋通道.....	64
圖 3-1	麥克馬洪線.....	79
圖 3-2	阿克賽欽.....	80
圖 3-3	中印東段爭議地區.....	93
圖 3-4	中印中段爭議地區.....	95
圖 3-5	中印西段爭議地區.....	97
圖 3-6	乃堆拉山口通道.....	102
圖 3-7	中印帳篷事件位置圖.....	117
圖 4-1	中共難以跨越的地形阻礙.....	135
圖 4-2	中共前往印度洋的重要陸地運輸通道.....	138
圖 4-3	中緬能源運輸線.....	140
圖 4-4	中共珍珠鏈戰略示意圖.....	145
圖 4-5	中共圓形跨海擴張示意圖.....	147
圖 4-6	絲綢之路經濟帶.....	148
圖 4-7	海上絲綢之路.....	149
圖 4-8	印度與印度洋周邊區域組織.....	162
圖 4-9	印度與印太海上地區.....	170

圖 4-10 印度水手憑藉季風的海洋航行路線（500-1000 年）	173
圖 4-11 印度洋島國.....	177
圖 4-12 印太地區重要海域.....	186
圖 4-13 孟加拉灣.....	190
圖 5-1 迪亞哥加西亞島	203
圖 5-2 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圖.....	209
圖 5-3 中美日澳印五國關係示意圖	233

表目錄

表 2-1	印度、中共及印尼學者對印太地理空間的定義.....	52
表 2-2	美國及澳洲學者對印太地理空間的定義.....	53
表 2-3	全球經濟發展比較.....	58
表 2-4	軍火進口國及其供應國.....	59
表 3-1	中印領導人相互訪問（2000 年後）.....	86
表 3-2	影響中印邊貿的相關協定.....	100
表 3-3	中印邊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時程表.....	107
表 3-4	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時程表.....	111
表 4-1	中共「珍珠鏈」戰略重要位置.....	142
表 4-2	印度海軍在印太的 OSD（2013 年）.....	166

第一章 緒論

印度太平洋地區（Indo-Pacific，以下簡稱：「印太」），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其涵蓋的區域範圍相當廣泛，包括多個國家、海洋，早在 1920 年代，德國地緣政治學家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Ernst Haushofer）就已經提出「印太地區」的空間概念。¹然而，雖然印太作為地緣概念存在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真正被廣泛使用在區域安全研究上，卻是近幾年的事情。² 印太地區內部及外部國家的勢力消長，以及區域內外行為者之間的互動與各自作為，都會形塑印太地區未來的區域權力結構與安全關係，而目前印太地區內重要的行為者，非中共與印度莫屬。中印（Chindia）兩國的崛起，無論在世界經濟結構和全球地緣政治均勢問題上，都是本世紀引人注目的發展。³ 因此，本研究討論重點將放在中共與印度身上，從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的角度檢視雙方在陸地上、海洋上的政策走向與作為，討論雙邊在區域的互動關係，並輔以區域外部的國際因素進行討論，以求能客觀的解讀中印兩國在印度洋與西太平洋的戰略安全關係。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1978 年中共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逐步從社會主義的規範中解放出來，幾十年下來，占世界總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共在經濟上獲取了豐碩的成就，隨著全球化的浪潮，與世界各地的經貿日益緊密，對外貿易總額在全球排名上更名列前茅，顯現出中共已經是國際經濟體系上極為重要的參與者，不僅是「世界工廠」，同時也是「世界市場」。依賴對外貿易的經濟型態雖為中共賺進大把鈔票，但確保能源

¹ Ernst Haushofe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Major General Karl Ernst Haushofer's Geopolitics of the Pacific Ocean: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y and History* (Lampeter: Edwin Mellor, 2002), p.141.

²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2013 年第 7 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7/31/content_6170351.htm〉。

³ 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著，羅耀宗譯，《中國龍與印度象：改變世界經濟的十大威脅》（*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China, India and the New World Order*）（臺北：知識流，2007 年），頁 18-19。

進口安全及貿易管道暢通也成為中共發展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隨著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中共安全觀念產生了性質上的變化，國家安全從本土擴展到本土以外的地區⁴，如何確保印太地區陸地與海上的安全，成為中共重要的安全課題。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共軍）為維護自身利益，不僅試圖確保陸地邊界上的問題在掌控之中，也積極發展海權，往南垂直發展自身勢力，而這樣的勢力擴張，遇到了來自印度的挑戰。

印度，做為南亞第一大國，雖傳統上被視為綜合國力不甚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近年來經濟發展頗具動力，若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印度實際上已躋身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中美兩國。⁵ 人口超過 12 億的印度，中產階級規模龐大，人口結構年輕，人口紅利優勢將繼續發揮作用，經濟發展若能穩定成長，經濟實力甚至有可能在未來超越中共。⁶ 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能源安全、運輸管道的暢通及印太地區內的海上安全等議題，不僅成為中共的重要課題，對身處印太地理中心的印度，也相當重要。1990 年的波斯灣戰爭，印度海軍無法有效撤離居住在伊拉克及科威特印度公民的失敗，讓印度有了進一步打造海軍的動力⁷，印度在偏遠海洋運輸的利益與安全也在 1990 年代成為印度海軍重要的戰略發展面向⁸。2013 年，印度武器進口數量位居全球第一，佔 14%。⁹ 印度海軍首艘國產航母「維克蘭特」號（Vikrant-class aircraft carrier）在 2013 年 8 月下水，預計在 2016 年進行大規模試航，2018 年交付海軍使用。¹⁰ 經濟、軍事力量崛起的印度，為確保國家利益，正在水準地往印度洋東西兩個方向擴張海洋勢力，

⁴ 倪樂雄，《文明轉型與中國海權》（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頁 40-46。

⁵ World Bank, “GDP ranking, PPP based,” September 24, 2014,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_PPP.pdf>.

⁶ Christopher Kojm,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p.10.

⁷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Vol. 88, Issue 2, March/April 2009, pp.16-32.

⁸ 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31, No.1, 2007, pp.139-153.

⁹ Siemon T. Wezeman and Pieter D.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3,” *SIPRI Fact Sheet*, March, 2014, p.4,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403.pdf>>.

¹⁰ 〈印度舉行首艘自研國產航母發佈儀式〉，《BBC 中文網》，2013 年 8 月 12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8/130812_india_carrier.shtml>。

而在往東的同時，就遭遇到了自身勢力正在往南擴張的中共。

除了在海洋上遭遇來自中共的挑戰外，陸地上與中共接壤的印度，現今仍與中共在領土劃界上存有矛盾。1962年，雙方曾因邊界問題大打出手，最終印度迎來建國以來最慘烈的一次敗戰。雖然這場戰爭已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但印度各界仍然印象深刻，印度政界還普遍存有「永遠不能信賴中國」的看法。¹¹ 1998年，時任印度國防部長的喬治·費爾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更曾在公開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指稱：「中國對印度來說是頭號潛在的威脅。」¹² 顯現出印度軍方對中共實力崛起的不適與不信任。雖在費爾南德斯強烈發言後，雙方在公開發言與作為上都有所節制，但至今懸而未解的邊界問題確實是中印關係發展上，最難化解的課題。如今，印度不僅在北方陸地上面對中共威脅，隨著中共近年來海上力量的大力發展，遠洋海軍兵力投射至印度洋已成為一種常態，各項擴大海上武力軍備發展的作為，讓印度部分學者及退役官員深感在地緣上遭受中共軍事包圍的迫切性。¹³ 隨著實力雙雙崛起，地緣上毫無緩衝地帶的中印兩國，有何安全關係上的矛盾？雙方的安全關係又將如何演變？中印安全關係與印太地區及國際局勢的相互影響為何？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為進行本研究最主要的動機。

中印為印太地區內部重要的行為者，雙邊互動及權力競逐將形塑未來印太的安全局勢，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其餘國家的影響，美國、日本與澳洲等國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此，本研究雖然將關注焦點置於中共與印度各自的戰略發展與選擇，以及雙方的權力互動，但也將同時針對國際因素進行討論。在印太地區區域安全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本研究希望透過歷史事件及文獻資料的累積與分析，由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出發，檢視在地理空間上無可迴避的中共與印度兩國的安全關係，並輔以其他重要行為者的探討，瞭解印太地區區域安全局勢的發展。

¹¹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9卷第3期，2013年，頁155-173。

¹² 王綽中，〈印度有核武 中共不安〉，《中國時報》，1998年5月13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nuclear/1306.htm>〉。

¹³ 沈明室，〈中共珍珠鏈戰略檢視〉，于親文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0年），頁21-41。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印度太平洋概念的緣由及其戰略重要性

早在 1960 年代，澳洲學者在有關區域安全的學術研討中就已開始使用印度太平洋一詞。¹⁴ 雖然印太作為地緣概念存在已有一段時間，但真正被廣泛使用卻是近年的事。2010 年以來，澳洲學者羅裡·梅德卡夫（Rory Medcalf）¹⁵、丹·麥克丹尼爾（Dan McDaniel）¹⁶；美國學者邁克爾·奧斯林（Michael Auslin）¹⁷、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¹⁸；印度學者庫拉納（Gurpreet Khurana）¹⁹、拉賈·莫漢（C. Raja Mohan）²⁰；印尼學者馬蒂·納塔萊加瓦（Marty Natalegawa）²¹；中共學者趙青海²²、吳兆禮²³等人，都在文章、研究報告及專著中使用此一概念。2011 年，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及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聯合發表研究報告：《共同的目標與趨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區的合作計畫》。報告中建議美澳印三邊對話，促進有利於經濟和政治穩定、安全與

¹⁴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Australia: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2012), pp.2-5.

¹⁵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Australia: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2012).

¹⁶ Dan McDaniel,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oalition, co-existence or clash?" October, 2012. <http://www.defence.gov.au/adc/docs/Publications2012/09_US_China_India_in_the_Indo-Pacific_Region_Coalition_Co-existence_or_Clash_McDaniel%20_2_.pdf>.

¹⁷ Michael Ausli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0).

¹⁸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¹⁹ 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31, No.1, January 2007, pp.139-153.

²⁰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²¹ Marty Natalegawa,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Indo-Pacific", Keynote Address by Marty Natalegawa at the Conference on Indonesia, May 16, 2013, <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30516_MartyNatalegawa_Speech.pdf>.

²²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2013 年第 7 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7/31/content_6170351.htm>。

²³ 吳兆禮，〈印太的緣起與多國戰略博弈〉，《太平洋學報》，2014 年第 1 期，<http://www.cctb.net/llyj/lldt/qqzl/201408/t20140804_311318.htm>。

貿易自由開放和民主治理的印度太平洋秩序。²⁴ 從三國學者聯合發表報告就可以看出，印太概念在區域安全研究上已經引起學界一定的討論。

印太作為海洋生物地理學的概念存在已久，國內論及「印度太平洋」概念的相關文獻，以海洋學研究及地理學研究為大宗，援引此概念探討區域安全的研究雖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尚屬鳳毛麟角。多數能算得上涉及印太概念的國內安全問題研究，也只將焦點單獨侷限於印度洋或太平洋，尚未有如西方學界一般將印太視為整體地緣空間概念進行探討的學術研究。本研究引用國外學界目前對印太地區區域安全的研究，討論印太作為一個地緣概念的源起，並探討此一地理空間近年來在區域安全研究上備受重視的原因。

(二) 檢視中共和印度懸而未解的邊界問題

1950 年中共佔領西藏後，除了地理上的自然屏障之外，與印度之間已無領土緩衝與阻隔，如何劃定邊界成為雙方不可迴避的問題。1960 年，中印邊界情況惡化，時任中共總理周恩來因此前往印度，和當時的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進行協商，但雙方未能相互妥協。1962 年 10 月，雙方爆發邊界戰爭，最終印度戰敗，中印關係在往後幾十年嚴重破裂。雙方雖在 50 多年前就已經因邊界問題大打出手，但問題並未因此獲得解決，多年來，中共與印度針對此問題多有矛盾，邊界問題儼然成為雙方關係發展上難以克服的阻礙。中印邊界問題主要存在三段領土爭議：東段，面積約九萬平方公里，現在由印度實際控制，中共稱此地區為「藏南」。1987 年，印度在此地區設立「阿魯那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中段地帶面積約為二千平方公里，目前由印度控制；西段總面積約為三萬三千平方公里，位在喀什米爾與中國新疆省之間，一般稱為「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區，目前由中共實際控制。²⁵ 1981 年後，兩國政府決定以談判方式解決領土爭議，先後設立副部長級會談（1981-1987）、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

²⁴ Lisa Curtis,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pp.1-17.

²⁵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3 期，2013 年，頁 155-173。

(1989-2005)、以及特別代表會談(2003年迄今已舉行17次)等多種邊界協商機制。

2014年2月10日至11日,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十七次會談在新德里舉行,中方特別代表國務委員楊潔篪和印方特別代表國家安全顧問梅農(Shivshankar Menon)就中印邊界問題交換意見。²⁶ 2月10日楊潔篪在《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s*)發表署名文章:《中國夢和印度夢息息相通》,文中稱中印間應該「堅持照顧彼此關切,妥善管控分歧,探索出一套推進雙邊關係與妥善處理分歧並行不悖、相互促進的新模式。」²⁷ 2月11日,中共駐印度大使館在新德里舉行「中印友好交流年」啟動儀式,將2014年定調為中印友好交流年,正在印度訪問的中共國務委員楊潔篪及印度副總統哈米德·安薩裡(Hamid Ansari)出席²⁸,顯現雙方的重視。同日,印度前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在新德里會見楊潔篪,辛格不僅表示雙方應保持高層交往,增進戰略溝通,共同辦好「印中友好交流年」活動,也讚賞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十七次會談的積極作用,認為「雙方應堅持通過談判,尋求解決兩國邊界問題的方案,同時保持印中關係穩定發展。」²⁹ 隨著中印關係的發展,協商出邊界問題的解決方案,成為雙方共同追求的重要課題。

2014年7月15日,中印兩國最高領導者於巴西福塔雷薩(Fortaleza)參加金砖五國高峰會(BRICS Summit)會面時,並未迴避邊界爭議問題。新上任的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更明確提到:「找出解決之道以維持邊界和

²⁶ 〈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17次會晤在新德里舉行〉,《中國新聞網》,2014年2月10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mil/2014/02-10/5818864.shtml>〉。

²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楊潔篪在印度快報發表署名文章:中國夢和印度夢息息相通〉,2014年2月10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26847.shtml〉。

²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共和國大使館,〈中印友好交流年啟動儀式在新德里舉行〉,2014年2月12日,〈<http://in.chineseembassy.org/chn/ssygd/yhjl/t1127679.htm>〉。

²⁹ 陳雪蓮,〈楊潔篪:今年是中印關係承上啟下的一年 面臨新機遇〉,《新華社》,2014年2月11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4-02/12/content_2595270.htm〉。

平安寧，對最終解決邊界問題而言，有其必要。」³⁰ 隨著中印兩國雙邊關係的發展與新任領導人的上任，懸而未解的邊界爭議問題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雙方也針對此議題展開高層級討論。雖然中印關係早已走出 1962 年邊界戰爭後的低點，但邊界問題畢竟涉及領土爭議，雙方要獲致最終的解決方案，實非一朝一夕可達成。本研究檢視中印邊界問題的成因、歷史及雙方近年對邊界問題的態度與作為，藉此瞭解中印邊界問題及其對中印安全關係的影響。

(三) 檢視中共和印度的海權發展及其戰略選擇

1978 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中共開始改革開放，進行整體大戰略改革，當時，鄧小平明確表明軍隊要服從整個國家建設大局，因此，服膺於整體大戰略之下的中共海軍戰略，必然會進行調整與轉向。³¹ 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中共的國際戰略趨向務實，從毛澤東「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的戰爭不可避免論，轉變到戰爭是可避免的思維上。鄧小平曾說過：「對於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³² 在此背景之下，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國家工作中心調整到經濟建設上，而國際戰略和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標是為加快經濟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³³ 逐步擺脫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國家戰略，把國家利益視為國際關係和對外政策首要的核心概念。

毛澤東曾說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鄧小平雖強調和平發展，但有時也會重複毛澤東的說法，³⁴ 顯現出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國際戰略雖理想的認為戰爭可以避免，但也務實認識到要確保自身的國家利益，推動軍隊的現代化，為現代戰爭做好準備。鄧小平並不迴避中共軍隊問題，曾說：「指揮現代化戰爭，包括我們老同志在內，能力都不夠。要承認這個現實。」顯現出鄧小平清楚知道中共在軍事

³⁰ 何宏儒，〈莫迪會習近平 獲邀 APEC〉，《中央社》，2014 年 7 月 15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407150188-1.aspx>〉。

³¹ 姚延進，《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5。

³²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33。

³³ 李義虎，〈鄧小平與當今中國的國際戰略〉，《國際政治研究》，第 3 期，1994 年，頁 13-18。

³⁴ 傅高義，《鄧小平改變中國》（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6 月），頁 713。

技術上已大大落後，需要調整戰略以應付主要對手。³⁵ 鄧小平從毛澤東手上繼承了規模小且裝備過時的海軍，1978 年後，由於對外貿易尤其是石油、無煙煤、和鐵礦石進口的大幅增長，中共的軍隊領導們開始重視保障中共海上運輸線（Sea Lane）的安全。³⁶ 影響中共海軍戰略發展深遠的前海軍司令劉華清，在 1982 年到 1987 年擔任海軍司令時，提出了海軍的新軍事戰略。劉華清認為，中共要建設海軍，保衛國家和國家海洋權益，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戰略思想和理論原則，海軍應要有屬於自己的海軍戰略。³⁷ 根據劉華清規劃的中共海軍「三階段海洋戰略」，中共希望在 2000 年建立對第一島鏈內的控制、2020 年控制區域到達第二島鏈，以及在 2050 年成為全球海軍霸權。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取得成果，中共對外貿易額佔其國民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比例逐漸攀升，確保經濟持續成長不可或缺的資源與能源之供應無虞，也變得格外重要，使得海洋對於中共今後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中共海軍的擴張，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合乎邏輯，預料之中的事情。³⁸ 可以想見，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中共將大力發展其海洋力量，以強化其海洋運輸線安全以及對海洋權益之主張。隨著麻六甲困境的提出與海軍整體實力的提升，中共海軍戰略的防衛目標，勢必會從捍衛大陸沿岸、近海的目標，擴張到捍衛遠離本土以外的地方（遠洋）。雖然中共屢次對外宣稱，共軍現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及保障國家發展利益，³⁹ 但中共整體實力的崛起及其海軍勢力的擴張，勢必壓縮到其他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戰略緩衝空間。

中共海軍確保海上通道安全，在印太地區的諸多作為，2005 年首度被美國國

³⁵ 傅高義，《鄧小平改變中國》（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6 月），頁 698。

³⁶ Ellis 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A Doctrine for Modern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12, 1987, pp.555-571.

³⁷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435-437。

³⁸ Dean Cheng, *Sea Power and the Chinese State: China's Maritime Ambi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07/sea-power-and-the-chinese-state-chinas-maritime-ambitions>>.

³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 年 9 月 6 日，<http://www.gov.cn/jrzq/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防部淨評估辦公室的內部報告〈亞洲能源的未來〉(*Energy Future in Asia*)以「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此一名詞加以檢視。事實上，中共海軍的戰略中並無與此概念相符的名詞。珍珠鏈戰略闡述了中共沿著非洲東岸與中東海域、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南海等航道經過的國家，藉由外交關係的鞏固、租借與建設重要港口等方式，以利遠洋海軍發展所採取的戰略。⁴⁰ 珍珠鏈戰略不只是一個海軍發展戰略，更可以說是中共的區域戰略，顯現出中共成為區域強權的企圖心⁴¹，而這戰略發揮的重要舞臺，就是印太地區。因此，本研究將檢視中共現今的海權發展現況，並討論珍珠鏈戰略及中共海軍近年來在印太地區的作為，藉此瞭解中共對印太海上安全局勢的影響，尤其是對印度的影響。

被視為亞洲次大陸的印度，長久以來並不是國際戰略研究上的要角，然而近年來，亞洲區域成為學術研究的新熱點，印度隨著其經濟與軍事力量的成長，成為區域內不可忽視的新興力量。印度原為內需型經濟，對於進出口貿易依賴程度並不高，但自 1991 年實施經濟改革以來，經濟大力自由化伴隨著東望政策 (*Look East Policy*) 的經貿外交架構，成為印度國家整體戰略中的重要一環。⁴² 隨著印度與東亞經貿關係的日益緊密，為維護自身利益，印度海軍的現代化也大力發展了下來，海軍在印度的東望政策中明顯佔有一席之地，隨著經濟的持續成長和海軍力量的擴大，印度對於其周邊海洋空間的掌握更加的有自信。⁴³

2004 年印度海軍出版的《印度海上準則》為一重要發展，雖內容大多仍以作戰為重點，但反映出多種戰略構想融合一體⁴⁴，宣示將積極主導印度洋的「印度海

⁴⁰ 沈明室，〈中共珍珠鏈戰略檢視〉，于親文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0 年)，頁 21-41。

⁴¹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P.2.

⁴² 徐遵慈，〈印度的 FTA 策略〉，《經濟前瞻》雙月刊，第 136 期，2011 年 7 月，
<http://www.wt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16350>。

⁴³ C. Raja Mohan, "Indo-Pacific naval partnership open to Delhi and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ovember 2, 2011,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world/indo-pacific-naval-partnership-open-to-delhi-and-canberra/story-e6frg6ux-1226182949825?nk=e05249f5d59f7939cf610496c83a7331>>。

⁴⁴ 傑佛瑞·提爾 (Geoffrey Till) 著，李永悌譯，《21 世紀海權》(*Sea 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 年)，頁 464-465。

洋主義」(The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⁴⁵，檔中提出「海洋擴張」(Ocean Extension)的理念，強調印度海軍應由近海防禦型海軍轉向遠洋進攻型海軍，打造一支力量強大的藍水海軍，在掌控印度洋的基礎上，向太平洋擴張海上勢力範圍。

2007年，印度海軍發布的《自由使用海洋：印度的海上軍事戰略》問世，闡述印度海軍的主要任務⁴⁶，文中強調印度洋在地緣戰略中的重要性，指出能自由的使用印度洋對印度國家利益的保護極為重要，印度應以海軍為基礎，透過政治、外交及軍事手段，積極主動的塑造印度洋區域的情勢，努力達成讓印度洋成為「印度之洋」的海洋安全戰略目標。2009年發表的《印度海上準則 2009》，延續前兩分文件的主軸，認為延伸勢力範圍為印度海軍轉型的重點，但同時也強調印度海軍的發展不意味不能尋求海上合作夥伴，與他國建設積極交往對印度海上安全的確保也相當重要。這三個檔共同描繪出印度在 21 世紀的海洋戰略構想，戰略分析家將之稱為「東進」、「西出」和「南下」。由於世界政治、經濟中心正逐漸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轉移，印度現今的海洋戰略目標主要集中於「南下」和「東進」，即主導印度洋和東進太平洋。⁴⁷

將印度洋視為「印度之洋」的印度，為加強與亞太區域國家間的連結，在新任領導人莫迪上任後，原本的「東望政策」(Look East)有可能轉型成「東進政策」(Act East)。⁴⁸ 進行戰略調整的印度與企圖從西太平洋南下南海、穿越麻六甲海峽等水道進入印度洋的中共，將是本世紀型塑印太地區區域安全發展的重要國家。本研究將檢視印度在海權發展上的相關作為，探討印度對印太的海洋戰略思維及面對中共海權擴張的回應。

⁴⁵ 張海龍，〈買航母、造潛艇、購新艦—印度海軍要圓遠洋夢〉，《環球軍事》，第 19 期，2004 年 10 月，頁 51-53。

⁴⁶ 張威，〈印度洋海洋戰略析論〉，《東南亞研究季刊》，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6-20。

⁴⁷ 時宏遠，〈印度的海洋強國夢〉，《國際問題研究》，2013 年 5 月，
<http://www.ciis.org.cn/gyzz/2013-05/30/content_5993296.htm>。

⁴⁸ Michael Kugelman and Raymond E. Vickery Jr., "From 'Looking East to Acting East: India's Own Pivot to Asia," *The Diplomat*, October 10,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10/from-looking-east-to-acting-east-indias-own-pivot-to-asia/>>.

(四) 檢視影響印太地區局勢的國際因素

印度太平洋作為一個地理空間，存在久遠，但在區域安全研究上被視為一個地緣概念，進而受到學界重視及廣泛討論充其量不過是 20 世紀中期以後的事，而首先對此一概念進行討論的不是中共或印度，而是澳洲。全球化的今天，在討論印太的區域安全局勢時，不能不考慮國際因素，美國、澳洲與日本都佔有相當的地位。美國在其政策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後，對於亞洲的局勢與安全的重視程度相對提高，2010 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夏威夷的一場政策演講中，就提到：「美國正擴大與印度海軍在太平洋的合作，因為我們理解印太盆地對全球貿易和商業的重要性。」（we are expanding our work with the Indian navy in the Pacific, because we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the Indo-Pacific basin is to global trade and commerce.）⁴⁹ 2010 年，美國、澳洲與印度智庫聯合發表的研究報告《共同的目標與趨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區的合作計畫》中指出美印澳三者之間應加強對話，共同建造維護自由貿易和民主治理的印太地區。⁵⁰ 該份報告雖沒有將三者合作對抗的矛頭指向中共，但也顯現出美印澳在面對印太地區區域安全局勢的塑造上有所盤算。

對於印度的崛起，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唐尼倫（Tom Donilon），2013 年在演講中論及民主體制的印度崛起時，表示：「美國不僅接受，還熱切支持。」（we don't just accept India's rise, we fervently support it.）相對而言，對於中共的崛起唐尼倫在演講中就較為保留，僅表示美國歡迎「繁榮且和平」的中共發展（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the rise of a peaceful, prosperous China.）⁵¹，顯現出西方世界對於中共的崛起，長久以來仍有所疑慮。無獨有偶，對中共崛起感到相當不適及警惕的日本，

⁴⁹ Hillary Clinton, "American'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8, 2010, <<http://m.state.gov/md150141.htm>>.

⁵⁰ Lisa Curtis,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pp.1-17.

⁵¹ 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積極拓展與印度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2007 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的演講中就提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充滿自由和繁榮的連結，正在打破地理的疆界，形成一個擴大的亞洲，而「日本與印度的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將是此一進程成功的關鍵。」(The Strategic Global Partnership of Japan and India is pivotal for such pursuits to be successful.)⁵² 2012 年 12 月底，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在歐洲英文網頁發表題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文章，提倡由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美國組成「亞洲民主安全之鑽」，進而確保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區域安全。⁵³

澳洲雖然不是印太概念的發明者，但在印太概念的使用與概念建構上，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 2009 年的《澳洲國防白皮書》⁵⁴、2012 年澳洲政府發表的白皮書：《亞洲世紀的澳洲》⁵⁵，以及 2013 年的《澳洲國防白皮書 2013》⁵⁶等多份官方報告中，澳洲政府揭示了印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也廣泛討論印太時代下澳洲的定位。從美國、澳洲與日本的相關作為來看，自古以來面對中共勢力崛起威脅的印度，在印太地區區域安全的確保上，與其他國家結盟似乎也是一種選擇。因此，本研究除中印各自的作為與雙邊互動之外，也將討論美國、日本及澳洲等亞太傳統強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五) 分析中共與印度在印太的戰略安全關係

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中印相繼崛起，成為 21 世紀印太地區內相當重要的兩大國家，中印安全關係也成為形塑區域局勢的重要因素，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此局勢，曾有一妙喻：「當兩隻大象打架，小草一定遭殃；當兩隻大象做愛，小草也

⁵²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ugust 22, 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⁵³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⁵⁴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May,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09/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⁵⁵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October, 2012, <http://www.asiaeducation.edu.au/verve/_resources/australia-in-the-asian-century-white-paper.pdf>.

⁵⁶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May, 2013,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同樣遭殃。」⁵⁷ 李光耀的比喻指出中共與印度之間無論是競爭還是合作，對區域局勢的影響，動見觀瞻。中印之間除了傳統的陸地邊界問題之外，隨著各自國力的崛起，確保能源及貿易通道，成為中印海權發展至關重要的課題，而印度洋上的三條石油運輸線，⁵⁸ 更是世界上眾多國家的戰略生命線，印度太平洋作為一個地緣空間，成為中印雙方海權競逐的重要舞臺。同時，海洋勢力垂直發展的中共與海洋勢力水準發展的印度⁵⁹，成為形塑印太地區海洋安全上的兩大重要行為者。

2013年10月，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辛格的談話中，習近平提到希望「中印關係同國際大勢相結合，增進戰略互信」，印度總理辛格則回應：「兩國當前都處於發展的關鍵階段，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潛力巨大。」⁶⁰ 2014年7月15日，在印度新任總理莫迪與習近平第一次的官方會談中，習近平強調：「雙方要對接各自發展戰略，建立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獲得莫迪的友善回應，莫迪表示：「我領導的印度新政府願深化印中友好合作關係。」⁶¹ 雖然近年來中印雙方論及雙邊關係時，都強調深化彼此往來的重要性，但地理位置的接壤不免會帶來不可迴避的衝突，如何在維護各自利益時確保陸地及海洋安全關係的穩定成為雙方重要課題。

針對中印間的戰略安全關係，本研究將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出發，分別檢視中印陸地問題及海洋問題，並探討雙方在印太的軍事戰略、國家戰略、外交戰略及實際作為等議題，以期能對雙邊的戰略安全關係有較為全面的瞭解。

⁵⁷ 石齊平，〈龍與象：又一個世紀規格的實驗〉，《商業週刊》，第998期，2007年1月，〈<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Article.aspx?id=24003>〉。

⁵⁸ 三條運輸線分別為：一、由波斯灣到好望角的西歐與北美線；二、由波斯灣到望加錫，途經麻六甲海峽或龍目海峽的東亞線；三、由波斯灣，經蘇伊士運河及地中海的西歐、北美線。

⁵⁹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5-17.

⁶⁰ 張朔，〈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辛格 就中印關係提四點建議〉，《中國新聞網》，2013年10月23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23/5416947.shtml>〉。

⁶¹ 錢彤、荀偉，〈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莫迪〉，《新華網》，2014年7月1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5/c_1111610544.htm〉。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研究，所採用文獻資料為中文繁體、中文簡體及英文三大類。隨著中印實力的成長，對於中印關係的研究，國內外的研究與著作頗為豐富。國內相關研究近年來多將焦點放在中印的經濟往來，由地緣政治角度檢視中印安全關係的研究相對而言較少，且將印度太平洋此一地緣概念視為中印競逐場域加以論述者，尚不多見。以下針對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分別進行文獻回顧。

一、「印度太平洋」地區

印太概念作為地緣概念存在已久，但被援引進國際安全領域的學術討論上，則是近年的事，針對此一概念本研究參考了美國、澳洲、印度、中共及台灣等多位學者的文獻。2010年美澳印三國智庫聯合發表的研究報告《共同的目標與趨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區的合作計畫》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報告中指出美澳印在印太地區具有共同利益，應強化合作。⁶²這份報告有助本研究第五章節，探討中印之外的國家對印太地區局勢的影響。美國學者麥可·奧斯林（Michael Auslin）的“*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 a Regional Strategy*”⁶³；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Monsoon*”⁶⁴、“*The Revenge of Geography*”⁶⁵等文章及著作，都對印太地區的區域安全多所探討。卡普蘭的相關著作，對印太地區周邊國家的內政及區域局勢多所著墨，對本研究理解印太地區局勢相當具有助益。

⁶² Lisa Curtis,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pp.1-17.

⁶³ Michael Ausli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0).

⁶⁴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⁶⁵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澳洲學者丹·麥克丹尼爾 (Dan McDaniel) 的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oalition co-existence or clash?*”⁶⁶、詹姆斯·弗格森 (James Ferguson) 的 “*The Indo-Pacific Region*”⁶⁷，以及羅裡·梅德卡夫 (Rory Medcalf) 的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⁶⁸ 等多篇研究，雖然探討的議題有所差異，但都有針對印太概念所指稱的地理空間，進行討論，幫助本研究第二章探討印太地區的地理空間有所幫助。印度學者夏亞姆·薩蘭 (Shyam Saran) 的 “*Mapping the Indo-Pacific*”⁶⁹、拉賈·莫漢 (C. Raja Mohan) 的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⁷⁰、古魯皮·庫拉納 (Gurpreet Khurana) 的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以及印尼學者馬蒂·納塔萊加瓦 (Marty Natalegawa) 的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Indo-Pacific*”⁷¹ 等多篇文章及著作，分別從不同的觀點討論印太概念對區域內外國家的影響，有助於本研究瞭解身處印太地區內部的國家對印太概念的想法。

檢視美澳印等國學者的著作後，本研究發現各國的學者正試圖對新興的印太概念進行討論，並從各自的角度對印太地區的地理空間進行定義，尋找在印太地區可能的戰略夥伴。雖各國學界對於印太的地理空間在定義上有諸多分歧，但不可諱言的是印太此一概念在西方學界已引起相當討論。由於印太概念發源於西方，

⁶⁶ Dan McDaniel,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oalition, co-existence or clash?” October, 2012. <http://www.defence.gov.au/adc/docs/Publications2012/09_US_China_India_in_the_Indo-Pacific_Region_Coalition_Co-existence_or_Clash_McDaniel%20_2_.pdf>.

⁶⁷ R. James Fergus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2001, <<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wbip/WBlec1.htm>>.

⁶⁸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Australia: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2012), pp.2-5.

⁶⁹ 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Indian Express*, October 29, 2011,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mapping-the-indopacific/867004>> or 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http://www.cprindia.org/blog/borders/3574-mapping-indo-pacific>>.

⁷⁰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⁷¹ Marty Natalegawa,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Indo-Pacific”, Keynote Address by Marty Natalegawa at the Conference on Indonesia, May 16, 2013, <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30516_MartyNatalegawa_Speech.pdf>.

在台灣學界尚未引起廣泛討論。林賢參在〈區域安全新概念「印度太平洋」與「中」印崛起〉一文中，介紹新興的印太概念，並討論各國對印太概念的看法。⁷²文中指出日本戰略戰略研究社群對印太概念已多所關注，有助於本研究瞭解日本對印太概念的相關討論。

與台灣學界相比，中共學界對印太概念則有較多的關注。中共學界對印太概念的討論以趙青海的〈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⁷³一文較為完整，趙青海在文中介紹了印太概念的起源與內涵，並檢視印太概念的緣起、重要性及影響力。趙青海認為印太作為一種戰略體系有付諸實踐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各國家對中共政策上存有矛盾，而印太概念則是美國所謂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的延伸，印太概念的興起是一種戰略思潮，中共必須對此概念的興起而造成的對中制衡心態給予必要重視。

目前，中共政府是否有對印太概念的興起加以重視尚且需要觀察，但誠如本研究強調，中共的戰略選擇及作為，無疑是形塑印太地區區域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也必須檢視中共在印太地區的做為及戰略走向。藉由文獻檢閱，討論各國學者對印太概念的定義、對印太概念重要性的解釋及各國針對印太概念所衍生出的戰略選擇等，幫助本研究鋪陳出中印互動關係的舞臺，印太地緣空間的檢視與討論為本研究第二章關注的焦點。

二、中印邊界問題

1962年，中共與印度在藏南爆發邊界戰爭，中共將此戰爭稱為：「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印度則稱之為「瓦弄之戰」（Battle of Walong）。1960年代中期起，美國學術界開始研究這場戰爭，一些涉及該問題的專著及論文陸續問世。隨著冷戰結束，中共和印度先後出版了一些有關中印邊界戰爭的研究資料和著作，結合這

⁷² 林賢參，〈區域安全新概念「印度太平洋」與「中」印崛起〉，《清流月刊》，2014年5月號，〈<http://www.mjib.gov.tw/mojnbi.php?pg=d2%2F10305%2F1-1.htm>〉。

⁷³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2013年第7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7/31/content_6170351.htm〉。

些新的資料和成果，1962年邊界戰爭在美國學術界重燃研究動能，又推出了一批相關著作。中共學者陶季邑在〈美國學術界關於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的研究述評〉⁷⁴一文中，以冷戰和後冷戰兩個時期為分界，對美國學術界關於中印邊界戰爭的研究作出統整。陶季邑統整相關資料後發現，在冷戰時期，美國學術界就中印邊界戰爭的起因、過程、其他國家態度、性質和影響進行了一定的研究。而到了後冷戰時期，美國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除了繼續堅持冷戰時期的一些看法外，還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或新的分析。陶季邑此文雖僅對相關學術研究做出統整，並未針對中印邊界問題提出新穎的看法，但文中整理了中印邊界研究的相關重要文獻，對本研究在資料的蒐集上頗具助益，也得以藉此瞭解相關研究的發展。

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時，內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是英國《泰晤士報》駐新德里特派記者，他搜集了印度政府的內部資料，於1970年出版《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⁷⁵一書，被視為是可信度極高的權威之作。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將中印邊界戰爭爆發的原因歸結為印度政府推行「前進政策」的結果⁷⁶。或許是因為此原因，本書發表後即獲得中共學界相當大的重視，隔年就有官方指定的中譯本問世。相反的，馬克斯韋爾此書在印度至今仍被視為禁書。馬克斯韋爾在《印度對華戰爭》中詳述了戰爭的成因、經過、後續影響與雙方的戰略選擇，對中印邊界戰爭有極為詳細的記載，對本研究第三章將探討的中印邊界問題，提供了史料上相當大的幫助。馬克斯韋爾在2011年更進一步解密當年資料，在“*China's India war: How the Chinese saw the 1962*

⁷⁴ 陶季邑，〈美國學術界關於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的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2期，2013年2月，頁112-119。

⁷⁵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

⁷⁶ 內維爾·麥斯威爾（Neville Maxwell）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年5月），頁185-284。

conflict.”⁷⁷一文中，撰文探討中印邊界戰爭時，中共領導者的思維、態度與決策過程。

論及中印邊界戰爭爆發的原因，艾倫·惠廷 (Allen S. Whiting) 在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⁷⁸一書中，提到雖然當時中印間有全面的外交關係，雙方可直接交往，但中共有意向印度發出威嚇信號，被印度誤讀，而中共那些沒有任何意圖的行動卻被印度誤認為是為侵略做準備。雙方對情勢的誤判造就了衝突程度的上升，中印邊界衝突因而不斷加劇，最終引發了邊界戰爭。高龍江 (John W. Garver) 在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⁷⁹一文中，認為中共最終會選擇以戰爭的方式處理邊界問題，主要是認為印度的行為試圖在削弱中共對西藏的控制，且意圖侵略中共領土。樓春豪的〈印度人怎樣看待 50 年前那場邊境戰爭〉⁸⁰一文則指出，印度認為，中國利用了尼赫魯及印度政府的信任，尼赫魯政府是最先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宣導「中印是兄弟」的友誼，雖然與中方就邊界問題存在分歧，卻不曾想過會被中共進行襲擊。

張宏洲及李明江 2013 年的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s.”⁸¹一文，彙整了中印邊界問題近年的發展。張宏洲及李明江認為，在未來的數年內，中印邊界很可能會重演小規模衝突，但北京和新德里將有足夠的動機和政治意願，控制邊界問題對中印關係帶來的負面影響。本研究第三章探討中印邊界問題，上述文獻由不同角度檢視中印邊界問題，針對中印邊界問題所造成中印關係發展的阻礙多有探討，相當值得本研究第三章參考。

⁷⁷ Neville Maxwell, “China’s India war: How the Chinese saw the 1962 conflict,” *East Asia Forum*, August 2, 2011,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8/02/china-s-india-war-how-the-chinese-saw-the-1962-conflict/>>.

⁷⁸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 xv.

⁷⁹ John W. 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6-131.

⁸⁰ 樓春豪，〈印度人怎樣看待 50 年前那場邊境戰爭〉，《世界知識》，2012 年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http://www.sasnet.cn/zuixing/showcontent.asp?id=368>>。

⁸¹ Hongzhou Zhang and Mingjiang Li,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s,” *Analysis*, No. 181, June 2013, pp. 1-9.

三、中共與印度的海洋發展

被譽為「中國現代海軍之父」的劉華清，在其著作《劉華清回憶錄》⁸²中，闡述了自身對中共海軍現代發展的想法與戰略規劃。因劉華清曾任中共海軍司令員、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及中共政治局常委，更為提倡中共海軍現代化的先驅，檢視他的回憶錄，對理解中共海軍的戰略思想沿革有所幫助。延續劉華清認為中共需要大力發展海權的構想，隨著近年來實力的崛起，中共學界許多學者也針對發展海權提出各類建言，倪樂雄在其著作《文明轉型與中國海權》⁸³中認為，中共現有的經濟發展已是一種外向型經濟，而依賴海洋通道確保經濟發展的外向型經濟結構一旦生成，必然召喚強大的海權，因此中共需大力發展海權，方能確保自身利益。

戴旭在其著作《海圖騰：海洋、海權、海軍與中國航空母艦》⁸⁴中也認為，中共在近代丟失了海洋，現在應當重視屬於自己的藍色國土，中共不想在世界上爭霸，但不能不捍衛自己的藍色國土，必須大力發展海權；張文木在其著作《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⁸⁵中，指出中共經濟發展一直是與資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這更使中共經濟與世界資源產生了不可斷絕的聯繫，而獲取世界資源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擁有強大的海權；葉自成在〈中國海權須從屬於陸權〉⁸⁶一文中，則認為整治好 9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國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礎。中國的制度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和資源問題、環境保護問題、失業與就業問題等的解決，都只能立足於國內的陸地空間，海洋空間的發展和向海外的擴展只能作為重要補充，中共的海權雖然需要發展，但應從屬於陸權發展之下。綜觀上述

⁸²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435-437。

⁸³ 倪樂雄，《文明轉型與中國海權》（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頁 47-79。

⁸⁴ 戴旭，《海圖騰：海洋、海權、海軍與中國航空母艦》（香港：新點出版公司，2011 年），頁 1-12。

⁸⁵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07-134。

⁸⁶ 葉自成，〈中國海權須從屬於陸權〉，《國際先驅導報》，2007 年 3 月 2 日，
<<http://news.sina.com.cn/c/pl/2007-03-02/092112410073.shtml>>。

可知，中共學界在海洋安全問題上較具影響力的學者雖對中共該如何發展海權有不同的看法，但大抵而言，都認為發展海權為伴隨中共實力成長之必然。

檢視探討中共海洋戰略的相關文獻，單純討論中共為確保海洋運輸線安全所發展出的珍珠鏈戰略論述所在多有。「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一詞，首見於 2005 年美國五角大廈公佈的報告「亞洲能源的未來」(*Energy Futures in Asia*) 之中。2006 年克里斯多夫·皮爾遜(Christopher J. Pehrson)在其“*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⁸⁷一文中對珍珠鏈的緣起及概念詳細的加以檢視，隨後，珍珠鏈戰略逐漸成為學界研究中共確保西邊安全相關議題上，時常提及的概念。國內外針對珍珠鏈戰略進行討論的相關研究豐厚，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 及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 的“*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⁸⁸、沈明室的〈中共珍珠鏈戰略的檢視〉⁸⁹、劉啟文的〈前進印度前進印洋度洋—中共「珍珠鏈戰略」之剖析〉⁹⁰、等文，雖然對珍珠鏈戰略的構想及中共相關作為多有檢視，但都尚未論及新興的印太概念。不過，檢視上述文章對中共海洋作為的討論與分析，對於本研究第四章探討的中共海權發展及中印海洋關係頗具助益。

印度的海權發展及海洋戰略研究，英國學者大衛·史考特(David Scott) 為重要學者，著作豐富，本研究參考了他的“*India’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Indian Ocean: Mahanian Visions*”⁹¹，“*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India as an Emerging Player in Pacific Asia*”⁹²，“*India’s “Extended Neighborhood” Concept: Power Projection for*

⁸⁷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p.2.

⁸⁸ James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Fall 2005, pp. 677-694.

⁸⁹ 沈明室，〈中共珍珠鏈戰略檢視〉，于親文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0年)，頁 21-41。

⁹⁰ 劉啟文，〈印度前進印洋度洋—中共「珍珠鏈戰略」之剖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45 卷第 5 期，2009 年 10 月，頁 35-50。

⁹¹ David Scott, "India’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Indian Ocean: Mahanian Visions," *Asia-Pacific Review*, Vol.13, No.2, November 2006, pp.97-129.

⁹² David Scott, "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India as an Emerging Player in Pacific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07, Vol. 44, No. 2, pp.123-140.

a Rising Power”⁹³ 以及“*The Great Power ‘Great Gam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e Logic of Geography’*”⁹⁴等多篇文章，史考特針對印度海權轉變及印度洋區域安全的相關研究，幫助本研究第四章對印度海權的發展進行探討。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參考中共學者的相關研究。中共學者張威的〈印度海洋戰略析論〉一文，除對印度的海洋軍事戰略有所探討外，也在文中討論了印度國家戰略、印度能源戰略與經濟戰略，張威指出印度海洋戰略現今最大的目標就是掌握印度洋。具體而言，印度將透過保護海洋經濟權益、控制海上戰略要地和交通線，以及遏止區域外大國對印度洋地區事務的介入等三種戰略方向，確保自身對印度洋的掌握。張威認為，印度意圖稱雄印度洋的海洋戰略，在實施上不可能不顧及周邊國家的反應，因會受到內外諸多因素的制約，將不可能一帆風順。⁹⁵

胡慶亮的〈印度海洋戰略及其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⁹⁶一文，認為印度的海洋戰略經歷了從無到有、由近海到遠洋的過程。在謀求控制印度洋的同時，印度還試圖把勢力範圍延伸至東南亞和南海地區，對中共的能源開發和運輸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中共如何應對將直接關係到自身的能源安全和經濟發展。陶亮的〈印度的印度洋戰略與中印關係發展〉⁹⁷則從歷史的角度切入，認為未來中國在印度洋的利益能否得到實現和保障，關鍵在中共能否與印度在印度洋事務上進行有效的合作，建立較為廣泛的合作基礎將有助於消除雙方之間的安全困境，增進互信，整體而言，陶亮對於中印在印度洋事務上的合作前景頗具信心。

相較於國內對中共海洋戰略的研究成果，印度海洋戰略的研究在台灣學界一直以來並非受到廣泛關注的研究課題，陳鴻瑜的〈中共與印度、巴基斯坦分別軍

⁹³ David Scotta, “India's “Extended Neighborhood” Concept: Power Projection for a Rising Power,” *India Review*, 2009, Vol.8, No.2, pp.107 – 143.

⁹⁴ David Scott, “The Great Power ‘Great Gam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e Logic of Geography’,” *Geopolitics*, Vol.13, No.1, 2008, pp.1-26.

⁹⁵ 張威，〈印度海洋戰略析論〉，《東南亞研究季刊》，第4期，2009年12月，頁16-20。

⁹⁶ 胡慶亮，〈印度海洋戰略及其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南亞研究季刊》，2008年第1期，頁21-25。

⁹⁷ 陶亮，〈印度的印度洋戰略與中印關係發展〉，《南亞研究季刊》，2011年第3期，頁53-65。

演之戰略意涵》⁹⁸一文，雖檢視了印度的東望政策及其一系列作為，針對印度的海洋戰略，陳鴻瑜雖在文中最後提及中共的軍事外交有向東南亞和南亞挺進的趨勢，但卻未針對中印間海洋勢力可能的重疊及衝突提出看法及論述。上述文獻，雖各有所長與侷限，但對本文第四章中印海權的討論都有所助益。

四、中印安全關係

國內外中印雙邊關係的研究文獻多如牛毛，相關議題以兩國政治及外交互動為主，多半是對中印關係的歷史及發展做較為廣泛且全面的檢視，涉及本研究關注焦點者，尚不多見。本研究的關注焦點在於：由新興的印太地緣概念檢視中印安全關係。在與本研究關注焦點相關的近期著作中，以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印度洋季風和美國霸權的未來》⁹⁹及拉賈·莫漢（C. Raja Mohan）的《神魔鬧海：中印在印度—太平洋上的對立》¹⁰⁰兩本著作最具參考價值。

羅伯特·卡普蘭在 2010 出版的《印度洋季風和美國霸權的未來》一書中，以麥金德與馬漢的地緣概念對印度洋區域進行檢視，由傳統地緣戰略的觀點論述印度洋區域的重要性。卡普蘭認為，印度洋的風向正在改變，崛起的中共和印度，通過自身海軍實力的提升，正在印度洋發揮影響力，牽動著未來區域局勢發展，美國面對此一局勢，目標不應是阻止中共和印度崛起，而是如何面對世界在此區域從單極向多極演變的態勢，而印度洋則正是逐漸浮現的多極世界中心。

關於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權力競逐，卡普蘭在書中第一章〈中共的垂直擴張與印度的水準擴張〉¹⁰¹一文中指出，印度洋為世界上最繁忙的運輸地帶，多數能源與貨品運輸都需要經過此處，印度洋對於現今世界貿易的穩定至關重要，中共與印度隨著自身對經濟發展的依賴加深，為確保自身在印度洋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害，

⁹⁸ 陳鴻瑜，〈中共與印度、巴基斯坦分別軍演之戰略意涵〉，《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12 期，2004 年，頁 10-15。

⁹⁹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

¹⁰⁰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

¹⁰¹ Robert D. Kaplan, “China Expands Vertically, India Horizontally,” in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5-17.

將自身勢力範圍擴張至印度洋區域成為中共與印度的理性選擇，而勢力水準擴張的印度與勢力垂直擴張的中共，將在印度洋相遇。隨著中印的崛起，印度洋的戰略重要性大幅提升，中印將在印度洋進行一場競爭與合作相伴的戰略大博弈(Great Game)。卡普蘭的著作雖尚未論及印太概念，但由地緣政治角度檢視中印關係的研究途徑，對本研究第四章及第五章的討論相當有幫助。

拉賈·莫漢(C. Raja Mohan)2013年出版了《神魔鬧海：中印在印度—太平洋上的對立》¹⁰²一書，對中印在印度太平洋區域的權力競爭進行相當深入的探討。有別於卡普蘭將關注的地理焦點侷限在傳統的印度洋上，莫漢則認為隨著中印崛起及其海軍遠端投射能力的增強，印度洋及太平洋兩大水域應當被視為一個單一的、整體的地緣政治舞臺，如本研究一再提及，莫漢將印太視為一整體地緣概念的觀點已經日漸受到學界認同。在《神魔鬧海》一書中，莫漢指出隨著中印經濟的全球化，以及在領土之外的水域戰略利益對中印日益重要，中印自身勢力在印太地區正在擴張，且開始交疊，進而提升爆發衝突的可能。雖然中印都還沒能力取代美國成為主宰印太地區的海軍力量，但中印對立的深化將可能改變區域的安全局勢與穩定。莫漢的著作將關注焦點放在印太地區下的中印海洋關係，對本研究第四章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除上述檢閱的文獻之外，與本研究有關的相關領域著作、網路資料、報章雜誌及期刊論文，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來源，中共與印度的軍力資料，都取自公開資料，不涉及機密問題。

¹⁰²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及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文獻分析法，為一種利用文獻資料間接考察歷史事件和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透過歷史文獻的考據、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比較、統計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理論文獻的闡釋等等方式，¹⁰³對現有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文獻分析法為一種間接研究方法，在某些限度內，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以及推測將來¹⁰⁴，在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中運用廣泛。針對研究主題，本研究擬透過蒐集相關圖書、期刊、學位論文、政府公開資訊及網路資訊等方式，藉此形成對研究主題的客觀認識，透過多方資料的比較，避免研究傾向上的單一性，造成判斷上的侷限。

除對現有文獻進行分析之外，本研究欲以安全戰略邏輯為出發點，探討中共與印度在印度太平洋的陸權、海權安全形勢。論及中共與印度為顧及自身海洋安全的所作所為，就不可不對雙方各自海陸權力概念及政策發展的歷史進行討論，歷史研究法即成為本研究另一種重要研究途徑。進行歷史研究時，若能以正確方式進行研究，就不只是研究一個單一主題，而能找出一個問題或一組問題的答案，¹⁰⁵ 因此，在討論中印安全關係時，雙方間重大的歷史事件，各自的官方文獻、執政者的公開宣言等等，都是本研究予以觀察討論的重要面向，透過整理有限訊息和既有資料，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系統化的重建與找尋合理解釋，雖研究結果不可能完全呈現歷史真實，但建構出趨近於真實的脈絡，將有助於瞭解中共與印度在印度太平洋自古以來的權力競爭走向及未來的區域情勢。

¹⁰³ 林聚任、劉玉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28-133。

¹⁰⁴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11年），頁132-133。

¹⁰⁵ 馬克·崔切伯格（Marc Trachtenberg）著，陳秉達譯，《歷史研究取徑與方法 以外交史為例》（*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 Guide to Method, 2006*）（臺北：韋伯文化國際，2010年），頁22。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區分為六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簡述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範圍與限制等，並在此章節針對相關文獻做檢視，檢視相關研究的方向與途徑。第二章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本研究試圖由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出發，探討影響中印安全關係的陸地與海洋問題。因此，在本章節對地緣政治學的相關理論進行檢視，並探討成形中的地緣概念：「印度太平洋地區」。本章第一節為地緣政治研究，討論傳統地緣政治理論，進行理論的檢視；第二節討論成形中的印太概念；第三節指出印太重要的原因與影響；最後第四節是小結，歸納前三小節的研究，並鋪陳出中印安全關係的新興舞臺。第三章為「懸而未解的中印邊界爭端」，在本章檢視影響中印安全關係的陸地因素。第一節討論 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藉此瞭解影響中印陸地問題的歷史背景；第二節討論中印邊界的爭議點及雙方各自主張；第三節則檢視冷戰後，中印邊界關係的變化，討論中印針對邊界問題進行的協商及近年爭端；第四節歸納上述三節的研究成果，藉此瞭解中印在陸權上的權力競合問題。

第四章為「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洋關係」，第一節與第二節分別檢視中印的海權發展，並討論雙方在印太海域所進行的海權投射；第三節則針對近年中印在印太海域的互動進行討論；第四節歸納上述三節之研究，分析影響現今中印安全關係的海洋因素，並提出討論與看法。第五章為「中印安全關係與印太地區局勢」，主要討論在印度太平洋日益重要的背景之下，中印之間安全關係的競爭與合作，以及中印關係的變化及未來發展。第一節為潛在的反中同盟，在此章節討論其他重要行為者（美澳日等國）對區域局勢的影響。第二節討論中印安全關係的矛盾與契機，檢視中印面對的挑戰及合作空間；第三節總結中印安全關係的發展與變化，並對未來的印太地區局勢的走向提出看法；第四節為小結，歸納本章研究的分析與看法。第六章為結論，第一節對本研究的五點研究目的提出研究結果與看法；第二節則對後續研究發展做歸納與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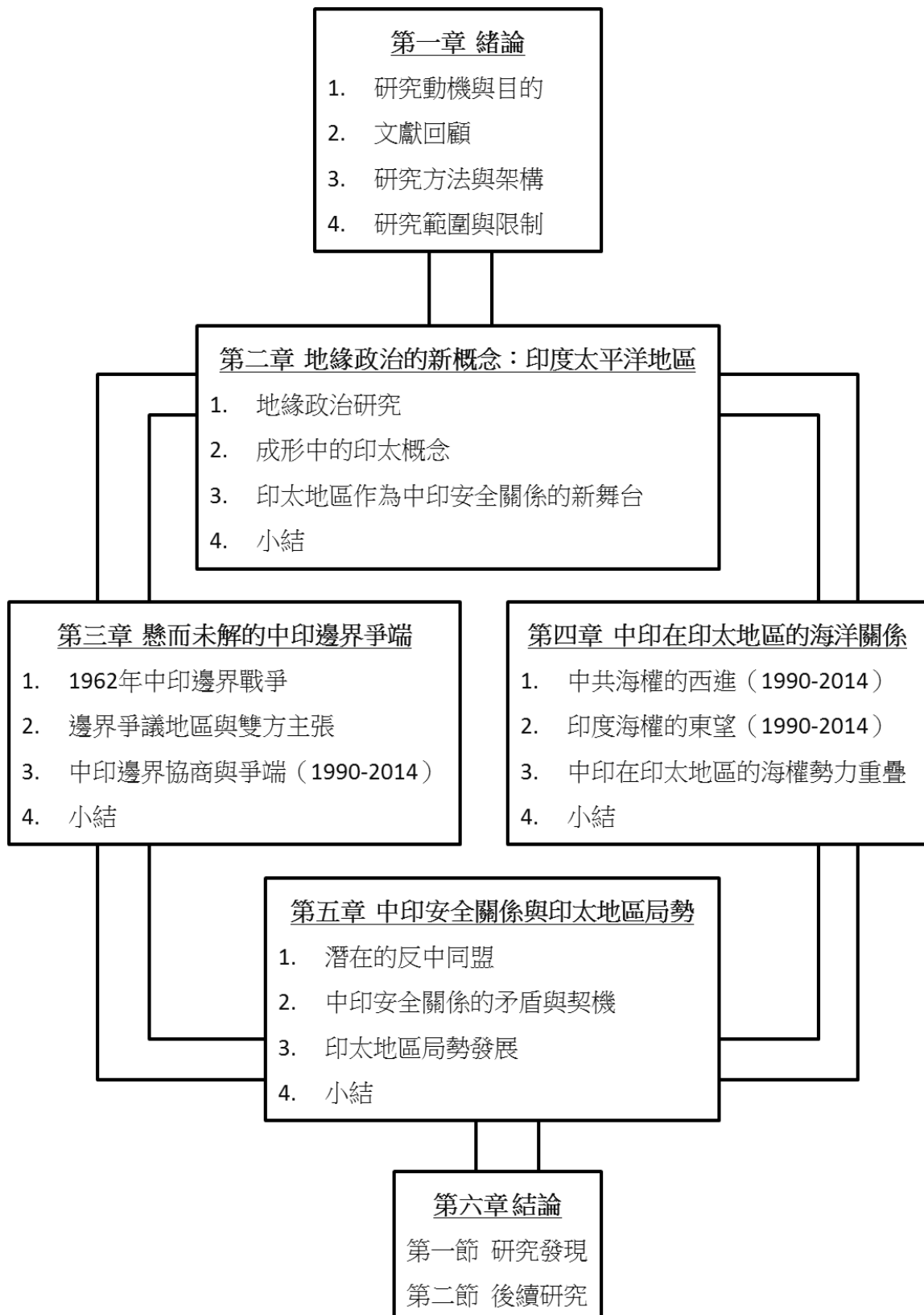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 期程範圍

中共自改革開放後，經濟成長斬獲豐碩，但對能源需求的日益依賴成為影響自身安全的重要問題。能源運送管道安全的確保，攸關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印太地區做為一個早已存在的地緣空間，對中共的重要性不可避免的大幅提高，而要維護自身在印太的利益，中共海權的發展至關重要。中共海權的發展，早期受到蘇聯思想影響採取守勢，「近海防禦」一直是中共海軍奉行的策略¹⁰⁶，直至 1980 年代起，在劉清華帶領的改革之下，中共海軍才慢慢開始出現「遠洋防禦」思維。由於經濟和安全需求，2010 年，中共政府在第 11 個「五年計畫」中，將共軍定位為「轉向擴大經濟與安全利益的維護者」，並且致力於發展軍事科技能力，以期能與美國的全球性海洋支配力量相互較勁。¹⁰⁷ 同時，中共海軍更試圖在 2020 年前，以區域軍事能力突破現有海洋限制。¹⁰⁸ 檢視中共海權戰略與思想發展，即可看出，將自身海洋勢力向外擴張以確保自身利益的思維與作為，濫觴於 1980 年代，逐漸成形於 1990 年代。

印度 1991 年開始推動「東望政策」，試圖跨越次大陸框架，謀求在區域內崛起，1990 到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印度海軍無法有效撤離居住在伊拉克及科威特印度公民，讓印度政府意識到自身海洋能力不足，給予印度海軍推動現代化的動力。2004 年、2007 年及 2009 年一系列的官方檔描繪出印度在 21 世紀的海洋戰略構想，發展至今，印度海軍更加重視海基嚇阻、經濟與能源安全、前進兵力的展示及海洋外交。目前印度海軍的轉型重點，在於延伸勢力範圍與在全球化體系中

¹⁰⁶ 王俊評，〈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131-179。

¹⁰⁷ 黃玉淦，《中國大陸的邊疆與安全》（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12 月），頁 255-258。

¹⁰⁸ U.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1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尋找海上合作夥伴，強調與其他國家進行建設性的交往。¹⁰⁹ 在此背景下，身處印度洋中心的印度對於尋求自身海洋勢力擴張相當重視，如何提升遠洋作戰能力及確保對印度洋的控制，成為印度現今海洋安全發展的關注重點。

陸地方面，中印因為邊界問題在 1962 年 10 月爆發戰爭，然而，1962 年的邊界戰爭不但沒有解決雙方邊界劃界問題，更使中印關係陷入低點。遲至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政權時期 (1984-1989)，雙方才針對邊界問題展開對話，拉吉夫·甘地更在 1988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訪問中共，擴大印度對華關係。¹¹⁰ 拉吉夫·甘地的訪中行程，顯現出雙方在維持 10 多年冷戰狀態後，重新開始互動，導致戰爭的邊界問題也找尋到對話的可能。1989 年到 2005 年，雙方成立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針對邊界問題進行協商，但並未有具體成果。2003 年至今舉行 17 次特別代表會談，2014 年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十七次會談在新德里舉行，雖仍未能有具體成果展現，但雙方藉此保有對話的空間。

本研究欲探討中印陸地及海洋安全關係，綜觀上述討論，即可發現，海洋方面，雙方現代化海權發展及印太概念成型多集中於 1990 年之後；陸地方面，雖最大規模的衝突爆發於 1962 年，但近年針對邊界問題的協商與談判，主要始於 1990 年左右，且重啟互動後，雙方雖極力克制，但仍不免有所衝突（如：2013 年帳篷對峙）。為確保研究關注焦點不要流於空泛，本研究主要的時間涵蓋以後冷戰時代（1990 年後至今）的中印陸地及海洋安全關係為主。顧慮中印的陸地及海洋發展具有歷史連續性，本研究也會適度討論冷戰時期的歷史沿革，以期對現今中共與印度各自的戰略思想與選擇有較為完整的瞭解。

¹⁰⁹ 傑佛瑞·提爾 (Geoffrey Till) 著，李永悌譯，《21 世紀海權》(Sea 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 年)，頁 464-465。

¹¹⁰ 馬諾蘭簡·莫漢蒂 (Manoranjan Mohanty)，〈印度的新戰略思維：辯論與霸權主義合作問題〉，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謝曙光、高鈺主編《霸權與反霸權：全球化的局限與地區化進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236-265。

（二）地理範圍

作為地緣概念，「印度太平洋」兼具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的特性。經濟因素是印太概念興起的基礎，也是此概念在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上受到重視的關鍵¹¹¹；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印太主要指擴大的亞洲太平洋（Asia-Pacific）地區，將亞太概念涵蓋的範圍延伸至印度及印度洋，印度和美國的學界在關於印度洋和亞太區域的戰略研究中已逐漸改用印太此一概念。¹¹² 有別於傳統觀念中將太平洋和印度洋看作各別空間的觀點，印太概念的出現，顯現出太平洋和印度洋在戰略上不再只是兩個分開的區域，而是被視為一個整體。¹¹³ 雖然印太作為一地緣概念在學界上日益受到重視，印太概念在學術研究中的運用也逐漸普遍，但在界定印太的地理空間範圍時，則未能有所定論。

印太作為地緣學上新出現的概念，在準確的地理界定上，目前學界仍各說各話，未能有所共識，各方對印太概念涵蓋的地理空間的理解與解釋大有不同，美國學者邁克爾·奧斯林（Michael Auslin）認為，印太是指一個「包含大陸和海洋地區巨大的弧線，此一弧線從西伯利亞的東部邊緣向南延伸，涵蓋日本、朝鮮半島、中國大陸、南亞、大洋洲、東南亞的群島與陸地及印度」。¹¹⁴ 印度學者庫拉納（Gurpreet S.Khurana）在文章中論及印太時，提及的地理空間包括「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空，其沿岸地區包括東非、西亞與中東及西太平洋內的亞洲國家。」¹¹⁵ 澳洲國防軍司令戴維·赫爾利上將（General David Hurley）對印太地理

¹¹¹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2013年第7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

院》，〈http://www.ciiis.org.cn/chinese/2013-07/31/content_6170351.htm〉。

¹¹² Sukh Muni, "Obama's Asia-Pacific Doctrine: India's Options", *ISAS Insights*, No.144, November 22, 2011, pp.1-8,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Articles/Detail/?ots591=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136596>〉。

¹¹³ Rory Medcalf, "A Term Whose Time Has Come: The 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December 4, 2012, 〈<http://thediplomat.com/2012/12/a-term-whose-time-has-come-the-indo-pacific/>〉。

¹¹⁴ Michael Ausli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0), pp.1-27.

¹¹⁵ 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31, No.1, January 2007, pp.139-153.

空間的認知與庫拉納相近，認為從非洲東岸、波斯灣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是印太地區。¹¹⁶ 在澳洲學者詹姆斯·弗格森（R. James Ferguson）的定義下，印太地區涵蓋的範圍更加廣闊，他認為印太是亞太加上南亞及印度洋此一廣大區域。¹¹⁷

由上述對印太地理空間相當分歧的定義不難看出，印太地理空間範圍的劃定是相當主觀的事，本研究綜觀多方定義，將印太定義為：「西起非洲東岸，途經印度洋，東至西太平洋，包含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與南海，以及麻六甲海峽、巽他海峽及龍目海峽等重要海洋通道，涵蓋周邊陸地及水域的地區。」由於中印陸地問題以中印邊界為主，而中印海洋問題則以印度洋及其周邊地區、西太平洋為主要的地理空間。因此，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為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地理範圍。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地緣政治學的角度檢視中印安全關係，關注焦點為中印在陸地與海洋的權力關係，中印各自的作為及雙邊互動為本研究的主要探討問題。在國際因素部分只稍微論及區域外的美國、日本及澳洲的戰略調整，雖對印太整體局勢的瞭解不免有所缺漏，但礙於篇幅限制及確保主題不過於廣泛沒有焦點，乃不得不之選擇。除研究範圍上的限制外，本研究內容因涉及國家戰略，官方訊息被披露的畢竟有限，本研究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能使用的研究素材相對受到侷限，僅能從有限的文獻及報導中加以歸納整理，以此建構本研究論述。

文獻分析為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途徑，大量使用文獻資料，客觀性恐受影響，產生論述流於維護一方之觀點的疑慮。在此情形之下，本研究於分析過程中會注意此細節，審慎地使用資料，以期盡可能地以較為中立的價值觀，由協力廠商角度檢視中印在印太互動及區域局勢的變化。除此之外，網際網路的發展雖然降低研究者尋找資料的時間成本，但網路資料除相關具有權威性網站報導的新聞及政

¹¹⁶ Sergei DeSilva Ranasinghe, "Australian Military Expands Indo-Pacific Profile," *The Diplomat*, March 13, 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3/australian-military-expands-indo-pacific-profile/>>.

¹¹⁷ R. James Fergus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2001, <<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wbip/WBlec1.htm>>.

府公開資訊具真實性可供參考外，其餘多為網路上有志之士對於相關主題的評論與見解，往往同一件事出現南轅北轍的解讀。在此情形下，對於網路資料的使用，不得不審慎為之，本研究會試圖把網路上相關資料進行整合，尋找其中關連，望藉此尋找出更加具體完整且可信的事件面貌。

誠如上述，本研究主題不免涉及各自國家視為機密的戰略及軍事事務，在研究素材的取得上，多數為公開資料，因此研究結果勢必難以形塑出全貌，但透過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系統化的重建與找尋合理解釋，雖研究結果不可能完全呈現歷史真實，但建構出趨近於真實的脈絡，也將有助於對區域情勢的瞭解。

第二章 地緣政治的新概念：印度太平洋地區

檢視地緣政治的相關研究，時常可看到「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一詞，但必須釐清的是，「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兩個名詞，所指稱的概念是不同的。本研究試圖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檢視中印安全關係，因此，必須在此先討論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的關係與差異，以期能在理論的選擇上，依循正確的途徑。

第一節 地緣政治研究

一、「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

美國地理學者理查·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認為，政治地理學就是國家地理學，國家地理學構成政治地理學的主要部分。¹ 因為國家在大小、形狀和彼此位置關係上，都明顯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不同國家地區構造上的差異，不論在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和人種地理方面，是直接與該區域的結構關聯著。由於各種地理研究面向與國家密不可分，哈特向認為政治地理學(基本上即國家地理學)的地位，不能被看作處在遙遠的邊緣位置，反而是與地理學各類主要研究面向密切相關的。²在哈特向看來，政治地理學是涉及人類空間活動的政治方面所有內容的嚴肅科學。³

劉君穆在《戰後世界政治地理》一書中，將政治地理簡單的解釋為：「政治地理是從地理環境與人類政治生活的關係的觀點，來研究地理的。」劉君穆認為，政治地理學以政治活動所在的地面為對象，考察地理環境對於政治生活的條件，政治活動的可能貢獻及影響。政治地理學主要的目的就是從政治的立場，研究地域空間對於地球上居民的意義。研究的課題包含地域外形、內涵、位置、氣候、

¹ 理查·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著，葉光庭譯，《地理學的性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501。

² 理查·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著，葉光庭譯，《地理學的性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503-505。

³ 傑佛瑞·派克(Geoffrey Parker)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頁7。

土地有用性及幅員等等，藉此尋找出地理現象與政治現象的因果關係。⁴ 根據《中華百科全書》的定義，政治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部門，研究範圍為「人類群體生活，在空間所受各種因素影響之下，表現於政治上的各種成績。」⁵

檢視上述對政治地理學的各种界定，即可發現，簡單來說，政治地理學，就是一門研究地理環境如何影響人類政治生活的學科，相關研究著重於探討地理空間對於人類政治生活的影響。地理現象與人類政治活動之間的因果關係，為政治地理學關注的焦點。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是不同的，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多數學者都認為地緣政治學是從政治地理學演變而來。沈默認為，在地緣政治學未形成單一科學時，凡有關地緣政治的理論都包括在政治地理學中。豪斯霍弗爾與沈默的觀點相近，認為：「地緣政治是產自政治地理。地理政治是把政治地理的知識加以組織，以供政治領袖的使用。」⁶

根據上述看法，可以說，政治地理學主要是從空間角度來看國家，探討空間對人類政治活動的影響；地緣政治學則是從國家立場來看空間，理解國家政治活動對地理空間的影響。沈默認為：「政治地理學是地緣政治學的基礎，地緣政治學則是政治地理學的應用。」當政治地理被政治領袖利用時，它就變成地緣政治。除此之外，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關注的角度也不盡相同，政治地理學專門從客觀分析的角度來研究一個國家地理環境的狀況，屬於靜態的描述；地緣政治學則是從地理環境的觀點上來研究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需要，屬於動態的探討。⁷

研究分析與關注的角度不同，是區分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的重要準則。陳民耿指出，地緣政治學討論地理空間對政治活動的影響，並研究政治型式像有機的發展與轉變，以及政治生活的動力；政治地理學則僅關注現在或過去存在的國家形式與邊界的歷史上和事實上的建立，並不深究原因，僅只討論歷史事實上

⁴ 劉君穆，《戰後世界政治地理》（上海：民治書局，1934年），頁2-3。

⁵ 《中華百科全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3年數位典藏版），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4226>>。

⁶ 沈默，《地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67年），頁9-10。

⁷ 沈默，《地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67年），頁10。

所能解釋的課題。⁸ 由於研究關注的角度不同，對於政治型式的暫時活動，地緣政治學有所注意，政治地理學對此則不關注。政治地理學不管國家型式能夠暫時變化與否，只研究各個時期政治型式的靜態層面，著重於完全歷史性地記載，對於一時的事蹟與變化並不加理會。

雖然研究分析與關注的角度不同，但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確實有著密切關聯。中共學者樓耀亮指出，比較傳統的觀點認為，地緣政治學是政治地理學的分支學科之一。⁹ 實際上，傳統地緣政治各流派和現代的地緣政治理論都已遠遠超出政治地理學的研究範圍。地緣政治學已成為涵蓋戰略學、國際政治學和政治地理學的研究領域，同時又是相對獨立的一門重要學科。地緣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政治地理研究的主題是各種政治區域，而地緣政治分析的核心內容是國際政治力量與地理環境的關係。」¹⁰

歸納整理學者們對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的看法，可以得知，政治地理學屬於較為靜態的分析，而地緣政治學則屬於動態的分析。本篇論文討論重點為中印戰略安全關係，中印在陸地上、海洋上的政策走向與作為、雙邊在區域的互動及外部國際因素對區域的影響等等，都是本研究關注的重要因素。依據學者們對政治地理學與地緣政治學的界定，本研究在理論的選擇上，由於關注的焦點並非僅是靜態的地理空間描述，而是中印安全關係與地理空間的動態互動。因此，選擇地緣政治學作為本研究的理論依據是較為符合且適切的。

⁸ 陳民耿，《地緣政治學》（臺北：中華文化出版社，1956年），頁13-15。

⁹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2。

¹⁰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3。

二、地緣政治學的涵義

「地緣政治學」這一術語源自於 19 世紀後期，一開始就引發了極大的爭論。原因就在於它主張介入國家政策的現實事務，因而導致了學界的特別關注。¹¹ 1916 年，瑞典的政治學教授魯道夫·克哲倫（Rudolf Kjellen）首先提出「地緣政治」一詞，克哲倫於 1916 年所出版的《國家是有生命體》（*Staten som Lifsvorm*）一書中創造「地緣政治」（Geopolitik）這個名詞，也是第一個把地緣政治與政治地理加以區別的學者。¹² 克哲倫認為地緣政治是研究政治事件對土地依賴關係的科學，地緣政治的目的是在推動政治行動與指導政治生活，地緣政治必須是國家發展的基礎。克哲倫的相關學說對地緣政治學的影響深厚，他所寫的《強國》（*The Great Powers*）一書，後來也成為德國地緣政治學者公認的聖經。¹³

與克哲倫同時期，德國地理學家弗裡德里希·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也對地緣政治研究多所關注，為近代地緣政治學重要的先驅者。雖然克哲倫被公認是地緣政治此一術語的創造者，但他對地緣政治的研究興趣是受到了拉采爾思想的啟迪，也正是因為拉采爾，地緣政治的相關研究才廣為人知。¹⁴ 拉采爾於 1896 年發表文章〈國家領土擴張法〉（*Die Gesetze des raumlichen Wachstums der Staten*），認為：「國家是一個有機體，不餵以食物，就要枯萎與死亡，所以國家為了生理上成長的需要，就必須獲取所缺乏的主要食料，必要時可用武力以奪取之」。拉采爾說：「地球這個小星辰的面積，只能建立一個大國。」¹⁵ 拉采爾斷言，國家的發展穩固建立在其領土的基礎上，要想進一步發展壯大，就必須使其領土優勢最大

¹¹ 傑佛瑞·派克（Geoffrey Parker）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年），頁 1。

¹² 沈默，《地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67 年），頁 18。

¹³ 沈默，《地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67 年），頁 18-19。

¹⁴ 傑佛瑞·派克（Geoffrey Parker）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年），頁 14。

¹⁵ 沈默，《地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67 年），頁 18。

限度的增長。¹⁶雖然拉采爾的學說帶有擴張主義，但他提出以國家觀點進行地緣政治研究的方法，協助了近代地緣政治研究方法的建構。

以克哲倫及拉采爾為代表的早期地緣政治理論，產生於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其代表人物多為政治地理學家。他們最先提出「地緣政治」的概念，並從這一特殊視角對國家的興亡、王朝的興衰做出了自己的解釋。這些理論側重於對國家這一政治地理區域與周邊國家地理關係的研究，是局部的而不是世界範圍的地緣政治，並被認為是政治地理學的組成部分。¹⁷由於相關的研究雖然廣義上仍屬於政治地理學的範疇，但相關學者的研究慢慢建構出地緣政治學的研究途徑，是地緣政治理論的早期表現，因此被稱之為早期的地緣政治理論。

有別於早期地緣政治理論的相關定義將焦點關注於國家本身，後進的研究，對於地緣政治一詞，都採取較為廣義的解釋。沈默認為，一般人對地緣政治公認的定義，是採取較為廣泛的角度，將地緣政治視為是：「研究地理與地理條件對國家外交政策、國際政治及戰爭之影響的科學。」，簡言之，地緣政治是國際關係地理上的解釋。¹⁸傑弗裡·派克（Geoffrey Parker）於 1998 年的出版《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書，歸納整理了地緣政治學的演變與興衰。在書中，派克對地緣政治一詞的起源及意涵多有考究。

派克認為，「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一詞源自希臘語，字根「Ge」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則是指古希臘的城邦國家。因此，從字面上解釋，地緣政治學一詞指的是：「地球和國家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其特徵源於它是地理空間的一部份。¹⁹不過，派克進一步闡述，認為地緣政治學的含義遠比字面上的解釋更為廣闊。他認為：「一個國家與地球的關係，單一國家與其餘國家的相互關係，

¹⁶ 傑佛瑞·派克（Geoffrey Parker）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年），頁 24。

¹⁷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6。

¹⁸ 沈默，《地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67 年），頁 5。

¹⁹ 傑佛瑞·派克（Geoffrey Parker）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年），頁 13-14。

都涵蓋在地緣政治學的範圍中。」²⁰ 換言之，在區域地理及政治環境和他們所構成部份的物質世界及人類整體之間，存在更廣泛的關係。

有別於派克認為地理空間與國家之間存有廣泛的關係，《大中華百科全書》更強調地理空間對國家政治行為的影響，將地緣政治學定義為：「政治地理學的一種理論，根據各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型式，分析、預測世界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²¹ 根據《大中華百科全書》的定義，地緣政治研究把地緣因素視為是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基本因素，而這種觀點為國際關係理論所吸收，對國家的政治決定有相當的影響。

綜觀各方學者們的論述，不難發現，在地緣政治的定義上，針對地理空間與國家政治行為之間的關係，學者們雖存有不同的認知，但都不會否定：「地理因素確實為影響甚至是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地緣政治的定義，就克哲倫與拉采爾而言，強調的是一個國家在特定地理空間中，為求生存發展，所採取的政治行為；我國學者沈默，簡單將地緣政治定義為，國際關係在地理上的解釋；英國學者派克則採取更為廣義的解釋，認為地理空間與國家、地理空間與國際環境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涵蓋在地緣政治學的研究範圍中。

顧及本研究關注重點為中印安全關係，中印在陸地上、海洋上的政策走向與作為（政治活動）、雙邊的邊界摩擦（地理空間問題），雙邊的互動（國與國的關係）及外部國際勢力對區域的影響（國際環境）等等因素，都是本研究關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在定義的選擇上，採取派克對地緣政治較為廣義的解釋，認為：「一個國家與地球的關係，單一國家與其餘國家的相互關係，都涵蓋在地緣政治學的範圍中。」

²⁰ 傑佛瑞·派克（Geoffrey Parker）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頁13-14。

²¹ 《大中華百科全書》（臺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頁57。

三、地緣政治學的重要理論

早期地緣政治理論，以克哲倫及拉采爾為代表，但拉采爾等人的學說，關注的焦點較為局部，而非世界範圍的地緣政治學，與後進主流的西方地緣政治學理論相比，有其侷限與不足之處。除此之外，拉采爾的學說，被以卡爾·豪斯霍弗爾為代表的德國地緣政治學家錯誤地加以利用和發揮，發展成極富侵略擴張性的地緣政治理論，並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外發動侵略的理論依據和藉口。²² 由於拉采爾及豪斯霍弗爾都為德國人，兩人的學說又被作為納粹德國對外侵略的藉口，因此，不僅西方學者對德國的地緣政治學派多所批判，中共學者也多加以否定。目前西方主流的地緣政治理論，以海權論、陸權論及邊緣地帶論最具代表性，台灣的地緣政治相關研究，也多以這些理論做為論述基礎。

（一）海權論

論及海權理論，美國知名海軍戰略學者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是第一位以歷史經驗為依據，確立海權理論思想體系的地緣政治研究學者。馬漢的相關學說，受到決策者及後繼研究者的高度重視。馬漢在其 1890 年的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中，系統性的介紹海權思想及海戰的戰略理論，馬漢在書中提出了影響海權發展的六項要素：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Position)、物質構成 (Physical Conformation)、領土範圍 (Extent of Territory)、人口數量 (Number of Population)、人口特質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及政府特質 (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²³ 基於上述的六項要素，馬漢認為一國海權的強大與否取決於「使用海洋」及「控制海洋」的能力，擁有強大的海權，能確保一個國家在戰時運用武力對海上通道進行控制，以達成戰爭目的，創造有利局勢；承平時則可以經由海洋發展對外貿易與海運商業。為確保一國之海洋利益與海上運輸線的安全，馬漢認為一國若要擁有強大的海權，國

²²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7。

²³ 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一兵譯，《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年)，頁17-64。

家必須要致力於發展海洋軍事力量，擁有強大的海軍。同時，海外基地和途中的港口對一國發展海權也相當重要。一國若能藉由海軍力量，輔以海外基地及港口的利用，確保漫長海上運輸線的安全無虞，海權將能為國家提供龐大的利益。

英國海軍戰略學家柯白（Julian S. Corbett）則認為，海權作為國家戰略力量最大的優點之一，為其在有限衝突的狀況下特別有用，柯白相信，有限戰爭是海戰的目的。有別於馬漢認為一國的海權發展與其能控制的海洋範圍及通道成正比，柯白認為控制身處海上通道咽喉的小塊領土相當關鍵，海權發展的目的不在於挑起無限戰爭，海戰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要完全控制海洋，而是確保擁有局部制海和海上拒止的能力。除此之外，柯白也強調，國家的海洋戰略為整體戰略的一環，必須與外交政策綁在一起，一國艦隊的首要功能為「支持或阻撓外交工作」。²⁴ 馬漢認為海權是國家國力發展最重要的關鍵，柯白則認為陸權與海權並非相互對立，海權國家無法單靠自己打敗陸權國家，但聯合佔有重要地理位置的陸上盟友，就能在戰爭上佔有優勢，因此，柯白相當強調兩棲作戰的重要性，利用兩棲作戰佔領關鍵領土並藉由海上力量相互掩護，為海戰中的關鍵，打決定性海戰並非是艦隊的首要任務，藉由掌握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一國之艦隊就算沒有能完全殲滅敵方的能力，也能在國家戰略中發揮重大影響力。雖然由於柯白對海權沒有清楚的定義，在海權理論的討論上不若馬漢受到重視，但他提出的海上作戰原則與海洋戰略觀點至今仍受到一定的重視。

蘇聯海軍元帥高希可夫（Sergey Georgiyevich Gorshkov）為一具有實戰經驗的海權理論家，高希可夫的海權理論，與馬漢相比更為強調海軍的強大發展來自於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高希可夫認為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取決於自然資源、工業、農業、運輸系統、勞動力、能滿足現代化製造業的人力資源及工業技術等等因素，²⁵ 國家海權的構成是一個國家控制海洋與保障國家利益的綜合手段，海權就

²⁴ 傑佛瑞·提爾（Geoffrey Till）著，李永悌譯，《21世紀海權》（*Sea 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年），頁98-105。

²⁵ 張國城，《東亞海權論》（臺北：廣場出版社，2013年7月），頁36-38。

是決定國家為確保或擴張自身利益，在軍事與經濟方面上利用海洋的能力。²⁶對海洋和海洋資源的利用、具備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商漁船隊及配合國家利益而發展的海軍為高希可夫認為發展海權的關鍵因素。

綜觀上述影響海權理論發展深切的三位學者各自對海權的看法，不難發現，雖然在論及海權發展的關鍵因素時，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軍事及經濟因素都是不可忽視的重點。就算普遍被視為較為重視海洋軍事實力的馬漢，在論述其海權思想時，也提及海運商業的重要性。隨著世界全球化的趨勢，一國之經濟要與全球的經濟體系脫鉤，遺世而獨立，已是不可能之事。在此背景下，現今討論海權時，除傳統針對海洋軍事實力的討論外，「海洋經濟」也是一重要課題。簡言之，一國與傳統軍武有關的「海洋權力」(Sea Power/Maritime Power)及與海洋經濟與海洋資源利用相關的「海洋權利」(Sea Right/ Sea Interest)，都是現今進行國家海權討論與研究時需關切的層面。

我國的《海軍作戰要綱》將「海權」定義為：「海權乃一國或國家集團有效運用與控制海洋之統合力量，其目的在確保海上行動之自由，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以達成國家或國家集團之目標。」²⁷ 從我國的海權定義中即可看出，現今論及國家海權，綜合運用海洋權力與權利，掌握制海權及運用海權保障國家利益等因素，都是檢視國家海權發展的重要面向，因此，本研究在針對中共與印度海權發展的探討上，除傳統的海洋權力層面外，中共與印度如何利用外交手段與經濟手段確保其海洋權利，也是本研究關注的議題。

²⁶ 高希可夫(Sergey Georgiyevich Gorshkov)著，朱成祥譯，《國家海權論》(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臺北：黎民文化，1985年)，頁 1-2。

²⁷ 《海軍作戰要綱》(臺北：海軍總司令部，2000年)，頁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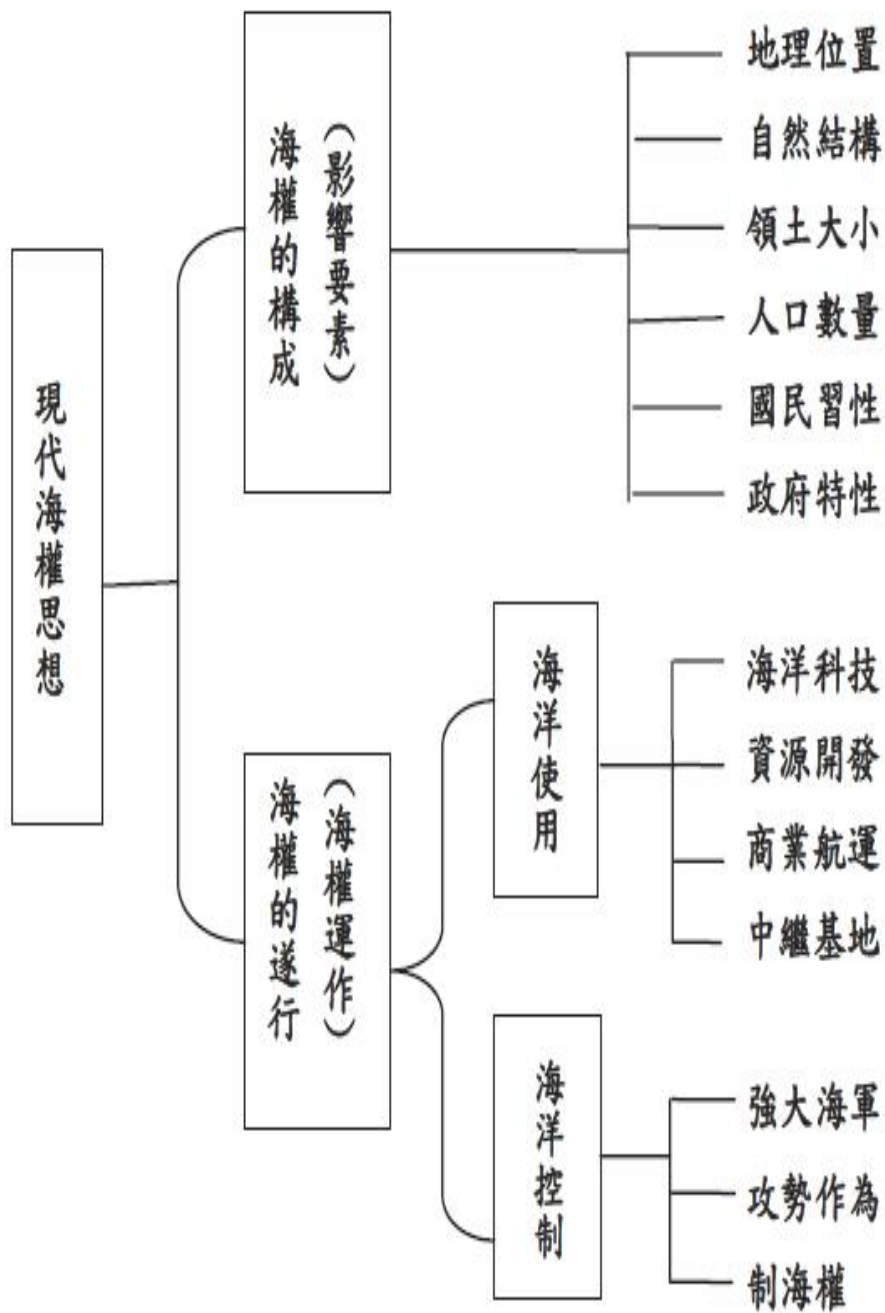


圖 2-1 現代海權思想體系

資料來源：林賢參根據鈕先鍾繪製的馬漢思想體系圖改製。林賢參，〈中共海權發展戰略與日「中」東海爭議〉，《戰略與評估》，第 2 卷第 4 期，2011 年，頁，63-88。
原圖來源：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94。

（二）陸權論

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 (Halford J.Mackinder) 成長於大英帝國的全盛時期，他認為英國人過度沉醉在海權思想中，自以為英國的殖民帝國，在強大海權的保護之下能永垂不朽。擔憂英國前途的麥金德提出陸地可以制海的觀念²⁸，創立了地緣政治研究的「陸權論」。1904年，麥金德在皇家地理學會上發表〈歷史的地理軸心〉(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一文。麥金德在文章中，開宗明義的提到：「從後哥倫布時代開始，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封閉的政治體系 (Political System)，而這個政治體系，涵蓋的範疇是廣闊的全世界。」²⁹ 麥金德認為，自 1500 年哥倫布時代至 1990 年代，400 年來，地理的探險與世界地圖的繪製大抵完成，邊境更為廣闊的世界呈現在世人的面前。在後哥倫布時代，任何社會力量的爆發，都會在地球遙遠的另一方角落，引起激烈的回應，而政治經濟的弱者在這過程中，將被消滅。

在 1904 年的〈歷史的地理軸心〉一文中，麥金德透過歸納的方式，建立地理與歷史之間的關係。他在文中詳細討論歐洲及亞洲的地理空間與歷史事件後，提出了「軸心地帶」(Pivot Area) 的概念。麥金德把歐亞大陸中心的內陸地區命名為軸心地帶，並認為這裡是世界政治的軸心，身處在這裡的文明具有成為陸上強權的潛力；在軸心地帶外的環形地區稱為內新月地帶 (inner or marginal crescent)，包括歐洲、中東、印度和中國在內；內新月地帶以外的是外新月地帶 (outer or insular crescent)，包括歐亞大陸邊緣的英國、日本及其它諸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大洋洲和整個美洲。

麥金德創立了與海權論相對的陸權論，對於世界的走向，麥金德著重於陸權國家的未來威脅。馬漢認為能稱霸海洋者必能稱霸世界，但麥金德卻認為，如果由於早期的海上船運技術優於陸上交通技術，使海洋國家比大陸國家更占優勢，

²⁸ 鈕先鐘，《現代戰略思潮》(臺北：黎明文化，1989年)，頁 104。

²⁹ Halford J.Mackinder, "The Geography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70, No.4, 1904, pp.421-437.

那麼，隨著陸上交通技術的發展，如鐵路的鋪設、內燃機車的出現、現代公路和鐵路網的建成，從而改變了「人與世界上大部分現實的關係」，加強了歐亞大陸國家（軸心地帶國家）的優勢地位。³⁰ 1919 年，麥金德出版了《民主的理想與實際》（*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一書，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國際政治局勢的改變，麥金德在書中對先前提出的「軸心地帶」學說加以修改。在書中，麥金德認為歐亞大陸依舊為重要的世界核心地區，陸權也仍然具有優勢，但對「軸心地帶」的概念則做出延伸與修改。因為陸地運輸工具的進步、人口成長及工業化等原因，麥金德把歐亞核心區的範圍向西擴大，並用「心臟地帶」（Heartland）概念代替原來的軸心地帶，除了原本軸心地帶的地區之外，尚且包含從波羅的海（Baltic Sea）地區到黑海（Black Sea）之間的東歐地區，作為內歐亞大陸的戰略附屬（inner eurasia's strategic annex）。³¹ 在麥金德後期的學說中，世上最重要的核心地區，從原本的軸心地帶變成範圍更加廣闊的心臟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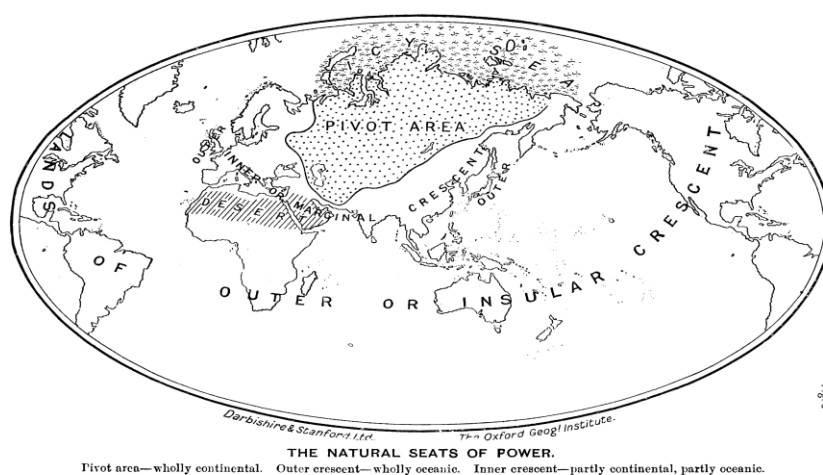


圖 2-2 麥金德的軸心地帶學說示意圖

資料來源：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y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70, No.4, 1904, pp.421-437.

³⁰ 孔小惠，〈地緣政治的涵義、主要理論及其影響國家安全戰略的途徑分析〉，《世界地理研究》，第 19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19-26。

³¹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arylan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p.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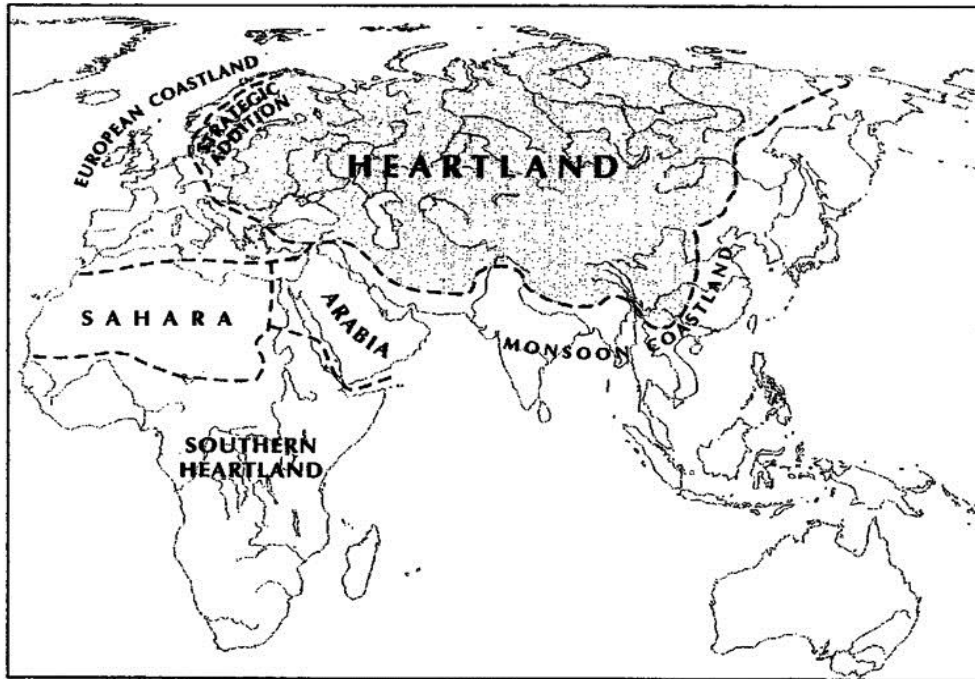


圖 2-3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

資料來源：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aryland: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p.15.

麥金德認為，心臟地帶擁有的空間、人口潛力及資源都具有一定優勢，原本不如海運的陸上交通連結，隨著交通工具進步也獲得改善。除此之外，心臟地帶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是海權能力無法輕易到達的³²，因此，海權國家難以毀滅心臟地帶內的陸權國家。由於心臟地帶內的國家據有地理位置上的戰略優勢及內部交通的便利，易於向邊緣地區擴張，麥金德認為心臟地帶為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壘，最終會發展成一個獨立而巨大的經濟世界和政治帝國。除了將軸心地帶擴大修正為心臟地帶³³之外，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實際》一書中提出了「世界島」(World Island) 的概念。麥金德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牽連的廣泛足以證明，不

³² 海權國家若要對心臟地帶的國家進行攻擊，必定會先經過外新月地帶及內新月地帶，心臟地帶的國家處於天然的堡壘之中，享有地理上極大的優勢。

³³ 心臟地帶是西起俄國窩瓦河 (Volga River) 東至西伯利亞止，北起俄國奧布河 (Ob River)、葉尼塞河 (Yenisei River) 及倫那河 (Lena River)，南至俄國希爾河 (Syr River) 與亞姆河 (Amu River) 包括伊朗高原 (伊朗、阿富汗及俾路芝) 及部份蒙古高原在內。從政治觀點來看，這一心臟地帶是大部份的俄國，再加上蒙古、中國西部、阿富汗、伊朗內陸及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相關資料參考：沈默，《地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67年)，頁 18-19。

可以再將歐洲、亞洲與非洲分開看待，歐、亞、非三洲是一個大的世界島。美國與澳洲則是世界島的外島，英國與日本則是沿海小島。麥金德指出，世界島的陸地空間廣大且資源豐富，又像一個巨大的海島一樣集中，在海洋上佔有極大的空間。如果有一個陸地強權掌控了世界島，則其他海島強權將無力挑戰這樣的強權，世界的自由將會受到威脅。

涵蓋歐亞非三大陸的世界島，佔據了地球上相當大的地理空間，一個陸權國家要如何掌控世界島，麥金德認為，關鍵在於控制東歐（Eastern Europe）。³⁴ 麥金德檢視歐洲各強權國的地理位置及歷史發展後，認為東歐在歐亞大陸內部占據十分獨特的重要位置。檢視歷史，不難發現，東歐地區是俄國從心臟地帶進入中歐，德國向東進入心臟地帶的通道。若能掌握心臟地帶、東歐地區及阿拉伯國家周邊地區，更能輕易掌握蘇伊士運河此一交通命脈，對海上強權國家造成嚴重打擊。

麥金德的陸權論，從一開始的軸心地帶到後來廣為人知的心臟地帶與世界島，其中經過多次的修正與理論擴充。在觀察多年國際政治局勢變化、地理空間及歷史發展後，麥金德為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結論，而這個影響後世地緣政治研究深遠的結論，可歸結為簡單的三句話：「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³⁵

（三）邊緣地帶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德國地緣政治研究的相關成果，被納粹德國援引成為對外侵略與擴張的工具，使得地緣政治的研究受到一段時間的忽視與鄙棄。在此時期（1942-1944），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可拉斯·史派克曼（Nicholas John

³⁴ 麥金德將之稱為「東歐」（Eastern Europe）的地區，即指德意志或斯拉夫國家地區。相關資料參考：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p.13.

³⁵ 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著，陳民耿譯，《民主的理想與實際》（*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7年），頁104。

Spykman) 為少數投入地緣政治研究的美國地理學者。³⁶ 史派克曼的研究，對美國的地緣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貢獻，被後世尊為美國「圍堵政策」(containment) 教父。³⁷ 史派克曼認為，一國的安全政策是依據其地理因素而設定的，對一國在世界上所處的地理位置的研究，是瞭解一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條件，力量是保障和平的工具，地緣政治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特定時空背景下一國的力量展現。³⁸

史派克曼對地緣政治的論點，深受麥金德心臟地帶學說的啟發。然而史派克曼對麥金德宣稱心臟地帶是世界政治核心地區的說法，卻不認同。史派克曼認為，雖然心臟地帶確實有麥金德所宣稱的諸多優勢，但心臟地帶的雨量少、人口少、天氣寒冷及沙漠多等地理特性，其實不適合發展。³⁹ 再者，史派克曼也不認為心臟地帶內的國家會因為運輸及通訊能力的提升而統一，因此心臟地帶國家，不會有能與海權國家競爭海權的能力。他指出，心臟地帶確實如麥金德所言，具有獨特的防禦位置，但這僅能提供心臟地帶國家防衛能力而已。

由於不同意麥金德的立論基礎，史派克曼提出了自己對地緣政治的觀點。他認為，與心臟地帶相比，「邊緣地帶」(Rimland) 的緯度與溫度適宜人居，資源與文化發展相對成熟，適合開發。世界的核心地帶其實不在歐亞大陸中心，而在東亞、西歐及北美東部。⁴⁰ 與麥金德認為大陸地帶是世界政治核心的看法相反，史派克曼認為大陸的邊緣地帶，才最具戰略重要性。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概念基礎，其實就是麥金德心臟地帶論述中的「內新月地帶」(inner or marginal crescent)，史派克曼將內新月地帶往西擴大到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向東延伸至西伯利亞遠東地

³⁶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aryland: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p.22.

³⁷ 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對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提出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³⁸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41.

³⁹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arylan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p.22-23.

⁴⁰ 汪大鑄，《世界軍略地理》(北投：段中英印行，1957年)，頁4-5。

區。⁴¹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包含東亞、南亞、沙哈拉沙漠、中東、北非及地中海等海岸沿線地區。與麥金德的內新月地帶相比，涵蓋更大的範圍，而邊緣地帶內的國家最主要的共同特徵，就是處於心臟地帶與海權國家之間。

史派克曼指出，一個國家在全球的權力位置，不僅與自身的軍事力量有關，也涉及潛在敵人軍事力量的問題。⁴²此外，國家的權力位置不僅為相對的，也受到自然條件牽制。一個國家的大小、自然資源及地理位置，都會影響國家對於權力的追求。⁴³史派克曼認為，由於邊緣地帶擁有資源充足、人口數量多，且掌握海洋通道等特點，若爆發衝突，邊緣地帶國家其實比心臟地帶國家佔有更大的地理優勢。檢視歷史上的衝突事件，史派克曼在《和平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一書中指出，東半球的勢力衝突來源可分為四種：第一、大陸心臟地帶國家與邊緣地帶國家之間的衝突；第二、邊緣地帶內各勢力之間的衝突；第三、海洋勢力與大陸沿岸勢力之間的衝突；第四、西半球參與引發的衝突。史派克曼認為，世界的基本矛盾並不是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的對抗，真正的關鍵在於邊緣地帶的國家，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例，兩次大戰的結束，最後都是通過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聯合才擊敗邊緣地帶國家，邊緣地帶才是決定世界衝突政治的關鍵。⁴⁴史派克曼深受麥金德以全球進行思考的地緣政治觀點，但不認同麥金德陸權論的結論：「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史派克曼認為邊緣地帶才是世界的關鍵，因此，他改寫了麥金德的名句，創造了邊緣地帶學說的名言：「誰控制邊緣地帶，誰就統治了歐亞大陸；誰統治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世界的命運。」

⁴¹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p.22.

⁴²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19.

⁴³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41-42.

⁴⁴ 尼可拉斯·史派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 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頁 78。

以馬漢為首的海權論、麥金德的陸權論及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論，為現今地緣政治研究三大重要的理論支柱。馬漢認為，一個國家若能掌握制海權的優勢，就能對歐亞大陸國家進行包圍，進而控制世界的命運；麥金德則認為，歐亞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與條件，為心臟地帶帶來掌控歐亞大陸的優勢，掌握心臟地帶的國家，就能掌握歐亞大陸，最終將統治全世界；史派克曼與麥金德的看法不同，認為掌握邊緣地帶才是掌握世界的關鍵。雖然三人研究所得的結論並不相同，但在三人的理論論述中，世界地理的重心都沒有脫離歐亞大陸（Eurasia）。

馬漢、麥金德及史派克曼學說的立論基礎，與其時代背景有關。在三人發展相關學說的時候，歐亞大陸上的各個國家，正活躍於國際政治的舞臺，世界上牽連廣泛的幾次戰役也由此處爆發，歐亞大陸為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空間。時至今日，三人的理論論述雖然經典，但對於國際現勢的解釋，難免有不盡周全之處。涵蓋地球表面積 70% 的海洋，成為現今影響國際政治局勢的重要舞臺，由於中印崛起、全球經濟、能源及戰略重心東移等因素，印度洋及太平洋已逐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地理空間。因應印度洋及太平洋重要性的提升，地緣政治研究的重要概念，已經慢慢由傳統的「歐亞大陸」轉向至「印太地區」。

第二節 成形中的印太概念

一、印太概念的興起

早在 1920 年代，德國地緣政治學家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Ernst Haushofer）就已經提出「印太地區」的空間概念。⁴⁵ 但當時的國際政治局勢，印太地區並不是各強權國家與地緣政治研究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充其量只是附帶討論的議題。根據澳洲學者羅裡·梅德卡夫（Rory Medcalf）的研究，1960 年代開始，將印度洋及太平洋視為一個整體的概念，逐漸在澳洲有關區域安全的研究中受到使用。梅德卡夫指出，在 1964 年和 1965 年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下的國防研究項目，舉行了兩次集合產官學研的會議，分別討論「印太地區的核武擴散」及「印太地區的共同安全」。⁴⁶ 雖然 50 多年前，澳洲學者在有關區域安全的學術研討中就已開始使用印度太平洋一詞，但印太作為地緣概念，真正被廣泛使用卻是近幾年的事。

澳洲雖然不是印太概念的發明者，但在印太概念的使用與概念建構上，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2009 年 5 月，澳洲陸克文（Kevin Rudd）政府發表了十年來的第一份國防白皮書，澳洲國防部出版的《澳洲國防白皮書》一書中明確提到，澳洲認為 2030 年印度洋會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全球貿易通道，尤其是對亞洲和中東地區的能源供應，將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許多主要的海軍力量為了追尋在這個關鍵海上區域的戰略優勢，可能會越來越常出現競爭。在 2030 年來臨前的這段期間，印度洋及太平洋將是澳洲海上戰略和國防規劃的核心。⁴⁷ 2009 年在官方公

⁴⁵ Ernst Haushofe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Major General Karl Ernst Haushofer's Geopolitics of the Pacific Ocean: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y and History* (Lampeter: Edwin Mellor, 2002), p.141.

⁴⁶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Australia: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2012), pp.2-5.

⁴⁷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May, 2009, p.12,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09/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開的文件中，公開論述印度洋與太平洋對澳洲的國防安全具重要性後，澳洲學界對將印度洋及太平洋視為一個整體的印太概念出現許多討論。

2012年，澳洲政府發表白皮書：《亞洲世紀的澳洲》，不僅在白皮書中明確使用「印太」一詞，更特別對印太此一概念作詳細解釋：「由於東北亞、東南亞及南亞等區域的經濟往來更為密切，以及中東到亞洲之間能源供應線重要性的提升，許多觀察家提出了亞洲地區的新概念『印度太平洋』，在此概念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視為一個整體的戰略弧。」⁴⁸ 接續2012年官方對印太概念的討論，2013年發表的《澳洲國防白皮書2013》更揭示了印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白皮書中指出，新興的印太地區是東南亞海上區域的中心，印太地區的各國將面臨至少持續幾十年的重大戰略挑戰。⁴⁹ 不僅澳洲的官員及學者開始注意到印太地區的重要性，試圖「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的歐巴馬政府也意識到印太地區重要性的提升。

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夏威夷的一場政策演講中，就提到美國「正擴大與印度海軍在太平洋的合作，因為我們理解印太盆地對全球貿易和商業的重要性。」(we are expanding our work with the Indian navy in the Pacific, because we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the Indo-Pacific basin is to global trade and commerce.)⁵⁰ 2011年，希拉蕊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再一次論及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希拉蕊指出：「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驅動力，從印度次大陸到美洲西海岸延伸，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泛地區⁵¹，在航運和戰略上的聯繫越來越緊密。」(The Asia-Pacific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of global politics. Stretching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o the western shores of the Americas, the region spans two oceans — the Pacific and the Indian — that are increasingly linked by

⁴⁸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October, 2012, p.74, <http://www.asia.education.edu.au/verve/_resources/australia-in-the-asian-century-white-paper.pdf>.

⁴⁹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May, 2013, p.8,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⁵⁰ Hillary Clinton, "American'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8, 2010, <<http://m.state.gov/md150141.htm>>.

⁵¹ 雖未使用印度太平洋一詞，但希拉蕊文中提及的亞太地區，從其指稱的地理空間來看，明顯的是在討論「印太地區」。

shipping and strategy.) 在此背景下，美國會將與澳洲的太平洋夥伴關係，「擴大成為印度太平洋的夥伴、全球性的夥伴關係。」(We are also expanding our alliance with Australia from a Pacific partnership to an Indo-Pacific one, and indeed a global partnership.)⁵² 同年，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 (Barack Obama) 在澳洲國會的演講中，提到：「未來，美國將會有更多的機會與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盟友和夥伴，進行共同的軍事訓練。這將會讓美國能更快速的面對各種挑戰，包括人道主義危機和災難救援等問題。」(We'll have new opportunities to train with other allies and partners, from the Pacific to the Indian Ocean. And it will allow us to respond faster to the full range of challenges, including humanitarian crises and disaster relief.)⁵³ 歐巴馬及希拉蕊在公開演講中，多次對印太地區有所論述，顯現出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將印度洋及太平洋視為一個整體的印太概念，也正思索著美國在印太地區該有何戰略作為。

身為美國的傳統盟友，面對中共崛起的日本，積極拓展與印度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對於澳洲學者討論的新興印太概念，日本多有關注。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的演講〈兩洋交會處〉中就提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充滿自由和繁榮的連結，正在打破地理的疆界，形成一個擴大的亞洲」。(The Pacific and the Indian Oceans are now bringing about a dynamic coupling as seas of freedom and of prosperity. A "broader Asia" that broke away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is now beginning to take on a distinct form.)⁵⁴ 安倍認為，日本與印度的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將是此一進程的關鍵。2012年12月底，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在歐洲英文網頁“Project Syndicate”發表題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文章，文中大力提倡由日本、

⁵²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⁵³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⁵⁴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ugust 22, 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澳洲、印度及美國組成「亞洲民主安全之鑽」，進而確保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區域安全。⁵⁵ 由於各國考量自身與中共的關係，安倍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倡議，並未受到熱烈的回應。不過，由安倍一系列的倡議中不難看出，日本官方對印太概念確實已經有所認識。不僅官方注意到印太概念，日本學界對此也開始有諸多研究。日本防衛大學教授神谷萬丈指出，日本國內的戰略研究社群開始注意印太概念的契機，乃源自於日本保安廳巡視艦於 2010 年 9 月在釣魚臺海域逮捕大陸籍船長、導致大陸對日本採取經濟與外交制裁事件。因為該事件是戰後日本首度體驗到本國領海與領土遭受外敵侵犯的可能性，對日本造成相當大的衝擊。⁵⁶

地理位置上處於印度洋中心的印度，在這波印太概念的討論中，並沒有缺席。印度前外務秘書⁵⁷夏亞姆·薩蘭（Shyam Saran）在 2011 年時曾明白表示，美國將印度洋及太平洋，視為一個「相互聯繫的地緣政治空間」（inter-linked geopolitical space）的認知，體現了印度本身對區域的想法及自我定位。⁵⁸ 2012 年，時任的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在「東協—印度紀念高峰會（ASEAN- India Commemorative Summit）」的演講中，公開表示：「一個穩定、安全與繁榮的印太地區對印度自身的繁榮與發展至關重要。」（Our future is inter-linked and a stable, secur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is crucial for our own progress and prosperity.）⁵⁹ 由薩蘭與辛格公開談話的內容，不難看出面對新興的印太概念，印度已經有加以注意，也正在摸索其戰略定位。

⁵⁵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⁵⁶ 林賢參，〈區域安全新概念 「印度太平洋」與「中」印崛起〉，《清流月刊》，2014 年 5 月號，<<http://www.mjib.gov.tw/mojnbi.php?pg=d2%2F10305%2F1-1.htm>>。

⁵⁷ 印度外交部文官系統最高職位，類同於我國的外交部常務次長。

⁵⁸ 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Indian Express*, October 29, 2011,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mapping-the-indopacific/867004>> or 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http://www.cprindia.org/blog/borders/3574-mapping-indo-pacific>>.

⁵⁹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Plenary Session of India-ASEAN Commemorative Summit,” December 20, 2012, <<http://www.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91052>>.

由上述討論可以瞭解，印太概念最早起源於澳洲，近年來逐漸受到美國、澳洲、日本及印度官方的重視。印太，作為一個地緣概念，在反映地區經濟、政治形勢變化的同時，更體現了部分國家為應對形勢變化和強化自身地位的戰略構想。

⁶⁰ 在此背景之下，由於各國國情及關注焦點不同，學界目前針對該如何明確定義印太的地理空間仍無明確的答案，尚存有諸多看法上的歧異。

二、印太概念的涵義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印太主要指擴大的亞太，將亞太概念涵蓋的範圍延伸至印度及印度洋⁶¹，印度、澳洲和美國的學界在關於印度洋和亞太區域的戰略研究中已逐漸改用印太此一概念。印太作為地緣政治研究的新概念，在準確的地理界定上，目前學界仍各說各話，未能有所共識。各方學者對印太地區地理空間的定義，統整如下表：

表 2-1 印度、中共及印尼學者對印太地理空間的定義

學者	對印太地理空間的定義	著作及文章
拉賈·莫漢 (C. Raja Mohan)	馬漢的「分裂地帶」 ⁶² (debatable ground) 加上非洲，即是印太的地理空間。	<i>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i> ⁶³

⁶⁰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2013年第7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7/31/content_6170351.htm〉。

⁶¹ Sukh Muni, “Obama’s Asia-Pacific Doctrine: India’s Options”, *ISAS Insights*, No.144, November 22, 2011, pp.1-8,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Articles/Detail/?ots591=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136596>〉。

⁶² 根據馬漢的理論，北緯 30 度到 40 度之間，由小亞細亞至朝鮮半島，東西延伸的亞洲地帶，即是「分裂地帶」。參考：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3), p.66.

⁶³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212.

古魯皮·庫拉納 (Gurpreet Khurana)	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空 間，其沿岸地區包括東非、西亞與 中東及西太平洋內的亞洲國家。	<i>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i> ⁶⁴
馬蒂·納塔萊加瓦 (Marty Natalegawa)	北起日本、東南至澳洲、西南 到印度，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三 角區域。	<i>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Indo-Pacific</i> ⁶⁵
趙青海	印太主要指擴大的亞太。傳統 上，亞太主要指東亞和西太平洋地 區，不包括南亞、中亞和西亞。印 太將亞太所不具備的兩個主題，即 印度洋和印度包含進來。	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 義 ⁶⁶
吳兆禮	印太在地理上覆蓋印度洋和太 平洋兩大區域，但印太概念並不僅 只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個地理概念 的簡單相加，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 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發展的產物。	印太的緣起與多國戰略博 弈 ⁶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表 2-2 美國及澳洲學者對印太地理空間的定義

學者	對印太地理空間的定義	著作及文章
麥可·奧斯林 (Michael Auslin)	包含大陸和海洋地區巨大的弧 線，此一弧線從西伯利亞的東部邊 緣向南延伸，涵蓋日本、朝鮮半島、 中國大陸、南亞、大洋洲、東南亞 的群島與陸地及印度。	<i>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i> ⁶⁸

⁶⁴ 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31, No.1, January 2007, pp.139-153.

⁶⁵ Marty Natalegawa,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Indo-Pacific", Keynote Adress by Marty Natalegawa at the Conference on Indonesia, May 16,2013, <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30516_MartyNatalegawa_Speech.pdf>.

⁶⁶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2013年第7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7/31/content_6170351.htm>。

⁶⁷ 吳兆禮，〈印太的緣起與多國戰略博弈〉，《太平洋學報》，2014年第1期，<http://www.cctb.net/llyj/lldt/qqzl/201408/t20140804_311318.htm>。

⁶⁸ Michael Ausli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0), pp.1-27.

羅伯特·卡普蘭 (Robert D. Kaplan)	印度洋和太平洋應該被視為一個歐亞大陸的海上邊緣地帶 (maritime Eurasian rimland)，從非洲之角一路綿延到日本海。	<i>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and the Asia-Pacific: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Kaplan</i> ⁶⁹
戴維·赫爾利 (David Hurley)	從非洲東岸、波斯灣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是印太地區。	<i>Australian Military Expands Indo-Pacific Profile</i> ⁷⁰
丹·麥克丹尼爾 (Dan McDaniel)	西太平洋加上東印度洋，即為印度太平洋的地理範圍。	<i>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oalition, co-existence or clash?</i> ⁷¹
詹姆斯·弗格森 (James Ferguson)	印太是亞太加上南亞及印度洋此一廣大區域。	<i>The Indo-Pacific Region</i> ⁷²
羅裡·梅德卡夫 (Rory Medcalf)	由於中印在地緣上勢力的擴大，加以美國在區域內持續的戰略地位和保持存在，印度太平洋應界定為：一個新興的亞洲戰略體系，範圍包含太平洋和印度洋。	<i>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i> ⁷³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檢視學者對印太地理空間的定義，不難看出，印太地理空間範圍的劃定目前仍存有諸多爭議，本研究綜觀多方定義，將印太的地理空間定義為：「西起非洲東岸，途經印度洋，東至西太平洋，包含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與南海，以及麻六甲海峽、巽他海峽及龍目海峽等重要海洋通道，涵蓋周邊陸地及水域的地區。」由於中印陸地問題以中印邊界為主，而中印海洋問題則以印度洋及其周邊

⁶⁹ Abraham Denmark,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and the Asia-Pacifi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12, 2012, <<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aspx?id=273>>.

⁷⁰ Sergei DeSilva-Ranasinghe, "Australian Military Expands Indo-Pacific Profile," *The Diplomat*, March 13, 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3/australian-military-expands-indo-pacific-profile/>>.

⁷¹ Dan McDaniel,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oalition, co-existence or clash?" October, 2012. <http://www.defence.gov.au/adc/docs/Publications2012/09_US_China_India_in_the_Indo-Pacific_Region_Coalition_Co-existence_or_Clash_McDaniel%20_2_.pdf>.

⁷² R. James Fergus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2001, <<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wbip/WBlec1.htm>>.

⁷³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Australia: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2012), pp.2-5.

地區、西太平洋為主要的地理空間。顧及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是中共與印度的安全關係，焦點為中印陸地及海洋問題，因此本研究在提及印太此一概念時，將使用上述定義，以利將關注的焦點限縮於中共及印度上。

第三節 印太地區作為中印安全關係的新舞臺

愛爾蘭學者傑拉德·特裡（Gearóid Ó Tuathail）曾言：「地理與權力有關（Geography is about power），雖然兩者之間常被認定為毫無關係，但世界地理並非自然而生，而是強權之間為謀求組織(organize)、佔據(occupy)及支配(administer)空間，相互鬥爭的歷史產物。」⁷⁴ 特裡的觀點，雖然降低了地理自然條件對人政治活動限制的重要性，但卻明白揭示了，地理空間的界定與掌握，與人類的活動與想法脫離不了關係。從上節對印太概念的討論，不難發現，印太概念的出現，在某些程度上，其實相當吻合特裡的說法。

印太作為一個早已存在的地緣政治概念，近年來才受到廣泛的討論，反映出在現今國際政治局勢中，印度洋及太平洋區域重要性的提升。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理空間，會因為人類活動及想法的轉向，而獲得不同程度的關注。無論是信仰海權論的馬漢，或是奉行陸權論的麥金德及史派克曼，在三人的理論中，由於其時代背景，歐亞大陸國家（尤其是俄國）的權力發展與地理位置，受到相當大的關注與探討。對於俄國問題的討論，無形中影響了三人的立論基礎。在三人的理論討論中，歐亞大陸為至關重要的地理空間。然而，時至今日，隨著蘇聯的瓦解，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化為政治真空狀態⁷⁵，俄國的影響力大不如前，反倒是正在崛起的中共和印度，越發重要。因應中印在全球經濟活動及海洋利益問題上重要性的提升，地緣政治研究的重要概念，逐漸由傳統的「歐亞大陸」轉向至「印太地區」。⁷⁶

近年來，尤其是自 2010 年開始，以美國、澳洲和印度為代表的三國戰略分析家和政治領袖開始積極宣導印太概念，並別有用心地加以運用，試圖將傳統上彼

⁷⁴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1.

⁷⁵ 布裡辛斯基 (Zbigniew Brezinski) 著，陳秀娟譯，《失控—解讀新世紀亂象》(*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臺北：天下文化，1994 年)，頁 157-159。

⁷⁶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213.

此孤立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在地緣政治意義上整合為統一的戰略地區。⁷⁷印太概念的興起，反映了國際和區域戰略局勢及部分國家政策選擇的變化。一國的政策與概念會相互影響⁷⁸，印太概念的討論及相關國家的政策選擇，顯現出各國正想辦法因應國際政治局勢變化，試圖重新定義地理空間，尋找自身在區域的定位與影響力。由於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移動等因素，印太地區的重要性正大幅提升。

一、經濟重心東移

1970 年代，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迅速的經濟發展，促使了亞太概念的形成，伴隨著東亞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亞太逐漸成為全球熟知的地緣概念，頻繁見於政府公開講話及學者研究中。與亞太概念相似，印太概念的出現，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即是區域的經濟表現亮眼。2008 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⁷⁹，緊跟金融危機之後，又有歐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全球經濟格局的版圖因而變動。以往被視為世界經濟領頭羊的歐美國家，近年來的經濟表現，已不如以中印為代表的新興及開發中亞洲地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統計，2013 年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中印兩大經濟體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中，中共占全球 GDP 比重的 15.4%，僅次於美國，為全球第二；印度所占全球比重則是 5.8%，排名全球第三。包含中印在內的新興及發展中的亞洲地區，占全球 GDP 的比重已高達 25.9%，遠勝過歐元區（13.1%）。⁸⁰ 從 IMF 的報告中不難發現，包含印度及東亞各國在內的印太地區，已成為全世界最具經濟動能的區域。

⁷⁷ 吳兆禮，〈印太的緣起與多國戰略博弈〉，《太平洋學報》，2014 年第 1 期，
<http://www.cctb.net/llyj/lldt/qqzl/201408/t20140804_311318.htm>。

⁷⁸ 「政策」與「概念」之間存有相互關係，概念影響政策的制定與規劃，而政策的推動及執行，促成概念被廣泛使用和認同。

⁷⁹ 2007 年下半，美國的次級房貸產生問題，2008 年美國政府接管「房利美」與「房地美」，債券交易量在美國市占率高達 13% 的美國第四大銀行「雷曼兄弟」宣告倒閉，美國由房貸市場而起的經濟危機，進一步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⁸⁰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4, p.159.

在這一波印太地區的經濟成長中，中共及印度扮演了領頭羊的位置⁸¹，從中共及印度近年的經濟成長率表現，即可看出端倪。根據 IMF 的報告，未來兩年世界各國的經濟成長率，美國、歐美各國及日本等傳統經濟強國，成長率大多在 1% 到 3% 之間。反觀新興及發展中亞洲地區的經濟成長率，預期將會連兩年超過 6.5%。在亞洲地區的各國之中，又以中共及印度的表現最為亮眼。IMF 預測，由於中共 2014 年下半年採取了有限的、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來支持經濟活動，包括中小企業稅收減免、加快財政和基礎設施支出以及有針對性的下調準備金率，2014 年增長率預計為 7.4%。2015 年，儘管經濟前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目標，但隨著經濟過渡到可持續增長的路徑，預計增長將減緩到 7.1%。印度的增長看來已經觸底回升，預計經濟活動將隨著選舉後商業情緒的恢復而逐漸回升，可藉此抵消雨季對農業增長的不利影響，2015 年的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 6.4%。⁸²

表 2-3 全球經濟發展比較

國家及地區	全球 GDP 比重(%)	經濟成長率預測(%)	
		2014 年	2015 年
中共	15.4	7.5	7.3
印度	5.8	5.4	6.4
新興及發展中亞洲 ⁸³	25.9	6.7	6.8
美國	19.3	2.8	3
歐元區	13.1	1.2	1.5
日本	5.42	1.4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⁸¹ 新興及發展中的亞洲地區，占全球 GDP 的比重高達 25.9%，而中共及印度則為區域內最具經濟活力的國家。佔亞洲地區 GDP 的比重分別為 30.5%（中共）及 11.6%（印度），中印佔亞洲 GDP 比重高達 42.1%。

⁸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最新預測〉，2014 年 7 月 24 日，
 <<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pubs/ft/weo/2014/update/02/pdf/0714c.pdf>>。

⁸³ 包含中共及印度。

除了區域內國家的經濟表現亮眼之外，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之間的貿易、服務及人員往來日益深化，已經是世界增長最快的商業中心。⁸⁴在這波經濟整合之中，經濟迅速崛起的南亞及東南亞，彼此之間透過對基礎建設的投資，不僅加快了經濟發展，更整合了區域市場。基於對印太地區經濟整合趨勢的判斷，美國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O. Blake, Jr.），將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的經濟聯繫，稱之為：「印太經濟走廊」（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⁸⁵ 印太地區經濟的活躍，不僅表現在全球經濟的整體發展上，也顯現在軍火貿易之上。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的研究，2009 年到 2013 年，印太地區內的國家包辦了世界軍火進口國的前三名。印度軍火進口數量占全球的 14%，為全球第一，中共及巴基斯坦則分別為 5%，並列第二。世界各區域的軍火進口數量，則以亞洲及大洋洲地區所占比重最高，高達 47%。

表 2-4 軍火進口國及其供應國

進口國	軍火進口佔全球比重 (%)		主要供應國及其比重 (2009-2013)		
	2009-2013	2004-2008	1st	2nd	3rd
印度	14	7	俄羅斯 (75%)	美國 (7%)	以色列 (6%)
中共	5	11	俄羅斯 (64%)	法國 (15%)	烏克蘭 (11%)
巴基斯坦	5	2	中共 (54%)	美國 (27%)	瑞典 (6%)
美國	4	3	英國 (19%)	德國 (18%)	加拿大 (14%)
澳洲	4	2	美國 (76%)	西班牙 (10%)	法國 (7%)

資料來源：Siemon T. Wezeman and Pieter D.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3,” *SIPRI Fact Sheet*, March, 2014, p.4,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403.pdf>>.

⁸⁴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 p.68, <<http://www.dni.gov/index.php/about/organization/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global-trends>>

⁸⁵ Robert O. Blake, Jr., “Looking East, Looking West: U.S. Support for India's Regional Leadership,” April 12, 2013,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3/207497.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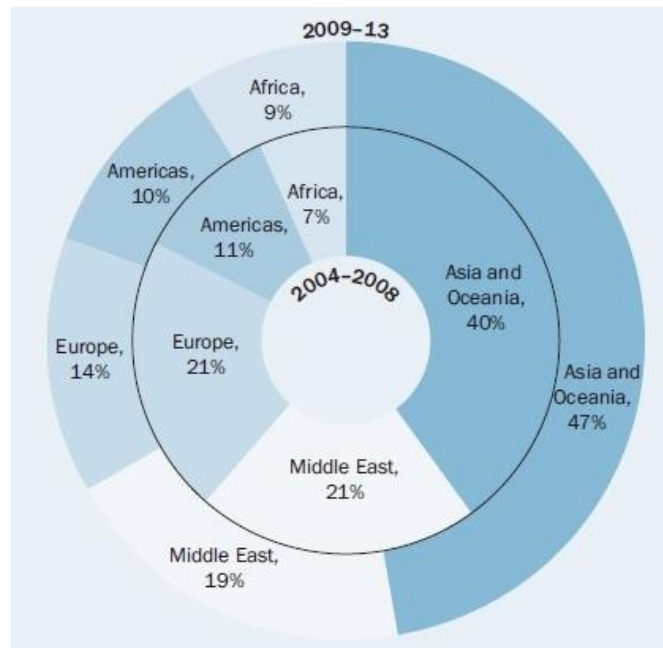


圖 2-4 世界各區域武器進口

資料來源：Siemon T. Wezeman and Pieter D.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3,” *SIPRI Fact Sheet*, March, 2014, p.5,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403.pdf>>.

與 2004 年到 2008 年相比，2009 年到 2013 年的印度軍火進口數量，成長了 111%，軍火進口數量占全球比重高達 14%，比第二大和第三大的中共及巴基斯坦，高出將近三倍。巴基斯坦的軍火進口數量，與 2004 年到 2008 年相比，增加了 119%，軍火需求的成長，並不亞於印度。印巴兩國為提升空中打擊的能力，投入巨資。⁸⁶ 中共的軍火進口需求降低，與其研發能力的提升有關，2009 年到 2013 年間，中共不僅降低本身的軍火進口需求，更向外出口軍火，成為巴基斯坦最大的軍火進口來源。印太地區不僅在全球整體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的軍火貿易上，也佔有一席之地。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對 GDP 成長、人口規模、軍費支出和技術投資等因素進行探討後認為，2030 年的全球力量分佈，亞洲⁸⁷將超過北美和歐洲力量的總和。在 2030 年之前，中共更會

⁸⁶ Siemon T. Wezeman and Pieter D.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3,” *SIPRI Fact Sheet*, March, 2014, pp.5-6,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403.pdf>>.

⁸⁷ 包含印度洋周邊地區的廣大亞洲。

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⁸⁸ 雖然國際社會對中印未來的經濟表現仍存有歧異，但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所造成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卻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而這也是印太概念興起及廣受討論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經濟力量從西方轉向東方，世界地理的重心正在發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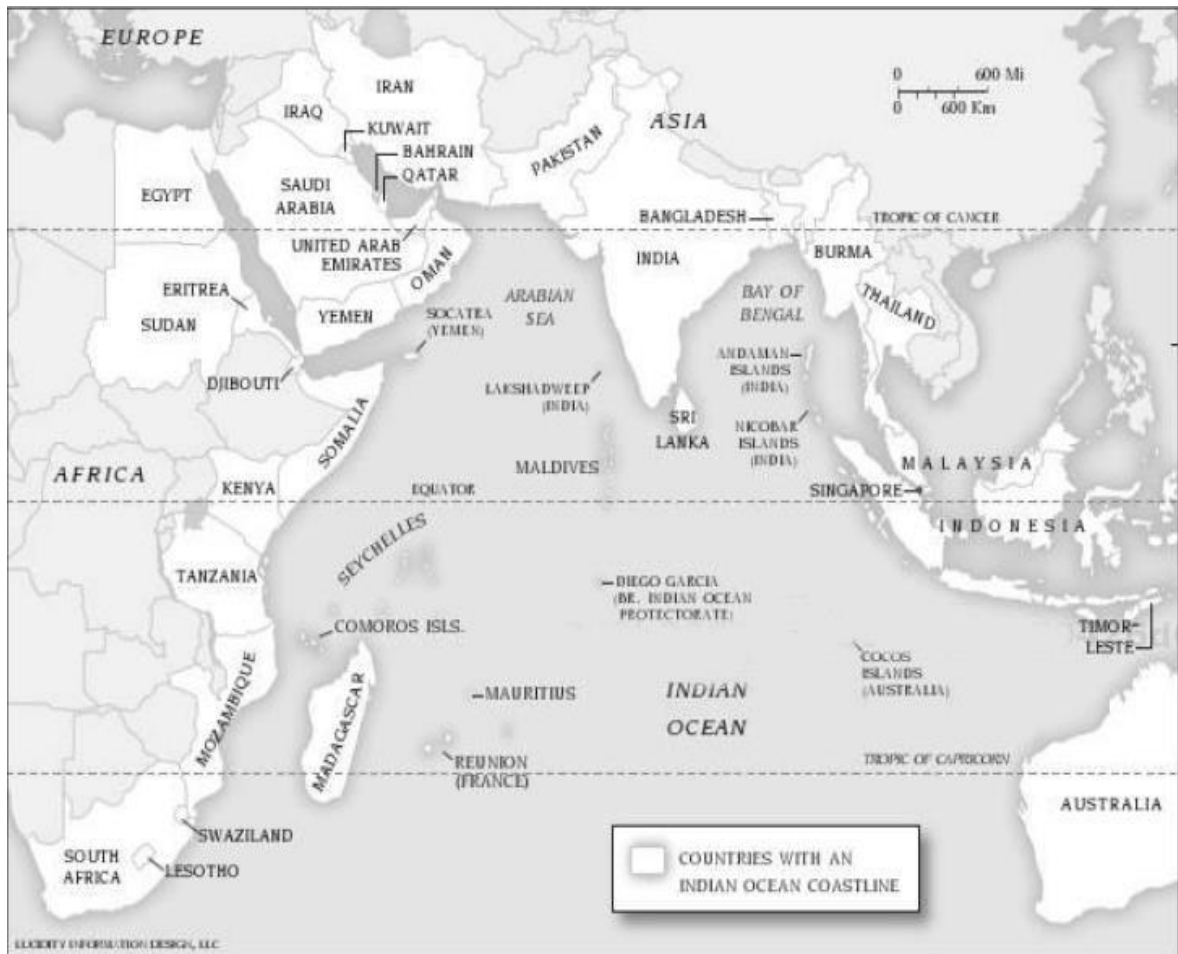


圖 2-5 印度洋及周邊國家

資料來源：C. Raja Mohan ,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58.

⁸⁸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p.iv, <<http://www.dni.gov/index.php/about/organization/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global-trends>>

二、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

索爾·伯納德·柯恩（Saul Bernard Cohen）曾預言，隨著印度經濟及軍事力量的提升，一個新的印度洋領域（Indian Ocean Relam）將會出現，這個西起非洲東岸，經阿拉伯海，至孟加拉灣東岸的區域，將能平衡中共帶給亞太區域的壓力。

⁸⁹ 隨著經濟實力崛起的驅動，印度洋正如柯恩的預期，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區域。印度洋重要性的提升，不僅是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結果，印度洋本身的地理條件，對世界的能源運輸、海洋通道安全及天然資源開採，都相當重要。

近年來，印度洋已經超越了大西洋及太平洋，成為全世界最繁忙和最具戰略性的貿易走廊。全球三分之一的大宗貨物運輸及三分之二的石油海運運輸，都需要經過印度洋。⁹⁰ 2010年，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占全球20%的能源消耗量。印度則為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費國，能源消耗量到2035年預計將增加一倍以上。⁹¹ 2035年前，印度和中國為滿足石油和天然氣需求，所需的投資將會超過2萬億美元。⁹² 不僅中共及印度對能源有龐大的需求，區域內的新興國家對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增長，2035年，高達70%的世界能源將運往亞洲，而這些能源的來源，絕大部分來自中東。⁹³ 能源為現今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而世界各國的能源進口多半來自中東地區，在運輸過程中，必定會經過印度洋。在此背景之下，印度洋的地理重要性大幅增加，確保印度洋海洋通道的暢通，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

⁸⁹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arylan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p.400.

⁹⁰ Samuel J. Locklear, "U.S. Pacific Command Posture," March 5, 2013,p.3.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AS/AS00/20130305/100393/HHRG-113-AS00-Wstate-LocklearUSNA-20130305.pdf>>。(Samuel J. Locklear 上將為美國海軍太平洋戰區總司令，此篇文章為他向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繳交的報告。)

⁹¹ Lisa Curtis,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 pp.1-17.

⁹² 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世界能源投資展望—特別報告〉（中文版執行摘要），2014年，頁1，<<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orld-energy-investment-outlook---executive-summary---chinese-version.html>>。

⁹³ 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BP），〈BP2035世界能源展望〉，2014年1月，頁21，<http://www.bp.com/zh_cn/china/reports-and-publications/bp2035.html>。

在空運及資訊極為流通的今天，90%的全球貿易和 65%的石油運輸仍然依靠海運⁹⁴，其中，印度洋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的全球貨櫃運輸。不僅繁忙的海上運輸提升印度洋的重要性，印度洋本身的地理條件，也是印度洋區域近年來受到重視的關鍵。印度洋總面積 7491 萬平方公里，僅佔世界海洋總面積的 21.1%，卻涵蓋了現今世界能源運輸路線上多條重要的海洋通道。波斯灣及其周邊區域為世界能源出口主要地區，能源的出口主要依賴海洋運輸至世界各地，而荷姆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麻六甲海峽 (Strait of Malacca)、巽它海峽 (Sunda Strait) 及龍目海峽 (Lombok Strait) 等世界能源運輸的重要海洋通道，全都位在印度洋上。在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下，隨著東亞及南亞經濟活動的快速增長，印度洋上的海洋通道正在成為 21 世紀的最主要的國際水道。印度洋海洋通道的重要性，已如同古時的地中海及 20 世紀的大西洋。⁹⁵



圖 2-6 印太地區的海洋通道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原始圖片來自 google 地圖。

⁹⁴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Vol. 88, Issue 2, March/April 2009, pp.16-32.

⁹⁵ Robert D. Hormats,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anuary 30, 2013,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Delhi, <<http://newdelhi.usembassy.gov/sr013113.html>>.

印度洋豐富的原料蘊藏也是使印度洋重要性上升的原因之一。交通運輸的革新，使全球的時空收斂(**Time-space Convergence**)，國家之間天然資源競爭的舞臺，已經從一國周邊的陸地延伸至廣闊的海洋。儘管印度洋目前為全球排名第五安全的海洋區域，但從歐洲的黑海、地中海，經印度洋延伸至太平洋及遠東地區，這一條全球貿易的重要路線，逐漸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舞臺。⁹⁶這廣闊的區域擁有豐沛的原料，如礬土、鉻鐵礦、煤、銅、金、鐵礦、天然氣、鎳、石油、磷酸鹽、鈦、鎢、鈾及鋅等等，都是各個國家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資源。除原料之外，印度洋區域的漁業資源，對全球糧食安全的確保也相當重要。

自古就存在印度洋上的各個海洋通道，現在成為了確保能源運輸管線暢通的關鍵要道，重要性與以往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美國學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Kaplan**)指出，印度洋把伊斯蘭中心區、全球能源政治區、印度及中共連接起來，揭示出一個多層次和多極並存的世界，一份印度洋地圖就能勾勒出 21 世紀大國政治的輪廓。印度洋周邊的東南亞地區將成為 21 世紀大國權力鬥爭的中心舞臺，為「亞洲的海上心臟地帶」(**the maritime heart of Asia**)。⁹⁷ 隨著全球能源需求量和海上貿易的逐年遞增，印度洋區域已逐漸成為不容忽視的戰略區域。

印度洋區域不僅將是世界上重要的戰略區域，而且有可能因為區域內根深蒂固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成為世界上衝突爆發最頻繁的地區之一。⁹⁸ 印度洋的區域安全，近年來受到學者越來越多關注。傳統的地緣政治研究，一直以來將印度洋區域視為一獨立體系。然而，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貿易、投資和生產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經濟重心正由大西洋轉向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伴隨著全球能源安全需求的日益增加，傳統使用的亞太一詞，顯然已無法準確的指稱此一廣大的地理空間。由於印度洋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及能源的重要地理空間，將印度

⁹⁶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p.68, <<http://www.dni.gov/index.php/about/organization/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global-trends>>

⁹⁷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Vol. 88 , Issue 2 , March/April ,2009, pp.16-32.

⁹⁸ 宋德星、白俊，〈“21 世紀之洋”——地緣戰略視角下的印度洋〉，《南亞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31-45。

洋及太平洋視為一個區域的看法開始受到關注，印太一詞也才受到廣泛使用。近年來，印太地區的安全，逐漸成為國際戰略學者的研究課題。印太概念的使用及提倡，除經濟及能源因素之外，與各國的戰略重心移動也有所關聯。

三、戰略重心東移

印太概念的討論及使用，雖然日益廣泛，但仍存有許多爭議。批評者認為，印太一詞的廣泛使用，純粹是美國尋求在亞洲海域影響力的產物，印度洋和太平洋仍然是不同的子系統，有自己獨特的安全問題。⁹⁹ 檢視經濟及能源議題等客觀的條件，不難發現印度洋及太平洋正逐漸整合為單一地理空間，這些著眼於傳統地緣概念的批評，輕忽了印太地區經濟、能源和海運全球化的程度。印太概念的出現，從戰略的角度來看，並不只是將印度洋及太平洋兩個地理概念相加而已，而是兩洋地緣經濟及政治發展的產物。

現今，印太地區被越來越多人視為一個地緣戰略的弧線（a single geo-strategic arc）。¹⁰⁰ 儘管各國學者對印太概念的地理界定及具體的戰略內涵，存有不同看法，然而此概念確實受到美國、印度、澳洲及日本等國決策領導者的重視。在這波戰略東移及地理空間整合的過程中，美國扮演了一定的角色。2009年歐巴馬政府入主白宮，有別於上一屆政府對於亞洲的忽視，歐巴馬政府在上臺後，再三透過外交行動、公開講話，表達美國對亞洲的重視。學界普遍認為，與奉行單邊「布希主義」的前任政府相比，從歐巴馬政府的相關作為來看，2009年後亞洲在美國外交戰略思維中的地位確實有所提升、獲得更多的重視。近年來，歐巴馬政府更將其戰略定調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出現與印太概念的興起，有其時間上的重疊性，雖然不能說印太概念的興起與美國的戰略調整有絕對的關係，但印太概念確實符合美國的戰略需求。

⁹⁹ Rory Medcalf, "Straightening The Straits," *Outlook*, April 1, 2013,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Straightening-The-Straits/284514>>.

¹⁰⁰ Priya Chacko, "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three approaches," *The Strategist*, January 24, 2013, <<http://www.aspistrategist.org.au/india-and-the-indo-pacific/>>.

印度經濟增長對亞洲的戰略平衡相當重要，印度若能融入亞洲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並和日本保持良好的關係，對美國的戰略佈局將頗具幫助。¹⁰¹ 美國在臺協會辦事處的田家希 (Josh M. Cartin) 指出，美國相當支持印度的東望政策，民主印度的興起，有助於區域局勢的穩定，美國鼓勵且期盼印度能更廣泛的參與亞太的事物。¹⁰² 以印度為領頭羊的南亞區域，對國際政治局勢越來越重要，南亞也逐漸受到美國戰略上的重視。根據印度前外務秘書夏亞姆·薩蘭 (Shyam Saran) 的觀察，美國近年來在政府高層的檔中，已經開始避免使用「印度次大陸」(Indian subcontinent) 一詞，而使用較能確切指稱整個印度洋區域的「南亞」一詞 (South Asia)¹⁰³，逐漸將傳統上被視為獨立體系的印度次大陸，融入亞洲之內。

2010 年開始，隨著南亞區域的興起，將印太視為單一地理空間的論點，開始散見於美國官員的公開演講及聲明中。官方公開提倡及學者的熱烈討論，顯現出美國的戰略佈局，正試圖延伸至南亞，並透過印太的概念，將亞太及南亞串聯起來。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的助理國務卿約瑟夫·雲 (Joseph Y. Yun) 指出，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貿易若有任何明顯的中斷將會產生全球性的嚴重影響，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已經跨越太平洋的廣度，抵達印度洋。為了確保航行自由及提倡區域各國對國際法的尊重，並促進更廣泛的合作和對話，美國已經將印度洋和東亞地區視為一個連貫的整體。雲表示：「我想強調的是，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我們繼續實施我們的戰略再平衡，並從行動中確認印度太平洋世界此一新興現實。」 (I would underscore that from a

¹⁰¹ Sadanand Dhume, "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March 13, 2013, <<http://www.aei.org/article/the-rebalance-to-asia-why-south-asia-matters-part-ii/>>.

¹⁰² 李庭碩，當面訪談，田家希，「2014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2014 年 7 月 16 日。

¹⁰³ 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Indian Express*, October 29, 2011,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mapping-the-indopacific/867004>>.

strategic perspective, as we continue to implement our strategic rebalance, we are acting in recognition of the emerging realities of the new Indo-Pacific world.)¹⁰⁴

澳洲在地理位置上雖然與亞洲相近，但在歷史及政治的聯繫上與西方較為緊密，與美國有著政治與軍事的同盟關係。澳洲是最早討論及宣傳印太概念的國家，在這波地緣政治重要空間變動的過程中，隨著印太地區內國家的興起，中共及印度影響力的日益擴張，澳洲正極力避免遭受邊緣化。中共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已經開始重塑亞洲。二十年前，對全球貿易、投資及安全最重要的地區，為橫跨太平洋，東北亞和北美洲之間的亞太地區。如今，亞太時代的美好，僅能留在澳洲的回憶之中。¹⁰⁵ 中共和印度正在成為區域內的巨人，彼此之間軍事、財政及雙方關係的改變，都會影響印度洋及太平洋的秩序。澳洲正面臨一個嶄新且複雜的新世界，必須要有新的戰略思維。近年來，在逐漸成形的新區域架構下，「促進有利澳洲的國際安全環境」、「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及「理解並尋找在區域的定位」等議題，被澳洲視為確保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¹⁰⁶ 如何應對印太地區的興起，是澳洲近年來國家戰略調整的重要課題。檢視 2009 年的《澳洲國防白皮書》、2012 年的《亞洲世紀的澳洲》到 2013 年《澳洲國防白皮書 2013》等澳洲官方檔，即可發現，澳洲在這波戰略重心移動的過程中，正努力找尋自身的定位，澳洲戰略重心正由面太平洋的東岸轉向面印度洋的西岸，尋求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地位，試圖發揮中等強國（Middle power）的影響力。澳洲戰略重心的轉向，連帶的也提升世界各國對印太地區的關注。

¹⁰⁴ Joseph Yun, "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Part 1),"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26, 2013,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3/02/205208.htm>>.

¹⁰⁵ Michael Wesley,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 *The Australian*, May 4, 2011,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arts/books/irresistible-rise-of-the-indo-pacific/story-e6frg8nf-1226047014015>>.

¹⁰⁶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Strong and Secure: 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2013," January, 2013, pp.34-35,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lng=en&id=167267>>.

在亞太區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面對中共實力的崛起，基於自身的戰略選擇，近年來積極建立與印度之間的關係。2005年，東京與新德里簽署名為「新亞洲世紀日印夥伴關係：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的戰略方向」的共同協議。2007年，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受邀前往印度國會進行演講，安倍在題為〈兩洋交會處〉的演講中，指出太平洋和印度洋正在打破地理的疆界，形成一個擴大的亞洲。安倍認為，日印的戰略夥伴關係，將是此一進程的關鍵。2008年，日印兩國發表「日印安全合作共同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顯現國戰略關係的提升。2012年12月底，安倍再次出任首相，提倡組成「亞洲民主安全之鑽」，通過建立日本、印度、澳洲及美國的四角關係，進而確保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區域安全。

2014年8月30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訪問日本。8月31日，安倍與莫迪會晤時，兩人不僅公開在媒體前擁抱對方¹⁰⁷，莫迪也公開表示，他認為：「日本是支持印度外交政策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國家」。¹⁰⁸ 不僅莫迪展現了十足的善意，當天安倍在其官方的社交網站「推特」(Twitter)上也寫道：「今早與印度總理莫迪一同前往東寺參訪。站在大佛的雕像前，我們不免想起日本和印度之間深厚的歷史關係。」¹⁰⁹ 莫迪與安倍之間各種友善的舉動，不免引來外界的諸多解讀，但不可諱言的是，傳統上無太多交集的日本及印度，近年來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早在2007年，安倍就提出將印度洋及太平洋視為一體的「兩洋交會」概念，檢視安倍近年的相關發言與作為，更可發現日本對印度及印度洋區域越來越重視。作為傳統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日本也已將關注的地緣戰略範圍，延伸至印度洋。

¹⁰⁷ Amy Kazmin and Ben McLannahan, "India and Japan send signal with bear hug,"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1, 2014, <<http://www.ft.com/cms/s/0/45d6d53c-30b6-11e4-9e84-00144feabdc0.html#axzz3DjPjWW00>>.

¹⁰⁸ 童倩，〈印度總理莫迪訪日加強日印合作受矚目〉，《BBC 中文網》，2014年8月30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8/140830_india_japan_relations.shtml>。

¹⁰⁹ "In Japan, Narendra Modi and Shinzo Abe bond over temple tour; will hold talks today,"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Japan-Narendra-Modi-and-Shinzo-Abe-bond-over-temple-tour-will-hold-talks-today/articleshow/41384262.cms>>.

面對戰略重心的東移，印度國內對印太概念的立場存有分歧，印太概念的涵義，以及要如何面對國際戰略重心東移等議題，受到印度學者的廣泛討論。面對印太的概念，大抵可分為「完全接受」、「否定批判」及「有限利用」三種。「完全接受」的一派認為，印太概念的出現是印度走出不結盟傳統，融入世界戰略舞臺的大好機會，印度應該與美國、日本及澳洲等民主國家結盟，領導區域秩序的建構；「否定批判」的一派則對印太概念存有疑問，認為印度採納印太概念會帶來麻煩，印太概念會令印度顯得與美國的戰略目標太趨同，印度並沒有需要去追隨美國的腳步，放棄本身的自主性¹¹⁰；「有限利用」的一派的則覺得，印度不需要放棄傳統的不結盟立場，在維持戰略自主的情況下，印度依舊能創造一個穩定的區域環境，建立有利於印度經貿發展的安全環境。¹¹¹ 與前述兩種看法相比，有限利用印太概念的想法，是一種較為務實的看法，也較符合印度政府現今的作為。在歷史、地理和文化層次上，南亞確實是一個獨立的地緣政治空間。¹¹²然而，由本小節的討論中，不難發現印太概念的出現，基本上是全球地緣政治及經濟現實改變下的產物。由於印度傳統上奉行「不結盟」(nonalignment)的外交政策，面對區域局勢的改變，在印太概念的闡述及戰略的選擇上，都保有一定的自主性。不過，身處印度洋中心的印度，不論對印太概念採取何種立場，在這波世界戰略重心東移的趨勢下，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與印度同為區域內新興國家的中共，面對戰略重心的東移有所認知，2003年時任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即曾表達對印度洋安全的關注，認為中共正陷入能源安全過度依賴印度洋海洋通道的「麻六甲困境」。¹¹³ 雖然中共學者多半有認知到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但面對印太概念的使用及討論，與美國、澳洲、日本及印度等

¹¹⁰ Priya Chacko, "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An Emerging Regional Vision," *Indo-Pacific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re Policy Brief*, Issue 5, November 2012, pp.1-7.

¹¹¹ Priya Chacko, "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three approaches," *The Strategist*, January 24, 2013, <<http://www.aspistrategist.org.au/india-and-the-indo-pacific/>>.

¹¹² 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Indian Express*, October 29, 2011,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mapping-the-indopacific/867004>>.

¹¹³ 陳挺,〈中國欲破“馬六甲困局” 泰國路線圖生轉機〉,《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02月13日, <<http://www.people.com.cn/BIG5/jingji/1037/2337302.html>>。

國相比，明顯顯得冷淡。金燦榮指出，在印太概念中，位於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地處印度洋的印度與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澳洲三國扮演重要的戰略作用。美國大力推廣印太概念，正是要加強三國間在地區事務上的連繫，發揮其影響力。¹¹⁴ 他認為，隨著戰略重心東移，美國希望建立一個包括日本、澳洲與印度在內的大聯盟來制衡中共的崛起，而印太概念就是美國因戰略需求而提倡的詞彙。趙青海的觀點不如金燦榮強硬，他認為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印太概念的興起及有關戰略構想的實施對各國產生的影響也不同。不過他也指出，根據目前一些國家學者或政府的政策設計，針對中共的一面較為明顯，如何應對印太戰略格局的變動，是中共需要面對的問題。¹¹⁵

吳兆禮則把中共視為典型的印太國家，印太概念的出現反映的是區域地緣及經濟發展的趨勢，美國是不可能將中共完全排除在外。如果美國刻意強調印太的地緣政治意圖，而忽視內在的經濟趨勢，則會造成區域國家戰略界的疑慮。¹¹⁶ 他指出，中共學者沒有必要對印太概念進行消極抵觸，反而應該對美國選擇性排除及針對性推動的意圖，保持高度關注。與吳兆禮的看法相似，張力認為印太雖然是美國倡導的地緣政治新概念，針對中共的意圖明顯，但中共並不能忽視印太概念。印太概念的出現，標誌著亞太與印度洋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¹¹⁷ 張力指出，從長遠看，中國需要對局勢發展進行密切關注和全面評估，並適時作出正確的政策回應。隨著實力的崛起，中共在國際舞臺上有越來越多揮灑的空間，不僅想和美國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也正努力擴張自身在區域的影響力。雖然中共官方面對印太概念的態度仍處於未知狀態，但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中共學者認知到印太概念的興起，對印太地區的戰略發展進行論述者，也所在多人。

¹¹⁴ 金燦榮，〈“印太”概念背後的美國動機〉，《環球》，2013年第2期，〈<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2126>〉。

¹¹⁵ 趙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2013年第7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7/31/content_6170351.htm〉。

¹¹⁶ 吳兆禮，〈印太的緣起與多國戰略博弈〉，《太平洋學報》，2014年第1期，〈http://www.cctb.net/llyj/lldt/qqzl/201408/t20140804_311318.htm〉。

¹¹⁷ 張力，〈“印太”構想對亞太地區多邊格局的影響〉，《南亞研究季刊》，2014年第4期，頁1-7。

顯現出，除傳統的亞太地緣概念之外，國際戰略重心的東移及新興的印太地緣概念，正逐漸受到中共的關注。

綜觀各個國家的戰略調整，不難發現，各國在意識到印太地區客觀條件重要性的提升後，逐漸調整印太地區在其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性。因為各國戰略重心的移動，印太地區的重要性也進一步的提升。隨著傳統大國將其戰略焦點移往印太地區，印太逐漸成為影響國際政治局勢的關鍵地理空間，而印太地區內的中共及印度，對於未來印太地區環境的發展，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檢視印太概念興起的原因，不難發現，印太概念的興起與中共及印度實力的崛起息息相關。由於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移動等因素，印太地區的崛起並非偶然，也因為印太地區重要性的提升，印太一詞才開始受到廣泛的使用。面對這波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各國正試圖重新定義地理空間，尋找自身在區域的定位與影響力，印太地區內的中共及印度面對此趨勢，更是不可能置身事外。印太地區已經逐漸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理空間，印太地區局勢與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而這涵蓋諸多複雜議題的新興地理空間，正是中印安全關係的新舞臺。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節對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名詞，做出概念釐清及定義，並對本研究所援引的地緣政治學理論，進行討論。首先討論地緣政治研究與政治地理學的關係，藉此找尋本研究理論依循的正確途徑。歸結地緣政治與政治地理學之間的差異，本研究發現研究關注角度的不同，為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簡言之，政治地理學屬於較為靜態的分析，而地緣政治學則屬於動態的分析。由於本研究討論的主題為中印安全關係，屬於動態的觀察，因而在理論的大框架上，選擇了地緣政治研究。

確定理論的大框架後，並對地緣政治研究的涵義進行界定，綜觀學者看法及考量本研究分析主題後，本研究採用了傑弗裡·派克的定義，認為：「一個國家與地球的關係，單一國家與其餘國家的相互關係，都涵蓋在地緣政治學的範圍中。」確立本研究對地緣政治一詞所使用的定義後，並對地緣政治研究的三大理論進行討論。馬漢、麥金德及史派克曼的理論，影響後世地緣政治研究深遠，各有其長處與特點。但檢視三人的理論後，本研究發現，由於理論成形的時代背景使然，「歐亞大陸」被三人視為是世上最重要的地理空間。然而，本研究也指出，因應印度洋及太平洋重要性的提升，地緣政治研究的重要概念，已經逐漸由傳統的「歐亞大陸」轉向至「印太地區」。

討論印太概念興起的原因及其對中印的影響後，本研究認為印太概念興起的原因，與中共及印度實力的崛起息息相關。中印憑藉著亮眼的經濟表現，在國際舞台上逐漸擁有更多影響力，對區域安全穩定更顯重要，加以全球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移動等因素，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印太一詞開始受到廣泛的使用。面對這波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包含中共及印度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正在尋找自身的地位，為其戰略定調，印太地區局勢與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世界各國紛紛針對印太地區的相關概念進行討論。經本研究檢視後發

現，雖然印太概念近年才受到地緣政治與國際戰略學者的討論與關注，但印太作為一個地理空間的概念，早在 1920 年代就存在。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印太地區主要指擴大的亞太，將亞太概念涵蓋的範圍延伸至印度及印度洋。但在準確的地理界定上，目前仍未有共識。本研究歸納整理各方學者對印太地區地理空間，考量本研究關注的重點，將印太一詞所指稱的地理空間定義為：「西起非洲東岸，途經印度洋，東至西太平洋，包含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與南海，以及麻六甲海峽、巽他海峽及龍目海峽等重要海洋通道，涵蓋周邊陸地及水域的地區。」在這涵蓋諸多複雜議題的新興地理空間中，中共及印度為相當重要的兩大行為者，中印各自陸地、海洋安全關係的發展，不僅會影響中印的雙邊關係，也將影響印太地區的安全環境。為對中印在印太地區的安全關係有所了解，本研究將在下兩章節分別討論長年影響中印關係的陸地邊界問題，以及中印在印太地區新興的海權勢力重疊問題。

第三章 懸而未解的中印邊界爭端

2014年2月，在中印第17次的邊界特別代表會談中，中共代表楊潔篪向印度提出邀請，希望中印一起建構21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¹，印方代表梅農（Shivshankar Menon）對楊潔篪的邀請表示接受。² 9月，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莫迪在其家鄉古吉拉突邦會晤。兩人之間的互動刻意營造友善的氣氛，習近平更公開邀請莫迪前往中共訪問。習近平特意向莫迪表示：「中國唐代高僧玄奘到古吉拉突邦取經，然後把佛經帶回中國，在我的家鄉陝西西安傳經。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我邀請莫迪總理下次訪問中國時到西安去看看，看看當年玄奘藏譯經的地方。」³ 2014年以來，楊潔篪的海上絲路合作邀請，以及9月習莫會友好的會晤氣氛，各種跡象都顯現出雙方認知到中印關係對彼此區域戰略的布局日益重要，正試圖發展友好的雙邊關係。目前，中印針對新興海洋議題的合作，對外也多半表現出樂觀其成的態度。不過，中印若要推進雙邊關係，在海洋議題上順利合作，長年阻礙中印關係發展的陸地邊界爭端，仍待解決。

習近平在2014年9月與莫迪的對談中，特意論及包含兩人家鄉在內的玄奘取經路線，並提到中印文化關係，意在強調中印雙方陸地的連結。習近平以玄奘取經路線強調中印雙方連結的作法，並非首創。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在《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一書中，也曾以玄奘為例，討論中印文化上的連結。⁴ 尼赫魯指出，雖然中印之間有地理條件的天然阻礙，但由於雙方文化上的連結深厚，自古以來，雙方有志之士，仍然不

¹ Ankit Panda, "China Invites India To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Diplomat*, February 15,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2/china-invites-india-to-the-maritime-silk-road/>>.

² 鍾辰芳，〈中國邀印度共建海上絲路 考驗雙邊關係〉，《美國之音》，2014年2月2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india-rivalry-20140221/1856846.html>>。

³ 張朔，〈習近平邀莫迪訪問家鄉西安 看看玄奘藏經譯經處〉，《中國新聞網》，2014年9月18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9-18/6607092.shtml>>。

⁴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著，齊文譯，《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頁240-247。

畏險難的跨越地理阻礙，顯見雙方關係的緊密。⁵ 尼赫魯在 1951 年的書中寫道：「印度與中國互相彼此瞻望著，引起滿懷的憶舊心情。新的旅客正越過或飛過兩國分界的高山，帶著歡欣友好的使命，正在創造新的持久友誼。」然而，寫書之時，尼赫魯並未預料 10 多年後，在他任內，中印之間爆發了近代以來最嚴重的衝突。1962 年，中印爆發邊界戰爭，最終以印度戰敗、中共撤軍為結局，但陸地邊界問題直到今日仍懸而未解。時至今日，阻礙中印關係發展的，已經不是當年尼赫魯認為的地理自然條件，反而是人類活動加諸在地理空間上的國家邊界問題。1962 年以來，中印邊界大小衝突不斷，軍事對峙更是時有所聞。2014 年，就算習近平正在印度訪問，中印兩國領導人刻意以友善的方式進行會晤，中印邊界仍不平靜，雙方的軍隊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展開軍事對峙。⁶

中印兩國的地理位置，位落於麥金德的內新月地帶、馬漢的分裂地帶及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上。在三者的理論中，中印身處的地理位置，自古以來就不穩定，易於爆發各種衝突，且因全球化的關係，在此地帶爆發的衝突，將會影響國際政治局勢。1960 年到 1962 年間，中印因邊界問題爆發嚴重衝突，當時的蘇聯正與中共不睦，在邊界問題上支持印度，美國則試圖拉攏印度遏制中共。⁷ 印度認為獲得美、俄支持足以與中共一戰，中共則為破解美國、蘇聯及印度的合作圍堵，1962 年，雙方爆發大規模的邊界戰爭。⁸ 美蘇兩國因古巴危機無暇他顧，加以其餘區域國家的實力薄弱，世界各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並未有涉身利益，中印邊界戰爭在當時並未掀起國際政治局勢的大變動。然而，今天的中共及印度，在國際政治的舞臺上遠比 1962 年來得重要。印太地區已經成為牽扯國際政治局勢的重要場域，中印兩國若爆發戰爭，不僅將造成印太地區局勢的不穩定，國際政治局勢勢必也

⁵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著，齊文譯，《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 年)，頁 247。

⁶ Katsuji Nakazawa, "Border showdown clouds China-India summit," *Nikkei Asian Review*, September 19, 2014, <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Relations/Border-showdown-clouds-China-India-summit?n_cid=NARAN012>.

⁷ 張敏秋，《中印關係研究 (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頁 257-260。

⁸ 張敏秋，《中印關係研究 (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頁 266。

會產生大地震。因此，現今中印邊界問題可能帶來的衝突，越來越受到中印雙方的重視。欲瞭解中印的邊界問題，則需先討論 1962 年的邊界戰爭。

第一節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

一、戰前局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面對來自東方的日本侵略，在長達八年的抵抗期間，西方的印度與中國保持了良好關係，使中國免於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之中。戰時的互相支持，使中印建立了良好的雙邊關係。⁹ 1942 年 2 月 9 日，蔣中正訪問印度，與尼赫魯會面。會後記者詢問尼赫魯意見時，尼赫魯表示：「印度支援中國抵抗外來的侵略，並將會繼續提供中國金錢及醫療上的支援。」¹⁰ 印度當時正試圖脫離英國，尋求獨立，對於印度的獨立運動，中國也展現了支持。二戰時期，由於中印都抵抗著帝國主義的侵略，雙方發展出緊密的合作情誼，建立了良好的雙邊關係。¹¹ 1949 年中共建政後，1950 年印度隨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1954 年 6 月 28 日、6 月 29 日，中共總理周恩來分別與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努發表聯合聲明，確認「和平共處五原則」¹²是指導中共對外關係的原則，並共同倡議將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一般原則。

中印兩國於 1954 年 4 月 29 日簽署的〈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是中共對外第一個白紙黑字寫下「和平共存五原則」的正式協定。不僅與中共共同發表宣言，印度更是世界上第一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非共產主義國家，1950 年代，中印兩國關係其實相當密切。然而，在 1954 年雙方簽訂協定之前，中印邊界的糾紛已逐漸浮上檯面。近代中印邊界問題的源頭，可追

⁹ B. R. Deepak, *India China Relations* (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1), pp.136-137.

¹⁰ B. R. Deepak, *India China Relations* (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1), p.152.

¹¹ B. R. Deepak, *India China Relations* (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1), pp.157-164.

¹² 五項原則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相關資料參考：新華網，〈和平共處五項原則〉，〈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09/content_1515866.htm〉。

溯自 1913 年 10 月，西藏、英國（當時殖民印度）和中國代表在西姆拉（Simla）舉行的三方會談。

二、麥克馬洪線

西姆拉會議中，三方的立場極為不同，西藏希望獲取完整的獨立地位，中國堅持西藏是領土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國則試圖以將西藏劃分為「內藏」及「外藏」的方式，調停當時正因邊界問題爆發戰爭的西藏與中國。根據當時英國的提案，三方承認中國對整個西藏享有宗主權，但中國在外藏將不再享有任何權力。當時的中方代表不願接受英國的提案，但因國家的軟弱，也無法立即拒絕。會議當中，中方代表陳貽範雖一度被英國代表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誘使在條約草案和附圖上草簽，但中國政府知悉此事後，對此完全否認。¹³ 由於三方各據己見，西姆拉會議並未能順利地談出結果，在麥克馬洪主導下，英國更與西藏代表簽訂了雙邊聯合的秘密宣言。最終西姆拉會議，留下了一個由三方草簽的文本、一個由三方草簽的地圖及英藏公然簽訂的秘密宣言。以一種外交上極大的混亂狀態收場，也為未來的中印邊界衝突埋下禍根。

英國與西藏之間的雙邊協定，作為西姆拉會議的秘密產物，確實存在，且有實質影響。1914 年，英國和西藏在德里討論西藏與印度阿薩姆邦的邊界問題，結果雙方根據之前的協定，達成了共識，同意了一條邊界線，即是「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此次的會議，中方未被邀請，會後的決議也未通知中國。¹⁴ 然而，英國印度政府與西藏之間的邊界問題，並未隨著麥克馬洪線的劃定而落幕，藏印邊界隨著各自實力的消長，仍處於時常改變的狀態之下。由於國際情勢的變動，英國並未能將其心力都放在印度北部邊界的問題上，直至 1937 年，麥克馬洪線才出現在官方出版的地圖上。1947 年，英國放棄殖民印度之前，已經開始把麥

¹³ 內維爾·麥斯威爾（Neville Maxwell）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 年 5 月），頁 42-45。

¹⁴ 內維爾·麥斯威爾（Neville Maxwell）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 年 5 月），頁 45。

克馬洪線作為印度東北部的有效邊界，並在部分地區建立哨所，趕走西藏的行政機構。¹⁵ 印度獨立後，新的印度政府繼承了英國對北方邊界劃定的麥克馬洪線，並推行了更為前進的政策。



圖 3-1 麥克馬洪線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原始圖片來自 Google 地圖。

三、衝突頻生

1950 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1951 年實質佔領西藏。印度有感於中共帶來的威脅，逐漸在邊界加強武力投射，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也由原本麥克馬洪線引起爭議的東段地區，衍伸至新疆南部、西藏阿裡與印度克什米爾邦拉達克之間的西

¹⁵ 內維爾·麥斯威爾 (Neville Maxwell) 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 年 5 月)，頁 59。

段三角地區，即目前的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區。1951年，印度軍事占領西藏達旺地區（Tawang），佔領了第六世達賴喇嘛的出生地。然而，對於印度控制達旺地區，中共卻未有提出抗議，中共的反應被印度解讀為：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接受了麥克馬洪線。¹⁶ 在印度佔領達旺地區之後，中印邊界問題沉寂了一段時間，由於中印關係的逐步建立，邊界問題因而被擱置。但雙方在邊界上仍各自有諸多作為，透過建立基礎道路、巡邏哨所及派兵固定巡邏等方式，試圖保持在邊界問題上的影響力。



圖 3-2 阿克賽欽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原始圖片來自 Google 地圖。

¹⁶ Hongzhou Zhang and Mingjiang Li,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s," *Analysis*, No.181, June 2013, pp.1-9.

中印邊界爭議起因於英國與西藏的劃界爭議，中國與印度分別作為西藏及英國政府的繼承者，不約而同地接受了西方社會所創造出來的主權與領土概念，將對邊界地區的管轄視為國家主權的象徵。¹⁷ 在此背景之下，雖然 1954 年中印兩國簽訂協議，開放西藏邊界貿易，雙方互動看似良好，但邊界問題畢竟涉及領土問題，並非能輕易化解的矛盾。1956 年到 1957 年，中共修築新藏公路，通過新疆到達西藏存有爭議的西段邊界地區，逐漸引起印度的戒心，印度因而加強中印邊境上的軍力。尼赫魯認為，印度必須要針對邊界巡邏及哨所位置等問題進行制度性的控管，才能控制邊界衝突。確保在邊界存有影響力後，尼赫魯政府聲稱麥克馬洪線需要做調整，必須向北更深入中共（印度控制的範圍擴大）¹⁸，在國內輿論的推波助瀾之下，採取了較為強硬的「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

1959 年西藏發生大規模暴動，中共派兵鎮壓，一舉徹底驅逐印度在西藏的勢力後，又離間尼泊爾與印度的關係，加以印度政府收容流亡的達賴喇嘛與大批藏人，中印緊張關係加劇，邊界多有衝突。¹⁹ 1959 年到 1960 年，中共針對邊界問題，向印度展開相當尖銳的外交抗議，北京強勢的態度，伴隨印度國內對尼赫魯「軟弱」的輿論批評²⁰，使尼赫魯不得不採取強硬的態度回擊。印度從 1960 年起開始派兵到中共佔領的阿克賽欽地區進行巡邏，由於印度政府一向把阿克賽欽地區視為印度領土，因此在發現中共在該地區鋪設的公路後，立即向北京抗議，要求中共撤出該地區。²¹ 中共拒絕後，雙方關係陷入緊張狀態。1962 年 8 月以前，印度已在中共聲明擁有主權的地區內建立了 40 個哨所，每個哨所由 12 名至 40 名士兵把

¹⁷ 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157-183。

¹⁸ Hongzhou Zhang and Mingjiang Li,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s," *Analysis*, No.181, June 2013, pp.1-9.

¹⁹ 徐桂香，〈試論中印關係的發展—以邊界問題與西藏問題為中心〉，《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12 卷第 4 期，2004 年，頁 37-57。

²⁰ John W.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86-131.

²¹ 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157-183。

守。²² 印度的某位陸軍軍官曾言：「我們過去以為這不過是一場遊戲。他們建立了一個哨所，我們也建立一個哨所。如此而言。」²³ 然而，雙方對邊界問題兵力投射的加強，伴隨著對情勢的誤判造就了衝突程度的上升，中印邊界衝突因而不斷加劇²⁴，最終在 1962 年 10 月擦槍走火，爆發近代中印史上最嚴重的一場戰爭。

四、戰爭爆發

1950 年代開始，新德里當局受媒體鼓吹，從寬認定領土主權，1959 年在西藏衝突爆發後，尼赫魯依舊採取強硬的前進政策。²⁵ 1959 年的衝突爆發後，毛澤東認知到中印邊界問題爆發全面性戰爭的可能性，擔憂中方強勢的作為會招來國際社會的譴責。毛澤東下令，中方軍隊由邊界對峙點上後撤 20 公里，並要求印度同時也後撤 20 公里。最後，毛澤東的提議被印度拒絕，但中共的軍隊依然遵照毛的命令撤退了 20 公里。²⁶ 1960 年，中共代表周恩來訪問印度，試圖為邊界衝突做最後的外交努力，但雙方談判未果。1961 年，印度在中印西部邊界的巡邏隊，由軍人取代武裝員警進行巡邏，並試圖切斷中共的通訊。1962 年，尼赫魯公開否認中方對西藏的主權，中共將其解讀為背信忘義。²⁷ 面對印度向邊界不斷前進的作為，中共將其視為一種「蠶食政策」(Nibbling Policy) 的展現，但當時台灣蔣中正政府

²² 陶季邑，〈美國學術界關於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的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2013 年 2 月，頁 112-119。

²³ 《紐約時報》，1962 年 11 月 11 日。轉引自：內維爾·麥斯威爾 (Neville Maxwell) 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 年 5 月)，頁 186。

²⁴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 xv.

²⁵ 母君晨，〈尼赫魯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採取進攻性策略的決定〉，《海南大學學報》，第 29 卷第 4 期，2011 年 8 月，頁 53-59。

²⁶ Neville Maxwell, "China's India War: How the Chinese Saw The Conflict," May 2011,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8/02/china-s-india-war-how-the-chinese-saw-the-1962-conflict/>> .

²⁷ 譚寶信 (Timothy Beardson) 著，吳國卿譯，《頗腳的巨人—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Stumbling Giant: The Threats to Chinese Future) (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頁 303-304。

正試圖攻打中共、中蘇關係開始交惡，國際局勢對中共不利²⁸，困於當時的處境，中共在邊界問題上展現了極大的耐心。

1962年7月，中印雙方在阿克賽欽地區爆發小規模衝突後，中印雙方的媒體及輿論，民族主義情緒高漲。8月開始，雙方的互動方式越來越強硬，官方、媒體及輿論的強硬，使得雙方政府進行協商與斡旋的可能降低。²⁹ 1962年10月12日，尼赫魯下達指令，要求邊防軍隊對邊界上的中共武裝人員，進行全面進攻。印度突如其來的進攻，讓中共一時之間措手不及。³⁰ 在印軍越過麥克馬洪線以北的高原關卡，進攻位於山脊上的中共地堡，侵入無爭議的中共領土後。10月20日，中共軍隊在邊界東、西兩段對印度發動攻擊，³¹ 中印爆發全面性的邊界戰爭。21日，共軍殲滅印度第七旅，並俘虜該旅旅長，22日，共軍部隊越過麥克馬洪線，重新掌握麥克馬洪線，並向印度推進。24日，中共外交部發表聲明，提議雙方藉由遵守「停止衝突」、「重開談判」及「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等三項建議，解決邊界爭端。但是，由於當時印度的輿論及國際情勢，尼赫魯拒絕中共的提案，並宣佈印度北部地區進入緊急狀態。³² 中印邊界戰爭因作戰地形的自然環境惡劣，中方雖佔有軍事上的優勢，但一時也難分勝負。

1962年11月中，印度宣佈進入全國警戒狀態，派遣更多軍隊前往中印邊界。隨印度兵力增加，中共投射更多軍事力量在邊界上，戰局也逐漸對中共有利。在18日及20日發動的兩波攻勢中，中共殲滅了印度在斯潘古爾湖（Spangu Lake）旁

²⁸ John W. 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86-131.

²⁹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77-106

³⁰ Larry M. Wortzel, "Concentrating Forces and Audacious Action: PLA Lessons from The Sino-Indian War," in Laurie Burkitt and Andrew Scobel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3), pp.338-339.

³¹ 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著，傅光明譯：《觀察中國》 (*Observed in China*)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頁 155-159。

³² Larry M. Wortzel, "Concentrating Forces and Audacious Action: PLA Lessons from The Sino-Indian War," in Laurie Burkitt and Andrew Scobel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3), pp.338-339.

的六處據點，情勢看好。然而，11月21日，中共單方面主動停火，並於《人民日報》發表公開文章³³。聲明共有三點：

- 一、從本聲明發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
- 二、從1962年12月1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1959年11月7日存在於中印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在東段，中國邊防部隊雖然至今是在傳統習慣線以北的中國領土上進行自衛反擊，但仍準備從目前的駐地撤回到實際控制線，即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北，並且從這條線再後撤20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國邊防部隊將從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
- 三、為了保證中印邊境地區人民的正常往來、防止破壞分子的活動和維持邊境的秩序，中國將在實際控制線的本側的若干地點設立檢查站，在每一個檢查站配備一定數量的民警。中國政府將經過外交途徑把上述檢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中共單方面的撤軍舉動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世界輿論譁然，不明白一個戰勝的政權，為何會在未取得任何利益與領土的情況之下，單方面撤退。馬克斯韋爾認為，中共單方面撤軍的行為，使中共勝而不利，這在世界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中共單方撤軍的原因，留給後世學者無限的討論空間，一般多認為與中共的目的及當時的國際局勢有關。目的上，中共已達成威嚇印度的效果，也成功向世界表明，中共雖然歷經1951年到1961年國內的諸多問題，但並未垮臺，依舊保有實力³⁴；國際局勢上，印度在戰局不利後，轉而向美國及西方世界尋求軍

³³ 〈建國後中國處理中印邊界問題的對策回顧〉，《中國評論新聞網》，2013年12月5日，〈<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search/siteDetail.jsp?id=102906593&sw=13>〉。

³⁴ 尚勸餘，〈中印邊界戰爭三題〉，《南亞研究季刊》，2010年第3期，頁14-20。

事支援，並在第三世界中尋找支持，造成世界輿論對中共多所指責。蘇聯與中共關係逐漸出現裂痕、美國支持印度抵抗中共及台海問題等因素，都使中共陷入不利的狀況。中共擔憂其對印度若採取太過強硬的手段，美蘇兩國為了平衡中共，將從新疆及台灣對中共進行騷擾。³⁵ 中共單方面的撤軍，雖不乏值得討論之處，但在當時卻也為中印邊界戰爭劃上句點，戰爭過後，中共軍隊也退回戰前的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之內。不過，由於 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並未為邊界問題帶來最終的解決方案。因此，1962 年至今，中印針對邊界問題，仍大小衝突不斷。

五、戰爭之後

1962 年戰敗後，對於戰敗的原因，印度官方進行了檢討。1963 年，印度陸軍中將亨德森·布魯克斯（Henderson Brooks）和時任印度軍事學院院長辛格·巴格特（Premindra Singh Bhagat）聯合撰寫了報告。兩人在〈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中，將印度戰敗的原因，歸結於糟糕的軍事指揮、陸軍總部的優柔寡斷及尼赫魯政府的錯估形勢。³⁶ 中印邊界戰爭後，尼赫魯個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印度國內對尼赫魯的批評開始公開化，並開始討論尼赫魯的接班人選。邊界戰爭以後，在印度很少再聽到強迫中共撤除侵略的說法，印度的前進政策宣告瓦解。印度軍隊對邊界受損區域進行修補，但這些活動都未侵犯到中共宣稱的邊界線，而且多為防禦性的。³⁷ 印度的軍人認知到，地理條件及軍事實力的阻礙，印度短時間內很難在邊界軍事衝突中獲得勝利。

³⁵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p. 151-152.

³⁶ 本篇報告至今被印度政府列為機密，但戰時英國駐印度記者馬克斯韋爾手中握有備份。2014 年，高齡 88 歲的馬克斯韋爾，認為印度至今不將這個報告解密，手中握有資料的他不能留給後世困惑，並於 2014 年 2 月在網路上將此份報告公開。相關資料可參考：Neville Maxwell, “My Henderson Brooks Albatross,” February 7, 2014, <<http://www.nevillemaxwell.com/uncategorized/1-albatross-2/#more-19>>；Neville Maxwell, “Henderson Brooks Report: an Introduction,” April 14-20, 2001.

³⁷ 內維爾·麥斯威爾（Neville Maxwell）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 年 5 月），頁 499-500。

中共在單方面停火之後，於 11 月 30 日開始後撤，12 月，中共通知印度政府，將印度戰敗後遺留下的武器及物資返還印度。中共認為採取這樣的舉動，是為了要「進一步表示爭取和平解決的誠意」。然而印度卻認為此舉帶給印度恥辱，中共意圖在國際社會中爭取友好的形象。³⁸ 中印雙方關係雖陷入泥淖，但邊界卻處於休戰狀態，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穩定。雖然面對國內不少壓力，但尼赫魯政府並沒有與中共斷絕外交關係，不過，雙方關係卻陷入了不死不活的狀態。邊界戰爭為 1950 年代中印友好的外交關係帶來嚴重損害，雙方往來長期中斷，並在邊界展開對抗，造成雙方資源的長期耗損。1964 年，尼赫魯逝世，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在 1966 年到 1977 年、1980 年到 1984 年間，掌握印度政權，連任兩屆總理。1966 年到 1977 年，在英迪拉·甘地第一屆任內，印度在國際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中發揮積極作用。1971 年，通過印蘇條約與蘇聯建立密切關係，以面對美國與中國的挑戰³⁹，在逐漸形成的冷戰兩大陣營中，倒向蘇聯。隨著中印關係惡化，中共與巴基斯坦的關係迅速改善和加強，印度面臨兩條戰線皆不利的戰略環境。由於印度和蘇聯的關係不斷發展並結盟，與蘇聯關係惡化的中共也面臨兩條戰線皆不利的戰略環境。1972 年，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訪問中共的破冰之旅，使南亞出現中美巴為一方，蘇印為另一方的對峙，⁴⁰ 在全球局勢的變化下，由於各方力量的牽制，中印雙方在邊界問題多所控制，並未有嚴重衝突，然雙方外交關係依舊毫無起色。

1977 年到 1979 年，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掌握政權，時任外交部長的印度前總理阿塔爾·比哈裡·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⁴¹於 1979 年 2 月訪問中共，中印外交關係停擺多年後，重啟接觸。1988 年，中印關係破冰，

³⁸ 內維爾·麥斯威爾（Neville Maxwell）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 年 5 月），頁 483-484。

³⁹ 馬諾蘭簡·莫漢蒂（Manoranjan Mohanty），〈印度的新戰略思維：辯論與霸權主義合作問題〉，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謝曙光、高鈺主編《霸權與反霸權：全球化的局限與地區化進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236-265。

⁴⁰ 程瑞聲，〈中印建交 60 年的經驗和啟示〉，《東南亞研究》，2010 年第 3 期，頁 19-22。

⁴¹ 瓦傑帕伊 1996 年帶領印度人民黨贏得政權，在 1996 年至 2004 年，擔任印度總理。

時任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訪問中共，成為尼赫魯 1954 年訪問中共之後 30 多年來，首位訪問中共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訪問開啟了雙邊關係改善的新階段，在中印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明確表示：「兩國領導人就中印邊界問題開展了誠懇、深入的討論，並同意通過和平友好的協商解決這一問題。他們還同意在其它領域積極發展兩國關係，為公平、合理解決邊界問題努力創造有利風氣和條件，同時為此問題尋求一個令雙方都能滿意的解決方案。」⁴² 1988 年中印發表的聯合聲明，為 1962 年邊界戰爭以來，雙方首度在公開聲明中，提及邊界問題，並表達了願意以協商代替衝突的態度。

1962 年邊界戰爭使中印關係陷入冰點，1970 年代才重啟接觸，1980 年代開始提升來往層級，直至 1988 年雙邊關係才逐漸解凍。其中過程緩慢，耗時近 30 年，且在這過程中，邊界仍不時有所衝突。⁴³ 1988 年拉吉夫·甘地訪中共，顯現中印雙方已願意擱置邊界衝突向前看，並全面性的建立雙方關係。⁴⁴ 1991 年中共總理李鵬訪問印度後，1993 年印度總理納拉辛哈·拉奧 (Narasimha Rao) 回訪中共。1996 年中共領導人江澤明訪問印度，成為中共建政以來，首位出訪印度的領導者。2000 年後，幾乎每隔幾年，雙方總理都會相互訪問。(參考表 3-1)。1988 年後，中印關係逐漸改善，趨向外交關係正常化，然而，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仍然在現今中印關係的推進上，造成影響。

表 3-1 中印領導人相互訪問 (2000 年後)

2003 年	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中	2010 年	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印
2005 年	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印	2013 年	印度總理辛格訪中
2006 年	中共主席胡錦濤訪印		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印
2008 年	印度總理辛格訪中	2014 年	中共主席習近平訪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⁴² 〈印中雙邊關係〉，印度駐華大使館，〈<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2&SubMenuId=0>〉。

⁴³ Rajiv Sikri, "The Tibet F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Summer 2011, Vol. 64, No. 2, pp.55-71.

⁴⁴ Rabindra Sen, "Sino-Indian Relations: Dead Weight of Old Mindsets or Opening of New Vistas?," in K.Raja Reddy ed., *Foreign Policy of India and Asia Pacific* (New Delhi: New Century Publications, 2012), p.334.

六、影響

印度獨立後，尼赫魯曾言：「印度以她現在所處的位置，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獨立後的印度滿懷大國抱負，一方面以大英帝國的天然繼承者自詡，另一方面受尼赫魯「做有聲有色大國」抱負的鼓舞，借助不結盟運動在國際舞臺大顯身手。然而，1962年印度在邊界戰爭中，迎來獨立之後最慘的一場敗仗。邊界戰爭的慘敗，極大損害了印度在國際舞臺上的大國形象，並對雄心勃勃要當發展中國家領頭羊的印度帶來震撼。⁴⁵ 直至1964年逝世，針對邊界問題，尼赫魯堅守其不願與中共進行談判的立場，認為中共撤軍是因為「中共不敢面對覺醒了的印度人民意想不到的憤慨」。⁴⁶ 尼赫魯認為，在中印戰爭中，印度遭受「情如兄弟」的中共背叛。印度政府的態度主導了印度民眾的想法，1963年的〈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及馬克思韋爾的《印度對華戰爭》等與政府立場相異的言論，遭受查禁。

已故的印度戰略思想家蘇婆羅姆揚（K.Subrahmanyam）曾言：「1962年印度在西拉（Sela-Bomdila）戰線慘敗的事實仍被掩蓋，整個國家從來沒有宣洩的機會。精神上的傷口，仍在潰爛。」⁴⁷ 中印邊界戰爭慘敗造成的歷史情結，使印度面對現今中共的崛起，普遍存有疑慮，「中國威脅論」在印度，也有一定的市場。官方與政界高層，在公開場合面對中共時，雖偶爾會出現較為強硬的言論⁴⁸，但多數時間採取較為溫和的態度。學者和社會菁英，雖大部分抱持較為務實的看法，試圖尋找中印競爭外，合作的可能，但多半對中共仍保有警戒。與政界及學界的態度

⁴⁵ 樓春豪，〈印度人怎樣看待50年前那場邊境戰爭〉，《世界知識》，2012年第22期，〈<http://www.sasnet.cn/zuixincg/showcontent.asp?id=368>〉。

⁴⁶ 內維爾·麥斯威爾（Neville Maxwell）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年5月），頁478。

⁴⁷ “50 Years on, China Is an Opportunity as Well as a Challenge,”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10, 2012,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50-years-on-China-is-an-opportunity-as-well-as-a-challenge/articleshow/16746326.cms>〉。

⁴⁸ 舉例而言，印度前國防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就曾在公開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指稱，「中國對印度來說是頭號潛在的威脅」。參考：王綽中，〈印度有核武 中共不安〉，《中國時報》，1998年5月13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nuclear/1306.htm>〉。

相比，印度媒體的態度明顯激烈許多，對中共的舉動相當關注，對中共是否又將「侵略」印度的擔憂及批判都較為嚴重。⁴⁹ 現今印度對中共作為存有疑慮的態度，或多或少反映出 1962 年邊界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邊界戰爭帶給印度的歷史情結，也反映在印度政府對邊界問題的態度上：一方面印度不可能改變現有領土主張來換取中共的善意，因為這等於否定 1962 年戰爭時的立場；另一方面印度認為中共是一個只講求實力而不講道義的對手，即使在談判桌上先取得協議，中共最後還是有可能對印度動武。⁵⁰ 中共方面，則將 1962 年的中印戰爭定位為：「邊界自衛反擊戰」，官方宣言及史料紀載中，論及中印戰爭爆發的原因，多歸咎於印度不斷推行前進政策，以蠶食的方式，竊取中共邊界領土。論及中共單方面停火的原因，多半是中共為尋求邊境的穩定，單方面的退回戰前的實際控制線，並運還印度遺落的武器及物資，展現出中共極大的善意。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被視為是中共 1949 年建政以來，一場偉大的戰爭勝利。

隨著實力的增強，在 2011 年 9 月 6 日中共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將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憲法確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等議題，定位為：「國家核心利益」。國家核心利益被中共視為關乎國家存亡，絕不能退讓或進行交易的重大利益。⁵¹ 雖然中共一直對外主張，願意與印度政府針對邊界問題進行協商，並承諾在尋求解決邊界問題的同時，積極發展中印關係。⁵² 但是，一直以來，中印邊界劃界問題，涉及的即是雙方領土的改變，檢視中共國家核心利益包含的範圍，領土主權的完整，赫然在列。1962 年的邊界戰爭，不僅沒有解決中印邊界的劃界問題，反而還遺留下長時間的關係結凍、互不信任及民族情緒等歷史遺緒，增添邊界問題解決的困難。1962 年至今，50 多年過去了，中印邊界仍存有諸多爭議之處。

⁴⁹ 郭穗彥，〈印度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東南亞南亞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25-28。

⁵⁰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3 期，2013 年，頁 155-173。

⁵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2011 年 9 月 6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⁵² 程瑞聲，〈中印建交 60 年的經驗和啟示〉，《東南亞南亞研究》，2010 年第 3 期，頁 19-22。

第二節 邊界爭議地區與雙方主張

1950年代開始，中印雙方針對邊界問題產生諸多摩擦，雖然1962年爆發戰爭，但邊界問題並未因此獲得解決。邊界劃界問題為雙方的領土問題，對於領土的控制，涉及主權國家對主權的維護，通常為一國難以輕易對外妥協的根本利益。1962年至今，中印雙方雖然展開多次的對談與協商，但仍然無法化解邊界問題，目前中印邊界的爭議，主要可分為三段，即東段、中段與西段。

一、東段

面積約九萬平方公里，包括西藏地方所屬的門隅、洛渝、下察隅三個部分，一般稱為藏南（或稱山南）地區。二戰期間，英國利用中國無暇西顧之時，佔領部份地區，1950年至1951年印度在中共軍隊控制西藏後，將軍隊推進至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⁵³東段地區至1950年代開始由印度實際控制，1987年印度在此地區設立阿魯那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提升對此地區的控制強度。針對東段邊界問題，印度的主張側重於強調西姆拉條約的有效性，並指出中國在此地區自古以來即無有效的控制，甚至在中國多份官方地圖文件的劃界中，也將此處排除在外。⁵⁴印度聲稱擁有此地領土的主權，基於三點原因：

- 一、中共所提的中國自古在此地區的管轄，僅限於達旺（Tawang）及瓦弄（Walong）地區，占此地區極小的部分，且非中國領土，該地區過去的管轄權多半在當地土王及宗教人士手中。
- 二、1917年中華郵政至輿圖與1925年北京大學出版的一幅地圖，其劃界方式與印度畫法大抵相同。1938年至1952年，印方測量局從未標明這段界線，這表示邊界並未劃定。

⁵³ 徐桂香，〈試論中印關係的發展—以邊界問題與西藏問題為中心〉，《蒙藏現況雙月報》，第12卷第4期，2004年，頁37-57。

⁵⁴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228-229。

三、1856年、1904年西藏都曾有過與外國談判立約，從未被中國反對。何以1914年與英國簽訂的邊界協定就無效力？1914年中方代表在西姆拉條約的附圖上確實有簽字，附圖上與印度相鄰的麥克馬洪線，即為印度的邊界。

與印度的主張恰好相反，中共對東段地區的主張，著重在否認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並強調中國在此的固有統治基礎。⁵⁵ 英國在中國內部局勢不穩之際，邀請中國參加西姆拉會議，並於會後與西藏政府以秘密換文之方式，試圖奪取中國的藏南地區。⁵⁶ 因此，中共主張：

- 一、麥克馬洪線以南的整個地區，歷來都屬與中國。西藏地方當局不僅在此地區行使宗教職權，也行使行政職權。
- 二、印方聲稱13世紀時的阿汗（Ahom）王朝曾統治此地區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合。根據印方政府1949年出版的《英國與阿薩密關係》一書，可驗證中方的說法。
- 三、西姆拉條約，中國政府並未正式簽字⁵⁷，因此不受拘束。在會議記錄上，並未有任何關於麥克馬洪線的紀錄，印方所指稱的附圖中的劃界，並無任何文字根據。

東段邊界問題，除了涉及雙方對主權的維護問題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進行檢視，即可發現此地區還牽扯到水資源的使用問題。印度境內最大的河流布拉馬

⁵⁵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230。

⁵⁶ 康民軍，〈試析麥克馬洪線問題的來龍去脈〉《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頁24-29。

⁵⁷ 中方代表在會議討論的條約草案及附圖上確實存有簽字。會議中，麥克馬洪誘使中方代表陳貽範草簽。陳貽範基於「草簽和簽字是兩種截然不同行動」的認知而草簽。當時的中國政府知悉陳貽範的草簽後，馬上予以否認。至今，中方並不承認在西姆拉會議中，有正式簽字。相關資料參考：內維爾·麥斯威爾（Neville Maxwell）著，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年5月），頁44。

普特拉河 (Brahmaputra River) (中共稱為：「雅魯藏布江」，以下統稱：「布拉馬普特拉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途經東段爭議地區流入印度，為印度重要的水資源。印度在東段爭議地區建設阿魯那恰爾邦地區，除主權的宣示之外，也希望藉此加強對水資源的掌控。由於東段爭議地區豐富的水量和較大的河流落差，不僅能提供水源，更有利於水力發電。印度是個能源匱乏的國家，多年來一直採取各種方法獎勵水電開發。2002 年的國家水政策將水電開發給予僅次於飲用水和灌溉用水的優先性，2005 年發布的國家能源政策更強調全方位的開發水利資源。⁵⁸由於水資源短缺、人口眾多的自然特性，東段爭議的阿魯那恰爾邦地區內豐沛的水利資源，為印度難以捨棄該地區的重要原因之一。布拉馬普特拉河發源於中共境內，流經印度、布丹及孟加拉。印度在布河上的各種開發計畫，對該河途經的國家，勢必造成影響。隨著用水和能源需求的提升，近年來印度計畫在布拉馬普特拉河流經的阿魯納恰爾邦的河流上攔河建造裝機容量超過 1000 萬千瓦的水電站⁵⁹，一旦水壩建成，將可能淹沒上游的中共西藏地區，並帶來洪災威脅。

相反的，一旦中共在布拉馬普特拉河上游的西藏地區，建立水壩，印度將面臨水資源短缺的困境，而近年，中共確實有在西藏建壩的計畫。布拉馬普特拉河流經的阿魯那恰爾邦力促印度要求中共停止建壩，阿薩姆邦 (Assam) 更組織調查中共在西藏建壩的專家委員會，然而，中印目前仍不願向彼此分享建壩資源，更尚未簽署水資源條約。⁶⁰近年來，中印國內媒體、學界與智庫，對兩國水資源的爭論一直未間斷，偶有衝突。更為不利的是，自然環境的變化，恐會逐漸加深中印間水資源關係的緊張程度。布拉馬普特拉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喜馬拉雅流域河川年平均流量 10% 至 20% 來自冰川的融水，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布拉馬普特拉

⁵⁸ 李香雲，〈從印度水政策看中印邊界線中的水問題〉，《水利發展研究》，2010 年 第 3 期，頁 68-70。

⁵⁹ 藍建學，〈水資源安全和中印關係〉，《南亞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21-26。

⁶⁰ 閻亢宗，〈大喜瑪拉雅水資源危機與中印水戰爭風險〉，《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1-31。

河的平均流量預計將減少 7% 至 14%。⁶¹ 隨著中印的發展，對水資源及能源的需求自然上升，自然環境變化及需求的提升恐造成嚴重的供給問題。在此背景下，水資源爭奪使中印邊界關係更為緊張，並降低任一方在邊界問題上放棄的可能。目前東段地區處於印度的實際控制下，但中共並未放棄對此處的主權聲張。



圖 3-3 中印東段爭議地區

資料來源：作者加註，原圖來源：Pallavi Banerjee and Xiangming Chen, “Living in in-between spaces: A structure-agency analysis of the India–China and India–angladesh borderlands,” *Cities*, Volume 34, October 2013, pp.18-29.

⁶¹ Strategic Foresight Group, *The Himalayan Challenge Water Security in Emerging Asia* (Chicago :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2010) , pp.3-5.

二、中段

中段地帶面積約為二千平方公里，區域共可分為四塊，目前全在印度的實際控制下。巨哇、曲惹地區，面積 332 平方公里，1954 年印度官方地圖標為已定界，佔領該地區；桑、蔥莎、波林三多地區，面積 1451 平方公里，1954 年印度控制該地區；烏熱、然沖、拉不底地區，總面積 855 平方公里，印度 1956 年完全掌外該地區；什布奇山口地區以西地區，爭議地區共 35 平方公里，1958 年 4 月，印度控制該地區。對於中段地區的控制，印方的理由主要認為，中段邊界地區事實上已無糾紛存在。1954 年中共印度西藏貿易通商協定，印度曾在此地區指定六處通口（six passes）為貿易市場，此地區早已為印度政府所管轄，至今如此，且劃分方式是按照分水嶺劃分的。⁶² 中共則認為，此地區是在 1954 年協定簽訂後，方才遭受印度的侵入，中方為顧及中印關係，並未使用武力驅逐，保留和平談判的空間。此外，西藏行政當局仍舊保有該地區的土地文書及契約，地區內居民全屬中國藏族。中方仍舊對此地擁有主權，一國之疆界劃定也並不一定要以分水嶺為界。⁶³ 目前在此地區，中共仍宣稱主權但並未採取強硬的措施，印方則有效控制，試圖造成既定事實。由於中段地區占地面積最小且分散，又並未有任何重要資源，中印鮮少在中段地區產生嚴重衝突。與其他兩段地區相比，中段為較少起爭議的地區。雙方對此地區的領土主張，多半僅只是顧及國家主權的維護。

⁶²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 228。

⁶³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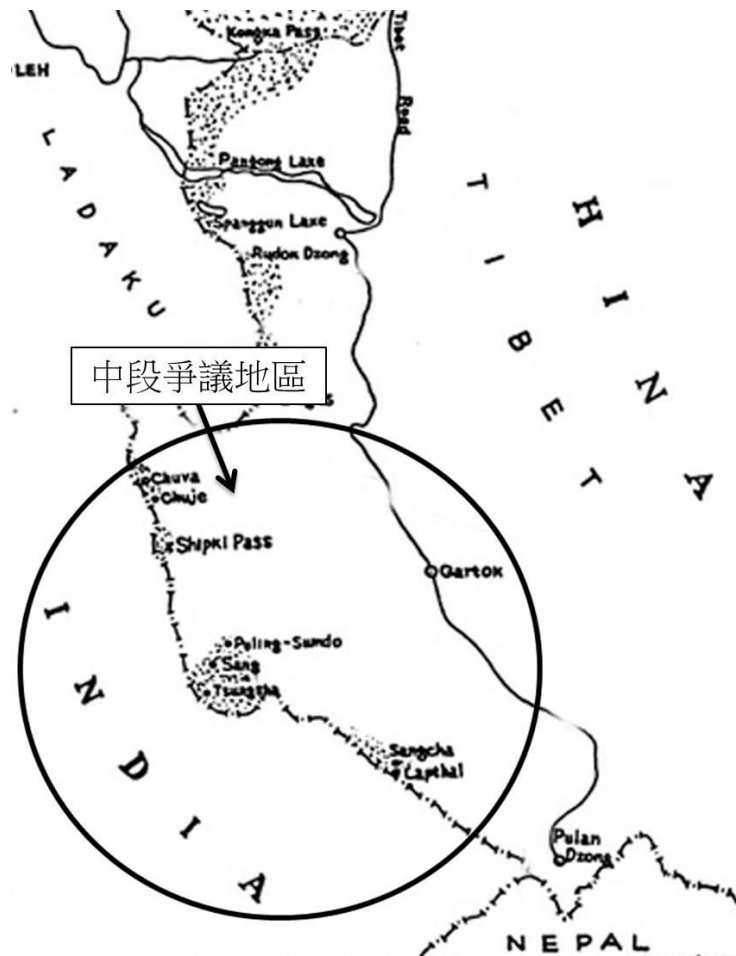


圖 3-4 中印中段爭議地區

資料來源：作者加註、改製。原圖來源：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 228。

三、西段

西段爭議區被印度稱為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區，位在印度的喀什米爾（Kashmir）地區與中共的新疆省之間，爭議地區為喀什米爾東部的領土，總面積約為三萬八千平方公里，目前由中共實際控制，隸屬於中共的西藏自治區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賽欽地區在歷史上西藏與喀什米爾之交界地帶。由於地處偏遠，1947 年之前英國的印度殖民政府一直未與中國正式劃界，英國原本希望將阿克賽欽地區視為中國領土，做為對抗俄國的緩衝區，中國也於 1892 年在喀喇崑崙

山（Karakoram Mountain）山口豎立界碑。⁶⁴ 然而，1865 年英籍調查員威廉·強森（William Henry Johnson）建議英國印度政府在西段爭議地區劃定的邊界線，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逐漸被印度採納，並用以聲稱主權。強森所劃之邊界線（Johnson Line），將阿克賽欽直接劃為喀什米爾拉達克地區之一部份。⁶⁵ 印方目前聲稱擁有西段地區主權的理由，強調傳統邊界的存在⁶⁶，認為：

- 一、拉達克與西藏的邊界，從 1687 年以來拉達克人擊敗蒙古人並在此立石碑後，並無存在爭議。此邊界的劃定，在 1842 年西藏和喀什米爾的條約中已得到確認。
- 二、中國官方 1893 年出版的「中國新地圖和商業地誌」及 1917 年出版的「中華郵政輿圖」，劃界方式符合印度地圖所劃的邊界。

中共目前實際控制阿克賽欽地區，對於印度的領土主張，側重於駁斥印度的聲稱與歷史事實不符合，並強調現今的控制是基於歷史事實，於法有據，西段地區不存有領土爭議。⁶⁷ 中共認為：

- 一、1842 年西藏地方當局與喀什米爾的條約，僅提到拉達克地區和西藏的邊界維持現狀，各自管理，並無邊界具體的規定。1897 年英國曾建議劃界，但並無結果。此外，1950 年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圖，也將此段邊界標明為未定界。

⁶⁴ 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157-183。

⁶⁵ 張敏秋，《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68。

⁶⁶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 226-227。

⁶⁷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臺北：臺灣商務，1993），頁 227-228。

二、18 世紀以來中國官方權威性的地圖，如 1784 年的「大清統一志」及 1820 年的「嘉慶重修大清統一志」中都載明新疆的邊界就是喀喇崑崙山脈，與中國現今之邊界主張是一樣的。



圖 3-5 中印西段爭議地區

資料來源：作者加註、改製。原圖來源：“Ladakh locator map,” Licen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dakh_locator_map.svg#mediaviewer/File:Ladakh_locator_map.svg> .

中共不願放棄阿克賽欽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地區為新疆進入西藏的三條主要通道之一。⁶⁸ 中共軍隊自 1950 年進入西藏之後，並開始著手修建新疆與西藏之間的公路，試圖克服地理條件對運輸補給的限制。1957 年新藏公路完工，中共西藏物資補給擁有了主要的通道，但也造成中印邊界關係的緊張，⁶⁹ 由於關係的惡化，幾年之後隨即爆發邊界戰爭。1962 年以來，中共掌握了西段地區，並透過維持實際控制線的穩定，宣稱西段地區並無爭議。然而，印度官方至今對中共的主張，尚未鬆口表示同意，依舊對此地區主張主權。

檢視中印邊界爭議地區及雙方的主張，不難發現，中印邊界涵蓋的議題及地理空間都相當廣泛，有其難以輕易解決的根本矛盾。論及中印邊界問題，西姆拉條約遺留下的模糊空間多半受到學者廣泛的討論，不過若追溯邊界問題的源頭，可考究至清朝、西藏政府與印度各邦之間的協議。長久的時間以來，中印邊界由於地理自然條件的險惡，以自然條件為邊界的習慣久遠。中印邊界的諸多問題，與運輸條件的革新及雙方對近代西方主權觀念的繼承息息相關。目前雙方各自援引的解釋及主權主張，甚少有交集，雙方在實際控制線劃分下的克制，多半也是困於現實環境的考量。在此背景之下，邊界問題的解決實非易事，不過，1990 年代雙方關係重新全面接觸至今，針對邊界問題確實有展開協商的努力。

⁶⁸ 由青海入西藏及由四川入西藏，為另外兩條重要通道。

⁶⁹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p.81-84.

第三節 中印邊界協商與爭端（1990-2014）

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的爆發，造成中印外交關係陷入長達20多年的冰封期，遲至冷戰末期，雙方才開始有所接觸。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共，為中印關係破冰。後冷戰時代，中印關係越來越全面，2000年後雙方領導人的互訪也成為常態。然而，中印邊界懸而未解的問題，每每成為中印關係發展時的阻礙。冷戰後，中印邊界雖偶有衝突，但已經不至於像1950年、1960年代那般劇烈。中印雙邊針對邊界問題，從1990年左右開始，展開了各種協商，而爭議的邊界地區，也在雙方的控管下，進行有限的邊界貿易。

一、邊界貿易

1950年代，中印邊界已有小量及個人的貿易，然而，1962年爆發邊界戰爭，邊界貿易關係完全終止。中印雙方在邊界進行將近30年的對峙，邊界貿易完全停擺，1988年12月，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訪華，雙方簽署《關於恢復邊境貿易議定書》，中印邊貿才開始解凍。不過由於當時中印體經濟仍處於較為落後的階段，且國內市場需求有限，雙邊貿易規模並不大。⁷⁰ 1991年，中印兩國簽署《關於恢復邊境貿易的諒解備忘錄》，開放裡普拉克山口（Gunji Lipulekh）為中印邊境貿易第一個合法的通道。1992年，中印雙方簽署《關於海關規則、銀行協議等邊境貿易事宜議定書》及《關於邊境貿易出入境手續議定書》等協議，中斷30年的邊界貿易正式恢復，邊界貿易關係正常化。1993年，雙方簽署《關於通過什普奇拉山口擴大邊境貿易議定書》，同意開放什普奇拉山口（Namygaya Shipkila）邊界貿易。短短5年間，中印雙方簽訂5項協議，開放兩條邊界貿易通道。雙邊的邊界貿易看似發展迅速，實則不然，1993年之前開放的邊貿通道，貿易內容多為農畜產品及輕產用品，不包含電子產品及鐵礦石，且一年能帶來的貿易量極為有限，更容易受中印邊界關係情勢影響。

⁷⁰ 施舜耘，〈中國與印度在貿易上之合作與競爭〉，《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第1641期，2007年10月25日，頁5-15。

根據 1993 年 9 月 7 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1996 年 11 月，中印簽訂《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雙方在協定中申明：「任何一方不以任何方式對另一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不謀求單方面的軍事優勢」，並認同維護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符合雙方人民的根本利益，將有助於最終解決邊界問題。⁷¹1996 年協定的簽署，確立了雙方願意以協商代替軍事對峙解決邊界問題的態度。在此背景之下，邊界貿易獲得了更多發展的空間，2003 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問中共，簽署《關於擴大邊境貿易的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在原本的兩條邊貿通道外，開放乃堆拉山口（Nathula Pass），做為第三條邊貿通道。⁷²然而，由於 2004 年印度大選由曼莫漢·辛格成立新政府，在軍方保守勢力的施壓之下⁷³，新政府宣佈延後一年開放乃堆拉山口。

2005 年，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簽訂《關於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並再次與印方討論乃堆拉山口開放問題。2006 年 6 月 18 日，中印兩國官員在拉薩舉行會談，會後簽署的會談紀要公佈了重啟乃堆拉山口邊境貿易的時間⁷⁴，中印於 2006 年 7 月 6 日重新開放連接西藏和印度錫金段的乃堆拉山口邊貿通道，恢復雙方中斷 44 年的乃堆山拉山口邊界貿易。根據雙方協議，乃堆拉山口東北方向約 16 公里處的仁青崗邊貿市場，開放時間為每年 6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之間每週一至週四，每天上午 10 點到下午 6 點。2006 年第一期的乃堆拉山口邊貿貿易於 9 月 28 日正式關閉，根據中共西藏自治區商務廳統計資料顯示，自西藏亞東仁青崗邊貿市場投入運行以來，正常交易 51 天，進出口總額達 149 萬元人民

⁷¹ 〈中國政府和印度政府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議〉，《新華網》，1996 年 11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6/23/content_932193.htm〉。

⁷² 方天賜，〈中印開放乃堆拉山口邊境貿易之評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16 期，2006 年，頁 47-50。

⁷³ 施舜耘，〈中國與印度在貿易上之合作與競爭〉，《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第 1641 期，2007 年 10 月 25 日，頁 5-15。

⁷⁴ 〈中印舉行會談 確定重啟邊境貿易古道的具體時段〉，《新華社》，2006 年 6 月 19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jw/2006-06/19/content_314258.htm〉。

幣左右。⁷⁵ 雖然 2006 年第一期的乃堆拉山邊貿的總額不高，但短短 51 天，就能達成 100 多萬人民幣的交易量，顯現出中印在邊界上，確實存有貿易需求。

表 3-2 影響中印邊貿的相關協定

時間	協議	開放邊貿通道
1988 年	《關於恢復邊境貿易議定書》	
1991 年	《關於恢復邊境貿易的諒解備忘錄》	裡普拉克山口
1992 年	《關於海關規則、銀行協議等邊境貿易事宜議定書》 《關於邊境貿易出入境手續議定書》	
1993 年	《關於通過什普奇拉山口擴大邊境貿易議定書》	什普奇拉山口
1993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	
1996 年	《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	
2003 年	《關於擴大邊境貿易的諒解備忘錄》	
2005 年	《關於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	
2006 年	《拉薩會談紀要》	乃堆拉山口
2014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中方增開經乃堆拉山口的朝聖路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⁷⁵ 顏園園，〈乃堆拉山口暫時關閉 中印邊貿有待進一步發展〉，《新華網》，2006 年 10 月 1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10/13/content_5199512.htm>。



圖 3-6 乃堆拉山口通道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原始圖片來自 google 地圖。

雖然乃堆山拉口的邊貿貿易總額並不高，但與裡普拉克山口及什普奇拉山口相比，乃堆拉山口的交通條件較為良好，且更具指標性。乃堆拉山口邊貿通道，為古代絲路的路線之一，曾是中印主要的陸路貿易通道，具有歷史意涵。乃堆拉山口的開放，政治意義顯然大於經濟意義，對中印邊界關係，具有象徵性的突破意涵。2006年乃堆拉山口開放至今（2014年），每年一度的邊界貿易已舉辦第9次。⁷⁶ 交易量雖然不大，但乃堆拉山口的開通，在中印邊界上不僅可以帶來貿易

⁷⁶ Tamanna Tamang, "9th Indo-China border trade begins today," *The Statesman*, May 1, 2014, <<http://www.thestatesman.net/news/52471-9th-indo-china-border-trade-begins-today.html?page=1>>.

關係，甚至有可能扮演促進雙邊觀光旅遊的功能，中印若能加強印度甘托克（Gangtok），經由乃堆拉山口通道，前往中共日喀則（Shigatse）地區及拉薩（Lhasa）地區的交通運輸，不僅能增加商業貿易，更可以藉此提升雙邊文化上的連結。⁷⁷ 2014 年中共主席習近平訪問印度，中印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共根據該聲明，決定應印度要求，增開經乃堆拉山口的朝聖路線。⁷⁸ 西藏內的多個佛教重要城市，多年來吸引印度香客前往朝聖，中方允諾增開乃堆拉山口朝聖路線的舉動，不僅能進一步促進兩國宗教交往、為印方香客提供便利，更有效的利用乃堆拉山口通道，加強中印雙方的文化連結，發揮軟實力（Soft Power）。

檢視中印邊界貿易的發展，不難發現，邊界貿易深受邊界關係局勢的影響。冷戰之後的 10 幾年來，中印針對邊界貿易展開多次協商，並陸續開放三條邊貿通道。雖貿易成果有限，但邊貿通道的開通，本質上就不是以經濟為主，而是肩負更大的政治意涵。1990 年代至今，中印雙方在各自的考量下，針對時間、地點進行控管，逐步開放邊界貿易的方式，顯現出雙方在冷戰之後，面對邊界問題，願意以協商代替軍事衝突的態度。冷戰後，重啟接觸的中印雙方，針對邊界問題，進行了多次協商的努力。

二、邊界協商

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格局改變，中共試圖從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遭受國際社會非議的外交困境中恢復；印度與蘇聯緊密的雙邊關係，隨著蘇聯的瓦解，不再能保證印度的安全。面對國際局勢的改變，中印兩國不得不調整各自的國家戰略發展重點，相繼進行了經濟改革。1978 年，中共進行改革開放，1991 年，印

⁷⁷ Panu Pazo, "India, China and the Nathu La: Securing Trade and Safeguarding the Eco System," *Issue Brief*, IPCS, January 2013, pp.1-4.

⁷⁸ 〈中國決定增開經乃堆拉山口的朝聖路線〉，《中國新聞網》，2014 年 9 月 19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9-19/6611536.shtml>>。

度實行東望政策，為求經濟的安穩發展，中印盡量減少在邊界展開對抗的可能。⁷⁹ 1981 年中共副總理兼外長黃華訪問印度後，雙方同意針對邊界問題進行談判。1981 年 12 月至 1987 年 7 月，雙方共舉行八輪副部長級會談。隨著雙邊關係的解凍與升溫，緊接 1988 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中後，1989 年，中印展開「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針對邊界問題進行制度性協商。1989 年至 2005 年，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總共召開 15 次會議，雖然耗時多年且談判的內容有限，但仍取得一定的成果。1989 年至 1992 年，前五回合的小組會議，並未談判出具體成果，多為雙方原則性的聲明立場，並討論工作小組會議進行的方式與時程。直至 1993 年，中印邊界問題的協商才取得些許成果，雙方達成初步共識，並簽訂首份針對邊界問題的協議。

歷經前五回合的摸索，1993 年，基於有必要在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地區的軍事領域建立互信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的雙方共同認知，雙方簽訂了首份官方邊界協定。1993 年中印簽署《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⁸⁰，在邊界問題的協商上，取得了較為實質的進展。1993 年協定於第一條中註明，雙方願意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邊界問題，並不使用武力互相威脅。

- 雙方認為，中印邊界問題應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雙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在兩國邊界問題最終解決之前，雙方嚴格尊重和遵守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雙方的一切活動不得超過實際控制線。如果一方人員越過實際控制線，在另一方提醒後，越線人員應立即撤回到實際控制線本方一側。必要時，雙方將在對實際控制線有不同認識的局部地區共同核定實際控制線的走向。（第一條，1993 年中印邊界協定）

⁷⁹ Jabin T. Jacob, "Bilateral Agreements and Sino-Indian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Dipankar Banerjee and Jabin T. Jacob, eds.,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and India-China Relations Fighting Distrust*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2013), p.152.

⁸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tyfg_611314/t6052.shtml〉。

根據 1993 年的協定，雙方不僅願意針對邊界問題進行協商，更相互保證會進行軍事力量上的裁減。雖然軍事力量的裁減有其但書，範圍、程度、時間及種類都仍需中印雙方進一步的協商。然而，對曾因邊界問題爆發戰爭的中印而言，出現願意進行裁軍協商的可能，已經是一大突破。

- **雙方將把實際控制線地區各自的軍事力量保持在與兩國睦鄰友好關係相適應的最低水準**。雙方同意，根據相互同等安全原則的要求，按雙方商定的最高限額裁減在實際控制線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力量**的範圍、程度、時間和種類由兩國協商確定。裁減軍事力量應在實際控制線地區逐段地在雙方商定的地理區域內分階段進行。（第二條，1993 年中印邊界協定）

1993 年的協定，內文只有短短九條，且多為原則性的規範與共同認知的紀載，並沒有論及詳細的解決辦法。然而，《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不僅為中印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框架的首份文件，更是在後冷戰時代全球裁軍的背景下，亞洲地區第一份同意削減軍事力量的雙邊協議。而這份雙邊協議，並非由協力廠商主導所促成，而是當事國中印雙方協商的成果，展現出冷戰後的新時代精神。⁸¹ 1993 年的協定有其歷史意義，為中印以協商方式處理邊界問題的重要突破。1995 年，中印在邊界地區裁撤四個軍事據點，為 1993 年協定簽訂以來，首次解除武裝的實際行動。

伴隨著 1993 年到 1995 年邊界關係良好的發展，1996 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印建交以來中共元首首次訪問印度。同年，雙方簽訂《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在邊界問題的協商中，取得進一步的成果。在 1996 年的協定中，雙方強調加強軍事領域的信任和透明度的增加，協定第一條開宗明義提到：

⁸¹ Swaran Singh, "Three Agreements and Five Principle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 605-608.

- 任何一方都不將其軍事能力用來針對另一方。雙方部署在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的軍事力量，作為雙方各自軍事力量的組成部分，不用於進攻對方，不進行威脅對方或損害邊境地區和平、安寧與穩定的任何軍事活動。（第一條，1996年中印邊界協定）

為確保雙方維護各自邊界的軍事行動不會挑起爭端，雙方在協定中強調，會尊重和遵守邊境地區實際控制線的存在，一方的軍事行動以不侵擾另一方為原則。然而，協定中多項條款涉及雙方邊界的實際控制線問題，由於對實際控制線認知的不同為邊界問題的癥結點，因此雙方在協定中第十條第一款中特別註明：

- 認識到本協定某些條款的完全實施有賴於雙方對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走向達成共同諒解，雙方同意加速澄清和確認實際控制線的進程。作為該進程的第一步，雙方即將對有不同認識的局部地區的實際控制線走向加以澄清。雙方還同意儘快交換標明各自對整個實際控制線走向認識的地圖。⁸²（第十條第一款，1996年中印邊界協定）

雖然協定中多條條約限制了雙方對邊界問題處理的自主性，試圖藉此達成雙方針對邊界的相互諒解。不過協定的第十條第二款，仍舊保留了雙方處理邊界問題的自主性：

- 在完成對實際控制線澄清和確認的進程之前，雙方將在不損及各自對實際控制線走向和邊界問題立場的情況下，制定本協定所述信任措施的臨時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二款，1996年中印邊界協定）

根據該條款，雙方針對邊界問題擁有制定臨時實施辦法的權利。雖然必須要「不損及各自對實際控制線走向和邊界問題立場」，然而，雙方對實際控制線的認知極為不同，如何定義一方之作為是否會損害另一方的立場，存有相當大的模糊

⁸² 由於對實際控制線的認知存在難以化解的歧異，中印雙方至今（2014年）仍未能交換地圖。

地帶及解釋空間。雖然 1996 年的《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仍舊有其不盡完善的地方，但 1996 年協定的條約共計十二條，針對中印邊界軍事活動的範圍及類型，有相當詳細的規範，與 1993 年的協定相比，確實已經取得相當大的進步。雖然中印雙方在邊界協商上取得進展，然而地緣上的接壤，不免使得雙方關係在各種議題上有所摩擦。

1998 年在印度人民黨政府的領導之下，印度進行了核武試爆，造成南亞區域局勢緊張，時任的印度國防部長費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更在公開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指稱：「中國對印度來說是頭號潛在的威脅。」印度的核武試爆及國防部長強硬的發言，造成中印關係一度緊張，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因而停擺一年。1999 年，雙方重啟工作小組會議，當年並無具體進展，僅達成願意繼續會談的共識。1999 年至 2005 年，工作小組會議又進行了五次的談判，但因為中共及印度對邊界問題越來越重視，2003 年開始，在工作小組會議 14 回合協商建立的基礎上，中印針對邊界問題，展開更高層級的協商，工作小組會議的重要性因而降低。2003 年，中印展開「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首回合的會談中，中方代表為副外長戴秉國，印方代表則為國家安全顧問布拉傑什·米什拉（Brajesh Mishra）。中印邊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雖然從 2005 年至今（2014 年），已有 8 年多的時間未曾召開，重要性不如早年，然而 1989 年至 2005 年，歷經 16 年，共 15 回合的談判，為中印邊界問題的協商奠定了基礎。

表 3-3 中印邊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時程表

回合 (時間)	地點	成果	同年簽訂的邊界協議
第一回合 (1989年7月)	北京	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共後，雙方舉行首次談判	
第二回合 (1990年8-9月)	德里	雙方確立以定期會面方式進行談判的原則	
第三回合 (1991年5月)	北京	會談無具體結果(印度政府內部改選)	
第四回合 (1992年2月)	德里	雙方資深軍事領袖首次列席參與談判	
第五回合 (1992年10月)	北京	雙方同意未來增加會談之頻率	
第六回合 (1993年6月)	德里	雙方政府同意減少邊界駐軍量，並邊設雙方軍事人員邊界會面點	《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
第七回合 (1994年7月)	北京	無具體成果	
第八回合 (1995年8月)	德里	雙方同意在王東(Wangdong)地區裁撤四個軍事據點(首次解除武裝實際的行動)	
第九回合 (1996年10月)	北京	雙方同意擴大軍事互信機制，並在裡普拉克(Lipulekh)與迪奇(Dichu)兩地增設邊界指揮官會面點	《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
第十回合 (1997年8月)	德里	正式執行1993年與1996年由雙方領導人簽署之協定	
第十一回合 (1999年4月)	北京	因印度核武試爆而延後1年舉行，雙方同意繼續會談	
第十二回合 (2000年4月)	北京	雙方同意採取前瞻性立場(forward-looking approach)處理邊界問題	
第十三回合 (2001年7月)	北京	坦率交換意見但無具體成果	

第十四回合 (2002年11月)	德里	雙方預定交換西側實際控制線之地圖，並安排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問中共之日程	
第十五回合 (2005年3月)	北京	確認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印簽訂之協議	《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

資料來源：作者改製。相關資料來源：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5卷第1期，2009年，頁173。

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對中共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宣言中提到：「雙方同意，在最終解決之前，雙方應共同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並重申致力於繼續執行為此目的簽署的有關協定，包括澄清實際控制線。雙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別代表，從兩國關係大局的政治角度出發，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⁸³ 根據6月簽訂的宣言，中印在同年10月召開首次的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至2004年11月的前四回合會談，無具體的進展，雙方談判代表僅取得初步共識，認為中印邊界問題已進入合作性階段。2005年4月，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中印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宣佈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就邊界問題達成政治指導原則協定，⁸⁴ 正式將中印關係由「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定位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⁸⁵ 同年，中印不僅在合作夥伴關係的定位上有所進展，針對邊界問題，也簽訂了繼1993年及1996年以來的第三份協定。

⁸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全文）〉，《新華網》，2003年6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6/24/content_935350.htm〉。

⁸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全文）〉，《中國網》，2005年4月12日，〈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5-04/12/content_9234078.htm〉。

⁸⁵ 梅景，〈龍象握手：新世紀的中印關係〉，《當代世界》，2005年第6期，〈<http://www.xzbu.com/1/view-132092.htm>〉。

2005年中印簽訂《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⁸⁶ 根據這一份協定，中印雙方確信邊界問題的早日解決符合兩國基本利益，並將邊界問題的解決視為重要戰略目標。2005年的協定中，除重申雙方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等原則，更提出雙方未來解決邊界問題的幾點原則及方式：

- 雙方將適當考慮彼此的戰略的和合理的利益以及相互同等安全的原則。(第四條，2005年中印邊界協定)
- 雙方將考慮雙方的歷史證據、民族感情、實際困難、合理關切與敏感因素，以及邊境地區的實際情況等。(第五條，2005年中印邊界協定)
- 邊界應沿著雙方同意的標識清晰和易於辨認的天然地理特徵劃定。(第六條，2005年中印邊界協定)
- 在解決邊界問題的過程中，雙方將維護邊境地區雙方定居人口應有的利益。(第七條，2005年中印邊界協定)
- 雙方在商定的最終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內，在劃界過程中將採用現代製圖、測繪手段及聯合測繪等方式。(第八條，2005年中印邊界協定)

在2005年的協定中，包含雙方的安全問題、雙方的主張、邊界現況、天然地理特徵及未來劃界方式等議題，都納入討論。與前兩次協定的內容相比，此次協定涵蓋的議題範圍較為廣泛，顯現雙方在多年的協商後，針對邊界問題，已經取得一定的共識。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以一年舉行一至兩次的頻率，針對邊界問題進行協商。2005年協定簽署之後，歷經十回合的談判，邊界問題的協商並未有所突破，2012年1月，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簽訂《關於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

⁸⁶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olitical Parameter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ia-China Boundary Question,” April 11, 2005,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6534/Agreement+between+the+Government+of+the+Republic+of+India+and+the+Governm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the+Political+Parameters+and+Guiding+Principles+for+the+Settlement+of+the+IndiaChina+Boundary+Question>>.

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定》。同年 3 月，雙方領導人宣佈 2012 年為「中印友好合作年」。2012 年中印協議建立的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僅承辦雙方針對邊界問題共同商定的相關事宜，不承擔探討邊界問題解決方案的任務⁸⁷，也不影響 2003 年開始的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談機制。

工作機制由中共外交部司局級官員和印度外交部聯密級官員負責聯繫，組成人員以雙方外交和軍事官員為主，原則上每年舉行一至二次協商，有需要時經雙方同意可舉行緊急磋商。2014 年 8 月 27 日，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第七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司長歐陽玉靖，印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東亞司司長羅國棟（Pradeep Kumar Rawat），雙方針對邊界問題進行意見交流。⁸⁸ 工作機制與特別代表會談相比，更具機動性與彈性，主要任務為處理邊界可能會造成局勢緊張的問題，積極保持雙邊的友好氣氛，相關的談話與協商也多半不對外透露。工作機制的建立，顯現雙方在原有協商的架構之外，尋求更多對話的可能。2013 年，第十六回合的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雙方更換談判代表，中方代表為國務院委員楊潔篪，印方代表為國家安全顧問梅農（Shivshankar Menon）。針對邊界問題，中印雙方一致表示會堅持通過和平談判，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同年 10 月，印度總理辛格訪問中共，中共總理李克強與辛格總理簽署了交通、能源、文化、教育、地方交往等 9 項雙邊合作協議，其中針對邊界問題，簽訂了《中印兩國政府邊防合作協議》。邊防合作協議的內文並未對外公開，但根據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對外的聲明，雙方在此份協議中重申雙方不將其軍事能力用於針對對方，承諾繼續保持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安寧，並明確討論了雙

⁸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議〉，〈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tyfg_611314/t947958.shtml〉。

⁸⁸ 〈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第七次會議舉行〉，《中國新聞網》，2014 年 8 月 28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8-28/6541918.shtml>〉。

方合作的範圍和機制。⁸⁹ 邊防合作協議的簽訂，可以說是中印多年邊界協商的重要突破，若雙方都能遵守協議的內容及精神，對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將有正面的效果。⁹⁰邊防協議的簽訂，雖然只是解決邊界問題的一點突破，但在此之前，雙方已經進行了 20 多年的協商，邊防協議未來能扮演的功能，被各界寄予厚望。2014 年 2 月，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邁入第十七回合，為邊防協議簽屬後的首次會談。隨著相關協議的簽署，中印邊界問題的協商，不得不開始面對細節性的問題，在現有協商框架之下，雙方如何在不損及自身立場的情況下，找尋出解決邊界問題的方案，為雙方現今談判的重要課題。

表 3-4 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時程表

回合 (時間)	地點	成果	同年簽訂的邊界協議
第一回合 (2003 年 10 月)	新德里	中方代表為副外長戴秉國，印方代表為國家安全顧問 布拉傑什·米什拉 (Brajesh Mishra)，此層級首次會談	
第二回合 (2004 年 1 月)	北京	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無具體成果	
第三回合 (2004 年 7 月)	新德里	印度政黨輪替後首次會談，印方談判代表改為新任國安顧問 傑廷卓·迪克西特 (Jyotindra Nath Dixit)	
第四回合 (2004 年 11 月)	北京	雙方同意進入合作性 (cooperative) 階段	
第五回合 (2005 年 4 月)	新德里	迪克西特過世，印度談判代表改為新任國安顧問納拉亞南 (M. K. Narayanan)	《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
第六回合 (2005 年 9 月)	北京	雙方宣稱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開始建構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	

⁸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部發言人就中印簽署邊防合作協定等答記者問〉，2013 年 10 月 24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13-10/24/content_2608176.htm〉。

⁹⁰ Bijoy Das, "Border 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Icebreaker in Making?,"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 8, No. 1, January–March 2014, pp.35-48.

第七回合 (2006年3月)	新德里	首次將部份會談移至喀拉拉邦 (Kerala) 的庫瑪拉孔 (Kumarakom) 舉行	
第八回合 (2006年3月)	北京／ 西安	雙方國防部簽署理解備忘錄；安排胡錦濤訪印事宜	
第九回合 (2007年1月)	新德里	媒體報導中方提出收回達旺 (Tawang) 之要求，印度則提議以軟邊界 (soft border) 概念 (先促進雙方貿易、越界朝聖與人民往來作為解決邊界問題的第一步)，中方並未同意	
第十回合 (2007年4月)	北京	中方向印方表示印度對東段領土的態度應該有所調整，並暗示中俄解決邊界問題的模式不適用於中印	
第十一回合 (2007年9月)	新德里	媒體報導會談集中在達旺問題，無具體成果	
第十二回合 (2008年9月)	北京	印方質疑中共部隊在錫金 (Sikkim) 地區的活動，無具體成果	
第十三回合 (2009年8月)	新德里	雙方就政治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和維護兩國邊境地區和平安寧事宜深入交換意見。除邊界問題外，雙方還就發展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進行討論。 ⁹¹	
第十四回合 (2010年11月)	北京	中印雙方總理都要求兩國特別代表在會晤時要有「緊迫感」，以期能早日解決邊界問題。然而，此次會議並未有具體成果。 ⁹²	

⁹¹ 吳強，〈中印舉行劃界談判 中方發表談話〉，《新華網》，2009年8月6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06_17_1288129.shtml。

⁹² 〈中印再談邊界問題 印度頻向藏南增兵〉，《中評社》，2010年11月30日，
<http://hk.crntt.com/doc/1015/2/3/8/10152382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23824&mdate=1130091837>。

第十五回合 (2012年1月)	新德里	雙方商定就邊界框架談判以來雙方達成的共識進行階段性總結，並形成一份共同認可的檔。雙方簽署了《關於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定》。 ⁹³ (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至2014年8月，已舉辦第七次)	《關於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定》
第十六回 (2013年6月)	北京	雙方更換代表後的首次會談，中共代表為國務院委員楊潔篪，印方代表為國家安全顧問梅農 (Shivshankar Menon)。雙方回顧了中印特代會晤十年來工作情況和邊界問題解決進展，一致表示將堅持通過和平談判，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⁹⁴	《中印兩國政府邊防合作協議》
第十七回 (2014年2月)	新德里	雙方官員首次就邊界談判的細節問題進行磋商。此次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標誌著中印邊界談判正式進入了深水區，中印將不得不面對具體的邊界解決方案框架等問題。 ⁹⁵ 雙方同意堅持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尋求早日談成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2008年前相關資料參考：陳牧民，〈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5卷第1期，2009年，頁174。

⁹³ 〈新一輪中印邊界會談的關鍵看點〉，《中評社》，2012年1月28日，

〈<http://hk.crntt.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0&docid=101992375>〉。

⁹⁴ 劉華，〈中印舉行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十六次會晤〉，《新華網》，2013年6月29日，

〈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29/c_116338648.htm〉。

⁹⁵ 胡志勇，〈中印邊界談判進入深水區？〉，《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年2月15日，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92&kindid=0&docid=103022079>〉。

三、近期發展

中印建交（1954年）之後，針對邊界問題，由談判桌走向戰場（1962年邊界戰爭）只花了8年時間，由戰場回到談判桌（1981年重啟談判），卻歷時了近20年。針對邊界問題協商至今（2014年）已超過30多年，取得的成果不僅有限且脆弱，雙方在邊界的各種爭端更有可能讓協商的成果一夕之間化為烏有。雖中印邊界的協商，至今已簽訂多項協議，也建立多種對話機制，不過近年來，中印在邊界地區仍然偶有爭端發生。2013年中印邊界的帳篷事件及2014年的邊界對峙，為近年來較大的爭端。

2013年4月、5月，中印在邊界西段爭議地區，爆發對峙。4月15日，中共邊防軍隊約一個排的隊伍，在中印西段地區的鬥拉特別奧裡地（Daulat Beg Oldi, DBO）東南部約30公里處的瑞基·那拉（Raki Nala，中共稱為「天南河谷」）地區，建立了營地。⁹⁶ 瑞基·那拉剛好位於中印邊界存有爭議的地區，在雙方宣稱邊界線的重疊區域。一直以來，雙方都避免在此地建立永久性的措施或軍事要塞⁹⁷，按照往例，中印雙方的軍隊經常在此爭議緩衝區巡邏。不過，通常會有默契地以交替的方式錯開彼此，減少爭端。面對中共軍隊在此區搭建帳篷的行為，印度軍隊隨即有所反應，在距離中共軍隊駐紮不遠處，建立了營地。雙方在邊界爭議地區，展開了三個多星期的對峙。

2013年4月15日，中共軍隊在瑞基·那拉建立營地，4月16日，印藏邊境員警部隊（Indo-Tibetan Border Police, ITBP）發現後，並建立印方的營地，密切注意中共軍隊的動向。過去偶有中共軍隊跨越雙方實際控制線的事情發生，但中共軍隊通常會立即退回，並不曾久留。不過，這次中共軍隊卻在此地安營長達20

⁹⁶ Gaurav C. Sawant, "India is No Pushover: Salmand Khurshid," *India Today*, April 26, 2013,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china-india-china-incursion-into-china-border/1/267744.html>>.

⁹⁷ Peter Lee, "China's border rows mirror grim history," *Asia Times*, May 3, 2013,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CHIN-01-030513.html>>.

多天，並透過直升機和卡車運送補給物品。⁹⁸ 印度政府認為中共侵入印方領土達 10 多公里，且是近年來最嚴重的邊界事件⁹⁹，隨即透過外交途徑，向中共表達抗議。4 月 23 日，印度外交部發言人賽義德·艾克巴魯丁 (Syed Akbaruddin) 對外表示：「我們已要求中共保持這一領域的現狀。(西部邊界)」(We have asked the Chinese side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in this sector (of the western border).)、「我的意思是，在這事件發生前的現狀。」(by this I mean the status quo prior to this incident.)¹⁰⁰ 面對印度的要求，4 月 24 日中共政府公開回應，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方的邊界軍隊，完全遵守中印之間所有的邊界協定，並沒有跨越中方邊界的問題。」¹⁰¹ 中方的強勢態度令印度輿論譁然，中國將侵入印度的言論一時喧囂塵上，雖然國內輿論激憤，但印度政府並未馬上採取軍事行動。不過，印度外交部長薩爾曼·庫爾希德 (Salman Khurshid) 4 月 26 日對外發言時，也強硬的表示：「印度不是好好先生，我們並不懼怕中共。」(India is no pushover. We are not scared of China.)¹⁰² 由於中印雙方帳篷事件爆發後，雖然各自表述立場，但實際的軍事行動卻相對和緩，並未在一時之間提高軍事對峙的層級，給予雙方政府透過協商解決爭議的空間。帳篷事件爆發後，透過冷戰後建立的多個協商機制，雙方展開長達 20 多天的談判。

5 月 2 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不僅宣稱：「中印雙方正就邊界問題進行密切溝通和磋商」，且表示：「中印是鄰居，兩國邊界尚未劃定，邊境地區難免會出現問題。出現問題時，關鍵是雙方堅持通過有關機制和管道，友好磋商解決。」

⁹⁸ Namrata Goswami, "China's Incursions Show Strategic Blindness," *Asia Times*, May 9, 2013,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SOU-03-090513.html>.

⁹⁹ Fayaz Bukhari and Satarupa Bhattacharjya, "India and China Withdraw Troops from Himalayan Face Off," *Global Post*, May 7, 2013,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thomson-reuters/130507/india-and-china-withdraw-troops-himalayan-face>>.

¹⁰⁰ "China's Ladakh incursion: Restore status quo before incident, says India," *First Post*, April 23, 2013, <<http://www.firstpost.com/india/chinas-ladakh-incursion-restore-status-quo-before-incident-says-india-722047.html>>.

¹⁰¹ "FM: China-India Border Troops Strictly Observe Agreements," *Xinhua*, April 24, 2013,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4/24/c_132336965.htm>.

¹⁰² Gaurav C. Sawant, "India is No Pushover: Salman Khurshid," *India Today*, April 26, 2013,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china-india-china-incursion-indo-china-border/1/267744.html>>.

¹⁰³ 有別於之前對外聲稱「邊界不存在問題」，中共的態度顯然軟化，開始強調協商解決的重要。5月5日，帳篷事件出現轉機，雙方軍隊各自向後撤退，長達三星期的邊界對峙至此結束。雙方簽訂協議，印度同意中共的要求，拆除印度在雙方存有爭議的楚馬（Chumar，中共稱為：「楚木惹」）地區建築的「楚馬要塞」（Chumar bunkers），¹⁰⁴並暫時停止在此地區進行巡邏。¹⁰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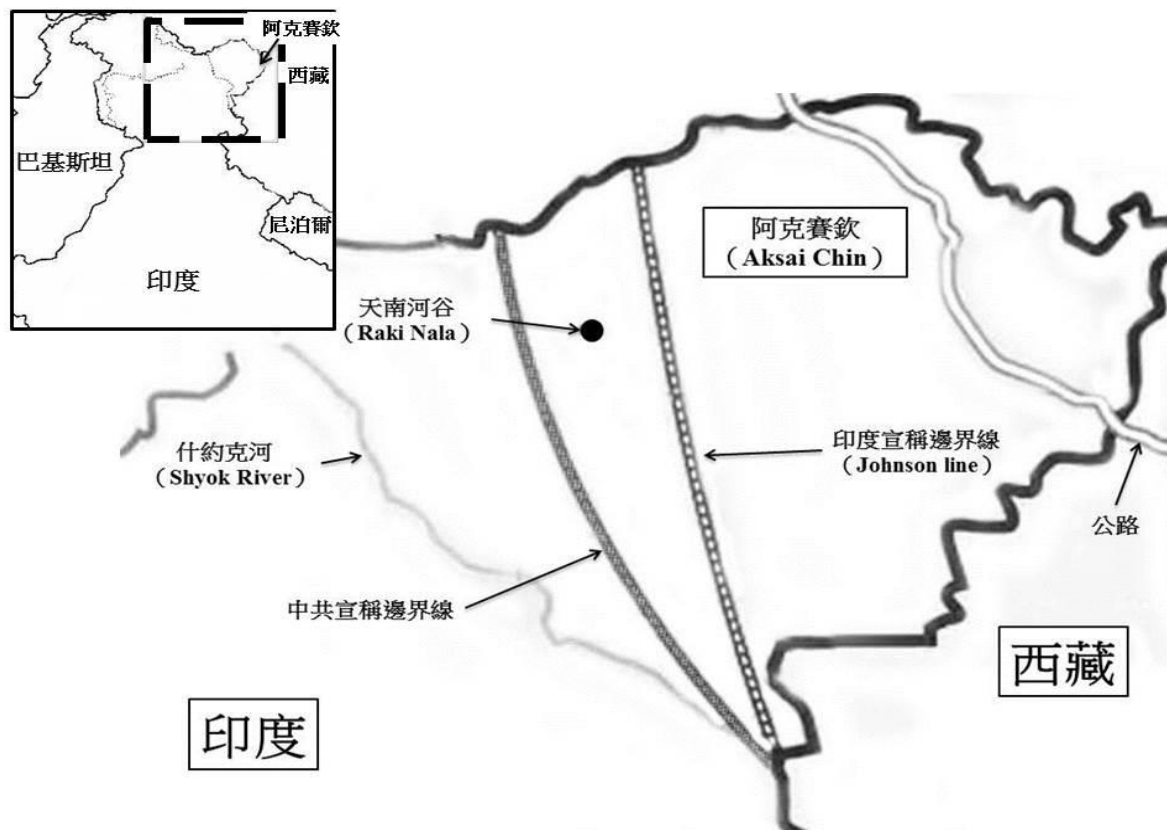


圖 3-7 中印帳篷事件位置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相關資料參考：Gautam Datt, “Flag meet fails to end stand-off in Ladakh,” *Mail Today*, April 23, 2013, <<http://www.dailymail.co.uk/indiahome/indianews/article-2313698/Flag-meet-fails-end-stand-Ladakh.html>>；新華網〈外媒：中印兩軍結束爭議地區對峙 雙方同時撤退〉，2013年5月6日，<<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20130506/17815757.html>>。

¹⁰³ 〈外交部發言人：中印正就邊界問題進行密切溝通和磋商〉，2013年5月2日，《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2/c_115618934.htm>。

¹⁰⁴ “India Destroyed Bunkers in Chumar to Resolve Ladakh Row,” *Defense News*, May 8, 2013, <<http://www.defencenews.in/defence-news-internal.aspx?id=BtdOdtMc3KY=>>。

¹⁰⁵ Bharti Jain, “Indian troops suspend patrols at Chumar,” *The Times of India*, May 10, 2013,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n-troops-suspend-patrols-at-Chumar/articleshow/19978421.cms>>。

5月5日帳篷事件落幕後，5月9日，印度外交部長庫爾希德訪問中共，與中共外長王毅舉行會談。¹⁰⁶庫爾希德啟程訪問北京前，對中共媒體表示，這個世界很大，足夠讓中印兩國和平相處，共同發展。提及中印帳篷事件，庫爾希德認為雙方「展現高度的成熟，避免這次衝突進一步擴大。」¹⁰⁷ 中共將帳篷事件定調為：「獨立的意外」(an isolated incident)，並認為帳篷事件並不會損害中印的雙邊關係，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秦剛在帳篷事件後訪問印度，並公開表示：「我們需要加倍努力推動協商的框架，以期能早日達成一個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¹⁰⁸ 隨著邊界情勢和緩，5月19日至22日，中共總理李克強訪問印度。

印度為李克強上任以來，對外出訪的第一個國家，不難看出中共對中印關係的重視。由於近年中印的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雖然2013年在邊界爆發嚴重的帳篷事件，然而雙方透過協商機制，有效的降低邊界問題對中印關係的衝擊。李克強與印度總理辛格會晤後，雙方在聯合聲明中一致強調，中印互為夥伴而非對手，視對方發展為機遇而不是挑戰。¹⁰⁹ 中印針對帳篷事件，選擇以協商的方式解決顯現出中印認知到，邊界問題雖為中印地緣上難以輕易解決的問題，但僅只是局部問題，中印仍舊擁有許多共同利益可追尋。¹¹⁰ 確實邊界地區維持緊張局勢對中印都無好處，邊界問題的惡化也會影響雙方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不利雙邊關係的發展。然而，檢視2013年帳篷事件的起因，可以發現，針對邊界問題雙方雖然已

¹⁰⁶ 〈中印對峙結束 印度外長本周訪華〉，《BBC 中文網》，2013年5月7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5/130507_china_india.shtml>。

¹⁰⁷ 〈印度外長訪問中國 試圖化解邊境衝突〉，《中廣新聞網》，2013年5月9日，
<<https://tw.news.yahoo.com/%E5%8D%B0%E5%BA%A6%E5%A4%96%E9%95%B7%E8%A8%A%E5%95%8F%E4%B8%AD%E5%9C%8B-%E8%A9%A6%E5%9C%96%E5%8C%96%E8%A7%A3%E9%82%8A%E5%A2%83%E8%A1%9D%E7%AA%81-095817925.html>>。

¹⁰⁸ Zachary Keck, "Fresh Off Border Spat, China Woos India," *The Diplomat*, May 16, 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5/fresh-off-border-spat-china-woos-india/>>。

¹⁰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彙聚戰略共識、構建戰略互信〉，2013年5月22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42785.shtml>。

¹¹⁰ 胡志勇，〈中印邊界問題及未來走向研究〉，《中國評論》，2013年6月號，<http://hk.crntt.com/doc/1026/3/6/4/102636420_3.html?coluid=137&kindid=7930&docid=102636420&mdate=0718120853>。

協商多年，但關鍵的劃界問題並未能解決。由於對邊界線位置認知的不同，雙方在邊界的相關作為，相當容易挑起彼此的敏感神經。2014年，中印關係發展更進一步，雙方不僅將該年定調為「中印友好交流年」，中共主席習近平也前往印度進行訪問。習近平與莫迪的會談看似融洽，雙方也簽訂多筆經濟協議，但邊界問題畢竟為中印關係上結構性的矛盾，就在習近平訪問印度前，雙方又在邊界產生爭端。

2014年9月，印度聲稱巡邏時發現中共軍隊試圖在印方的領土內興建道路，中印隨即增派兵力，並在拉達克地區展開對峙。¹¹¹ 9月18日，習近平訪問印度，與印度新任總理莫迪會談。在會談的同時，中印邊界的對峙並未解決，依舊扮演著中印關係發展上的阻礙。訪問期間，中印簽訂了12項協議，其中一項是中共在未來5年內向印度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200億美元。¹¹² 邊界問題雖然並未破壞中印這次會談，針對經貿關係展開的合作，但卻使習近平與莫迪的會談略顯尷尬。在18日的會談中，印度總理莫迪要求中共主席習近平讓中方軍隊撤退，在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莫迪進一步指出「邊境的和平極為重要」。面對莫迪的要求，習近平回應：「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前，共同管控好爭議，維護好邊境地區和平安寧，不使邊界問題影響兩國關係發展」。¹¹³ 莫迪除要求習近平下令撤退邊界軍隊之外，也公開表示，他認為：「實際控制線位置的釐清對中印邊界的穩定及和平至關重要。」¹¹⁴ 由於中印高層都公開提及對邊界對峙問題的重視，這次的邊界爭端並未在習近平與莫迪會談時，升高對峙層級，雙方都有所克制。

¹¹¹ 何宏儒，〈習到訪前 印陸邊防對峙5天〉，《中央通訊社》，2014年9月16日，
<<https://tw.news.yahoo.com/%E7%BF%92%E5%88%B0%E8%A8%AA%E5%89%8D-%E5%8D%B0%E9%99%B8%E9%82%8A%E9%98%B2%E5%B0%8D%E5%B3%99%E5%A4%A9-081858215.html>>。

¹¹² 〈中印簽署巨額經貿協議之際邊界爭端再起〉，《BBC 中文網》，2014年9月18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18_china_india_border>。

¹¹³ 中澤克二，〈中印首腦會談遇上邊境對峙〉，《日經中文網》，2014年9月19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1117-20140919.html>>。

¹¹⁴ “As it happen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Delhi,”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8,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in-India/newsliveblog/42775600.cms>>。

雖然中印高層公開表示重視，但邊界對峙並未隨著雙方領導人的會談結束，9月19日，習近平訪問結束，邊界對峙問題仍未解決，直到26日，雙方軍隊才逐漸撤退。¹¹⁵ 26日，印度外長蘇什瑪·斯瓦拉傑（Sushma Swaraj）與中共外長王毅在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會面後，斯瓦拉傑才對外表示：「雙方坐下來並且解決了邊界問題。」（Both nations sat down and resolved it.）30日，中共外交部對外證實撤退已如期完成，雙方的邊防軍隊已撤回爭端爆發前的位置，¹¹⁶ 長達幾星期的邊界對峙至此落幕。1962年至今，中印邊界大小爭端不斷，但2014年的這次對峙頗為不尋常。檢視中印雙方交往歷史，在中印領導人相互訪問時，雙方在邊界地區多半會盡量維持穩定，藉此營造雙方的好友關係，為領導者的會談塑造良好的氣氛。然而，習近平與莫迪這次的會談，邊界地區局勢不僅沒有比較穩定，反而還展開軍事對峙。

雖然邊界的軍事對峙讓2014年9月的習莫會略顯美中不足，但在習近平訪問印度的期間，雙方大抵仍能保持友好的態度，強調中印合作的重要。習近平在9月18日發表題為《攜手追尋民族復興之夢》的演講。在演講中，針對中印關係，習近平提出三點主張，認為中印兩國要做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引領增長的合作夥伴及戰略協作的全球夥伴。習近平不只提到希望加深中印的夥伴關係，更說：「在印度人民實現發展復興的道路上，中國人民願意始終同印度人民走在一起。」¹¹⁷ 9月19日，雙方共同發表《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¹¹⁸，聲明中的第16點及第17點，提及雙方針對邊界問題的共同立場：

¹¹⁵ Devirupa Mitra, "Troops Leave Border as India, China Enter Into Peace Deal," *India Express* September 27, 2014,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express-in-america/Troops-Leave-Border-as-India-China-Enter-Into-Peace-Deal/2014/09/27/article2451706.ece>>.

¹¹⁶ Shannon Tiezzi, "China, India End Military Stand-Off Along Disputed Border," *The Diplomat*, October 1,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10/china-india-end-military-stand-off-along-disputed-border/>>.

¹¹⁷ 〈習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全文）〉，《新華網》，2014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9/c_1112539621.htm>。

¹¹⁸ 〈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網》，2014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9/c_1112555977.htm>。

- 訪問期間，雙方就中印邊界問題交換了意見，重申致力於從兩國關係總體利益出發，尋求一個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雙方憶及 2005 年 4 月簽署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協定，**重申將致力於早日解決邊界問題，堅信這符合兩國的基本利益，將作為一項戰略目標推進**。雙方一致認為為政治解決邊界問題而建立的特別代表機制，以及為處理邊境事務而建立的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第十六點，2014 年中印聯合聲明）
- 雙方認為，**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是雙邊關係發展和持續增長的重要保障**。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前，雙方將共同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第十七點，2014 年中印聯合聲明）

2014 年中印聯合聲明的第 16 點及第 17 點，重申了雙方對邊界問題的一貫立場，雖了無新意，但卻是印度新任總理莫迪上任以來，中印針對邊界問題的首次共同表態。中印針對邊界問題的談判，在歷經 20 餘年的協商後，現在可說是進入談判的「深水區」。由地緣政治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印作為有越來越多國際責任的崛起大國，中印的雙邊關係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議題的影響。在這情況下，邊界問題更加難以解決，不只困於中印對實際控制線的內部解讀不同，往後中印在全球議題上若產生對抗，這種外部性因素也會影響雙方面對邊界問題時的態度。¹¹⁹ 往後，中印邊界的協商將會越來越難取得突破與進展，雙方在後冷戰時代，以協商取代衝突，歷經數十年採取的「信心及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CSBMs）¹²⁰ 將會面臨更多挑戰。

2014 年，中印領導者會談時，邊界仍舊展開軍事對峙的原因，著實令人費解，外界也有諸多揣測。但不論其原因為何，這次的事件凸顯出中印邊界問題上確實

¹¹⁹ Dipankar Banerjee and Jabin T. Jacob, “Sino-Indian Military CBMs—Efficacy and Influences,” in Dipankar Banerjee and Jabin T Jacob, eds.,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and India-China Relations Fighting Distrust*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2013) .p.6.

¹²⁰ 承平時期，對軍事力量的使用及安排進行共同的安排，採取 CSBMs 目的是確認國家間無侵略意圖，而所有的軍事的活動都穩定的在預期之內。然而，CSBMs 並不限制國家選擇適合本身國防政策的主權。因此該措施被視為一種對國家間「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進行控管的和平方式。參考：Manfred Efinger, Volker Rittberger and Martin Mendler, “Toward an East-West Security Regime: The Case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o. 1, 1990, pp.55-74.

仍存有根本的矛盾問題，邊界協商雖然已行之多年，但仍舊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努力。若邊界問題惡化，不僅地緣上接壤的中印將在陸地上陷入惡劣的安全關係中，也將連帶影響雙方針對新興海洋議題的合作。在 2014 年中印聯合聲明中，緊接第 16 點及第 17 點針對邊界議題的討論，雙方在第 18 點及第 19 點中也針對海洋議題進行討論¹²¹，表現出願意強化雙邊海洋合作的意圖。

- 雙方認識到加強中印兩軍關係有利於增進互信，同意保持兩國防務部門和兩軍領導人定期互訪，拓展各領域務實合作；同意於雙方方便的時候舉行第四次陸軍聯合訓練，**適時開展海、空軍聯合演練**，加強維和、反恐、**護航、海上安全**、人道主義救援減災、人員培訓、智庫交流等合作。（第十八點，2014 年中印聯合聲明）
- 雙方決定於年內**舉行首輪海上合作對話**，**就海洋事務、海上安全交換意見**，議題包括反海盜、航行自由和兩國海洋機構合作。雙方還決定儘早舉行裁軍、防擴散和軍控事務磋商。（第十九點，2014 年中印聯合聲明）

中印雙方針對近年新興的海洋議題，雖然目前都表現出願意合作的態度，但未來若要心無芥蒂的進行海洋合作，長年阻礙中印關係發展的邊界問題仍急需解決。檢視近年中印邊界較為嚴重的爭端，不難發現，多半都起因於雙方對實際控制線位置的認知不同，一方在邊界較為大動作的作為，往往被另一方視為對自身領土的侵略，而展開反制措施。中印關係只要邊界線位置一天不確定，邊界地區的爭端就不會停止，隨著協商逐漸進入深水區，雙方要如何進一步打造「信心及安全建立措施」，考驗雙方智慧。隨著中印實力雙雙崛起，在邊界問題上，未來假若協商的效用降低、邊界爭端升級，中印又將彼此視為邊界威脅的話，則恐怕會

¹²¹ 〈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網》，2014 年 9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9/c_1112555977.htm〉。

深化雙邊陸地關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¹²² 未來，中印若無法緩解陷入安全困境的陸地關係，不僅將阻礙雙邊海洋安全關係的發展，也將對印太地區的安全局勢，造成嚴重的影響。中印為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必須要堅持以協商的方式，和平解決邊界問題。

¹²²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的概念，可簡單地闡述為：「一個國家因為感到自己不安全，強化自身軍事力量，他國對該國強化國家安全的努力感到不安而採取反制措施，雙方各自為確保國家安全而展開行動，最終導致雙方陷入不安的狀態，陷入安全困境。」1950 年代，美國學者約翰·赫茲 (John Herz) 將此一現象予以概念化，首次將「安全困境」此一學術用語引進國際關係的研究當中。赫茲認為，兩個國家在彼此競爭的情況之下，最終將導致沒有一方能感受到真正的安全，陷入了對安全永無止盡的追求，出現權力的競相追逐，造成不安與軍事力量發展的惡性循環，產生所謂的安全困境。而安全困境的深化，將進而產生對抗、衝突甚至戰爭。 相關資料參考：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5, No.2, 1950, pp.157-180.

第四節 小結

地緣上接壤的中共和印度，至今在邊界上仍存有矛盾，邊界問題更常影響中印關係的發展。為理解中印陸地上的安全關係，本章節首先探討中印邊界爭端的原因、爭議點及現況。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為中印建交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衝突，對中印關係的進展影響深切。因此，本章首先針對中印邊界戰爭進行討論，檢視了中印戰爭的環境背景、原因及影響。1962 年的中印戰爭，遠因可歸咎於 1913 年英國（當時殖民印度）、西藏及中國在西姆拉招開的會議。西姆拉會議以極為混亂的狀態收場，三方並未能協商出解決方案，最終留下的文本、地圖及會議紀錄，不僅沒有解決中印邊界劃界問題，反而為未來邊界衝突埋下禍根。1940 年代末期，印度及中國紛紛從外來勢力的入侵中獨立，並繼承了西方社會所創造出來的主權與領土概念，將對邊界地區的管轄視為國家主權的象徵。由於邊界界線模糊，邊界矛盾日益惡化，加以領導人對局勢的誤判、民族情緒的高漲及協商破局等因素，1962 年雙方爆發全面戰爭。不過，中印戰爭不但沒有解決邊界問題，反而還使在二戰期間緊密的中印關係破裂，在往後的 20 多年陷入要死不活的狀態中。中印戰爭至今，中印在邊界上，仍存有諸多爭議。

現今中印邊界的爭議地區與雙方各自的主張，目前中印邊界的爭議，主要可分為三段，即東段、中段與西段。東段，面積約九萬平方公里，現在由印度實際控制。印度認為，根據麥克馬洪線的劃定，這個地區歸印度所有，並無爭議，然而中方則認為，麥克馬洪線不具備合法性。中段，面積約為二千平方公里，目前由印度控制，中共雖仍宣稱擁有此處的主權，但由於中段地區占地面積小且未有任何重要資源，中印鮮少在中段地區產生嚴重衝突。西段，總面積約為三萬三千平方公里，阿克賽欽地區，目前由中共實際控制。印方目前聲稱擁有西段地區主權的理由，強調傳統邊界的存在。不過，中共認為印度的聲稱與歷史事實不符，並強調現今的控制是基於歷史事實，西段地區不存有領土爭議。檢視中印邊界爭議地區及雙方的主張後，本研究發現中印邊界涵蓋的議題及地理空間相當廣泛，

有其難以解決的根本矛盾。不過，1990年代中印關係重新全面啟動至今，針對邊界問題確實有展開協商的努力。

1988年開始，中印針對邊界貿易簽署多份協議，其中以2006年乃堆拉山口通道的開放最具象徵意義，乃堆拉山口邊貿通道為古代絲路的路線之一，曾是中印主要的陸路貿易通道，乃堆拉山口的開放，具有歷史意涵與政治意義。1990年代至今，中印在各自的考量下，逐步開放邊界貿易的方式，顯現出雙方在冷戰之後，願意以協商代替軍事衝突的態度。邊界協商架構及機制的建立，為冷戰後中印邊界關係的重大發展，雙方分別於1993年、1996年、2005年、2012年及2013年簽署了多份重要的邊界協議。中印邊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1989-2005）、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2005迄今）及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2012迄今）為冷戰後中印針對邊界問題主要的協商管道，透過這些協商框架及機制的建立，數十年來，中印在邊界問題上採取各種「信心及安全建立措施」（CSBMs），試圖和平解決邊界關係，並妥善的發展中印雙邊關係。協商雖有成效，但中印邊界仍時有爭端產生，2013年的帳篷事件及2014年習近平訪印時的邊界對峙，在在顯現中印在邊界問題上存有根本矛盾。

陸地邊界為中印最容易發生摩擦的地點，對中印關係的影響深刻，雖然在雙邊的努力下，協商有所進展，但仍易生事端。隨著地緣政治的空間轉向印太，中印邊界安全對國際局勢的穩定越來越重要。從結構上來看，只要中印雙方無法順利劃定邊界線，邊界地區爭端就不會停止。面對邊界問題，隨著實力雙雙崛起，中印應試圖避免因邊界問題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畢竟，邊界問題的惡化不僅將損害中印關係，影響雙邊海洋安全關係的發展，更會對印太地區的安全局勢造成影響。除陸地邊界問題外，近年隨著中印遠洋海軍能力的提升，以及海權思想的發展，中印在印太地區的安全關係，也開始面臨海權勢力重疊的問題。本研究將在下一章節，檢視中共及印度各自的海權發展，並探討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權勢力重疊問題。

第四章 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洋關係

海洋佔地球表面積的 70%，雖然自古以來並非人類的生存空間，但隨著科技及運輸技術的革新，控制及利用海洋逐漸成為國家發展實力的重要課題。從 15、16 世紀西方地理大發現（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y）時代開始，臨海洋的國家展開一系列社會、政治及軍事活動，意圖掌握海洋，並藉此成為世界強國。從人們開始認識到海上商業對於國家的財富及實力有深遠影響以來，為了獲取龐大利益，各個國家無不透過各種手段，在海上竭力排斥其他競爭者。馬漢認為，這種因利益衝突所產生的憤怒情緒，往往會導致衝突雙方爆發戰爭，他說：「海上力量的歷史，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部軍事史。」因此，瀕臨海洋或想藉助海洋來發展實力的國家，必須要擁有強勢的海上力量。¹²³ 馬漢 1890 年的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被後世海權論信徒奉為經典，並視為是海權理論的濫觴。中共及印度，傳統上並非海洋強國，多半以發展陸權，確保邊界安全為國家首要任務。然而，近代侵略中印國家安全的外敵，多半由海洋而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印分別擺脫入侵者與殖民者，獲得政權上的獨立自主。發展海權以保衛國家的聲音開始出現，中共有劉華清積極提倡海軍發展，印度則有卡瓦拉姆·瑪達瓦·帕尼卡（Kavalam Madhava Panikkar）提倡海軍發展。然而，二戰畢竟剛結束，中印雙方都必須先確保陸地安全，加以兩國長久以來崇尚陸權的政府特質（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及人口特質（character of the people），海權並未能迅速發展起來。1950 年代，印度在邊界上與中共及巴基斯坦都存有衝突，在陸地上陷入困境，1962 年，印度更慘敗於中印邊界戰爭。陸地的紛擾使印度不得不將目光關注在陸地安全的維護上，無暇顧及海權發展。不結盟（Non-Aligned）外交傳統及內向型經濟特性，減緩了全球化對印度國家發展的影響。

¹²³ 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一兵譯，《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年），頁 1。

響，同時也使印度發展海洋的願景降低。直至 1990 年代東望政策提出，確保海洋實力發展的戰略部署及海軍現代化，才再次成為印度國家戰略關注的課題。

與印度海權發展歷程相近，1950 年代剛建立政權的中共，在確保陸地邊界穩定的同時，處理內戰遺緒、確保政權穩定為中共最主要的考量。毛澤東從 1956 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動員，將發展焦點侷限於內部，社會主義的共產經濟模式更與全球市場經濟脫鉤。只注重內部問題，並有意識抵抗全球化發展模式的作為，使中共海權停滯不前。1978 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從毛澤東手上繼承了規模小且裝備過時，不堪用的海軍。鄧小平時期，雖然將國防現代化位居四個現代化之列，卻強調「軍隊要忍耐」，軍隊因此得不到足夠預算，只能自力更生，靠經商與農副食生產來維持。直至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江澤民極力拉攏軍隊，並看到波灣戰爭中美國高科技戰爭實力的展現，因此要求軍隊吃皇糧，由國家撥列更多預算。¹²⁴ 1990 年代後，中共大量老舊武器系統陸續更換，國防現代化加快，海軍力量的提升也多半始於這個時期。

1980、1990 年代後，中印兩國陸續擺脫內向型的經濟結構及戰略想法，逐漸融入國際體系之中。隨著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中共及印度現今已是國際世界中重要的經濟體，而依賴全球市場的外向型經濟結構也使中印將國家安全考量範圍，逐步投射至海洋。在此背景下，馬漢的理論，開始受到中印戰略社群及領導高層的重視¹²⁵，成為中印發展海權的理論基礎及辯護理由。馬漢的理論究竟對中印的海權發展有多少影響仍有討論空間，但不可諱言的是，隨著經濟實力崛起，中印在海洋上有更多發揮影響力的本錢。本章節將分別檢視中共及印度的海權發展，並討論中印雙方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關係。

¹²⁴ 沈明室，〈分析中共國防預算增長意涵的迷思〉，《戰略安全研析》，第 107 期，2014 年 3 月，頁 42-48。

¹²⁵ 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The Influence of Mahan upon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4, No.1,2005, pp.23-51.
David Scott, "India'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Indian Ocean: Mahanian Visions," *Asia-Pacific Review*, Vol.13, No.2, November 2006, pp.97-129.

第一節 中共海權的西進（1990-2014）

一、轉向海洋

中共海岸線長達 1 萬 8 千公里，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上的島嶼有 6000 多個，可管轄海域面積為 300 萬平方公里。可管轄海域中，有面積合計達 70 萬平方公里的 30 多個沉積盆地，蘊藏 240 億噸的石油資源，天然氣資源約 14 兆立方米；沿海具有 150 個面積大於 10 平方公里的海灣，可供船舶停靠的港區有 160 多處。¹²⁶ 中共的地理位置、海洋物質構成及領土範圍，都相當符合馬漢認為國家發展海權的自然條件要素。但另外三項要素：以海為生的人口數量、面對海洋的民族特質，以及政府傾向發展海洋等特性，中共則較為欠缺。中國自古以來為陸權國家，雖然在明朝時期有「鄭和下西洋」，多次派遣龐大的艦隊出巡，走訪東南亞國家，展現海洋實力。然而，這樣的海洋作為，並非是常態。¹²⁷ 檢視歷史發展，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歷代王朝政權主要威脅，多半來自陸地邊界。因為這樣的地緣政治特性，長久以來，發展海洋實力並非中國各政權首要關注目標。依據馬漢的邏輯，以海洋商業帶動海軍實力提升，並藉由海軍實力擴大商業利益，為國家海權強盛的運作方式。綜觀中國歷代政權，以此模式運作的僅有明清時期，以台灣為復興基地的鄭氏政權。¹²⁸ 其餘時候，海軍的發展多半只是輔助，並非政權賴以為生的關鍵。

1949 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時期，一系列的內部政治運動導致經濟積弱不振，外部又須防範關係破裂的蘇聯、韓戰後掌握沿海與周邊島嶼的美國，以及以台灣為復興基地的國民黨政權。因此，海軍現代化深受影響，僅能以老舊軍種進行近海防禦。¹²⁹ 鄧小平時期，中共內部進行經濟改革，從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

¹²⁶ 石家鑄，《海權與中國》（上海：三聯書店，2008 年），頁 183。

¹²⁷ Ja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42-152.

¹²⁸ 倪樂雄，《文明轉型與中國海權》（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頁 144-156。

¹²⁹ 曹雄源，《戰略廣角：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臺北：五南出版社，2014 年），頁 93-103。

場經濟，為創造發展經濟的有利環境，維持周邊局勢穩定成為中共的首要目標。1980年在中共中央幹部會議，鄧小平就曾明白指出：「我們對外的政策，就本國來說，是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¹³⁰。」¹³¹ 後冷戰時代，隨著中美關係修好，中共在國際舞臺上，得到更多發揮空間。中共近年極力尋求與陸地鄰國解決邊界的劃界糾紛，除了印度之外，已經與其他 13 個陸地鄰國解決邊界問題，並且與俄羅斯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主導建構「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藉以穩定西北陸疆、維持與印度相較穩定的關係，為集中力量發展海權提供未曾有過的戰略機遇期。¹³²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趙紫陽遭撤除黨籍，江澤民接任鄧小平成為中共領黨人。江澤民時期，對外強調友好睦鄰政策，在國家安全確保上，依循鄧小平時期的基礎架構，以謀求有利國家發展的國際環境，1996年中共當局簽屬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正視國際海洋問題。

被視為「中國馬漢」的中共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海軍司令劉華清，在 1980 年代末期，提出了中共海軍的新軍事戰略。劉華清認為，中共要建設海軍，保衛國家和國家海洋權益，必須建立完整的戰略思想和理論原則，海軍應要有屬於自己的海洋戰略。¹³³ 根據劉華清規劃的海軍「三階段海洋戰略」，中共希望在 2000 年建立對第一島鏈內的控制、2020 年控制區域到達第二島鏈，以及在 2050 年成為全球海軍霸權。2000 年後，中共海軍雖然尚未能達成劉華清控制第一島鏈的構想，但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構想，逐漸浮出檯面。2002 年，即將卸任的江澤民在 11 月召開的十六大會議中，將「海洋開發」寫入政治報告中。胡錦濤接班後，2003 年 5 月，中共國務院公佈《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畫綱要》，開宗明義提到：「我國是海洋大國，管轄海域廣闊，海洋資源可開發利用的潛力很大。加快發展海洋產業，促進海洋經濟發展，對形成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具

¹³⁰ 「四個現代化」為當時中共的發展目標，分別為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及科學技術現代化。

¹³¹ 蔡東傑，《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77。

¹³² 林賢參，〈日「中」海權發展與釣魚臺爭議——「安全困境」的觀點〉，《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10 期，2013 年 10 月，頁 61-80。

¹³³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435-437。

有重要意義。」¹³⁴《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畫綱要》的提出，顯現出中共在全面融入世界市場體制後，對於海洋權益的維護已經有所企圖。2005年7月，中共大張旗鼓，盛種舉辦「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慶祝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黃菊共同出席了這次的大會。黃菊在演講時說：

中國既是陸上大國，也是海洋大國。大力發展海洋事業，對於保障國家安全、維護主權權益、保護資源環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國家已決定把每年的7月11日定為中國“航海日”。要宣傳普及航海及海洋知識，增強全民族的航海意識、海洋意識和海防意識，增強建設航海強國和海洋強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促進我國航海及海洋事業更大發展。¹³⁵

從黃菊的演講中可以看出，中共政府不只試圖轉向海洋，也積極增強民眾的海洋意識。由於世界商業及能源運輸絕大部分依靠海運，加以中共經濟及能源安全越來越依賴海洋，政府及人民的海洋意識因而提升。外向型經濟結構的國家，為確保海洋通道暢通，不免會發展強大的海權，以確保自身利益。¹³⁶ 進入市場經濟體制後的中共已與世界各國有廣泛聯繫，海洋權益泛布於世界並隨中共經濟總量的擴大而持續擴張，與此同時，中共實現其海權的內部需求動力和外部壓力也同時增加。¹³⁷ 經濟型態的改變，使中共面臨能源安全問題，經濟發展依賴對外能源進口支撐，成為中共安全脆弱的一環。¹³⁸ 面對能源運輸問題，2003年，胡錦濤曾公開表示，中共能源運輸安全令他擔憂，並將中共過度依賴海外能源運輸線的

¹³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海洋局，〈國務院關於印發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的通知〉，網路資訊發佈時間：2008年5月9日，〈http://www.soa.gov.cn/zwgk/fwjgwywj/gwyfgwj/201211/t20121105_5261.html〉。

¹³⁵ 〈黃菊李長春出席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大會〉，《央視國際》，2005年7月11日，〈<http://big5.cntv.cn/gate/big5/www.cctv.com/news/china/20050711/102942.shtml%ED%AF%80%ED%BE%94>〉。

¹³⁶ 倪樂雄，《文明轉型與中國海權》（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頁47-79。

¹³⁷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06-107。

¹³⁸ Zhang Wenmu, “Sea Power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China Security*, Summer 2006, pp.17-31.

問題，稱為：「麻六甲困境」(Malacca Dilemma)。¹³⁹ 隨著海權實力發展，2008 年面對索馬利海盜問題，中共派遣三艘軍艦，經由麻六甲海峽前往亞丁灣，支援國際社會的反海盜任務。2008 年的反海盜任務為中共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海軍力量保護其全球利益，也藉此向世界展示了中共海軍的發展成果。依照馬漢的理論，中共發展海權是合乎邏輯的行為，有學者認為，國際社會對此不需過度恐慌，而該採取接納的態度。¹⁴⁰ 然而，長久以來中共畢竟是一個陸權國家，隨著實力增強而轉向海洋時，難免會引起疑慮。有學者就認為陸權國家尋求發展海洋強權能力，真正的驅動力是民族主義和追求大國地位，而不是安全考量，中共也非例外。¹⁴¹ 中共發展海權的模式與路線、海權追求的目標、海權與陸權的從屬關係，以及是否一定要遵循馬漢理論等相關議題，在中共官學研掀起諸多爭論。但不論中共發展海權的真正動機及目標為何，中共確實已經逐漸轉向海洋，並加強海軍遠洋投射能力。

美國五角大廈在 2011 年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書》中，針對中共海權發展問題，提出特別報告：〈中國不斷發展的海洋戰略〉。報告中指出，1980 年代以來，海洋利益日益擴大，改變了北京對海洋的看法。加以 1996 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遣航空母艦介入的作為，讓中共認知到後冷戰時代，地緣政治環境的根本改變。面對區域局勢的改變，中共海軍現代化的首要目標，即是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 (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 的能力。¹⁴² 2011 年，中共官方出版的《中國海洋發展報告》指出，中共具有發展海洋經濟的雄厚基礎，在陸地資源日益減少、

¹³⁹ 2003 年 11 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胡錦濤提到了金融和石油兩大國家經濟安全概念。他指出，中共進口原油五分之四左右是通過麻六甲海峽運輸的，而一些大國一直染指並試圖控制麻六甲海峽的航運通道。因此，他要求必須從新的戰略全域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發展戰略，採取積極措施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此為中共「安全困境」概念首次的提出。 相關資料參考：張謙，〈報導指胡錦濤要求制定能源發展戰略〉，《中央通訊社》，2004 年 1 月 14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3/n448400.htm>〉。

¹⁴⁰ Jonathan Holslag, "Embracing Chinese Global Security Ambi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2, No.3, 2009, pp.105-118.

¹⁴¹ Robert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2, 2009, pp.46-81.

¹⁴²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Defense, U.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Republic of China 2011," pp.57-63.

經濟發展面臨資源供給不足的形勢下，應大力開發、利用海洋資源，使海洋成為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基地。¹⁴³ 比對美國及中共的兩份報告，不難看出，隨著地緣環境的改變，中共已轉向海洋，而傳統的海洋霸主美國，對此多有忌憚。

2012年9月14日，中共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海洋權益維持工作指導小組」，由習近平擔任組長，副組長為國務委員戴秉國，顯見中共高層對海洋權益的重視。¹⁴⁴ 2013年，根據中共《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設立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國家海洋委員會」。¹⁴⁵ 除在原有的國家海洋局之上建立高層次的協調機構外，原有的國家海洋局也進行業務重整。將原國家海洋局及其下屬中國海監總隊、原公安邊防海警部隊、原農業部中國漁政、原海關總署海上緝私員警隊伍進行整合，重組國家海洋局，並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¹⁴⁶ 除了進行體制改造將負責海洋事務的組織層級提高、權責明確化之外，中共海軍實力，也一直在提升。

中共在1950年代末就已出現擁有航空母艦的構想，但受內部局勢的影響，可行性的規劃延遲到1980年代初才進行，1990年代末才有較為實際的成果。不過，航母計畫直到21世紀初，才進入真正的研製發展階段。¹⁴⁷ 中共1985年購買澳洲廢棄的航母「墨爾本號」後，又陸續從俄羅斯買進「明克斯號」及「基輔號」，向烏克蘭買進了「瓦雅格號」。2011年中共的瓦雅格號整修完成，並進行多次試驗航行。2012年9月25日，中共官方高調宣佈瓦雅格號整修完成，並正式納入中共海軍服役，命名為「遼寧號」。就地理因素來看，航母無疑可以彌補中共地緣政治因素對外交造成的劣勢，中共並無海外領土或可供長期使用的海外軍事基地。航母，

¹⁴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11）》首發〉，2011年4月29日，〈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1104/t20110429_849108.htm〉。

¹⁴⁴ 董佩琪，〈習近平領軍 設指導小組捍海權〉，《旺報》，2013年2月5日，〈<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62607#ixzz3Glev03lB>〉。

¹⁴⁵ 〈國務院重組國家海洋局 設國家海洋委員會〉，《新華網》，2013年3月10日，〈<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3-03/1481913.html>〉。

¹⁴⁶ 〈國家海洋局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人民公安報》，2013年3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3/11/c_124442592.htm〉。

¹⁴⁷ 林宗達，《中共海軍現代化》（臺北：精采文化，2013年），頁213。

無疑是一種海上的移動堡壘，若中共在航母研發上能有所突破，海軍遠洋力量將會增強。現今中共遼寧號的實戰效益，外界多所存疑，中共內部對於應該盡力發展航母或是潛艦，也出現了潛艦派和航母派的路線爭論。¹⁴⁸ 雖然潛艦及航母的路線之爭未有定論，但已能明確顯示出中共海洋意識的提高，而在未來幾年，也並無明顯的證據或跡象指出中共將放棄航母的建造。

檢視現今國家的海權能力，除航空母艦之外，潛艦的實力是另一關鍵。現今核子潛艦的速度已經接近水面艦，且由於良好的隱藏效果，潛艦在配戴反艦飛彈後，對水面艦的威脅性大幅提高。擴張潛艦兵力不僅在戰時具有效果，在平時也代表著一隻海軍的威望及影響力。¹⁴⁹ 中共的潛艦部隊在 1950 年代中期開始建立，從那時開始，除了仿製前蘇聯艦艇外，中共也開始自行研發潛艦。1974 年，中共第一艘核子動力攻擊潛艦（091／漢級）服役後，陸續研發出 093／商級（2006 年服役），以及 095／秦級（預估 2015 年服役）等多代核動力攻擊艦。除核動力攻擊艦外，具備戰略彈道飛彈能力的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第一艘 092／夏級於 1983 年服役，094／晉級則在 2004 年首次出現。¹⁵⁰ 2007 年 10 月，穀歌地球(Google Earth)的衛星拍攝到兩艘晉級核潛艦。一些軍事分析家對 2004 年才首次出現的晉級核潛艦，在短時間內就已建造兩艘的速度感到驚訝。¹⁵¹ 目前中共正在研發 096／唐級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一般預測將能突破以往的靜音能力，最大潛深已將達 600 公尺，將能大幅提升中共潛艦的作戰能力。

隨著中共海洋實力的增強，2014 年五角大廈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書》指出，中共不僅已有一定的 A2AD 實力，在遠洋海洋力量的打造上，中共的「藍水海軍」(Blue Water Navy) 也已經具備遠洋巡航能力。中共藍水海軍肩負的遠洋任務，主

¹⁴⁸ 戴旭，《海圖騰：海洋、海權、海軍與中國航空母艦》（香港：新點出版公司，2011 年），頁 181-182。

¹⁴⁹ 張國城，《東亞海權論》（臺北：廣場出版社，2013 年），頁 45-48。

¹⁵⁰ 林宗達，《中共海軍現代化》（臺北：精采文化，2013 年），頁 158-202。

¹⁵¹ David Lague, "Chinese Submarine Fleet Is Growing, Analysts Say,"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2/25/world/asia/25submarine.html?pagewanted=print&_r=0>.

要有三項：第一、保護重要的海洋通道（sea lanes）不受海盜、恐怖主義及外國勢力的幹擾；第二、提供災難救助及人道救援；第三、進行海軍外交，建構區域嚇阻（Deterrence）能力，防範協力廠商（如：美國）對中共沿海進行幹擾，包含台灣、南海及東海問題。¹⁵² 中共海軍戰略目標已從近海防禦逐漸轉變為提升遠洋作戰能力，由於能源安全日益重要，除傳統上重要的東部沿海地帶（西太平洋）之外，西部的印度洋也日益受到關注。

從地理條件來看，中國並未有面對印度洋的海岸線，西部也並非中共發展的精華地區。喬治·傅利曼（George Friedman）指出，中共的地理位置特殊，四周是難以通行的天然障礙或荒地，長期以來人口多集中在東部，西部地帶雖占三分之二的領土範圍，但人口稀少。傅利曼認為，中國其實是一個島，¹⁵³ 四周有難以跨越的天然障礙，而西部地區，並非影響中共安全的關鍵地區。



圖 4-1 中共難以跨越的地形阻礙

資料來源：George Friedman, *The Next 100 Yea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p.89.

¹⁵²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Defense, U.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Republic of China 2014,” pp.37-39.

¹⁵³ George Friedman, *The Next 100 Yea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9), pp.88-89.

與傅利曼的看法相近，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認為，中國近 7 成人口居住、僅占領土 22% 左右的東部地區，為中共的心臟地帶。中共若面對來自中亞的陸地騷擾，西部邊界地區將扮演「緩衝區」的角色；若入侵者來自海上，則此「緩衝區」則變為中共內陸的「防衛縱深區」。¹⁵⁴ 傅利曼與黎安友的看法雖有其道理，但卻未考量中共為維持邊疆地區穩定，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透過鐵路、公路等交通運輸系統的建設，強化了沿海地區與西部之間的連結；而西部地區的穩定，對中共的能源安全也日益重要，中共陸上能源運輸管線的投資，不論是在緬甸投資的陸上管線，或是預計與泰國進行的合作，都緊鄰著西部地區。¹⁵⁵ 西部地區現今的重要性，已遠遠超越早期扮演天然地形阻礙及緩衝區的功能，西部的穩地對中共的安全有深遠影響。

羅伯·卡普蘭指出，近年來，中共陸續處理了與陸地上邊界國家的關係，擺脫了陸地邊界穩定的問題，不再受困於「邊界躁慮症」（Irritable Border Syndrome）的中共，有更多的空間打造強大的海軍。而中共西南方的邊界，靠近印度洋，將會因道路及陸地管線的建設，將中共與印度洋連結在一起。¹⁵⁶ 卡普蘭認為從非洲向東到印尼，然後再向北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海上世界，將日益成為一個廣泛的連續體¹⁵⁷，因為未來各種各樣的運河及大陸橋項目，將為兩大洋提供通路，而這個地區也將成為世界政治格局的縮影。¹⁵⁸ 1990 年代中葉以來，中共逐漸提升在印度洋的影響力，對海軍而言，海洋上的阻礙都來自於人類的劃界，隨著兩洋逐漸

¹⁵⁴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與陸伯彬（Robert S. Ross）著，何大明譯，《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頁 39-59。

¹⁵⁵ 關於中共與泰國及緬甸間的能源關係，相關資料可參考：Shwe Gas Movement, “Corridor of Power – China’s Trans-Burma Oil and Gas pipelines,” September, 2009, <<http://www.shw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3/CorridorofPower.pdf>>；Busakorn Chantasawat, “Burgeoning Sino-Thai Relations: Heightening Cooperation, Sustaining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 No. 1, March 2006, pp. 86-112

¹⁵⁶ Robert D. Kaplan,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205/robert-d-kaplan/the-geography-of-chinese-power>>.

¹⁵⁷ 卡普蘭在 2010 年書中所指之地理範圍，就是後來相關研究所討論的印度太平洋地理空間。

¹⁵⁸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283.

整合成連續的整體，中共為確保海權發展，在海上爭取更多發展空間，開始向西進行戰略佈局。

二、海權西進

西部雖為內陸地區，但卻曾是古時絲路中心，為中共連接南亞、中東及地中海的重要地帶。由於西部並未有海岸線，中共要由西部西出印度洋，則必須藉由與沿海各國之間建立的交通線。1950年代，中共佔有西藏後，在西部擁有廣闊的領土，加強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的連結，成為毛澤東及其後的中共領導人關注的問題。隨著中共經濟實力增強，東部沿海地區已達成鄧小平的「先富」目標，中共開始將國家發展的目光，投向西部地區。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2001年，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十五計畫）中，對西部大開發戰略進行了具體部署。¹⁵⁹ 從十五計畫（2001—2005）開始將西部開發列為國家重要發展計畫後，十一五計畫（2006-2010）及十二五計畫（2011-2015）都對西部開發多所討論。根據十二五計畫的內容，中共這五年希望繼續加強西部的基礎建設，並強調水利和交通為兩個關鍵環節。¹⁶⁰ 對交通建設的重視，顯現中共近年欲增強沿海心臟地帶與西部地區連結的意圖。此外，加強與西部地區的連結，不僅能幫助中共確保對邊界地區的統治，也能提升中共與南亞國家間的連結，藉此尋找西出印度洋的契機。

目前中共前往印度洋的陸地運輸通道主要有三條：一、由西藏拉薩至印度加爾各答（Kolkata）；二、由喀什地區至巴基斯坦克拉蚩（Karachi）；三、由雲南經由緬甸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沿線的廊道（corridor）到達孟加拉灣（Bay of

¹⁵⁹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11/02/content_3719691.htm〉。

¹⁶⁰ 龐興雷，〈國務院通過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十二五規劃〉，《新華網》，2012年1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09/c_111403644.htm〉。

Bengal)。¹⁶¹ 「拉薩—加爾各答」線為早期西藏地區出海最重要的路線，1950年代末期，雖然中共開始由內陸加強與拉薩之間的交通聯繫，但拉薩—加爾各答線仍是最為方便的通道。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這條路線因而停擺多年，直至2006年乃堆拉山口通道開放，才出現重新開通的可能。2006年青藏鐵路開通，顯現出西藏肩負中共連接西南方國家的特殊地緣位置重要性，也強化了中共與南亞國家之間的交通連結。¹⁶² 然而，即使交通運輸能力有所提升，但拉薩—加爾各答路線畢竟穿越中印邊界，極易受到中印邊界局勢影響，要能穩定保持暢通仍有困難。



圖 4-2 中共前往印度洋的重要陸地運輸通道

¹⁶¹ C.Raja Mohan ,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13.

¹⁶² Zhang Yunl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2009, pp.74-79.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相關資料參考：C. Raja Mohan ,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11-119.

「喀什—克拉蚩」線為中共與巴基斯坦間的通道，自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以來，中共與巴基斯坦一直維持友好的外交關係。喀什地區為連接中共及中南亞地區的重要商業及交通樞紐¹⁶³，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中共開始強化與喀什地區的連結。九五計畫期間，完成了新疆鐵路的建設，十五計畫時，則強化沿喀喇崑崙山脈（Karakoram）的公路建設，並投資瓜達爾（Gwadar）港的建設。瓜達爾港計畫，加上幫助巴基斯坦進行鐵路的現代化，將能提升中共由西部地區至阿拉伯海（Arabian Sea）的運輸能力。¹⁶⁴ 喀什克拉蚩線，由於中巴外交關係的穩定，相關投資及建設具有一定成果，已逐漸成為中共西出印度洋的重要陸地通道。由雲南經伊洛瓦底江沿線到達緬甸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沿岸的「伊洛瓦底廊道」（Irrawaddy Corridor）為另一條重要通道。緬甸 2010 年開始進行民主改革，逐漸融入亞洲的經濟世界中，在此同時，緬甸的地緣重要性開始受到重視，戰略學家一般將緬甸視為中共的「後門」（Backdoor）或「中共的南大門」（Southern Gateway to China）。¹⁶⁵ 中共建政以來，一直與緬甸軍政府維持良好的關係，當西方世界還在以道德價值斥責緬甸軍政府侵害人權時，中共就已突破中緬邊界的叢林，與緬甸政府建立關係，在緬甸也多有投資。

2011 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訪問緬甸，成為半世紀以來首位訪問緬甸的美國高級官員，被外界解讀為美國接納了民主改革後的緬甸政府融入世界體系之中。緬甸內部民主改革及美國與緬甸關係的融冰，雖然不免對中緬關係造成影響，但中共在緬甸仍保有一定影響力。中共在伊洛瓦底廊道沿線多有投資，並幫助緬甸建造基礎設施，提升交通運輸能力。此外，中緬之間的陸上能源運輸管

¹⁶³ Michael Clarke, "Making the Crooked Straight: China's Grand Strategy of Peaceful Rise and its Central Asian Dimension," *Asian Security*, Vol. 4, Issue 2, 2008, pp.107-142.

¹⁶⁴ John W. Garv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land Transportation Links with Central, South-West and South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85, March 2006, pp.1-22.

¹⁶⁵ C. Raja Mohan ,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18..

線（pipeline）更是中共藉由陸上運輸管線，降低對海洋能源運輸依賴程度的重要路線。由於中印正在爭奪印太地區的影響力，面對中共的西進和印度的東向，緬甸剛好成為中印戰略碰撞的重要地區。¹⁶⁶ 若緬甸能成為中共的附庸國，中共就能在緬甸建立深水港、高速公路及能源管道，為中共西南地區提供海上通道。¹⁶⁷ 對中共與印度而言，緬甸的地緣位置日益重要。



圖 4-3 中緬能源運輸線

資料來源：Lindsay Hughes, “Examining Sino-Indian Maritime Competition,” *Strategic Analysis Paper*, December 9, 2013, <http://www.futuredirections.org.au/files/sap/FDI_Strategic_Analysis_Paper_-_09_December_2013.pdf>.

¹⁶⁶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226.

¹⁶⁷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216.

雖然中共經由三條陸地的運輸通道能抵達印度洋，但由上述的討論中，不難發現，這三條陸地通道分別經過三個印度洋沿岸國家，中共若要確保陸地運輸路線暢通，就必須與沿岸國家有良好的關係。與印度的陸地邊界爭端，連帶使得拉薩—加爾各答線喪失功能，而其餘兩條路線也易受區域局勢及印度勢力擴張影響，加以陸地能源運輸管線的造價及效益仍不如海運良好，中共要解決在印度洋的能源安全問題，仍必須透過海上力量的擴張。除上述陸地運輸路線的強化外，中共為強化海上能力在印太地區的諸多作為，被西方戰略家稱為：「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¹⁶⁸ 2005 年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的內部報告〈亞洲能源的未來〉(Energy Future in Asia) 首度以「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 此一名詞界定中共在印太地區的戰略作為。

該份報告指出，中共正在由南海經馬六甲海峽，穿越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的廣大沿海地區，與周邊國家建設戰略合作關係，並加強「前進部署優勢」(Forward Presence) 的能力，以確保中共到中東間海上交通線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 的安全。¹⁶⁹ 珍珠鏈戰略闡述了中共沿著非洲東岸與中東海域、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南海等航道經過的國家，藉由外交關係的鞏固、租借與建設重要港口等方式，以利遠洋海軍發展所採取的戰略。¹⁷⁰ 珍珠鏈一詞的提出，令西方戰略學者得以用簡單的名詞，概括性的描述中共在廣闊印太地區的相關作為，及中共的海軍戰略與區域戰略目標。然而，事實上，中共海軍的戰略中並無與此概念相符的名詞。

馬漢歸納海權強國的運作模式，認為海洋強權，通常都由強大的海軍及能控制海洋通道的海洋基地 (Sea Bases) 相輔相成。與馬漢相同，柯白也強調海權國家必須要掌握制海權 (command of the sea)，而制海權的掌握，則需透過佔有關鍵

¹⁶⁸ *The Washington Times*,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January 17, 2005,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5/jan/17/20050117-115550-1929r/>>.

¹⁶⁹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p.3.

¹⁷⁰ 沈明室，〈中共珍珠鏈戰略檢視〉，于親文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0年)，頁 21-41。

地理位置的島嶼，建立海洋基地。檢視西方海洋強權的發展，不論是早年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或是近代的美國，在海軍力量投射之處通常都建有殖民地或海外基地。與西方發展海權的模式不同，中國自古以來，向海洋發展時，就沒有在海外建立海洋基地的概念。1405 年到 1433 年，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海洋壯舉，為中國近代以來少見的海權力量展現。當時明朝以世界「天朝」自居，為東亞各國朝貢中心，鄭和航行路線東起西太平洋沿海地區，經麻六甲海峽，西至荷姆茲海峽及亞丁灣，足跡遍佈廣闊的印太地區。但是，鄭和的艦隊並未在任何一地建立海外基地。利用海外基地，加強海軍遠洋力量投射能力的思維，不存在於中國早年海權發展歷史中。直到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共現代海軍戰略中才逐漸出現加強遠洋作戰能力的思維。

雖然難以在印太海洋地區建立海外基地，但為了確保海上通道安全，並解決 2003 年胡錦濤所提出的「麻六甲困境」問題，中共這幾年來試圖加強在印度洋沿岸的影響力。2008 年，胡錦濤考察中共海軍南海艦隊駐三亞部隊，並發表公開演講，直言：「海軍是一個戰略性、綜合性、國際性軍種，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¹⁷¹ 三亞部隊為中共本土最鄰近印太地區的海軍駐紮基地，胡錦濤此行的考察及演講，彰顯出中共海軍的企圖心。隨著中共對進口能源依賴加深，為了確保印度洋海上生命線的安全，中共開始在印太地區尋找可供使用的前沿基地（Forward Base）。不過，任何的海外軍事建設必然會引起區域局勢的緊張，為了避免過度刺激周邊國家，1990 年代起，中共便試圖利用商港設施進行戰略部署，藉此掌握戰略咽喉（Choke Point），並預留使用這些港口成為軍艦基地的空間。¹⁷² 中共在印太沿岸部署而成的戰略網絡，

¹⁷¹ 徐生、王建民，〈胡錦濤考察南海艦隊駐三亞部隊 強調推進海軍建設〉，《新華社》，2008 年 4 月 10 日。

¹⁷² 張蜀誠，〈從軍事觀點論中共石油安全戰略〉，《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 5 月，頁 37-52。

並非透過基地（Base）串聯而成，而是透過可供使用的位置（Place）。¹⁷³ 中共雖未在印太沿岸奪取基地，但透過投資、幫助建設基礎設施與外交關係運用，仍得以在印太沿岸擴張海權。中共在印太海洋實力的擴張，從中共在沿岸港口的相關作為，即可看出端倪。

表 4-1 中共「珍珠鏈」戰略重要位置

港口及地區	中共作為及戰略功能
瓜達爾 (Gwadar)	2002 年，中共承包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開發專案，在此進行投資。2005 年第一期專案結束後，中共隨即在該處開始建立海軍基地設施。瓜達爾港位於巴基斯坦最南端，距離伊朗邊境只有 72 公里，距離荷姆茲海峽約 400 公里，為非洲、歐洲經紅海、荷姆茲海峽、波斯灣通往東亞、太平洋地區海上航線的咽喉。中共若能使用此港口作為海軍前沿基地，則能占據關鍵的戰略位置。 ¹⁷⁴
吉大 (Chittagong)	為加強與孟加拉的海事關係，協助孟加拉在吉大港修建貨櫃港口設施。中共若能在吉大港建立海軍基地，將能連結瓜達爾港及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港，在印度洋上由東方、西方及東南方海上包圍印度。 ¹⁷⁵
實兌 (Sittwe)	中共密切發展與緬甸軍事政權的關係，並把緬甸當成中共接近麻六甲海峽的一處「衛星國」，在緬甸支持下興建「實兌」(Sittwe) 港。 ¹⁷⁶
可哥群島 (Coco Island)	在緬甸的支持下，中共在可哥群島設立監聽站。可哥群島地緣位置佳，可支援中共海軍對印度洋的監控。 ¹⁷⁷
施亞努維爾 (Sihanoukville)	2003 年 11 月，與柬埔寨國簽署軍事協議，柬國並協助中共興建連接中國西南方至柬國海港的鐵路，並企圖使用該國唯一的深水港施亞努維爾港。 ¹⁷⁸

¹⁷³ Daniel J. Kostecka, "Places and Bases: The Chinese Navy's Emerging Support Network in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1, Winter 2011, pp.59-78.

¹⁷⁴ Christopher J. Pehrson,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p.4.

¹⁷⁵ 劉啟文，〈前進印度洋—中共「珍珠鏈」戰略之剖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45 卷第 5 期，2011 年 10 月 1 日，頁 35-50。

¹⁷⁶ 沈明室，〈中共珍珠鏈戰略檢視〉，于親文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0 年），頁 21-41。

¹⁷⁷ 張國城，《東亞海權論》（臺北：廣場出版社，2013 年），頁 105-106。

¹⁷⁸ 沈明室，〈中共珍珠鏈戰略檢視〉，于親文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0 年），頁 21-41

<p>漢班托特 (Hambantota)</p>	<p>印度於1987年出兵斯里蘭卡，試圖幫助僧伽羅族政府，平定泰米爾族在北方建立的「泰米爾之虎」武裝組織，但並未成功。印度於1990年3月撤軍，失去從印度本土及斯里蘭卡對保克海峽 (Palk strait) 雙邊掌控的地緣戰略優勢。印度勢力的退出，讓中共有機可趁，藉由提供軍火及經貿關係等方式，與斯里蘭卡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係。¹⁷⁹ 中共目前為斯里蘭卡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來源。中共幫助斯里蘭卡在南方的漢班托特建立港口，藉此掌握了部分使用權。¹⁸⁰</p>
<p>克拉地峽 (Kra Isthmus)</p>	<p>泰國的克拉地峽若能打通，在此建立運河，則能成為麻六甲海峽的替代路線。因此，中共政府極力與泰國保持友好的關係，並考慮投資運河的建設。¹⁸¹ 雖然打通克拉地峽所需的投資額過大，此計畫尚未實行，但泰國已成為中共重要的戰略陸橋。¹⁸²</p>
<p>永興島 (Woody Island)</p>	<p>永興島為中共在南海的重要基地，中共近年在此翻修機場並且加強了探油平臺設備及海洋調查船，在永暑礁修建軍艦停靠碼頭。增建亞龍灣綜合性軍港，擴建三亞海軍基地，以期進駐核潛艦及航母，成為扼制南海，前進印度洋的主要戰略基地。¹⁸³</p>
<p>海南島 (Hainan Island)</p>	<p>海南島為中共海軍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基地，2011年中共海軍聯合海警、海監等單位舉行了首次環海南島海上實兵演練，藉此提高執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¹⁸⁴</p>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表 4-1 檢視了中共近年在印太沿岸的相關戰略部署，連接各戰略位置，即可發現，中共的海上珍珠鏈，大抵與印太地區的海上能源運輸線平行，顯見中共正藉由在沿岸地區擴張實力，確保能源安全並發展海權。未來，若中共得以串起各「珍

¹⁷⁹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201-202.

¹⁸⁰ Jack Goodman, "Sri Lanka's Growing Links with China," *The Diplomat*, March 6,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sri-lankas-growing-links-with-china/>>.

¹⁸¹ Busakorn Chantasawat, "Burgeoning Sino-Thai Relations: Heightening Cooperation, Sustaining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 No. 1, March 2006, pp. 86-112

¹⁸²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23.

¹⁸³ 沈明室,〈中共珍珠鏈戰略檢視〉,于親文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0年),頁21-41

¹⁸⁴ 〈中國海軍首次環海南島海上實兵演練〉,《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年6月19日,<<http://hk.crntt.com/doc/1017/3/7/3/101737352.html?coluid=4&kindid=18&docid=101737352>>。

珠」，有效發揮「珍珠鏈」的功能，則兩洋戰略儼然成型，海軍在區域的影響力提高，中共將有可能成為區域內難以撼動的海洋強權。除了強化在印度洋的影響力之外，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區也不停進行海權擴張，根據劉華清的戰略構想，中共在 2000 年時就應達成對第一島鏈內地區進行戰略控制的目標。不過，中共海軍在西太平洋的發展，遭遇了諸多麻煩與挫折，從北向南包括日本和琉球群島、朝鮮半島的「半個島」、台灣、菲律賓、印尼和澳洲等國家串起的「第一島鏈」¹⁸⁵，加以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形成了遏制中共海權擴張的封鎖線。



圖 4-4 中共珍珠鏈戰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隨著中共海洋實力增強，2003 年 11 月，日本海上自衛隊發現中共明級潛艦採浮航狀態，突破了第一島鏈。從 2003 年開始，中共海軍多次進出第一島鏈，2010

¹⁸⁵ James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Fall 2005, pp. 677-694.

年 4 月 10 日，中共海軍穿越沖繩西南海域進入太平洋，操演實彈發射訓練以及反潛演習。這一次的實戰演習表明，中共海軍已能夠在第一島鏈外進行軍事行動，並致力於將活動範圍擴大至第二島鏈。¹⁸⁶ 中共目前在東海，與日本存有釣魚台爭議，在南海與台灣、汶萊、馬來西亞、越南及菲律賓等國，存有主權爭議。有鑑於此，雖然突破第一島鏈對中共海軍而言已非難事，但中共現今仍難以完全掌控第一島鏈內的海域。對於北京而言，南海如同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對美國一般，深深影響中共海權的擴張。¹⁸⁷ 中共近年為強化在南海的影響力，除了發展海軍實力外，也試圖加強軟實力，提升掌握南海的合理性。中共軟實力的強化，從提升相關研究機構層級的作為即可看出，舉例而言，原隸屬於海南地方政府的「海南南海研究中心」，在 2004 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為「中國南海研究院」，2013 年更在北京成立分院。¹⁸⁸ 南海地緣位置關鍵，中共若能完全掌握南海，不僅將獲得豐富的海洋資源，也將藉由掌握此關鍵海域，強化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更能西進麻六甲海峽，前往印度洋。

檢視中共對西出印度洋陸地通道的經營、印度洋沿岸港口戰略部署、屢屢突破第一島鏈，以及提升國內海洋研究智庫層級等作為後，本研究以為，不論是西太平洋或印度洋，中共都正大力的擴張海權。20 世紀中葉時，史派克曼綜觀歷史注意到，國家會致力於發展「圓形的跨海擴張」（Circumferential and Transmarine expansion），藉此獲得對毗鄰海域的控制。如：希臘尋求控制愛琴海、羅馬尋求控制地中海及美國控制加勒比海。¹⁸⁹ 史派克曼認為，擁有海岸線的國家，為保障國家自身的安全，會以圓形的方式往外擴張，藉由控制周邊海域，向外延伸國家邊

¹⁸⁶ 林賢參，〈從海權發展的觀點探討日中兩國在東海之爭端〉，發表於「第一屆全國大學院校日本研究中心聯合年會暨 2010 東亞區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台灣師範大學，2010 年 11 月 25-26 日），頁 1-20。

¹⁸⁷ Robert D. Kaplan, "Beijing's Caribbean Logic,"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5,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beijings-caribbean-logic-10120>>.

¹⁸⁸ 李庭碩，當面訪談，鄧穎穎（南海研究院研究員），「2013 海峽兩岸大專校院青年學生南海科學研習營」（臺北：臺灣海洋大學），2013 年 7 月 14-24 日。「中國南海研究院」針對法律、政策、經濟及海洋科學等議題，向中共政府提供政策建言，為中共政府處理南海問題的主要智庫。

¹⁸⁹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xvi

界。史派克曼「圓形跨海擴張」的範圍，取決於國家的能力，可大可小。若依據史派克曼的論述，假想一條中共向外的圓形跨海擴張示意線，則可以發現，中共現今對外的擴張與史派克曼所提的概念相當雷同，以中共陸地為中心的假想圓形，將能涵蓋中共在陸地、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勢力擴張。不僅如此，檢視中共的圓形跨海擴張作為，可以發現，中共的海陸作為，其實相當具有馬漢海權論及麥金德陸權論的概念，不僅試圖掌握印太地區的海洋通道，發展海權，也藉由陸地運輸工具的強化，提升中共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的連結，強化陸權。因此，本研究以為，不能僅將珍珠鏈戰略視為中共的海軍戰略，而應視其為一種「海陸並進」的區域整體戰略。此外，這樣的圓形跨海勢力擴張未來能有多大的地理範圍，中共在印度洋的海權能否擴張為一大關鍵，因印度洋區域不僅將影響中共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也會因能源問題，連帶影響到中共陸地政權的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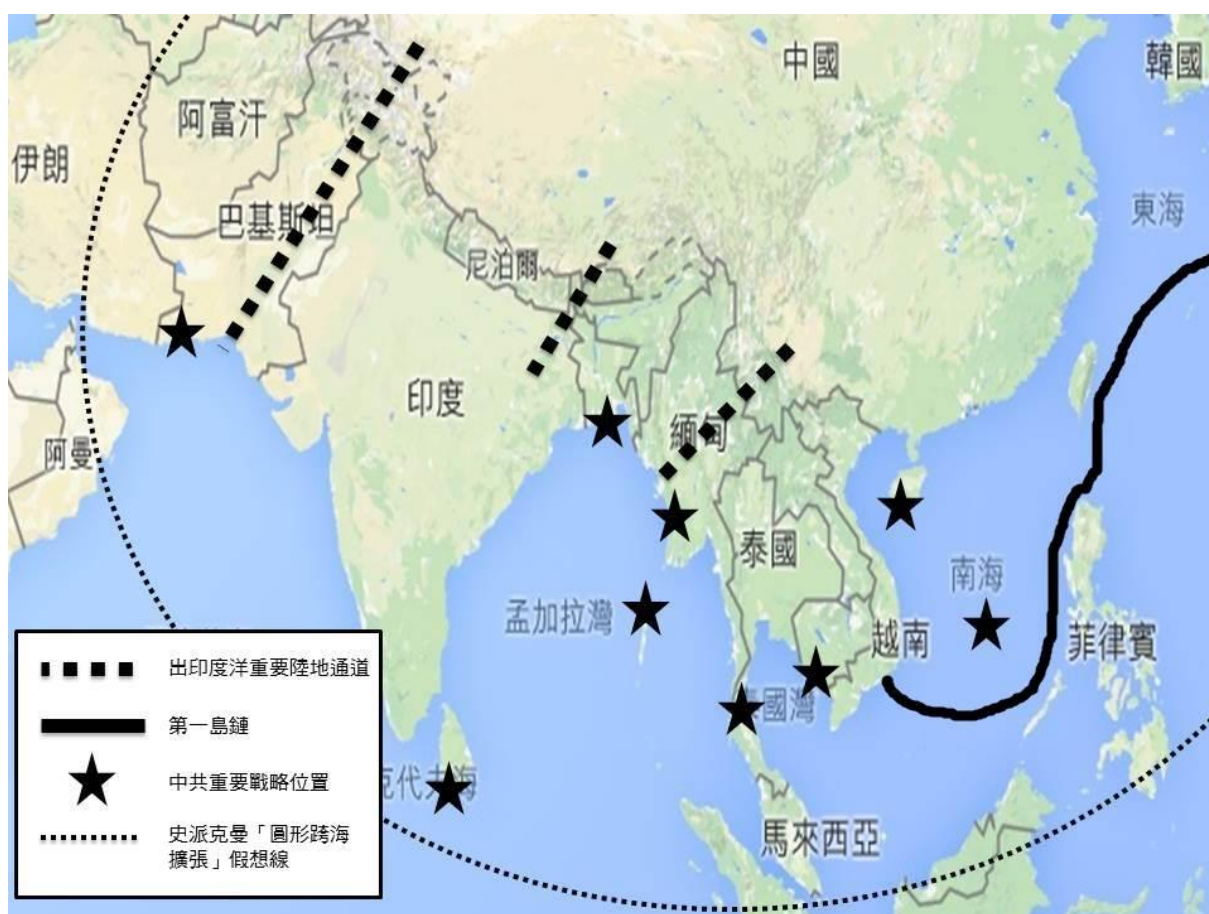


圖 4-5 中共圓形跨海擴張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三、一帶一路

由本節上述討論可看出，因為印度洋對中共的國家安全日益重要，近年來中共在西部有諸多戰略作為。近期，中共最新的戰略構想，為習近平所倡議的「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納紮爾巴耶夫大學(Nazarbayev University)演講時提到，為了使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中共與各國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¹⁹⁰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倡議，區域空間大致與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範圍相近，包括西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五省區，西南重慶、四川、雲南、廣西等四省市區。同年10月，習近平在印尼國會演講時，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的構想，表示中共希望和東協國家加強海上合作，發展良好的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¹⁹¹ 陸地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加上海洋上的海上絲綢之路，構成了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



圖 4-6 絲綢之路經濟帶

資料來源：王敬文，〈習近平提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打開「築夢空間」〉，《中國經濟網》，2014年8月11日。

¹⁹⁰ 王敬文，〈習近平提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打開「築夢空間」〉，《中國經濟網》，2014年8月11日，〈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408/11/t20140811_3324310.shtml〉。

¹⁹¹ Shannon Tiezzi, "China Pushes 'Maritime Silk Road' in South,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7,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9/china-pushes-maritime-silk-road-in-south-southeast-asia/>〉。



圖 4-7 海上絲綢之路

資料來源：王敬文，〈習近平提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打開「築夢空間」〉，《中國經濟網》，2014年8月11日。

中共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形成中共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絲綢之路經濟帶將促進中共與西邊國家的經貿合作。而為了打造海上絲綢之路，則要「加快推進海上通道互聯互通的建設」。¹⁹² 中共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顯現在傳統的「向東」開放之外，中共正積極尋找「向西」及「向南」的可能。一帶一路，乍看之下為一純粹的區域經濟整合倡議，但其戰略功能遠超過促進經濟整合，實為中共軟實力的建構。隨著中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上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一帶一路」若能建設成功，則中共得以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共的崛起是和平且有利區域發展的。¹⁹³ 藉由經濟整合，中共不僅在

¹⁹² 閻岩，〈「一帶一路」佈局全方位開放〉，《國際商報網》，2014年1月14日，
<<http://www.shangbao.net.cn/epaper/gjsb/251512.html>>。

¹⁹³ 〈習近平提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打開築夢空間〉，《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年8月11日，
<<http://hk.crntt.com/doc/1033/3/1/7/1033317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331731&mdate=0811094149>>。

陸地上得以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在海洋上，也有可能藉由與周邊國家共建、共管海洋通道，進一步確保自身的海洋安全。藉由軟實力的運用，中共的一帶一路假如能成型，將能提升中共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顯現出中共對印太陸地及海洋地區日益重視，也正透過提出大範圍的戰略構想，試圖提升自身影響力。

當中共逐漸從陸地轉向海洋，並把目光由西太平洋轉至印度洋時，在印度洋的各種勢力擴張，即使是經濟層面的軟實力擴張，都必然引起印太地區周邊國家的關注。中共的海權擴張在印度洋面臨許多阻礙，而最大的阻礙則來自於南亞最大國印度。中共海上軟實力如果要在印度洋地區得到「回報」(Pay Dividend)，需要得到印度默許，然而，印度戰略學界許多聲音對於中共海軍正在進入印度後院的相關作為，並不欣然接受。¹⁹⁴ 中共垂直的勢力範圍擴張，必然會擠壓印度的空間，中印不僅在陸地上存有邊界衝突，近年來在海洋上的安全關係也逐漸改變。面對中共海權的擴張，印度正運用自身的海權實力加以抗衡，而印度海軍的現代化、各種海權戰略思想的引進，以及海權的向外擴張，都始於 1990 年代。

¹⁹⁴ 吉原恒淑 (Toshi Yoshihara) 及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R. Holmes) 著，鍾飛騰等譯，《紅星照耀太平洋：中國崛起與美國海上戰略》(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241。

第二節 印度海權的東望（1990-2014）

一、地緣政治的兩難

從喜馬拉雅山山脈西段和中段南側一直向南延伸到印度洋間的廣大「南亞地區」(South Asia)，由於喜馬拉雅山山脈阻隔其與亞洲地區的連結，南亞在地理上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故又被稱為「南亞次大陸」(Subcontinent)。¹⁹⁵ 印度，為南亞次大陸上最大的國家，人口超過 12 億，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共。印度不僅為南亞最大國，在整個南亞地區也占據了最重要的地理位置，馬漢認為，在英國殖民印度時期，在眾多的殖民地中，只有印度最適合用來對中亞實施軍事打擊或對俄國擴張線的前沿採取行動。陸上邊界有喜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海上邊界有稱霸世界的英國海軍，印度不僅能控制鄰近地區，更能扮演向中國進軍的前沿基地。¹⁹⁶ 除馬漢論對印度的地理重要性多有論述外，根據史派克曼的學說，印度不僅位在形塑世界格局的「邊緣地帶」(Rimland) 內，且正好處於邊緣地帶的中央，為東南亞到西南亞間的交通要衝，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印度西臨阿拉伯海 (Arabian Sea)，東有孟加拉灣 (Bay of Bengal)，南部則為廣闊的印度洋，為一三面環海的國家。然而，這樣的地理特性並沒有塑造出大力發展海權的民族特質，自古以來，印度多數政權都是陸權政權，中世紀以來，印度的傳統宗教禁止上層階級跨海遠遊的習俗，對印度人民「旱鴨子」的民族特性有深遠的影響。¹⁹⁷ 除了宗教因素以外，北方邊界問題，也使印度政權不得不將目光聚焦於陸地。19 世紀英國殖民印度後，麥金德曾言：「整個大英帝國，只有一個地方需要隨時準備迎接戰爭，那就是印度的北方陸地邊界。」¹⁹⁸ 麥金德的這番話，

¹⁹⁵ 王文龍，《世界重要戰略地區軍事地理》(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5 年)，頁 45。

¹⁹⁶ 阿爾弗雷德·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 著，一兵譯，《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年)，頁 150。

¹⁹⁷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50.

¹⁹⁸ Halford J. Mackinder, *Eight Lectures on India* (London: Visual Instruction Committee of the Colonial Office, 1910), p.114.

透露出不穩定的北方邊界對印度政權的安全至關重要。為了顧及北方安全，印度的軍隊組織及鐵路戰略性的建設跨越了印度沙漠，沿著印度河（**Indus River**）從西南向東北延伸。¹⁹⁹ 21世紀要尋求大國地位的印度，她的優勢及劣勢仍舊受地理影響，地理特性對印度國家發展具有宰製性的影響力。²⁰⁰ 三面環海的位置給予印度發展海權的良好空間，但由亞洲大陸延伸出來的地理特性，卻將印度多數時間困在陸地之上。

1562年，來自中亞的巴布爾（**Babur**）攻滅印度德里蘇丹國的最後一個王朝，建立了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經歷了胡馬雍（**Humayun**）、阿克巴（**Akbar**）、賈漢吉爾（**Jahangir**）、沙賈汗（**Shah Jahan**）等多個朝代，在最後一任統治者奧朗則布（**Aurangzeb**）時代領土範圍達到頂峰，幾乎涵蓋了整個印度半島。儘管身為印度歷史上陸權最為強盛的統治者，但蒙兀兒帝國仍舊無法統一整個印度半島，在征服印度南部高原上的馬拉地（**Maratha**）部落時遭受諸多阻礙。蒙兀兒帝國無法一統印度半島的原因，除了地理阻礙之外，帝國內多族群、多宗教信仰的特性²⁰¹，也造成帝國的不穩定，最終導致帝國的衰亡。長久以來，「印度次大陸」此一概念隱含地理邏輯，彷彿印度大陸是獨立且不可分割的政治單元，²⁰² 但從蒙兀兒帝國的歷史不難看出，要在印度大陸上建立統一的陸權強國，在地理條件及人口特質上都有其困難性。

1876年，印度大陸上的政治實體改名為「印度帝國」（**Indian Empire**），進入英國殖民時期。現代鐵路的建置，簡化了統治難度，促進次大陸發展，印度逐漸由各個部落被整合成為一個整體。1885年，印度知識分子成立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印度人治理印度、趕走英國統治者的訴求出現，印度民族主義興起。1920年，在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¹⁹⁹ Halford J. Mackinder, *Eight Lectures on India* (London: Visual Instruction Committee of the Colonial Office, 1910), p.114-115.

²⁰⁰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pp.232-233.

²⁰¹ 蒙兀兒帝國內有阿富汗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以及烏茲別克人等多個族群。宗教信仰則有印度教、伊斯蘭教什葉派、伊斯蘭教遜尼派與其他宗教團體。

²⁰²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119-122.

Gandhi) 的領導下，展開了一系列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甘地在自傳中曾提及，推廣不合作運動時，為了在北印度語、古吉拉特文及烏爾都語中尋找適合說明「不合作」概念的詞彙，就費盡許多心力。²⁰³ 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尼赫魯在其著作〈印度的發現〉中也寫道：「有時我到了一個集會上，他們（民眾）大聲歡呼來迎接我：Bharat Mata ki Jaiz（勝利屬於印度母親）！我出其不意地問他們，他們這樣的高呼是什麼意思呢？誰是這個 Bharat Mata，即印度母親，他們要求所希望的勝利又是誰？那時候（民眾）都不知道怎麼回應才恰當。」²⁰⁴ 由甘地及尼赫魯的經驗看來，印度即使歷經了多年英國殖民者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統治，但仍保有其多民族及多語言，難以整合的特性。

1947 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分治後實現獨立，以印度語及英語為官方語言，在多民族的基礎上成立了新興的印度政府。獨立後的印度雖然大致統一了整個印度半島，但在北方邊界上，仍舊遭遇問題。北方邊界問題，再一次成為印度政權可否維持穩定的關鍵，新興的印度政府一時難將目光投向海洋。1947 年獨立後的印度，在西北方與巴基斯坦存有邊界爭議，對於喀什米爾地區的歸屬爭執不休。喀什米爾問題，有其歷史因素，1947 年 6 月 3 日印度官方發表的《英國政府關於次大陸憲政未來的聲明》公佈印巴分治方案²⁰⁵，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獨立建國。印巴的分治造就喀什米爾的歸屬問題，喀什米爾與四國接壤：北有中共、西北有阿富汗、西方有巴基斯坦、南方則有印度，與中亞各國只隔一條阿富汗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具重要戰略地位。除戰略考量外，該地區的人口特質也使喀

²⁰³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著，王敏雯譯，《甘地自傳：我對真理的實踐》（*An Autobiography: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臺北：遠流出版，2014），頁 470。

²⁰⁴ 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著，齊文譯，《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 年），頁 62。

²⁰⁵ 該份聲明指出：英國在印度的政權將移交給印度繼承的自治領地。如果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地區希望單獨建國，可以建立一個單獨的自治領地。在實施分治之前，各有關省要就歸屬問題進行表決。分治的方案最終造成印度與巴基斯坦各自的獨立，並使喀什米爾歸屬問題成為印巴爭執的主要來源。相關資料參考：林承節，《印度近現代史》（北京：北京大學，1995 年），頁 724-725；葉建青，《冷戰後印巴關係之研究，1991-2004》（臺北：政治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4 年），頁 9-11。

什米爾成為印巴都無法捨棄的地區。²⁰⁶ 為求在喀什米爾爭端中佔有優勢，巴基斯坦 1954 年開始與美國結盟，獲得美國的資金、武器裝備等軍事援助。

美國基於冷戰需求建立的美巴軍事同盟，造成了印度的緊張，1955 年，試圖平衡美巴的印度與意圖南下印度洋的蘇聯一拍即合，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印度尋找到冷戰另一強權的援助。自此之後，印度不論在外交、經濟或軍事領域上，都受到蘇聯影響。²⁰⁷ 在「美巴」與「印蘇」抗衡的架構下，1950 年代末期，印度不僅在西北邊界上要面對美巴軍事同盟，在東北邊界上也開始與中共產生諸多紛爭，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不僅使原先「中國人和印度人是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中印關係變成「再見了，兄弟」（Hindi-Chini bye-bye）²⁰⁸，也使中共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尼赫魯政府領導下的印度，在地緣政治上陷入美國、巴基斯坦及中共的包圍之中。

印巴為爭奪喀什米爾地區主權，在 1948 年、1965 年及 1971 年三度開戰，1990 年代開始更陷入核武競爭。1999 年夏天，雙方又在喀吉爾（Kargil）地區爆發軍事衝突，但在雙方領導人的克制下，衝突並未進一步惡化。近年來印巴雙方雖然在邊界問題上多所克制，但 2001 年印度國會遇襲事件與 2008 年孟買（Mumbai）連環恐怖攻擊，都與巴基斯坦有關，²⁰⁹ 印巴邊界問題現今依舊為影響印度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除了在西北方要面對關係惡劣的巴基斯坦，擔憂巴基斯坦情報處（Inter Services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ISI）的滲透，東北方信奉共產主義的毛派遊擊隊

²⁰⁶ 以穆斯林教徒及印度教徒為主。

²⁰⁷ Ashok Kapur, *India- From Regional to World Power (India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17-19.

²⁰⁸ Sergey Radchenko, "The Rise and Fall of Hindi Chini Bhai Bhai,"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8, 2014,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9/18/china_india_history_friendship_nehru_mao>.

²⁰⁹ 陳牧民，〈南亞的安全困境：印巴關係的過去與未來〉，《南亞觀察》，2014 年 7 月 10 日，<<http://www.southasiawatch.tw/detail/789/19>>。

(Maoist Naxalites)²¹⁰ 也令印度政府備感威脅。此外，印度控制的喀什米爾地區：「查謨·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 State)，人口多數為穆斯林，邦內時而出現的分離運動若是成功，也恐會引爆骨牌效應，造成邊界地區的不穩定。

印度學者蘇尼爾·基爾納尼(Sunil Khilnani)將印度稱為：「橋連國家」(Bridging Power)，基爾納尼認為甘地、尼赫魯等印度領導者雖然具有希望帶領印度成為世界強國的決心，但卻以較狹隘的觀點看待印度的缺點。他指出，近代印度雖然實力有所崛起，但仍然是一個介於世界大國和地區國家間，同時擁有崛起的經濟與海軍，以及大量貧窮人口與脆弱邊界的橋連國家。²¹¹ 檢視印度的歷史可以發現，與邊界問題逐漸解決的中共相比，印度的陸權仍然較不穩定。印度若無法妥善處理北方邊界問題，恐會陷入與中共及巴基斯坦兩面作戰的不利狀況之下，面臨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²¹² 雖然陸地邊界的不穩定相當程度限制了近代印度海權的發展，使印度的國家發展陷入地緣政治的兩難中，但這並不代表印度完全忽視海權，對海權的發展沒有任何抱負。

印度歷史學家卡瓦拉姆·瑪達瓦·帕尼卡(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影響印度海權發展深遠，1949年，帕尼卡撰寫了〈印度與印度洋〉(*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一文，論述印度發展海權的重要性。帕尼卡指出，古印度在其沿海的霸主

²¹⁰ 毛派遊擊隊背後為信奉毛澤東主義的組織，2004年9月該組織成立地下政黨，以推翻現有政府為目標。2004年開始，毛派遊擊隊不時在印度境內發動恐怖攻擊，不僅襲擊政府部隊，也對公車、火車進行武裝攻擊。根據印度內政部2009年的統計，印度全國91%的暴力事件和89%因暴力而導致死亡的事件都是由毛派遊擊隊所引起。毛派遊擊隊至今依舊在印度境內進行反政府活動，透過綁架富人要求贖金、佔領農村地區成立非官方行政部門徵稅、販毒及勒索等方式開拓資金來源，造成印度政府極大的治理麻煩。相關資料參考：陳牧民，〈印度那薩爾 Naxalite 毛派遊擊隊〉，《南亞觀察》，2013年12月31日，〈<http://www.southasiawatch.tw/detail/599/43>〉；“Maoists looking at armed overthrow of state by 2050,”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6, 2010,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Maoists-looking-at-armed-overthrow-of-state-by-2050/articleshow/5648742.cms>〉；〈印度毛派襲擊汽車造成多人死傷〉，《BBC 中文網》，2010年5月17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0/05/100517_maoist_attack.shtml〉；時宏遠，〈印度左派的紅色天空〉，《新浪新聞》，2009年4月17日，〈<http://news.sina.com.cn/w/sd/2009-04-17/091017629132.shtml>〉。

²¹¹ Sunil Khilnani, “India as a Bridging Power,” in Prasenjit K. Basu and Brahma Chellaney, eds., *India as a New Global Lead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5), pp.1-15.

²¹² Gurmeet Kanwal, “Defence Doctrine: facing up to war on two fronts,”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March 5, 2010, 〈<http://www.claws.in/330/defence-doctrine-facing-up-to-war-on-two-fronts-gurmeet-kanwal.html>〉。

地位，直到阿拉伯人海運技術的提升才受到挑戰，但在當時海域是公開競爭的，西方的主權觀念並不存在當時印度人及阿拉伯人的世界觀中。印度歷史上雖不乏政權發展海權，但對於海洋的態度，都是依循「海上自由」(freedom of the seas) 的概念。²¹³ 帕尼卡認為，近代印度獨立性的損失、實力相對的衰落及被世界邊緣化等問題，全來自印度長期以來對掌控海洋及發展海權的忽視。檢視印度歷史上海權的發展後，帕尼卡不僅認為海洋的控制對印度這樣的國家而言至關重要，也預言：「印度洋將成為未來的主要問題之一」。因此，他強烈呼籲加強印度的工業發展和海軍能力。²¹⁴ 1949年帕尼卡的預測現在看來相當具有前瞻性，在他預言的60多年後，印度洋與西太平洋已逐漸整合，成為影響世界格局的重要地區。而他大聲倡議的海權發展問題，也逐漸受到印度政府重視，在多年努力之下，印度海軍現已是印太地區不容忽視的一股勢力。新興的印度雖然正以全球大國(Global Power)的態勢崛起，但印度在境內及境外都面臨國家安全問題的挑戰，邊界問題更是長年困擾著印度。²¹⁵ 不過，即使長年困於地緣政治的兩難中，難以投入全部的心力擴張海權，近代印度的海權仍然有所發展。

二、海權東望

檢視自然條件，300多萬平方公里的印度半島延伸進入海洋之中，三面環海，擁有7000多公里的海岸線，東部及西部多有良港。印度洋為世界上唯一一個以國家命名的大洋，印度坐落於印度洋中心，為世界貿易主要海上交通線匯聚點。除了貨物貿易之外，數百萬噸來自波斯及中東地區的能源，也通過印度洋運往中共、日本及許多東南亞新興國家。不論印度喜不喜歡，地理學為印度帶來了沉重的責

²¹³ Kavalam Madhava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Kuala Lumpur: The Other Press, 1993), pp.29-30.

²¹⁴ Kavalam Madhava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Kuala Lumpur: The Other Press, 1993), p.vii.

²¹⁵ Michael Kugelman, "Looking In, Looking Out: Surveying Indi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Challenges," in Michael Kugelman, ed., *India's Contemporary Security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1) p.5.

任，使印度成為國際重要貿易航線的自然定點。²¹⁶ 雖然身處海洋中心，但自古以來印度並非海權強國，在1526年到1857年間統治印度的蒙兀兒帝國，為印度歷史上最為強盛的帝國，幾乎統治了整個印度半島。但本質上，蒙兀兒帝國是一個起源於中亞，以陸地為基礎（land-based）的帝國。²¹⁷ 1857年後殖民印度的英國，勉強能算得上是半島上第一個以海洋為基礎進行發展的統治政權，然而，英國畢竟為殖民者，印度充其量也只是英國海權向外發展的基地。

雖然印度長年為陸權國家，但英國殖民帶來了海權思想，也間接發展了印度的海洋實力。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在印度洋扮演了主要的維和勢力，顯見印度已有一定的海洋實力，足以影響印度洋局勢。²¹⁸ 1947年印度獨立後，雖有帕尼卡提倡海權發展，但與巴基斯坦及中共在北方邊界上的爭端，使印度不得不先解決陸權問題。為在冷戰格局中，保持新興印度的獨立自主，尼赫魯1954年在斯裡蘭卡的演講中，開始提倡不結盟（Non-Aligned）概念，也逐漸成為印度對外外交原則。不結盟的外交傳統、邊界不穩定及內部族群衝突等因素，使印度政府不得不將目光限縮於領土防衛（territorial defence）上。雖然如此，印度海軍依舊抱持希望，認為印度是一個大國，終究有一天印度主流思維會改變，會認知到印度具有大量的海上利益需要維護。²¹⁹ 即使印度海軍早已有擴張海權的雄心大略，但印度專注於領土防衛的主流思維，直到1990年代後，才出現改變。

自從冷戰結束後，傳統上只關注南亞的戰略視野有了改變，印度尋找在東亞區域扮演更多的戰略作用。與此同時，印度戰略思想發生了一場革命，擁有不結盟傳統的驕傲國家，逐漸開始接受與西方國家建立緊密的關係。²²⁰ 帕穆拉帕提·

²¹⁶ Arun Prakash, "A Vision of India's Maritime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USI Journal*, July-September 2006, pp.454-463.

²¹⁷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125.

²¹⁸ C. Raja Mohan, "The Return of the Raj," *The American Interest*, May 1, 2010,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s/2010/05/01/the-return-of-the-raj/>>.

²¹⁹ *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 (New Delhi: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 2007), p.15.

²²⁰ David Brewster, "Indian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4, No. 6, December 2011, pp.825-852.

文卡塔·納拉辛哈·拉奧（Pamulaparthi Venkata Narasimha Rao）在1991年就任印度第九任總理，任命曼莫漢·辛格為財政部長推行市場經濟，放棄早年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1991年拉奧政府推行「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開始強化與亞洲及世界各國的關係，試圖透過融入東亞及東南亞的體系，以獲得更多經濟發展空間。東望政策的提出，除了促進印度市場經濟改革，也改變了印度長年來只關注南亞半島的世界觀，對印度的外交態度造成了深遠的影響。²²¹ 2006年，時任的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第16屆亞洲合作會議」（the Asia Society's 16th Asian Corporate Conference）演講時，曾說過：「東望政策不只是一個對外的經濟政策，更是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世界中，印度調整自身展望及定位的戰略轉變。最重要的是，它是關於印度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連結。我一直認為印度的命運與亞洲、東南亞緊緊相連。」（"Look East Policy". This was not merely an external economic policy, it was also a strategic shift in India's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India's place in the evolving global economy. Most of all it was about reaching out to our civilizational neighbours in the region. I have always viewed India's destiny as being inter-linked with that of Asia and more so South East Asia.）²²² 東望政策促使印度的軍事力量向外投射，其中又以海軍的部署及海上外交最為重要²²³，東望政策不僅是印度的經濟改革，更是印度國家海洋戰略目標的改變，冷戰後後印度的戰略安全不再只限於南亞半島的陸地上。

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1971年的印巴戰爭後，印度北方邊界雖偶有爭端，但多年未爆發全面戰爭，加以國家戰略關注的地域範圍隨著經濟改革而擴張，1990年後，印度不僅望向東方也開始望向海洋，大力發展海權。印度現代海軍力量提升，最早始於1947年獨立之後，當時英國政府雖放棄對印度的殖民，但考量若要

²²¹ Thongkholal Haokip,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Its Evolution and Approach," *South Asian Survey*, September 2011, Vol. 18, No. 2, pp. 239-257.

²²² Manmohan Singh, "India has come to terms with globalisation: PM," *Rediff India Abroad*, March 18, 2006, <<http://www.rediff.com/money/2006/mar/18asoc.htm>>.

²²³ David Scott, "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India as an Emerging Player in Pacific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07, Vol. 44, No. 2, pp. 123-140.

遏制蘇聯南下前往印度洋擴張實力，將印度作為一個潛在的基地和堡壘，具有一定的戰略功能。假以時日，印度海軍可能可以扮演反潛特遣部隊，幫助英國牽制蘇聯。因此，英國政府對新獨立的印度政府進行武器轉移，原本打算轉移三艘英國皇家海軍的反潛航空母艦給印度，然而，由於印度不結盟立場的出現、內部的財政困難以及韓戰爆發等問題，直至1961年，印度只從英國獲得一艘航空母艦、兩艘老舊的巡洋艦及八艘新型護衛艦。²²⁴ 雖然與原先預計轉移三艘航空母艦的目標有所落差，但對於新興獨立的印度而言，英國的武器轉移對於印度現代海軍的建立，具有相當大的幫助。

1960年代開始，印度在冷戰格局中倒向蘇聯，與蘇聯緊密的關係讓印度海軍有了意外的收穫。1980年至1991年，印度從蘇聯採購了一艘航空母艦、27架垂直起降戰鬥機、12艘柴油動力潛艦、9艘導彈護衛艦與5架海上偵察機。²²⁵ 與蘇聯的良好關係，使印度得以以便宜的價格購入這些設備，在這十年間，穩定增強了海上能力。然而，1990年後隨著蘇聯垮臺，印度海軍的武器供應鏈出現混亂，被迫走出蘇聯的庇蔭之下，面對來自國際武器市場的現實。雖然1990年後印度海軍發展一時遭遇阻礙，不過，經濟改革帶來充裕資金，印度海軍走出過去40年預算常遭冷凍的困境，逐漸擁有足夠的資源能執行許多拖延已久的計畫。²²⁶ 1990年代開始，印度因海軍能力的成長，海權也逐漸向外擴張，伴隨經濟結構改變，印度洋海上交通線越來越受到印度政府重視。

1984年，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就海軍軍購問題在印度人民院（House of the People）演講時曾指出：「我們必須要牢牢控制通向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那些從陸路征服印度的人最終被印度同化，而那些從海上入侵我國的人都成為外

²²⁴ Gulab Mohanlal Hiranandani, *Transition to Triumph, History of the Indian Navy, 1965-1975* (New Delhi: Lancer Publishers, 1999), pp.3-11. <<http://indiannavy.nic.in/book/transition-triumph>>

²²⁵ Aun Prakash, "The Rationale and Implications of India's Growing Maritime Power," in Michael Kugelman, ed., *India's Contemporary Security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1), pp.77-78.

²²⁶ Aun Prakash, "The Rationale and Implications of India's Growing Maritime Power," in Michael Kugelman, ed., *India's Contemporary Security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1), p.80.

來統治者，因此首先要抵禦來自海上的入侵。我們印度人若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就必須完全控制周邊海域，控制從阿拉伯海到孟加拉灣直至印度洋，數千公里的海域。」²²⁷ 印度前外長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其著作《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也曾寫道：「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賈斯萬特·辛格指出，印度歷史的轉捩點並不是發生在陸地上的衝突，而是遭受外國勢力的侵略。由海路到達印度洋沿岸的外國勢力，最初為貿易而來，最終卻征服整個半島。因此，他認為世界上出現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²²⁸ 拉吉夫·甘地及賈斯萬特·辛格的言論雖然過度強調海權的決定性，頗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卻也延續了帕尼卡的海權思想，反映出「控制印度洋」在印度海權的發展上，一直以來都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

由於印度90%的貿易，特別是石油與天然氣，都經由印度洋運輸，印度海軍顯然需要有承擔維持印度洋穩定的責任，必須保護海上交通線、行使主權及具備海上拒止的能力。²²⁹ 1990年代後，印度海洋戰略目標有所改變，透過海軍實力的提升，試圖從「沿海防禦」發展成「區域性威攝和控制」，最終具備「遠洋進攻」的能力。²³⁰ 馬漢的海權論及帕尼卡半世紀前「印度洋必須真正是印度的洋」的海權主張正逐漸融合，影響著印度政府。政府之外，印度人也開始談論印度成為印度洋上首屈一指海上力量的機會。²³¹ 經濟改革後，印度政府認知到印度洋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不能被低估，不僅提升自身海軍能力，也透過與周邊國家建立良好關係，謀取在印度洋區域的影響力。²³² 1990年後，印度對外外交中，「擴張鄰居」（extended neighborhood）的概念出現，印度透過軍事硬實力與經濟、文化軟實力，

²²⁷ 張威，〈印度海洋戰略析論〉，《東南亞南亞研究季刊》，2009年第4期，頁16-20。

²²⁸ 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UK: Macmillan Press, 1999), pp. 265-266.

²²⁹ Rahul Bedi, "Getting in step: India country briefing," *Jane's Defence Weekly*, February 6, 2008.

²³⁰ 胡慶亮，〈印度海洋戰略及其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南亞研究季刊》，2008年第1期，頁21-25，頁83。

²³¹ David Scott, "The Indian Ocean," in David Malone, C. Raja Mohan and Srinath Raghavan, eds., *Oxford Handbook on Ind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14), <<http://www.d-scott.com/wp-content/uploads/2013/11/India-IOR-website.pdf>>.

²³² Krishnappa Venkatshamy,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 India's Strategic Futures: Looking Out to 2030,"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Vol. 9, No. 1, 2013, pp. 17-41.

向外投射力量。²³³ 伴隨戰略的調整，印度海權在印度洋上由東、西及南三個方位，向外擴張。

1997年，印度加入「孟加拉灣五國經濟合作組織」(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與環孟加拉灣國家共建經濟合作組織。²³⁴ 同年，印度與南非發起建立了「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OR-ARC)²³⁵，連結了非洲、亞洲及大洋洲等印度洋周邊國家，目前(2014年)共有20個會員國及包括中共及美國在內的6個對話夥伴國。²³⁶ 2003年，印度、巴西及南非組成「印巴南三國論壇」(India-Brazil-South Africa Dialogue Forum, IBSA Dialogue Forum)，在能源、環境保護、社會發展、貿易投資及國防安全等多層面議題上展開合作。²³⁷ 上述三個區域合作組織，雖然都以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為主要訴求，但在區域安全合作上也有所倡議。²³⁸ 此外，目前中共還未能加入這三個組織，印度隨著國家實力的崛起，將能在這些區域合作中獲得更多發揮的舞臺。印度雖沒有獨霸印度洋的海上實力，但藉由與印度洋區域國家共同建立合作組織，可以有效的發揮國家軟實力，塑造有利國家海權發展的區域環境。

²³³ David Scotta, "India's "Extended Neighborhood" Concept: Power Projection for a Rising Power," *India Review*, 2009, Vol.8, No.2, pp.107 – 143.

²³⁴ 「孟加拉灣五國經濟合作組織」1997年成立，目前成員國有孟加拉、布丹、印度、緬甸、尼泊爾、斯裡蘭卡及泰國等國。促進經濟區域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合作及技術合作等議題，為這個組織的發展目標。1997年至今，印度在這個組織多所做為，多次承辦組織大會及工作會議。相關資料參考：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bimstec.org/index.php?page=about-us>>.

²³⁵ 環印度洋聯盟的宗旨是在尊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政治獨立、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平等互利與協商一致等原則下，推動區域內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促進地區經貿往來和科技交流，擴大人力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加強成員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協調。相關資料參考：〈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7/10/content_965058.htm>。

²³⁶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http://www.iora.net/members/members-list/australia.aspx>>.

²³⁷ India-Brazil-South Africa Dialogue Forum, <<http://www.ibsa-trilateral.org/>>.

²³⁸ 以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為例，「海上安全」相關議題，就為該組織2014年優先討論的議題。相關資料參考：IORA, "Maritime Safety & Security," <<http://www.iora.net/about-us/priority-area/s/maritime-safety-security.asp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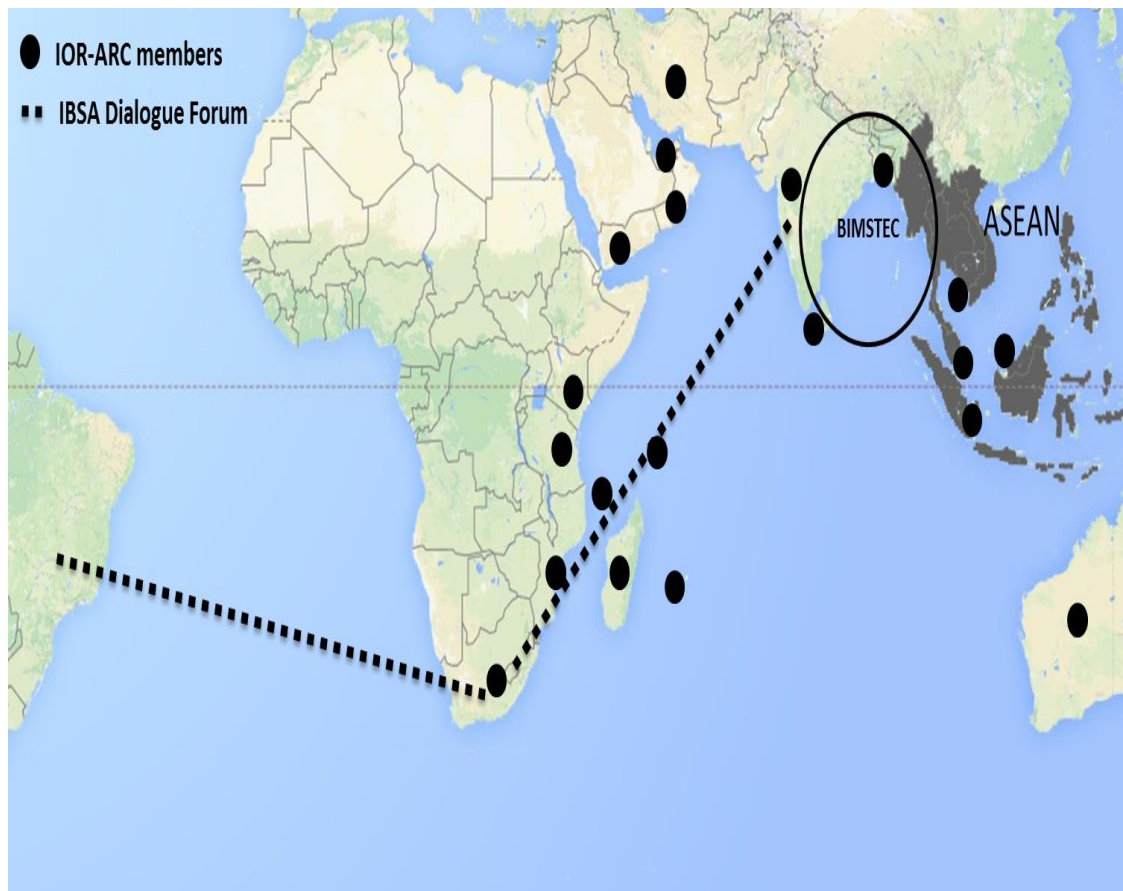


圖4-8 印度與印度洋周邊區域組織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Google地圖。

除了與印度洋周邊國家建立緊密關係外，由於東南亞國家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會員國多身處印度洋及太平洋的交會處，印度也積極與東協建立關係。印度東望政策起先最主要的核心目標就是與東協國家建立關係，2003年取得相當大的進展，與東協簽署了〈印度－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東南亞合作條約〉、〈印度－東協合作打擊國際恐怖主義聯合宣言〉及〈印度與東協建立和平、發展與共同繁榮合夥伴關係〉等四份文件。2005年，印度參與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成為「ASEAN+6」機制下的一員，逐漸融入區域國家的整合之中。印度前外長亞施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2003年曾表示：「印度的東望政策第一階段是以東協為中心，關注貿易和投資聯繫。」

新階段的東望政策則對「東方」採取更為擴大的定義，包含了東亞及澳洲。而在新的階段裡，關注的焦點也從貿易轉移到更廣泛的經濟和安全問題上，包括共同保護海上航線和協調反恐活動。」(The first phase of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was ASEAN-centred and focussed primarily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ages. The new phase of this policy is characterised by an expanded definition of 'East', extending from Australia to East Asia, with ASEAN at its core. The new phase also marks a shift from trade to wider economic and security issues, including joint efforts to protect the sea-lanes and coordinate counter-terrorism activities.)²³⁹

從辛哈的言論即可看出，印度強化與東協的連結，不僅是為了經濟發展，也具備戰略思維。印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東協國家，掌握了印度洋出太平洋的重要海洋通道，強化與東協國家的關係，不僅有益經濟，對印度海權發展也有所幫助。

隨著印度戰略關注範圍擴大，除了以區域合作這種軟實力的方式擴張海權，印度也需要一隻能在印度洋保有影響力的海軍。傳統馬漢的海權論強調海軍力量為發展海權的關鍵要素，俄國海權學者高希可夫 (Sergey Georgiyevich Gorshkov) 雖然認為有效利用海洋資源為海權發展的關鍵，但也強調海軍的重要性。將目光轉向海洋的印度，必然需要有一隻能配合國家利益而行動的海軍，1990年代後印度海軍不僅實力有所提升，也開始承擔更多國家戰略目標。現今印度海軍的六大戰略目標分別為：「具備嚇阻戰爭及外來勢力干涉的能力」、「具備在戰時獲得決定性軍事勝利的能力」、「面對來自海上的威脅，保護印度的領土、公民和離岸 (off-shore) 資產」、「具備影響陸地上事務的能力」、「維護印度的海上商船及海洋貿易」及「維護印度的國家利益和海上安全」。²⁴⁰ 檢視印度海軍的戰略目標，不難看出，印度的海權發展追求的是成為海洋大國，不僅要維護印度的海

²³⁹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Shri Yashwant Sinha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29, 2003,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4744/Speech+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Shri+Yashwant+Sinha+at+Harvard+University>>.

²⁴⁰ "Roles of Indian Navy," Indian Navy, <<http://indiannavy.nic.in/about-indian-navy/roles-indian-navy>>.

洋利益，更希望透過海軍的能力影響陸地事務，具有「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海權大國思維。

若只論航母技術，印度確實為印度洋地區的海權大國，印度是世界上極少數有能力操作大型航空母艦的國家。印度目前共擁有兩艘可供作戰的航母及一艘研發中的國產航母，兩艘服役中的航母分別為「維拉特號」（INS Viraat）及「維克拉瑪蒂亞號」（INS Vikramaditya）。1986年印度向英國購買「競技神號航空母艦」（HMS Hermes），改裝而成維拉特號，1987年服役。英製的競技神號1959年完工服役，在轉移給印度之前，已經服役了30多年，艦齡老舊。雖然印度有加以改造，但維拉特號現在已是全世界艦齡最老仍在服役的航母，已逐漸不符合現代海軍作戰需求。²⁴¹ 為了確保亞洲航母的霸權地位，印度在2004年與俄國達成協議，購買俄羅斯的「高希可夫上將號」（Admiral Gorshkov），該艦為排水量4萬5千噸的基輔（Kiev）級航艦，1989年於前蘇聯海軍服役，1996年除役。根據印俄2004年的協議，俄羅斯免費提供該航艦，但印度需支付近10億美元的整修、改裝費用。²⁴² 2004年協議達成後，該艦進行整修，將原蘇聯式的垂直起降航艦改為可常規起降的航艦，2013年1月16日交付印度海軍，該艦配備米格29戰鬥機（MiG-29K）及卡莫型反潛直升機（Kamov anti-submarine helicopters）。

2013年開始服役的維克拉瑪蒂亞號，具備較為現代的航母作戰能力，印度海軍認為一旦該艦成功與印度海軍的作戰系統整合，將為印度海軍帶來革新性的能力，維克拉瑪蒂亞號被印度海軍賦予擔任「改變遊戲規則者」（game changer）的期盼。²⁴³ 除現役的兩艘航母外，印度也積極製造國產的航母，2013年8月12日，印度海軍史上首艘國產航母「維克蘭特號」（Vikrant-class aircraft carrier）下水，

²⁴¹ “Aircraft Carrier : INS Vikramaditya,” Indian Navy, <<http://www.indiannavy.nic.in/naval-fleet/ships?page=0,1>>.

²⁴² Richard A. Bitzinger 著，李永悌譯，〈亞太地區海軍與海上現代化新近發展〉，Phillip C. Saunders 等編，陳永悌譯，《中共海軍：能力擴大，角色演進》（*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11年），頁58-59。

²⁴³ “INS Vikramaditya - The Newest Aircraft Carrier of Navy,” Indian Navy, <<http://indiannavy.nic.in/news-events/about-ins-vikramaditya-newest-largest-ship-indian-navy>>.

印度海軍對外舉行了航母發布儀式，該艦預計將於2016年進行大規模試航，2018年交由海軍使用。²⁴⁴ 維克蘭特號的下水標誌印度自建航母第一階段的目標完成，雖然還尚未具備作戰能力，但已能顯現印度在亞洲地區國家的航母技術發展上，具有領先地位。

雖然航母技術領先亞洲各國，但在現代海權發展另一關鍵武器潛艦的建造上，印度就落後於中共。印度海軍目前擁有16艘SSK型柴油潛艦在服役，自行建造核動力潛艦的「艦艇技術提升」計畫（Advanced Technology Vessel, ATV）在2009年7月取得突破，第一艘印度國產核動力潛艦「殲敵者號」（INS Arihant）首次進行海試成功。²⁴⁵ 2013年8月，殲敵者號啟動核反應爐，為試航做準備。2014年1月，印度海軍對外聲稱殲敵者號的海洋試航將在幾個月內進行²⁴⁶，但同年6月，卻傳出殲敵者號尚未準備好進行試航的消息。²⁴⁷ 目前殲敵者號仍尚為進行遠洋試航，要突破技術問題交付海軍使用恐仍需一段時間，印度國產潛艦的製造仍充滿許多阻礙。

²⁴⁸ 2013年印度發生柴油潛艦爆炸意外，今年2月印度海軍總司令德文德拉·庫馬爾·喬希（Devendra Kumar Joshi）以潛艦爆炸意外及無力推行印度海軍現代化為由請辭，²⁴⁹ 顯見印度海軍的現代化在潛艦技術方面遭受許多阻礙。不過，2012年4月印度向俄羅斯以十年為租期，承租的核動力潛艦開始服役，使印度成為繼美國、

²⁴⁴ 〈印度舉行首艘自研國產航母發佈儀式〉，《BBC 中文網》，2013年8月1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8/130812_india_carrier.shtml〉。

²⁴⁵ Devakumar Jacob, “India’s Maritime Heritage and its Milesto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s*, Vol. 4, Issue 5, May 2014, pp.1-7.

²⁴⁶ Supriya Jha, “Indian Navy to conduct INS Arihant sea trials in a month,” *ZeeNews*, January 22, 2014, 〈http://zeenews.india.com/news/nation/indian-navy-to-conduct-ins-arihant-sea-trials-in-a-month_905862.html〉。

²⁴⁷ N C Bipindra, “Contrary to Claims, Arihant not Prepared for Sea Trials,” *The New Indian Express*, June 18, 2014,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Contrary-to-Claims-Arihant-not-Prepared-for-Sea-Trials/2014/06/18/article2286134.ece>〉。

²⁴⁸ Iskander Rehman, “The Indian Navy Has a Big Problem: The Subsurface Dilemm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 4,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indian-navy-has-big-problem-the-subsurface-dilemma-11598?page=5>〉。

²⁴⁹ Rajat Pandit and V Narayan, “Indian Navy chief Admiral DK Joshi resigns over warship accidents,” *The Times of India*, February 26,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n-Navy-chief-Admiral-DK-Joshi-resigns-over-warship-accidents/articleshow/31052114.cms>〉。

俄羅斯、法國、英國和中共後，世界上第六個擁有核潛艦的大國成員。²⁵⁰ 同時也是印太地區少數擁有核潛艦的國家，顯見印度海軍的現代化雖有阻礙，但仍具備一定實力。檢視印度航母及潛艦的實力，不難看出印度在歷經多年的海軍發展後，現已是印度洋上的海權大國，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而為了確保海上交通線安全，印度也向外擴張海權，將海上力量投射在印太海洋地區。

英國殖民印度時期，印度海軍足跡遍及中東、南非及東南亞，為區域內最為活躍的海軍勢力，具有「從亞丁灣（Aden）到麻六甲海峽（Malacca）」的影響力，而這樣的概念，也深植在新興印度的外交決策者心中。²⁵¹ 隨著海軍實力增長，發展「從亞丁灣到麻六甲海峽」海權影響力的想法，再次出現在印度的海軍戰略中。2004年印度海軍發布《印度海上準則》，文中提出「海洋擴張」（Ocean Extension）的理念，強調印度海軍應由近海防禦型海軍轉向遠洋進攻型海軍，打造一支力量強大的藍水海軍。2007年，印度海軍發布《自由使用海洋：印度的海上軍事戰略》，強調地緣政治的影響力，並指出「自由使用海洋」（Freedom to Use the Seas）為印度海軍主要的戰略目標，而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印度海軍不僅要具備實力更要能扮演多功能的角色。²⁵² 2009年，印度海軍發布《印度海上準則2009》，延續前兩分文件的主軸，認為延伸勢力範圍為印度海軍轉型的重點，但同時也強調印度海軍的發展不意味不能尋求海上合作夥伴，與他國積極往來對印度海上安全的確保也相當重要。

根據印度國防部發布的《2013-2014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2013-2014*），目前，印度海軍的重要角色為利用海上力量支持國家的外交政策，透過觀念倡導、與他國建立夥伴關係、保有存在性，以及與友好國家進行海軍聯合行動建立互信

²⁵⁰ 周茂林，〈印度從陸權到海權思維轉向之研究〉，那瑞維主編，《印度崛起》（臺北：政大國關中心，2013年），頁44-45。

²⁵¹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91-92.

²⁵² *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 (New Delhi: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 2007), p.130-131.

等方式，提升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²⁵³ 除此之外，若衝突爆發，印度海軍也會肩負起「威嚇（Deterrence）／勸阻（Dissuasion）任何幹預或損害印度國家利益的行為，並在敵對情形發生時，擁有擊碎對手能力」的戰略目標。²⁵⁴ 除進行威嚇外，印度軍艦也肩負護送商船的責任，2014年前，印度已經成功護送2671艘不同國家的商船（包含311艘印度商船），安全抵達目的地。²⁵⁵ 確保區域海域安全之外，印度海軍也將勢力向外延伸，進行海外部署（Overseas Deployment, OSD）。（參考表4-2）

表4-2 印度海軍在印太的OSD（2013年）

巡航東方	印度三艘軍艦在5月至6月間，前往南海及西太平洋，在新加坡、越南、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四國，進行港口訪問。
巡航西方	印度四艘軍艦在9月開往波斯灣，訪問了科威特、卡達、杜拜及阿曼等國的多個港口，巡航期間，印度軍艦不僅與阿曼海軍進行Naseem Al Bahr聯合演習，也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海軍、卡達、科威特等國的海軍進行演習。
東協合作	海軍風帆訓練艦承擔了東協192天風帆遠征任務，在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訪問了東協九個國家、13個港口。
全球環遊	印度海軍帆船（Indian Naval Sailing Vessel ,INSV）「INSV Mhadei號」完成印度史上第一次帆船單獨環遊世界的任務，2013年4月6日返回印度，受到印度總統隆重的迎接。
訓練中隊支援	2013年9月至10月，印度海軍派遣第一個訓練中隊前往模裡西斯及塞舌爾。
海外調查	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印度海軍在肯亞及坦尚尼亞進行調查。2013年1月到3月，在模裡西斯進行海外調查。

²⁵³ *Annual Report 2013-2014*,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p.30. <<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

²⁵⁴ *Annual Report 2013-2014*,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p.30. <<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

²⁵⁵ *Annual Report 2013-2014*,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p.31. <<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

軍艦檢閱	INS Sahyadri軍艦代表印度參加2013年9月於澳洲雪梨舉行的「國際艦隊檢閱慶典」(International Fleet Review)
專屬經濟區監視與反海盜	與塞舌爾、模裡西斯及馬爾地夫等三國，進行專屬經濟區監視(EEZ Surveillance)及反海盜(Anti-Piracy)作業。東非海岸的海盜行為頻傳，在三國政府的要求之下，印度也派軍艦前往支援。
反海盜	擔任「索馬利亞外海海盜行為聯絡小組」(Contact Group on Piracy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 ,CGPCS) 2013年會議主席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繪製。 相關資料參考：*Annual Report 2013-2014*,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pp.31-33. <<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

印度國家經濟依賴海洋，印度90%的貿易量及77%的貿易值全靠海洋運輸，伴隨經濟快速發展，海上安全及海洋資源開發對印度越來越重要。²⁵⁶ 印度對海洋能源安全日益重視，過度依賴波斯灣運往印度的能源，使印度陷入「荷姆茲海峽困境」(Hormuz Dilemma)，為解決此一問題，印度大力加強在阿拉伯海區域的力量投射，2013年更與波斯灣周邊的卡達、科威特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進行聯合海上軍事演習。而隨著印度洋及太平洋逐漸整合為印太地區，印度也開始經由麻六甲海峽前往南海及西太平洋，進行海軍作業。本研究檢視印度海軍2013年的相關遠洋作為後，發現現今印度海軍的活動範圍，已大致符合「從亞丁灣到麻六甲海峽」的概念。雖然在許多印太沿岸地區，印度僅只是進行海軍港口訪問，但海軍的港口訪問具有一定的戰略意涵，顯現出印度與印太沿岸國家良好的關係，有利印度的海權擴張。除了進行港口訪問外，2013年印度也與美國、英國、日本、斯裡蘭卡及新加坡等五個國家在印度洋、南海及西太平洋進行海軍共同演習²⁵⁷，顯見印度的海權在印太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力。

2007年，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梅農(Shivshankar Menon)曾在演講中表示，「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印度的安全，依賴著一個擴大的同心圓· · · · ·

²⁵⁶ *Annual Report 2013-2014*,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p.30. <<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

²⁵⁷ *Annual Report 2013-2014*,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p.34. <<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

地理條件賦予印度在亞洲大陸地緣政治中獨特的位置，我們的足跡及利益範圍遠遠超出南亞，跨越了包含西亞、東亞、東南亞及中亞在內的整個亞洲．．．．．

印度參與亞洲安全事務的範圍是一個逐漸擴大的圓形（expanding circles），隨著經濟發展，這個圓形將從鄰近的斯裡蘭卡，向外延伸到東協各國及日本。」（From the broader perspective, we regard our security as lying in a neighborhood of widening concentric circles.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logic of geography is unrelenting. Geography gives India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geo-politics of the Asian continent, with our footprint reaching well beyond South Asia and our interests straddling across different sub-categories of Asia – be it West Asia,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or Central Asia.....Our current engagement in security affairs in Asia in expanding circles starting with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parallels our growing economic interaction with the same region from Sri Lanka in South Asia to ASEAN and further East to Japan.）²⁵⁸ 梅農的言論揭示了印度以擴大圓形的方式，向外建立擴張安全圈的戰略構想。印度戰略學者拉賈·莫漢（C. Raja Mohan）曾以三個戰略圓形探討此一概念，莫漢指出，印度的戰略目標有三個圓形，第一個圓形為印度鄰近地區，印度在此尋求主導地位和排除外部勢力；第二個圓形伴隨印度外交政策中「擴大鄰居」的概念，延伸至印度洋和亞洲沿岸國家，尋求平衡其他大國的影響力，並防止印度利益遭削弱；第三個圓形包含整個世界舞臺，印度試圖晉升全球大國，並成為影響國際安全與和平的重要勢力。²⁵⁹ 2014年9月，印度火星軌道探測器成功進入火星軌道，成為全球第一個首次嘗試就成功的國家，為彰顯印度新任總理莫迪上任後所強調的「鄰居至上」（Neighbour First）外交政策重點²⁶⁰，莫迪對外表示將為「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²⁵⁸ Shivshankar Menon,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mbassy of India, May 4, 2007, <https://www.indianembassy.org/archives_details.php?nid=894> .

²⁵⁹ Mohan, C. Raja,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Will the West Engage?”,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 4, July/August 2006, pp. 17-32.

²⁶⁰ “PM Modi presses ‘neighbour first’ policy,” *The Asian Age*, September 29, 2014, <<http://www.asianage.com/india/pm-modi-presses-neighbour-first-policy-941>> .

SAARC) 開發衛星，而這個衛星將會是「印度獻給我們鄰居的禮物」(dedicated to our neighbourhood as a gift from India)。²⁶¹



圖4-9 印度與印太海上地區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Google地圖。

檢視印度近年外交作為，不難看出印度努力拉攏周邊國家，向外擴張影響力的企圖。由於印度地緣位置使然，印度對外戰略部署正以一圓形向外延伸，其概念與史派克曼所提的「圓形跨海擴張」(Circumferential and Transmarine expansion) 相似。根據史派克曼的概念，印度為擁有海岸線的國家，為保障國家自身的安全，

²⁶¹ “Develop SAARC satellite to benefit neighbours: Modi,” *Mathrubhumi News*, October 31, 2014, <<http://www.mathrubhumi.com/english/news/latest-news/global-endorsement-of-india-s-space-capability-modi-148469.html>>.

會以圓形的方式往外擴張，藉由控制周邊的印度洋海域，向外延伸國家勢力範圍。不論是梅農的發言或是莫漢討論的三個戰略圓，其實都顯示印度的戰略擴張相當符合史派克曼所提出的概念。若假想一條印度向外的圓形跨海擴張示意線，涵蓋印度2013年軍艦巡航、港口訪問的地點，加上印度在塞舌爾（Seychelles）、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及模裡西斯（Mauritius）海上監聽（Maritime Surveillance）任務的活動範圍，則可以發現印度海權的圓形擴張範圍不僅包含印度洋，也已經延伸至西太平洋。而這個向外擴張圓形的大小變化，則取決於印度的海權能力，以及印度國家戰略目標的變化。

三、季節風計畫

2013年中共政府提出「一代一路」的戰略構想，意圖透過打造「絲綢經濟帶及「海上絲綢之路」，擴張國家影響力。地緣上與中共接壤的印度，在第17次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中，收到中共的邀請，希望印度能與中共一起打造21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²⁶² 面對中共的戰略佈局，莫迪以提出印度自己的海洋計畫：「季節風計畫：跨印度洋海上航路與文化景觀」（Project Mausam: Maritime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cross the Indian Ocean）作為回應。²⁶³ 2014年9月16日，中共主席習近平訪問斯里蘭卡，意圖強化中共與斯里蘭卡之間的戰略合作後²⁶⁴，印度政府隨即推出季節風計畫，試圖對抗中共的海上絲路。²⁶⁵ 季節風計畫負責的政府單位為印度文化部，委託英迪拉·甘地國家藝術中心（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IGNCA）執行，計畫聚焦討論印度洋的季風現象，因季風不僅幫助古代印度水手展開海上貿易，也令印度洋沿岸各國得以進行互動。季節風計

²⁶² Ankit Panda, "China Invites India To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Diplomat*, February 15,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2/china-invites-india-to-the-maritime-silk-road/>>.

²⁶³ Sachin Parashar, "Narendra Modi's 'Mausam' manoeuvre to check China's maritime migh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6,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Narendra-Mo-dis-Mausam-manoevre-to-check-Chinas-maritime-might/articleshow/42562085.cms>>.

²⁶⁴ 〈習近平抵斯里蘭卡訪問圖鞏固經貿關係〉，《BBC 中文網》，2014年9月16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9/140916_sri-lanka_china_xi>。

²⁶⁵ 管淑平，〈印度推「季節」計畫 對抗中國海上絲路〉，《自由時報》，2014年9月17日，<<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13848>>。

畫的主要目標，在宏觀層面上，希望重新連接（re-connect）及重建（re-establish）印度洋周邊國家的往來，藉此瞭解彼此的文化價值及關注焦點；微觀層面，則希望藉此計畫，瞭解不同海域中不同的民族文化。²⁶⁶

根據印度文化部公開的季節風計畫概念說明文件，該計畫配合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現今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新觀點，將鼓勵與印度洋沿岸國家採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對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s）和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的新詮釋，並提供相關活動推廣的平臺。²⁶⁷ 季節風計畫的相關訴求，雖然看似為加強文化連結等軟性議題，但從季節風計畫涵蓋的地理範圍，可一窺印度海權思想的擴張。季節風計畫廣納印太地區的陸域及海域，包含東非、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斯裡蘭卡及東南亞群島，由印度洋延伸至西太平洋。不僅地理範圍涵蓋了廣闊的印太海洋地區，印度也希望藉由季節風計畫，鼓勵進行「航海路線」

（Maritime Routes）議題相關的現代科學研究，並透過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出版專業書籍等多種方式，嘗試讓一般民眾對環印度洋地區的「共同遺產」（common heritage）及「多重身分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有更廣泛的理解。²⁶⁸

根據馬漢的海權論，除了客觀的條件外，海洋國家政府及人民對海洋的主觀態度也會影響國家的海權發展。季節風計畫目前看來雖為文化層面的計畫，但已能顯現印度政府對海洋的重視。印度政府促進民眾海洋身分認同的計畫目標若能達成，將有助於印度的海權發展，此外，季節風計畫強調印太地區共同遺產的連結，實為一種軟實力的運用，文化連結若能加深，將有助於印度與周邊國家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季節風計畫雖為文化計畫，但有鑑於中共海上絲路的戰略佈局，印度文化部及外交部已經開始討論，尋找文化議題外，季節風計畫的戰略面向功

²⁶⁶ “Project Mausam: Maritime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http://ignca.nic.in/mausam.htm>>.

²⁶⁷ “Mausam/ Mawsim: Maritime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Concept Note),” Ministry Of Culture,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ignca.nic.in/mausam_publications.htm>.

²⁶⁸ “Project Mausam: Maritime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http://ignca.nic.in/mausam_objectives.htm>.

能。²⁶⁹ 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莫迪所提的「季節風計畫」與習近平的「海上絲綢之路」相同，都具備海洋戰略擴張的任務。惟兩者使用的軟實力途徑有所差別，中共強調「經濟」連結，印度則強調「文化」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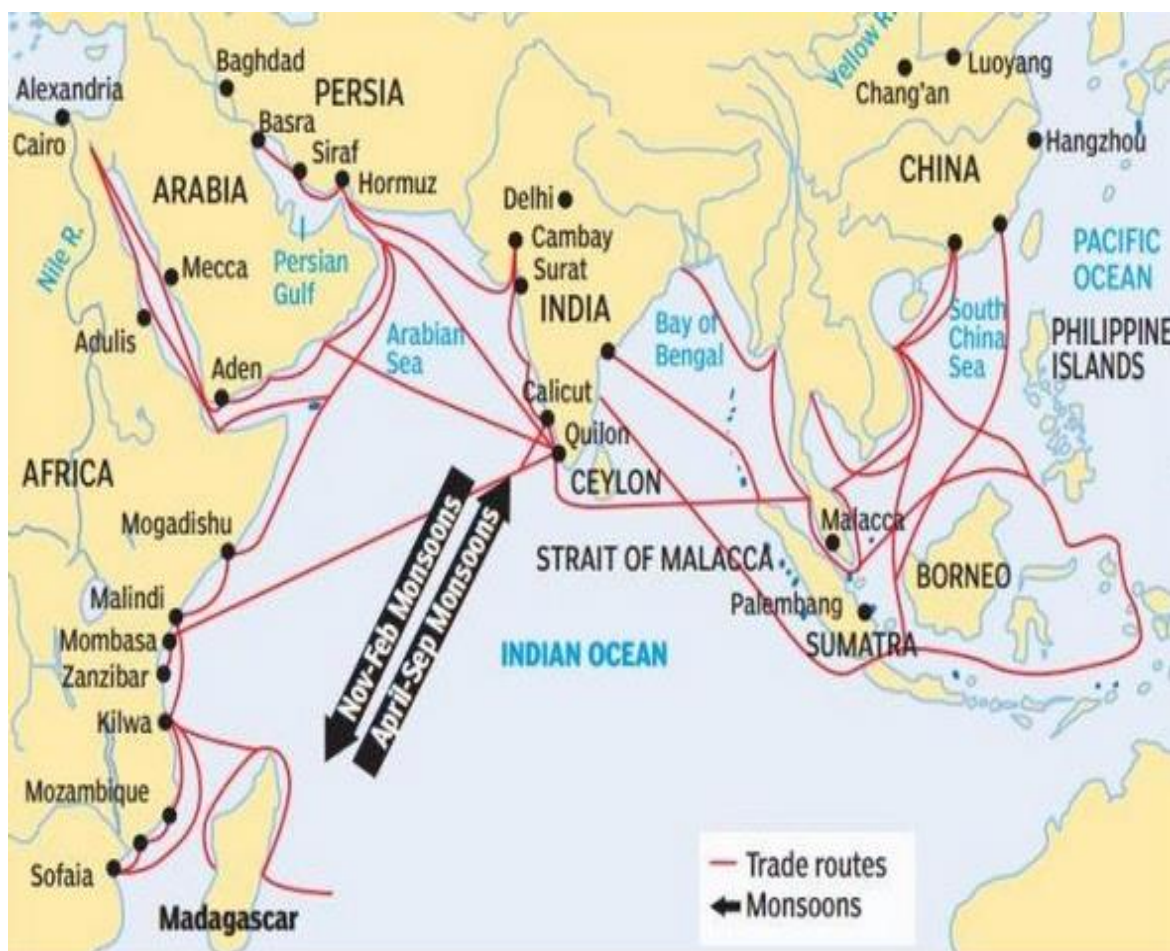


圖 4-10 印度水手憑藉季風的海洋航行路線（500-1000 年）

資料來源：Sachin Parashar, “Narendra Modi’s ‘Mausam’ manoeuvre to check China’s maritime migh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6,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Narendra-Modis-Mausam-manoevre-to-check-Chinas-maritime-might/articleshow/42562085.cms>> .

²⁶⁹ Sachin Parashar, “Narendra Modi’s ‘Mausam’ manoeuvre to check China’s maritime might,”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6,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Narendra-Modis-Mausam-manoevre-to-check-Chinas-maritime-might/articleshow/42562085.cms>> .

現今印度海洋力量投射的相關作為，與中共相似，兩者都避免在印太海洋地區進行過於敏感的軍事設施建造。以支援海權勢力擴張的前沿基地部署為例，中印雙方目前採取的手段多為基礎建設投資、戰略夥伴關係建構及加強經濟與文化連結等較為軟性的手段，顯見雙方避免引起印太海洋地區周邊國家反感的顧慮。印度，身處印度洋中心，長期以來在印度洋具有一定的海權影響力，隨著海軍實力及戰略範圍擴大，在追求印度洋安全確保的目標外，正逐漸將海權範圍向外擴張，延伸至西太平洋。1990年代以來，印度海權範圍逐漸向外擴張，東望政策的外交經貿架構調整，使印度將目光看向太平洋，海洋勢力範圍向東延伸。與此同時，中共西邊的海上交通線，對中共國家安全日益重要，崛起的中共也開始重視在印度洋上的力量投射，向西延伸海洋勢力範圍。難以迴避的地理特性，讓領土接壤的中共及印度在陸地邊界爭議之外，也面臨海洋勢力範圍的重疊，印太地區已經成為中印海洋安全關係互動的重要舞臺。

第三節 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權勢力重疊

印度獨立後，印度海權教父帕尼卡曾指出，中國明朝有系統向南的海權擴張，為中國尋找到了在印度洋的影響力。他認為鄭和的艦隊多次前往南洋，訪問了多個印度洋國家，遠至亞丁灣的艦隊巡航，讓當時印度洋周邊的統治者瞭解到了天朝的實力，並甘心成為附庸國。²⁷⁰ 明朝短暫的海權發展，隨著鄭和的作古而停止，往後鮮少再出現有組織的艦隊遠洋。然而，雖然中國的影響力隨著明朝衰亡而減弱，但近代麻六甲海峽周邊國家，仍受到北京的影響。²⁷¹ 帕尼卡認為印度在印度洋的海權影響力，攸關國家發展與安全，像中共這樣的海權擴張，有損印度利益，印度若要成為有影響力的強國，則必須要在印度洋取得霸主地位。帕尼卡的海權思想，深植在印度海軍發展的戰略思想中，目標控制從亞丁灣到麻六甲海峽的廣大海域，擁有將印度洋視為「印度之洋」的遠大抱負。

隨著經濟及能源安全日益重要，中共近年不僅大力發展海權，也開始將目光轉向印度洋，在印度洋出現一系列的戰略部署。雖然並未有如明朝時期大規模的軍艦巡航，但這波戰略部署實為鄭和遠洋後，中共首次大規模、系統性的向印度洋進行海權擴張。除了軍艦前往印度洋地區參與國際任務外，並在印度洋進行巡航外，中共的潛艦也開始在印度洋活動²⁷²，使印度不得不開始關注中共海權力量的擴張。中共在印太海洋地區擴張海權的作為，若踩過印度的紅線，將有可能要引發難以預見後果的中印海權競爭。²⁷³ 印度前外務秘書夏亞姆·薩蘭(Shyam Saran)在公開場合論及中印關係時，曾言：「地理的邏輯是無情的，鄰近的位置，是國家外交政策中最大的考驗。因此，我們（印度）致力於和鄰國尋找更緊密的政治、

²⁷⁰ Kavalam Madhava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Kuala Lumpur: The Other Press, 1993), p.30.

²⁷¹ Kavalam Madhava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Kuala Lumpur: The Other Press, 1993), p.32.

²⁷² Rahul Singh, "China's submarines in Indian Ocean worry Indian Navy," *Hindustan Times*, April 7, 2013,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newdelhi/china-s-submarines-in-indian-ocean-worry-indian-navy/article1-1038689.aspx>>.

²⁷³ James Holmes, "Coming to the Indian Ocean, the Chinese Navy: How Should India Respo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7,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ming-the-indian-ocean-the-chinese-navy-how-should-india-11415>>.

經濟及任何層面的關係。」²⁷⁴ 卡普蘭也認為，鄰近的地理位置為影響中印關係發展最重要的因素，²⁷⁵ 地理上難以迴避的邊界問題，曾造成中印關係的嚴重破裂及長達數十年的冷凍。如今，印度洋及太平洋逐漸整合成印太地區，海權水準擴張的印度及海權垂直擴張的中共，不免需面對雙方新型的海洋安全關係，接受地緣政治的新挑戰。後冷戰時代，中印雙方為擴張海權，在印太地區出現海上競爭。

一、海上競爭

1992年，因菲律賓國內民族情緒排斥，美國海軍被迫離開蘇比克灣（Subic Bay），放棄在此地的海軍基地。由此可見，後冷戰時代強權國家在大洋沿岸地區軍事前沿基地的建設，並不受到新興獨立國家歡迎，且恐會引起沿岸國家疑慮。²⁷⁶ 馬漢的海權論，強調強大的海軍、遠洋基地的串聯及主宰性的海洋力量，並藉此謀求海權國家的霸主地位。不過，根據現代的海權理論，除了馬漢強調的「海洋權力」（Sea Power）外，「海洋權利」（Sea Interest）也同等重要。國家若能透過軟實力的發揮，增進在海洋地區的影響力，謀取更多使用海洋的空間，對一國的海權發展也有所助益。目前，因擔憂過度的軍事建設會挑動沿岸國家的敏感神經，中印兩國在印太地區的海權擴張，多運用軟性的手段，尋求更大的影響力。地理空間鄰近的中印同時將目光轉向印太地區，不免會出現勢力範圍的重疊與碰撞，而雙方為確保自身利益也多所做為。中印海上影響力的競爭，從雙方在印度洋上具戰略價值的島國及印太重要海域的相關作為，即可看出。

²⁷⁴ “Present Dimensions of the Indian Foreign Policy,-Address by Foreign Secretary Mr. Shyam Saran at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11, 2006, <<http://www.mea.gov.in/incoming-visit-detail.htm?2078/Present+Dimensions+of+the+Indian+Foreign+Policy++Address+by+Foreign+Secretary+Mr+Shyam+Saran+at+Shanghai+Institute+of+International+Studies+Shanghai>>.

²⁷⁵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pp.251.

²⁷⁶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136.

(一) 印度洋島國

印度洋上的斯里蘭卡(Sri Lanka)、馬爾地夫(Maldives)、塞舌爾(Seychelles)、模裡西斯(Mauritius)及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等多個海島國家，雖然都是實力有限的小國，但佔據重要的地理位置，能影響印太海上交通線的穩定。雙雙崛起的中共及印度，為確保海洋安全，擴張自身在海洋事務上的影響力，紛紛強化與印度洋島國的連結。中印在與印度洋島國的來往近年多所作為，試圖透過經濟、文化交流、技術合作，以及海洋合作等多層面的關係建構，尋求在印太地區擴張海權的有利基礎。



圖 4-11 印度洋島國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1、斯裡蘭卡

斯裡蘭卡位於印度南方，與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隔著保克（Palk Strait）海峽相望，在群族及文化上與印度有緊密的連結。斯裡蘭卡的地緣位置，對印度海洋安全的確保至關重要，然而斯裡蘭卡內政長年動亂，大幅削弱了印度對斯裡蘭卡的影響力。²⁷⁷ 「泰米爾之虎」在 1983 與政府爆發全面戰爭，斯裡蘭卡陷入長達 26 年的內戰，直到 2009 年斯裡蘭卡政府才完全平定北方的泰米爾之虎，宣佈內戰結束。2004 年，僧伽羅人馬欣達·拉賈派克薩（Mahinda Rajapaksa）掌控斯裡蘭卡政府，他的兄弟戈塔巴亞·拉賈派克薩（Gotabhaya Rajapaksa）及巴澤爾·拉賈派克薩（Basil Rajapaksa）分別出任國防部長及總統顧問。拉賈派克薩政府對內採取高壓統治，以強硬的方式對抗泰米爾之虎，毫不理會西方國家以人權為由要求斯裡蘭卡政府停火的呼籲，馬欣達·拉賈派克薩更曾公開表示他不需要西方的教導。拉賈派克薩政府強硬的態度，使西方國家紛紛因人權問題斷絕與斯裡蘭卡的往來，西方國家對斯裡蘭卡的政治影響力因而迅速降低。

內戰後，斯裡蘭卡地緣政治版圖上發生的最大變化便是西方影響力的迅速降低，以及隨之而來的斯裡蘭卡與印度和中共關係的增強，中印填補了西方撤出後的權利真空。²⁷⁸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印度與斯裡蘭卡關係的建立，有先天上的優勢。1998 年印度與斯裡蘭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成為斯裡蘭卡重要的進口來源及出口市場，對斯裡蘭卡的天然影響力顯而易見。²⁷⁹ 然而，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有約 6000 萬與斯裡蘭卡泰米爾人同族群同信仰的公民，

²⁷⁷ 斯裡蘭卡內的主要族群為信奉佛教的僧伽羅人（Sinhalese），佔斯裡蘭卡的人口比率超過四分之三；第二大族群則為信奉印度教的泰米爾人（Tamils），約佔斯裡蘭卡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間存有長年的歷史恩怨。雖然泰米爾人人數上佔劣勢，但僅隔保克海峽，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卻有約 6000 萬同族群同信仰的同胞，因此僧伽羅統治階級對泰米爾人的勢力多所忌憚。1948 年斯裡蘭卡獨立後，僧伽羅人及泰米爾人因宗教及族群問題多有衝突，加以 1970 年代僧伽羅政府轉向極權統治，1972 年韋盧皮萊·普拉巴卡蘭（Vellupilai Prabhakaran）建立了「泰米爾猛虎」（泰米爾之虎前身）組織，領導泰米爾人進行反政府活動，走上「獨立建國」的道路。相關資料參考：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191-201.

²⁷⁸ Sergei DeSilva-Ranasinghe, "Sri Lanka - The New Great Game," *The Diplomat*, October 28, 2009, <<http://thediplomat.com/2009/10/sri-lanka-the-new-great-game/>>.

²⁷⁹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208-209.

面對僧伽羅政府對泰米爾人強烈的鎮壓，來自泰米爾納德邦政治勢力的抗議，使印度政府難以大張旗鼓的對斯裡蘭卡政府表達支持。印度不僅需要努力贏得斯裡蘭卡政府的友誼，同時還要顧及對泰米爾人的態度，斯裡蘭卡的內戰使得印度政府陷入尷尬的處境之中。

2006 年後，因為拉賈派克薩政府的人權問題，美國停止對斯裡蘭卡政府進行軍事援助，國際上會也對斯裡蘭卡政府多所責難。西方勢力的撤出及印度政府動輒得咎的困境，使中共在斯裡蘭卡找到了擴張影響力的良好機會，藉由提供軍火，中共與拉賈派克薩政府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在與斯裡蘭卡關係的擴張上，以不干涉內政為外交指導原則的中共並無任何人權包袱，與印度相比取得了更多發展空間。傳統上，除了地緣臨近之外，印度對斯裡蘭卡的優勢集中在文化接近性和軍事合作交流的長期投資。不過，近年來中共開始強化與斯裡蘭卡的文化 and 外交交流。2011 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成立了中共首個「斯裡蘭卡研究中心」，斯裡蘭卡總統拉賈派克薩不僅擔任該中心的名譽主任，同時還接受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²⁸⁰ 除此之外，2007 年在中共資金援助下，斯裡蘭卡政府開始在南部建設「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2012 年 6 月，中共投資 15 億美元興建的漢班托塔深水港開始運轉，成為印度洋至太平洋地區所有船艦重要的後勤補給中心。

2014 年 9 月，習近平出訪斯裡蘭卡，與斯裡蘭卡總統馬欣達·拉賈派克薩就中印合作開發科隆坡 (Colombo) 港口城計畫達成協議，預計花費 13 億美元在科倫坡沿岸建造一座人工島嶼。此外，習近平在發表於斯裡蘭卡官方報紙的文章中寫道：「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干涉斯裡蘭卡內政」。斯裡蘭卡總統拉賈派克薩 2004 年上任以來已訪問中共 7 次。2013 年，中共更超過美國成為斯裡蘭卡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印度。中共 2014 年也取代印度，成為斯裡蘭卡最大

²⁸⁰ 楊曉萍，〈斯里蘭卡對華、對印關係中的動態平衡〉，《南亞研究季刊》，2013 年第 2 期，總第 153 期，頁 93-99。

的投資國。²⁸¹ 2014年10月底，斯里蘭卡政府更開放位於首都的可倫坡港(Colombo Port)，讓中共海軍長征2號潛艦停靠。²⁸² 透過軍事援助、經濟投資等方式，中共在斯里蘭卡影響力的強化，造成印度的憂慮。中印海上競爭讓地理位置關鍵的斯里蘭卡，戰略價值大幅提升，對外有更多的談判籌碼。

2、馬爾地夫

馬爾地夫與斯里蘭卡相同，雖只是小島國家，但掌握海上交通線的地理位置大幅提升了馬爾地夫的戰略價值。印度與馬爾地夫在經濟及軍事上的合作關係密切，印度協助維護馬爾地夫的國家安全，2011年印度與馬爾地夫簽署了全面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在印度洋建立了戰略聯盟。雙方協議第五條明確記載：「透過協調海上巡邏和空中偵察、訊息交流，以及發展雙邊有效的法律框架與其他措施，將有助於雙方在員警和安全部隊能力建設領域的合作。」²⁸³ 印度憑藉長久的歷史聯繫與緊密的軍事、經濟合作，對馬爾地夫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同時，馬爾地夫也為印度海外重要的海上監視(Maritime Surveillance)基地，對印度掌握印度洋的周邊安全至關重要。然而，2011年開始，中共開始強化與馬爾地夫的關係，並在馬爾地夫設立了大使館。²⁸⁴

2014年習近平出訪馬爾地夫，不僅表示歡迎馬爾地夫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海上絲路，且在當地媒體發表題為「真誠的朋友，發展的夥伴」，強調中共與馬爾地夫應深化政治互信，以務實的態度進行合作。²⁸⁵ 2014年12月，因污水處理公

²⁸¹ 〈習近平出訪斯里蘭卡，削弱印度在南亞影響〉，《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年09月17日，〈<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917/c17lanka/zh-hant/>〉。

²⁸² Sachin Parashar, "Sri Lanka Snubs India, Opens Port to Chinese Submarine again,"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 2014,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Sri-Lanka-snubs-India-opens-port-to-Chinese-submarine-again/articleshow/45008757.cms>〉。

²⁸³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between India and Maldive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November 12, 2011, 〈<http://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5407/Framework+Agreement+on+Cooperation+for+Development+between+India+and+Maldives>〉。

²⁸⁴ 〈中國駐馬爾地夫大使：中馬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向前推進〉，《新華網》，2013年11月4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gate/big5/www.nd.chinanews.com/News/gnxw/20131104/1405631.html>〉。

²⁸⁵ 〈習近平籲馬爾地夫參與海上絲路〉，《中央社》，2014年9月14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09140261-1.aspx>〉。

司發生重大火災，馬爾地夫出現缺水危機。印度隨即運送 1200 噸的水前往馬爾地夫，進行援助。不讓印度專美於前，中共隨即也運送 1000 噸的水前往馬爾地夫，隱約有與印度互別苗頭的意味。²⁸⁶ 位於印度洋要道的馬爾地夫戰略價值日益重要，而長久以來印度在馬爾地夫佔有優勢的影響力，正受到中共的挑戰。

3、塞舌爾

中共及印度在印太影響力的競爭，除了印度周邊地區的斯裡蘭卡及馬爾地夫外，也遠至非洲東岸、南印度洋上的島嶼國家，塞舌爾、模裡西斯與馬達加斯加。胡錦濤 2007 年訪問塞舌爾及 2009 年訪問模裡西斯的作為，令印度不得不開始注意中共在西印度洋的戰略意圖。傳統上，印度與這兩個島國間軍事及安全關係相當緊密，然而，如何在中共的挑戰下，維持印度的影響力成為新德里近年重要的課題。²⁸⁷ 塞舌爾為島嶼小國，陸地面積只有 435 平方公里，不過卻擁有將近 130 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塞舌爾 1976 年獨立後，印度隨即與塞舌爾建立外交關係，多年來雙方關係密切，高層定期互訪，兩國在文化、軍事、經貿及科技領域都有所合作。2009 年，印度海軍也曾在塞舌爾的要求下，派遣海軍軍艦協助塞舌爾打擊海盜。²⁸⁸ 印度不只提供海軍力量幫助塞舌爾維護國家安全，也協助該國建設軍隊，顯見雙方關係的緊密。不過，隨著印太海洋交通線重要性的提升，中共開始強化在塞舌爾的影響力。2007 年胡錦濤前往塞舌爾訪問，表達中共對塞舌爾政府發展經濟的支持，兩國在經濟技術、教育、促進和保護投資等領域簽署了 5 份合作檔。²⁸⁹

²⁸⁶ “China follows India, rushes water to crisis-hit Maldives,” *The Economic Times*, December 7, 2014,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4-12-07/news/56802861_1_indian-air-force-indian-ocean-fresh-water>.

²⁸⁷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37-138.

²⁸⁸ Manu Pubby, “Navy responds to SOS from Seychelles,” *The Indian Express*, April 20, 2009,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navy-responds-to-sos-from-seychelles/449049/0>>.

²⁸⁹ 〈胡錦濤同塞席爾總統蜜雪兒會談〉，《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 年 2 月 10 日，<<http://hkmag.com.rmtt.com/doc/1003/0/6/9/100306902.html?coluid=9&kindid=2110&docid=100306902&mdate=0911123624>>。

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Expo 2010 Shanghai China)，胡錦濤特別安排時間與塞舌爾總統詹姆斯·米歇爾會面(James Michel)，米歇爾成為少數在上海世博期間與中共主席會晤的領導人。²⁹⁰ 同年5月，在塞舌爾館的開幕演講時，米歇爾提到：「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塞舌爾偉大的朋友，近年來中國和塞舌爾分享許多共同的目標，塞舌爾參與上海世博會是我們關係和友誼復興的機會。」除了提及中共與塞舌爾關係的緊密、呼籲建立塞舌爾和中共的航空聯繫，米歇爾更表示：「塞舌爾可以成為一個連接中國和非洲的『橋樑』(bridge)，把人民團結在一起。我們必須在相互合作和尊重的基礎上，努力達成我們的共同目標。」²⁹¹ 面對中共對塞舌爾影響力的提升，印度2010年6月與塞舌爾總統米歇爾在印度會晤時，特別強調兩國全面的合作，包含國防和安全等議題。²⁹² 2012年，印度將借貸給塞舌爾的信用額度提高至5000萬美元，以及提供2500萬元的援助。²⁹³ 同年，塞舌爾官方也對外表示，在印度的外交關係中，塞舌爾將是一塊「可靠的岩石」(rock of dependability)。²⁹⁴ 不過，2014年6月，塞舌爾總統米歇爾所屬的塞舌爾人民黨(Seychelles People's Progressive Front)舉辦成立50周年紀念慶典，中共代表也應邀前往²⁹⁵，顯見雖然印度與塞舌爾關係仍緊密，但塞舌爾並未因此關上與中共往來的大門。在印度與中共之間尋求平衡，以謀取最大利益，成為有利塞舌爾國家發展的戰略選擇。

²⁹⁰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139.

²⁹¹ "Seychelles at Shanghai World Expo 2010-President calls for greater focus on eco-friendly future," *Seychelles Nation*, May 3, 2010, <<http://www.nation.sc/article.html?id=226579>>.

²⁹²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140.

²⁹³ "India reaches out to Seychelles," *The Hindu*, May 1, 2012,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article3371397.ece>>.

²⁹⁴ "Seychelles says it would be 'rock of dependability' for India," *The Hindu*, April 30, 2012,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seychelles-says-it-would-be-rock-of-dependability-for-india/article3370486.ece>>.

²⁹⁵ 〈中共友好代表團出席塞舌爾人民黨成立50周年慶典〉，《新華網》，2014年6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01/c_1110951258.htm>。

4、模裡西斯

模裡西斯接近 68%的人口具有印度血統，與印度連結深厚，印度在模裡西斯民眾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有顯著影響力。1968 年模裡西斯擺脫英國殖民宣佈獨立，基於歷史原因，獨立後的模裡西斯與印度一直保持著緊密的關係。模裡西斯雖陸地面積只有約 2000 平方公里，但有廣大的海洋資源可供利用，為了確保海洋資源安全，模裡西斯 1974 年與印度簽定國防合作協議。在印度的幫助下，模裡西斯建立了海岸警衛隊，並藉由印度定期提供的軍艦及直升機，發展海洋力量。²⁹⁶ 長久以來幫助模裡西斯建構海上力量，使印度得以在 2011 年 4 月，啟用建置於模裡西斯的海岸監視雷達網（coastal surveillance radar network），大幅提升印度海軍監控印度洋海上交通線的能力。2012 年模裡西斯總理納溫錢德拉·拉姆古蘭

（Navinchandra Ramgoolam）前往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會後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指出，雙方同意共同面對在印度洋區域出現的挑戰，印度也承諾會繼續提供武器，幫助模裡西斯建構海洋能力。此外，兩國同意透過雙方商定的計畫，一同確保模裡西斯廣大的專屬經濟區獲得適當的監控。²⁹⁷ 與塞舌爾相比，印度與模裡西斯之間的連結更為深厚，對模裡西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中共憑藉其經濟實力的發展，也逐漸在模裡西斯找到舞臺。

模裡西斯與中共在歷史上也有聯結，全國有 3%的華裔人口，有非洲最古老的唐人街，更是唯一一個將春節定為法定假日的非洲國家。1972 年中共與模裡西斯建立外交關係，雙方的往來著重在經濟層面，簽署了多份雙邊協議。2009 年胡錦濤訪問模裡西斯，並提出多項幫助模裡西斯現代化的投資計畫。²⁹⁸ 模裡西斯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拉瑪·希達南（Rama Sithanen）2010 年時曾表示，他認為中共正憑藉對模裡西斯的一系列投資，積極地推進其戰略目標。中共商業與政府利益有力

²⁹⁶ C.Raja Mohan ,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141.

²⁹⁷ “Joint Statement by India and Mauritius, ” *NetIndian News Network*, February 7, 2012, <<http://netindian.in/news/2012/02/07/00018640/joint-statement-india-mauritius>> .

²⁹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同模里西斯的關係〉，2014 年 3 月，<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fz_605026/1206_605874/sbgx_605878/> 。

結合的模式，與印度零散、政府支持力度較弱的風格形成了對比。模裡西斯政府與北京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希達南直言：「這個島國已經能夠直接打電話給胡錦濤，處理問題。」²⁹⁹ 隨著雙邊關係日益密切，2013年8月，中共與模裡西斯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模裡西斯共和國政府關於互免簽證的協定》，該協定於同年10月31日生效，降低了雙方人員往來的門檻。中共透過擴大經濟合作、降低人員交流阻礙等方式，正在強化與模裡西斯的關係，而這樣的作為也同時弱化印度在印太地區的優勢。

5、馬達加斯加

中印在印太影響力的擴張，除了在上述四個印度洋島國之外，也延伸至非洲東岸最大的島嶼—馬達加斯加。中共1972年與馬達加斯加建交，自1973年起向馬達加斯加學生提供獎學金名額，1980年兩國簽訂文化合作協定。2008年11月，中共孔子學院在安安塔那那利佛大學（Antananarivo University）舉行揭牌儀式。中共與馬達加斯加除了有多年的文化及教育合作，雙方的貿易關係也早在1974年就建立。1974年至今，雙方簽訂了多份經貿合作協議，2011年根據馬達加斯加海關的統計，中共與馬達加斯加的貿易額為6.07億美元，其中中方出口5.04億美元，進口1.03億美元，中共為馬達加斯加2011年第一大進口來源國。³⁰⁰ 隨著經濟交流加深，2013年雙方貿易額提升至8.16億美元，與2012年相比增長24.16%，其中中方出口6.43億美元，進口1.73億美元。³⁰¹ 中共與馬達加斯加在經濟及文化議題有長期交流，雙邊經濟關係對馬達加斯加國家發展相當重要，中共憑藉其經濟實力在馬達加斯加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²⁹⁹ James Lamont, “Beijing edges aside Delhi to woo Mauritius as Africa hub,”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6, 2010, <<http://www.ft.com/intl/cms/s/0/77be057a-0a19-11df-8b23-00144feabdc0.html#axzz3I0qv3TUO>>.

³⁰⁰ 〈中國同馬達加斯加的關係〉，《中國新聞網》，2013年3月，<http://www.chinanews.com/gj/zlk/2014/01-16/265_2.shtml>。

³⁰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馬達加斯加國家概況〉，2014年7月，<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fz_605026/1206_605802/>。

與中共強勢的經貿實力不同，印度在馬達加斯加的影響力，主要表現在海洋力量上。印度與馬達加斯加同為「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的成員，長年在海洋問題上有所合作，2007年印度在馬達加斯加建立了印度第一個領土之外的海洋監聽站（listening post）。³⁰² 儘管印度聲稱監聽站主要目的是為了打擊海盜和應對海上恐怖主義，但仍然引起中共相當大的關注，認為印度海權的擴張有損中共的石油航線安全。官方色彩濃厚的中共媒體新華社就撰文指出，馬達加斯加島上的監聽站將使印度海軍的監控範圍向南延伸近 4000 公里，非洲東部海岸、莫三比克海峽，以及中南部印度洋的大片海域將從此納入印度軍方的監控視野，印度海軍在該海域的活動也將會得到有力的情報支撐。³⁰³ 馬達加斯加、模裡西斯及馬爾地夫，目前為印度在印太地區重要的海洋合作國家，印度在這三個島國建設的海洋監聽網路，不僅有助於印度對印度洋地區的控制，也強化印度海軍在印度洋的 A2AD 能力。

對中共及印度而言，上述五個印度洋島國具備相當重要的戰略價值，成為雙方海上競爭的重要場域。不過，中印在印度洋島國擴張影響力的方式有所差別，中共關注在印太地區可供操作的大型計劃，並在經濟及政治層面，與印度洋島國積極來往，尋找擴張影響力的利基；印度則基於與印度洋島國長久的歷史聯繫，藉由提供島國羽翼未豐的海上力量相關硬體及技術，尋求與島國海上力量進行合作的機會，並藉此將島國融入印度在印度洋的戰略系統之內。³⁰⁴ 此外，中印在印太的戰略角力，除了表現在印度洋島國上，也顯現在印太地區的南海（South China Sea）、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及阿拉伯海（Arabian Sea）等重要海域上。

³⁰² Manu Pubby, "India activates first listening post on foreign soil: radars in Madagascar," *The Indian Express*, July 17, 2007,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india-activates-first-listening-post-on-foreign-soil-radars-in-madagascar/205416/>>.

³⁰³ 〈印度在非洲建設軍事基地影響中國石油航線安全〉，《新華網》，2006年3月10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6-03-10/1034356234.html>>。

³⁰⁴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154.



圖 4-12 印太地區重要海域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二) 印太地區重要海域

1、南海

面積 350 萬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包含超過 200 個無人居住的島嶼和岩礁，被中共、台灣、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及中印半島所環繞，為西太平洋的一部分。南海諸島除了蘊含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等海洋資源外，位居由麻六甲海峽出西太平洋交通線上的必經之路，更使南海具備重要戰略價值。南海主權歸屬問題相當複雜難解，台灣、中共、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越南等各國依據不同的國際法律見解、歷史事實及現實情況，都宣稱擁有南海諸島的領土主權。戰略價值重要的南海為沿岸各國兵家必爭之地，每每一國對南海領土更進一步的要求或主張都會牽動其他國家的緊張神經，成為區域難解的問題。雖然南海的情況複雜，但中共仍透過各種方式試圖控制南海，以確保自身的海洋安全。

2010年，中共以明確言論向外宣告確保南海利益的決心，將南海問題定調為國家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³⁰⁵ 為增強在南海的影響力，近年中共逐漸強化在南海的力量投射，以軍事力量支撐國家的主權聲張。由於南海戰略位置重要，印太各國擔憂中共若控制南海，恐會向南延伸海權範圍，經由掌控麻六甲海峽此一重要的「戰略咽喉」(Choke Point)，西進印度洋。印度雖然在南海並未有直接利益，但中共若得以掌控南海，尋得自由進出印度洋的利基，將會對印度在印度洋的優勢地位造成威脅。此外，與中共在南海的地理優勢相比，印度實難維持在南海的影響力，成為印度出西太平洋的隱憂。³⁰⁶ 2008年，中共將海洋基地延伸至距麻六甲海峽僅1200海浬、海南省南方的三亞，除建造海軍基地之外，中共也在此部署晉級潛艦。中共此舉隨即引起印度媒體關注，認為中共在三亞的海軍基地將使中共潛艦的蹤跡更能偵查，提升中共海軍出入印度洋的能力。³⁰⁷ 根據印度官方的海軍戰略目標，麻六甲海峽與南海，分別都在印度對外重要關注區域的名單之內。³⁰⁸

印度前總理辛格2013年10月在東亞高峰會演講時提到：「若要實現我們共同的區域願望，穩定的海洋環境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應重申海上安全的原則，包括海上通道及貿易暢通的權利，按照國際法，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海洋爭端。我們歡迎有關國家的一起遵守2002年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爭取各國採納〈南海各方行為準則〉。此外，我們也歡迎東協海事論壇的擴大，

³⁰⁵ 〈中國首次向美明確表態：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年7月5日，
<<http://hk.crntt.com/doc/1013/7/2/6/10137268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372680>>。

³⁰⁶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181.

³⁰⁷ Manu Pubby, "China's new n-submarine base sets off alarm bells," *The Indian Express*, May 2, 2008,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china-s-new-nsubmarine-base-sets-off-alarm-bells/304797/>>.

³⁰⁸ *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 (New Delhi: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 2007), pp.59-60.

發展能強化國際法有關海上安全的規範。」³⁰⁹ 印度海軍戰略目標及辛格的演講都顯現出，在情勢複雜的西太平洋南海事務上，海洋實力崛起的印度正在尋找有利的發揮空間。³¹⁰ 2000 年印度軍艦首次在南海出沒後，分別又在 2003 年及 2004 年出現在南海，成為中共在南海問題上的新挑戰。³¹¹ 除此之外，2011 年及 2014 年分別有媒體報導，指稱印度與中共海軍在南海相遇³¹²，以及中共要求印度軍艦離開南海³¹³，顯見中印在南海已出現海權碰撞。隨著中共強化在印度洋的海洋力量投射，把自身勢力範圍投射至南海以牽制中共，成為印度具有發展潛力的戰略選項。³¹⁴

2014 年 5 月，由於中共將一座深海鑽進平臺拖入靠近西沙群島的爭議海域，引發越南國內的排華運動。³¹⁵ 中共和越南官方對此相互指責，關係陷入低點。2014 年 10 月，越南總理阮晉勇前往印度與莫迪會晤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印越將加強防務和能源領域的合作。莫迪表示，與越南的國防合作十分重要，且將擴大，印越國防合作的首要內容之一是向越南出售 4 艘海上巡邏艦。除此之外，兩國國營能源企業將進一步整合能源勘探合作，以及在能源領域的其他合作。對於

³⁰⁹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at 8th East Asia Summit in Brunei Darussalam (October 10, 2013),”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10, 2013,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2305/Prime+Ministers+Statement+at+8th+East+Asia+Summit+in+Brunei+Darussalam+October+10+2013>>.

³¹⁰ 印度戰略學者拉賈·莫漢認為印度開始重視南海問題，主要有五個原因：一、印度與東亞越來越多的貿易，印度開始認知到西太平洋地區海上交通線的重要性；二、印度希望降低以依賴大國確保在西太平洋航行需求的程度；三、印度擔憂中共透過有力的主權聲張，若成功把南海變成「中國湖」(Chinese Lake)，將助長中共的氣焰；四、在具有海上利益的所有領域，印度都希望保持存在，以追尋可能影響其國家利益的潛在發展；五、印度海軍除強調在威嚇潛在對手的重要性，也強調在海洋上保持存在及建構夥伴關係。 相關資料參考：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84-185.

³¹¹ David Scott, “The Great Power ‘Great Gam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e Logic of Geography’,” *Geopolitics*, Vol.13, No.1, 2008, pp.1-26.

³¹² Ben Bland and Girija Shivakumar, “China confronts Indian navy vessel,”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1, 2011, <<http://www.ft.com/intl/cms/s/0/883003ec-d3f6-11e0-b7eb-00144feab49a.html#axzz3I0qv3TUO>>.

³¹³ 〈外媒：一艘印度戰艦進入南海 中國強令其離開〉，《新華網》，2014 年 10 月 2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10/28/c_127149418.htm>。

³¹⁴ Harsh V. Pant, “China Shakes Up the Maritime Balance in the Indian Ocea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6, No.3, 2012, pp.364-368.

³¹⁵ 〈印媒：越南在南海爭端中尋求印度支持〉，《BBC 中文網》，2014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10/141027_india_viet_china_dispute>。

印越防務和能源的合作，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共不反對印度和越南在「沒有主權爭端的海域」聯合勘探行動，但如果印越的能源合作傷害了中共利益和主權，則北京堅決反對。³¹⁶ 從 2014 年中共、越南及印度三方關係的變化看來，針對南海問題，印度能善用中共與南海各國的爭議，藉此牽絆中共力量的擴張。然而，幫助南海各國雖有助於印度海權擴張，但印度仍必須確保相關作為，不會使印度被迫捲入南海各聲索國與中共的對抗之中，而喪失戰略自主空間。

南海雖傳統上並非印度海軍活動的空間，但隨著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整合，南海現在不僅為印太的重要戰略咽喉，也已成爲想東出太平洋的印度與西進印度的中共，雙方競爭海權影響力的場域。中共在南海海域具有地理之便，更擁有多個島嶼，能有效的在南海投射軍力。但礙於南海複雜情勢，中共現今仍無法完全掌控南海，受到各方勢力牽制。印度地理上雖與南海距離遙遠，但因海洋戰略目標調整，逐漸提升其在南海的存在性。與中共相比，並非聲索國一員的印度有更多可供操作的戰略空間，而印度透過與其餘南海國家的合作，也能有效的以南海問題牽制中共的海權發展。

2、孟加拉灣

鄰近麻六甲海峽的孟加拉灣，為連結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重要海域，印度在這個區域具有地緣優勢。印度本島東岸擁有維沙卡派特南港(Visakhapatnam Port)，在安達曼海峽(Andaman Sea)內又掌控了安達曼—尼克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印度海軍長期在孟加拉灣海域活動。中印間一來一往的海上競爭，在孟加拉灣海域相當明顯，主要表現在雙方競爭對孟加拉及緬甸的影響力，以及海洋優勢地位的建構。印度的鄰國孟加拉為內政充滿問題、國家實力有限的區域小國，但伴隨著中印雙雙崛起，突顯出孟加拉位居重要地理位置的特性。中印兩國若要重新建立歷史上的陸地貿易路線，孟加拉將會是關鍵。這條陸地貿易

³¹⁶ 〈印度與越南將「增強防務及能源合作」〉，《BBC 中文網》，2014 年 10 月 28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10/141028_india_vietnam_vessel>。

路線將穿過緬甸和印度東部地區、橫越孟加拉，最後抵達加爾各答。假設這條陸地通道開通，中共封閉的西南地區將獲得長以來一直追求的通向孟加拉灣和廣闊印度洋的通道。³¹⁷ 中印在孟加拉的影響力競爭，印度擁有較多包袱與困難，印度與孟加拉相鄰，長期以來必須要確保兩國邊界的穩定，加以孟加拉內部多有激進伊斯蘭組織，在陸地上對印度帶來威脅。不過，長年以來印度也試圖透過發展雙邊經濟，試圖整合孟加拉。然而，印度對孟加拉的經濟影響力，因中共經濟實力的崛起而受到影響，中共利用大量的投資及基礎設施建造計畫，正逐漸改變區域的經濟地理結構。³¹⁸ 不僅如此，中共長年來一直是孟加拉主要的軍火來源，兩國軍事關係緊密。2009 年到 2013 年間，中共軍火出口國前三名為巴基斯坦、孟加拉及緬甸，分別占中共軍火出口比重的 47%、13% 及 12%。³¹⁹ 孟加拉軍隊使用的武器，多數來自中共，從軍火貿易就可看出中孟兩國軍事關係的密切。



圖 4-13 孟加拉灣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³¹⁷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151.

³¹⁸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69-170.

³¹⁹ Siemon T. Wezeman and Pieter D.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3," *SIPRI Fact Sheet*, March, 2014, p.4,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403.pdf>>.

2010年中孟發表聯合聲明，聲明中指出，「雙方同意加強兩國交通聯繫，繼續探討建設連接中國和孟加拉公路的可能性」。³²⁰ 顯見中共除了繼續強化與孟加拉的經濟及軍事關係外，也試圖連結兩國的陸上交通。不僅如此，中共也幫助孟加拉修建吉大港（Chittagong）。吉大港雖為商用港口，但在危急時刻卻也能作為中共海軍在印度洋的臨時基地，具重要戰略價值。困於地理環境，印度若與孟加拉關係不睦，在地理上可能會陷入與中共、巴基斯坦及孟加拉三面作戰的困境。因此，雖然中共與孟加拉的軍事來往密切，但印度卻未放棄與孟加拉建立友好關係。做為民主統治與軍事統治交互穿插的間斷型民主國家，孟加拉的政治制度架構不僅複雜難解，且有待強化。在印度與孟加拉的雙邊關係中，印度的首要目標為強化雙方的和平關係與合作，以及鼓勵孟加拉的民主持續發展。³²¹ 2011年印度與孟加拉雙邊關係的發展大有斬獲，不僅印度總理辛格於9月6日、7日出訪孟加拉首都達卡（Dhaka），印度副總統、政黨領袖、外交部長及財務部長等多位官員都在該年陸續訪問印度。³²² 雙方除了強化經貿關係外，藉著雙邊關係發展熱烈，同年印度海軍總司令也訪問孟加拉，針對兩國海洋合作的可能進行討論³²³，試圖強化彼此的戰略連結。雖然中共與孟加拉關係密切，但孟加拉作為印度前進緬甸與東南亞的橋頭堡，印度不可能放棄與孟加拉來往，近年也積極發展雙邊關係，試圖建造影響力。孟加拉雖為區域小國，但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已成為中印海上競爭的重要場域。

孟加拉的鄰國緬甸，1990年，民主派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帶領緬甸全國民眾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of Burma）贏得大選後遭軍政府軟禁，軍政府不顧民主與人權的作為引起西方世界譴責，各國紛紛與緬甸斷絕往來。

³²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孟加拉人民共和國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網》，2010年3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19/content_13205582.htm〉。

³²¹ 那瑞維，〈印度與孟加拉：處理邊界問題，建立關係〉，《情勢發展評估報告》，2011年1月，〈<http://iio.nccu.edu.tw/index.php?include=article&id=2771>〉。

³²² 那瑞維，〈印度與孟加拉：處理邊界問題，建立關係〉，《情勢發展評估報告》，2011年1月，〈<http://iio.nccu.edu.tw/index.php?include=article&id=2771>〉。

³²³ C. Raja Mohan, "Military diplomacy: Adm Nirmal Verma in Bangladesh," *The Indian Express*, April 4, 2011, 〈<http://indianexpress.com/tag/adm-nirmal-verma/>〉。

1989年，中共爆發天安門事件，同樣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1990年代後的國際政治格局，為邊界相鄰的中共與緬甸，提供了發展雙邊關係的良好契機。同時，印度總理拉傑夫·甘地在緬甸大選前對翁山蘇姬的大力支持，也使印度陷入尷尬的處境中。³²⁴ 中共長期以來與緬甸軍政府關係良好，近年在緬甸也多有大型投資計劃，不僅與緬甸共建陸地能源運輸管線，也幫助緬甸修建公路及實兌港（Sittwe Port）。面對中共利用緬甸往印度洋擴張勢力範圍的戰略佈局，印度多所防範，除了強化與緬甸軍政府的關係、提供緬甸軍事援助外，也鞏固與緬甸海軍的合作。2002年12月，印度海軍艦隊第一次被允許停靠在緬甸首都仰光（Yangon）的迪洛瓦港（Thilawa Port）後，印度的海岸警衛隊船艦及海軍軍艦，在往後幾年都有停靠在迪洛瓦港的紀錄。2003年，印度海軍總司令參訪緬甸後，兩國舉行了史上首次的海軍聯合軍演。³²⁵

自此之後，印度與緬甸在海洋議題上一直有所合作，2013年緬甸海軍前往印度東岸的維沙卡派特南港，除了提出港口停靠要求外，也與印度海軍進行演習。³²⁶ 2014年緬甸海軍總司令出訪印度，向長年幫助緬甸建構海軍能力的印度海軍尋求更多的軍備援助，並表示有提升雙方海洋合作層級的計畫。³²⁷ 印緬海軍長年的合作，使印度與中共在孟加拉灣的海上競爭中，保有一定的優勢。雖然中共與緬甸軍政府長久維持良好關係，但隨著2011年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訪問緬甸後，美緬關係重新啟動，緬甸也逐漸重新融入世界體系之中。繼希拉蕊·柯林頓的破冰之旅後，2013年，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也前往緬甸訪問。2014年，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召集軍方高層、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各

³²⁴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176.

³²⁵ Renaud Egretteau, "India and China Vying for Influence in Burma – A New Assessment," *India Review*, Vol. 7, No. 1, January–March, 2008, pp. 38–72.

³²⁶ Vijay Sakhujia, "Myanmar: Expanding Naval Ties with India," IPCS, April 8, 2013, <<http://www.ipcs.org/article/peace-and-conflict-database/myanmar-expanding-naval-ties-with-india-3876.html>>.

³²⁷ N C Bipindra, "Myanmar Navy seeks arms from India," *The New Indian Express*, July 30, 2013,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Myanmar-Navy-seeks-arms-from-India/2013/07/30/article1708731.ece>>.

政黨領袖及國會議長等，展開史無前例的政治會談，上演朝野大和解的戲碼，³²⁸ 外界推測多半是為了發展與美國的關係。雖然緬甸內政仍存在許多變數，但美國與緬甸關係若能強化，將削減中共的影響力，印度也將能有更多的戰略空間，提升在孟加拉灣的影響力。然而，西方勢力重新回到孟加拉灣沿岸，將會令中共及印度的戰略佈局面臨更多變數，雙方未來將會在一個更為複雜的環境中，調整雙方的海洋安全關係。

3、阿拉伯海

自從石油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能源以來，由波斯灣經阿拉伯海的海上能源運輸線的安全一直受到世界各國關注。冷戰時期，美國憑藉其海權力量，在波斯灣享有主導地位。然而，2001年美國捲入阿富汗戰爭中，奉行單邊主義的布希（Bush）政府將國家安全戰略重點聚焦於中東問題之上，長時間無暇顧及亞洲問題。歐巴馬上任後，大幅提升亞洲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重要性，美軍也逐漸撤出中東地區。美國在阿拉伯沿海地區勢力的消退，使中共及印度擁有更多戰略佈局的空間，阿拉伯海沿岸國家也開始討論各自的東望政策，試圖與中印發展關係。³²⁹ 以沙烏地阿拉伯（Kingdom of Saudi Arabia）為例，2006年，國王阿卜杜拉·賓·阿卜杜勒（Abdullah bin Abdulaziz）破天荒的出訪中印，為阿國史上第一次國王訪問中共，以及近半世紀以來第一次訪問印度。雖然美國及西方勢力在阿拉伯海仍具主導地位，但中印透過與阿拉伯沿海國家經濟及安全關係的建立，已逐漸在阿拉伯海地區建立影響力。

2005年，印度總理辛格要求其政府強化與阿拉伯沿海國家的關係，辛格表示：「（阿拉伯海）海灣地區，如東南亞和南亞，是我們的自然經濟腹地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繼續與在更廣泛亞洲中的所有鄰居建立緊密的經濟關係。印度已成功推行東望政策，以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連結。我們必須同樣地，更接近我們在海灣的

³²⁸ 林以君，〈緬甸朝野大和解 演給美國看〉，《聯合新聞網》，2014年11月1日，
<http://www.udn.com/2014/11/1/NEWS/WORLD/WOR3/9037274.shtml?ch=fb_share>。

³²⁹ C.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58-159.

西部鄰國。」³³⁰ 印度政府因此提出「西望政策」(Look West Policy)，以期能強化與阿拉伯海沿岸國家的合作。1999年印度維拉特號航母在阿拉伯海出現後，印度開始強化在此地區的海軍力量投射，印度海軍更時常向阿拉伯海沿岸國家提出港口停靠要求(port call)，伴隨西望政策的提出，印度進一步強化與阿拉伯沿岸國家之間的關係。阿曼(Oman)長期與印度關係良好，2008年雙方針對反海盜議題強化海洋合作，阿曼更進一步提供港口給印度軍艦停泊。³³¹ 同年，印度也與卡達(Qatar)簽訂防務協議，協議內容涵蓋人員訓練、情報分享及共同確保海洋安全等層面。除了與阿曼及卡達簽署防務協議外，伊朗(Iran)、葉門(Yemen)、亞丁(Aden)及吉布地(Djibouti)等身處海上交通線要道的國家，印度也積極發展、鞏固與各國的雙邊關係。³³²

印度與沙烏地阿拉伯安全關係的建構，近年也有所突破，2006年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歷史性的訪問印度，為印沙安全關係的建立打開大門，在此之前沙烏地阿拉伯海軍船隻巡航時從未向印度提出港口停靠要求過，通常都會停泊在巴基斯坦的港口。2008年沙國海軍首次派遣軍艦前往印度進行港口訪問，³³³ 2009年印度海軍回訪沙國。2012年，印度國防部長首次前往沙國進行訪問，雙方同意強化國防合作。³³⁴ 透過與沿岸國家關係的建立，印度海軍在阿拉伯海活動的範圍逐漸擴大，2011年利比亞危機時，印度海軍成功撤離近一萬名在北非的印度人。³³⁵ 2013年，印度分別與阿曼進行聯合軍演，與卡達、科威特(The State of Kuwait)及阿

³³⁰ “PM launches Look West Policy to boost cooperation with Gulf,”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July 27, 2005, <<http://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10534>>.

³³¹ Sandeep Dikshit, “India, Oman to step up defence ties,” *The Hindu*, November 10, 2008,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india-oman-to-step-up-defence-ties/article1373312.ece>>.

³³² 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61-164.

³³³ Ghazanfar Ali Khan, “Two Saudi warships to visit India,” *Arab News*, July 27, 2008, <<http://www.arabnews.com/node/314130>>.

³³⁴ Ghazanfar Ali Khan, “Joint team to prepare road map for Saudi-India defense cooperation,” *Arab News*, February 15, 2012, <<http://www.arabnews.com/node/406545>>.

³³⁵ “All Indians to be evacuated from Libya by March 10,” *Thainland News*, March 4, 2011, <http://www.thaindian.com/newsportal/uncategorized/all-indians-to-be-evacuated-from-libya-by-march-10-lead_100510105.html>.

拉伯聯合大公國（The United Arab Emirates）進行海軍演習。印度海軍近年在阿拉伯海的相關作為，顯現出印度憑藉其地理位置優勢、與沿海國家的歷史連結、長期的技術交流，以及安全議題合作的建構，已經在阿拉伯海地區發展出一定的影響力。

雖然印度在阿拉伯海地區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但中共已經開始追趕，藉由發展經濟關係及外交關係等方式，尋找與沿岸重要國家的戰略連結。2008年因索馬利海盜問題，中共及印度都派遣軍艦前往亞丁灣進行反海盜任務，為近代中共軍艦首次出現在亞丁灣沿岸。2008年軍艦順利前往亞丁灣後，中共海軍在印度洋的巡航成為常態，中共的海軍也陸續在阿拉伯海沿岸的阿曼、葉門及吉布地等國提出港口停靠要求。透過這樣的方式，中共海軍不僅找尋到停泊的位置，也能保有與停靠港口的國家發展正式海洋安全相關協議的機會。³³⁶ 除了尋找可供使用的港口，中共也試圖強化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2004年胡錦濤出訪「阿拉伯國家聯盟」（Arab League）³³⁷位於埃及的總部，會見了時任的阿盟秘書長阿姆魯·穆薩（Amr Moussa）和22個阿盟成員國代表。會後發表了《關於成立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的公報》，成立「中國阿拉伯合作論壇」（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um），主要宗旨為加強中共與阿拉伯國家的對話與合作、促進和平與發展。³³⁸ 截至2014年為止，中阿論壇已舉辦5屆部長會談和10次高級官員會談。

2006年，新任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選擇中共作為他首次國是訪問的第一站後，中共與沙國的雙邊關係日益密切，沙烏地阿拉伯目前是中共重要的石油來源地，中共在此也多有大規模投資。除了經濟關係外，雙方的戰略關係也有所提升，2007年，媒體指出中共向沙國販賣「東風-21」（DF-21）飛彈，但並未獲得證實。直至

³³⁶ Daniel J. Kostecka, "Places and Bases: The Chinese Navy's Emerging Support Network in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1, Winter 2011, pp.59-78.

³³⁷ 阿拉伯國家聯盟成立於1945年，是由阿拉伯國家所組成的區域性國際政治組織，成員國位於亞洲或非洲，宗旨是加強成員國間的合作，共同維護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包含經濟及文化等多個領域的合作，目前有22個成員國。相關資料參考：Arab League, <<http://www.arableagueonline.org/>>.

³³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2014年3月，<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zalt_610446/>。

2014年，沙國官方才承認確實有向中共購買飛彈，用以保護其伊斯蘭聖地和海灣盟國。³³⁹ 雖然中共在經濟及軍事層面都強化了與沙國的連結，但沙國也並未放棄與印度合作，如同許多國家面對中印崛起的態度，沙國在與中印的往來中依舊保有戰略自主空間。中共在阿拉伯海沿岸地區的海權擴張，多半還停留在經濟層面，尚未能挑戰印度的優勢。但巴基斯坦是個例外，在整個阿拉伯海沿岸地區，中共在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海軍基地建設，已對印度造成嚴重威脅。

中印在阿拉伯海地區的影響力競爭表現在廣大的沿海地區，整體而言，中共正藉經濟力量追趕印度長久以來保持的優勢。雙方雖然有所競爭，但對彼此的作為尚且還可接受。不過，中共在瓜達爾港基地的建設，確實為中印在阿拉伯海的海上競爭加溫。中印巴之間的三角關係，困於長久的歷史恩怨，複雜難解。中巴緊密的關係，長期以來令印度擔憂在陸地上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中共在巴基斯坦建立西進印度洋的前沿基地，若憑藉巴基斯坦比印度更接近荷姆茲海峽的地理位置，成功掌控阿拉伯海的海上交通線，對印度而言將會是一場惡夢。

印度洋多個島國、南海、孟加拉灣及阿拉伯海等地區，不論是在經濟或安全層面都可看見中印兩國競爭影響力的影子，中印的海權競爭在印太地已經隱約成形。不過，本研究以為，雙方的海上競爭目前處於萌芽階段，多數為爭取沿岸國家的友誼，並找尋有利國家海權發展的戰略位置，以軟性的手段發展支援海軍力量的網路。中印尚未因海洋勢力重疊而爆發嚴重衝突，雙方在印太的海權競爭不如陸地邊界問題嚴重，仍保有許多戰略調整空間。雖然海權水準擴張的印度與海權垂直擴張的中共遲早會在海洋上面臨雙方安全關係的難題，但海洋問題畢竟不如中印陸地邊界問題，具有地緣上難以迴避的特性，加以中印在印太的海上競爭格局成形不久，雙方在海洋問題上仍舊保有合作空間。

³³⁹ 陳築君，〈沙烏地阿拉伯承認從中國購得東風-21 彈道飛彈〉，《中時電子報》，2014年9月21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921002176-260408>〉。

二、合作空間

雖然隨著實力的崛起，中印海軍在印太地區的競爭似乎難以避免，但有別於陸地邊界問題，中印並未有領海重疊的問題，加以中印雖然在印太地區有海上影響力的競爭，但雙方的海軍並未有過嚴重衝突。因此，中印海軍仍然可以藉由合作，確保雙方在印太海洋安全關係的穩定。海軍與陸軍及空軍相比，更具機動性，隨著中印海軍遠洋的能力逐漸成熟，雙方海軍向外活動的範圍也日益擴大。海軍為確保能自由使用海洋，時常會進行海上演習，但一國的海上演習有可能被另一國視為威脅，加上海洋貿易日益重要及海洋資源競爭等問題，都有可能造成海域的緊張情勢。為避免各自的作為造成區域的緊張情勢，國家間可透過採用「海上信心建立措施」(Maritime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避免意外的發生，確保海洋安全。³⁴⁰ 兩國海軍頻繁的交流為海上信心建立措施成功的重要基礎，因海軍藉由頻繁的交流，將得以建立一套基本的互動方式。兩國軍艦若相遇，一時又缺乏官方指示時，長久的來往將能幫助雙方做出正確的決定，降低誤判情勢的風險。

印太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對中共及印度而言都相當重要，若不論陸地邊界問題造成的阻礙，以及在印太的海上競爭，中印雙方在印太海洋地區其實存有共同利益。後冷戰時代，中印雙方海軍交流並不熱絡，在 2002 年前，雙方軍艦只有在 1994 年至 1995 年及 2000 年至 2001 年，相互進行過四次港口訪問³⁴¹，也並未有任何的海上聯合演習，顯見雙方海軍關係並不緊密。然而，2003 年後，中印雙方在海洋上的合作開始加強，不僅繼續進行港口訪問，也開始進行聯合軍演。2003 年，中印舉行首次海上搜救聯合演習，2005 年，中印海軍在印度洋北部海域舉行了聯合搜救演習，2007 年新加坡的亞洲國際海事防務展上，中印也與其他 12 個國家的 15 艘軍艦參加了多邊海上演習。³⁴² 2008 年，中印海軍也雙雙派遣軍艦前往亞丁

³⁴⁰ Jill R. Junola, *Maritime Confidence Building in Regions of Tension*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6), p.ix.

³⁴¹ 〈中印海軍將首次聯合軍演 印三大主力艦昨天抵上海〉，《人民網》，2003 年 11 月 11 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1076/2180473.html>〉。

³⁴² 楊曉萍，〈中國周邊外交中的中印戰略合作〉，《當代世界》，2013 年第 12 期，

灣參與反海盜任務。2009年，中共在青島舉行海軍成立60周年海上閱兵紀念會，印度也派遣了兩艘飛彈驅逐艦前往參與。2012年印度軍艦也前往上海進行港口訪問，2014年5月中共也派遣軍艦回訪印度東岸的維沙卡派特南港。³⁴³ 中印海軍互動這十年來有所成長，顯見中印正透過海軍交流，調整雙方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關係，尋找合作契機。

印太海洋地區在全球商業及能源運輸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區域內海盜問題嚴重，索馬利亞（Soomaaliya）長年內戰使其國家制度崩潰，憑藉身處亞丁灣航線要道的地理位置優勢，索馬利亞許多民眾當起海盜，劫持世界各國船隻，並要求交付贖金。索馬利亞海盜問題一時難以徹底排除，時不時對印太海上交通線的騷擾，對中印兩國而言都是極大的麻煩，因此，中印雙方針對反海盜議題，多有合作。據中共及印度媒體報導，2009年，中共海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和印度海軍參謀長薛裡榭·梅塔（Sureesh Mehta）針對海盜問題舉行會談，雙方共同提出在索馬裡執行護航任務的中印海軍合作方案，梅塔也表示：「雙方都同意中印海軍的反海盜合作應在寬鬆和平等的方式下進行。」³⁴⁴

透過海軍的港口互訪、搜救演習，以及聯合軍演等方式，中印逐漸在海上建立互信，而印太海洋地區日益嚴重的海盜問題也成為中印推進海軍合作的契機。現階段，中印海軍若能持續交流，並善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各種議題進行合作，將有助於雙邊海洋關係的發展。此外，雙方海軍互信的建立，也將能舒緩中共及印度在印太的海權競爭，避免中印在海洋關係上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http://www.fao_bserver.com/NewsInfo.aspx?id=9768>。

³⁴³ 〈中國海軍訓練艦編隊結束訪問印度前往緬甸仰光〉，《中國新聞網》，2014年5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05-21/6194328.shtml>>。

³⁴⁴ 〈中印海軍正探討聯合打擊索馬里海盜〉，《中國評論新聞網》，2009年6月1日，<<http://hk.crntt.com/doc/1009/8/4/2/1009842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84239>>。
P. S. Suryanarayana, "India, China discuss anti-piracy cooperation," *The Hindu*, May 31, 2009,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india-china-discuss-antipiracy-cooperation/article294587.ece>>。

第四節 小結

中印除了在陸地邊界存有爭議外，隨著近年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整合，海權雙雙成長的中印在印太海洋地區產生了諸多競爭。現今，全球商業及能源貿易多依賴海洋運輸，擁有多條重要海上交通線及戰略咽喉的印太地區，可說是世上最繁忙的海域。由於中印兩國經濟發展日益依賴能源進口，加以海軍遠洋航行能力的提升。後冷戰時代，兩國都試圖以擴張海權涵蓋地理範圍的方式，確保其國家安全。陸地邊界問題無疑為影響中印關係的重要因素，但隨著雙方海權勢力的重疊，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關係也已成爲雙方不能忽視的議題。因此，本章節分別探討中共及印度的海權戰略發展，並檢視中印近年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關係，討論雙方在印太的海洋競爭與合作。

本章首先討論中共的海權，檢視中共近代海權戰略的發展，並討論中共爲確保能源安全，以海陸並進的方式，將力量向西投射至印度洋的諸多戰略作爲。檢視相關史料後，本研究認爲中共近代海權戰略及思想發展，濫觴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現代化海軍的建設則遲至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1990 年後，邊界日益穩定的局面及快速的經濟成長讓中共擁有更多發展海權的空間，隨著經濟結構改變，中共對海外能源進口依賴加深，爲確保國家安全，中共在西部及印度洋地區多有戰略佈局。2005 年美國國防部內部報告，首度以「珍珠鏈」一詞指稱中共在印度洋的戰略佈局，至此之後，多有學者援引此概念討論中共海權西向的相關作爲。不過，本研究以爲海上珍珠鏈戰略雖然確實爲中共西進印度洋的重要戰略佈局，但中共內部的西部大開發、交通運輸建設及開拓前進印度洋的陸地通道等相關作爲，都顯現出中共西向印度洋的戰略佈局，不僅依靠沿海洋力量的提升，同時也以陸地力量作爲支撐，實爲海陸並進的區域戰略佈局。此外，2014 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雖對外強調目的是爲促進區域經濟整合，也尚未有明確的內容，但已顯現出中共新任領導人對西進戰略佈局的重視。

中共海權的西進，不免會影響印度的海權範圍，造成雙方海權勢力的重疊。檢視印度的海權發展，本研究發現印度困於地理環境，鞏固國家的陸地邊界為歷代政權確保國家穩定的首要任務。即使印度歷史上最為強盛的蒙兀兒帝國，在長期的統治時間內也受困於陸地上，並未能將目光投向海洋。雖然長期處於地緣政治的兩難中，但英國的殖民為印度海權發展打下根基，1947年印度獨立後，海軍的初期建設也多數依靠英國的武器轉移。印度海權教父帕尼卡，早在1950年代就已提出發展海權的呼籲，然而印度遲至1990年代推出東望政策後才將目光轉向海洋，東望政策不僅是印度經濟的改革，更是印度國家海洋戰略目標的改變。確保印度在印度洋的優勢地位，為印度海軍長期以來的核心戰略目標，不過隨著海軍能力提升及海洋利益範圍擴大，印度海軍足跡也開始出現在南海及西太平洋地區。印度目前已是印太地區重要的海上強國，海權的投射範圍隨著國家利益範圍的擴張而加大，如何處理與中共的海洋關係，成為印度海權發展的重要課題。2014年，在中共「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提出之後，印度也提出自己的「季節風計畫」作為回應，頗有與中共互別苗頭的意味。

垂直西進的中共海權碰上印度海權水平的東望，雙方勢力範圍的擴張不免相互重疊，由中印在印度洋上多個島國的戰略佈局，以及雙方在南海、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等重要海域的互動，都可看出中印在印太地區正面臨海權勢力重疊的問題。印度洋上的斯裡蘭卡、馬爾地夫、塞舌爾、模裡西斯及馬達加斯加等五個島國實力雖然有限，但因都身處印太海上交通線上的要道，關鍵的地緣位置使這五個國家俱備重要的戰略價值，成為中印競爭的重要場域。中印在這些島國的海上競爭，主要表現在雙方強化對各島國的影響力上，試圖透過國海洋安全合作、軍事關係建立，以及經濟及技術轉移等多層次的手段，將這些小國納入各自的戰略系統內。除此之外，南海、孟加拉灣及阿拉伯海等海域也已經成為中印海權競爭的重要場域，雙方正透過強化海軍力量投射、與沿岸國家發展經濟關係及安全關係等方式，打造支援海洋力量投射的安全網路。

雖然中印在印太地區進行海上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但本研究認為雙方目前針對海洋問題仍舊保有合作的空間。畢竟，印太海上交通線安全對中印都相當重要，雙方其實存有共同利益。中印近年海軍交流日益密切，也多次進行聯合搜救演習，若能繼續維持海軍交流，對中印在海上關係的信心建立將有所幫助。除此之外，印太地區日益嚴重的海盜問題，雖然對中印的海上安全都造成騷擾，但也讓中印找尋到在海洋上進行合作的良好契機。本研究在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別檢視中印在陸地及海洋的安全關係，下一章節則討論印太時代中印安全關係的變化與發展，以及區域外的國際因素對印太局勢的影響，最後探討影響印太局勢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 中印安全關係與印太地區局勢

由於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移動等因素，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為區域安全研究的重要地緣概念。面對印度洋及太平洋整合成連續空間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化，如本研究第二章節的討論，區域內、區域外國家對印太地區地理空間的界定仍然存在諸多歧異。雖然現今對印太概念指稱的地理空間未有定論，但各國都正尋找自身的角色定位，以謀取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為瞭解區域外勢力對中印安全關係及印太區局勢的影響，本章節將先探討美國、日本及澳洲各自的戰略調整，以及印美日澳四國在印太地區進行合作的契機。第二節則將綜論本研究探討的中印安全關係，指出中印在印太時代安全關係的矛盾與契機，最後在第三小節提出本研究認為影響未來印太地區局勢發展的相關因素。

第一節 潛在的反中同盟

中共及印度各自的戰略作為、雙邊的陸地及海洋安全關係，無疑是影響印太地區區域安全穩定的重要因素。不過，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傳統亞太強國的角色也不可忽視，美日澳面對這波地緣政治重心轉移，都已透過各種方式調整其戰略佈局，謀取在印太地區有更多影響力。由於中共傳統上被認定是亞太國家，美日澳三國早已調整自身的對外戰略，以面對中共的崛起。透過雙邊關係建立、區域經濟整合、戰略關係調整，以及區域安全架構建置等方式，亞太國家與中共間的交往，行之多年。反觀印度，傳統上在亞太區域能發揮的空間及扮演的戰略功能都有限，但隨著實力的成長及印太概念的興起，印度不僅國際地位有所提升，成為印太地區內的重要大國，更是區域內外國家平衡中共實力擴張的新興勢力。在此背景下，印度在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傳統亞太大國的戰略調整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下將針對美日澳三國各自的戰略調整，以及與印度雙邊關係的發展，分別進行探討，最後則討論四國在印太地區合作的可能。

一、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印度洋沿岸國家紛紛獨立，國力下降的英國已經無法維繫將印度洋作為「英國內湖」的統治地位。1968年，英國不得不宣佈從蘇伊士以東撤退。英國撤退不久，美蘇兩國迅速填補了其留下的權力真空。¹ 1972年，根據英美協議，美國從英國手裡接過英屬印度洋群島「迪亞哥加西亞」(Diego Garcia)的控制權，在印度洋建立了海軍前沿基地。除迪亞哥加西亞島外，美國在波斯灣沿岸小國巴林(Bahrain)的賈法勒(Juffair)也擁有可供使用的海軍基地，在印太海洋地區握有一定的戰略優勢。不過，近年來美國因其內部財政困難，海軍軍費縮減，外界對中共與美國海軍實力消長多所揣測，也不乏質疑美國海軍全球霸主地位的聲音。² 然而，美國即使實力確實有所衰退，但長久以來在印度洋地區的海權投射，加以在印度洋擁有重要海軍前沿基地，目前依然是印太地區不可忽視的力量。



圖 5-1 迪亞哥加西亞島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¹ 樓春豪，〈印度洋新變局與中美印博弈〉，《現代國際關係》，2011年第5期，頁1-8。

² Mark Helprin, "The Decline of U.S. Naval Pow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 2011,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150604576166362512952294>>.

實力崛起的印度逐漸成為世界重要大國已是不爭的事實，為確保美國在印度洋的利益，美國近年來逐漸強化與印度的雙邊關係，印度在美國對外戰略佈局中佔有一定的重要性。1998年，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產生核武競賽，印度多次進行核子試爆，美國因此對印度展開十多年的經濟制裁，美印雙邊關係停滯不前。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印關係重啟發展，2005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萊斯康朵麗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前往印度訪問時，更曾向印度前總理辛格表示：「美國的政策是要幫助印度成為二十一世紀主要的世界強權（Major Power）。」³ 2008年，美國參議院通過美印兩國民用核能合作計畫，顯見美印已經針對印度的核子力量發展取得相互諒解。⁴ 2009年，歐巴馬政府喊出「重返亞洲」外交口號，逐步從中東戰場的泥淖中撤出，重新將戰略關注焦點轉向亞太。2010年開始，隨著南亞區域國家成長，印太概念開始受到美國重視與提倡，成為美國對外戰略佈局中的重要一環。當美國戰略關注焦點從原本的亞太延伸至更廣泛的印太地區時，印度洋上的老牌民主國家印度，成為美國在印度洋區域中不能放棄爭取的新興勢力。

美印除同為民主國家、擁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外，中共勢力崛起也成為美印強化雙邊關係的重要動力。畢竟，印度長久以來就透過各種方式試圖抗衡（balance）中共，而美國也擔憂全球霸主地位被中共挑戰。若以抗衡中共的勢力擴張為最終目標，美印實為印太地區上的天然盟友，雙方若形成戰略安全同盟，將對中共構成一定威脅。2002年，印度古吉拉突邦爆發嚴重的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衝突事件，外界批評古吉拉突邦時任首長莫迪放任印度教徒對伊蘭教徒進行迫害，美國更因此拒絕給予莫迪簽證。然而，2014年莫迪領導印度人民黨在國會中大勝後，美國隨即祝賀莫迪勝出，歐巴馬更邀請莫迪前往美國訪問，顯見美國面對印度政權輪替的務實態度。2014年9月，印度新任總理莫迪前往美國白宮訪問，9月30

³ “US to help make India a 'major world power',” *China Daily*, March 26, 2002,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03/26/content_428361.htm>.

⁴ 〈美印核合作 破壞已疲弱的核武不擴散運動〉，《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年10月5日，<<http://hk.crntt.com/doc/1007/6/2/3/100762374.html?coluid=70&kindid=1851&docid=100762374&mdate=1005095303>>。

日在與歐巴馬的會晤後，莫迪與歐巴馬共同發表了美印聯合聲明，強調兩國未來雙邊關係的發展有以下重點：一、能源與氣候變遷；二、國防和國土安全合作；三、高科技、太空及衛生合作；四、全球議題和區域協商。⁵ 檢視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可以發現美印正在建構雙邊全面的夥伴關係，其中又以雙邊的國防與國土安全合作，對印太局勢的變化最為重要。

2014年8月，印度外務部長史瓦拉吉（Sushma Swaraji）出訪越南演講時，首度提出東進政策，史瓦拉吉表示：「莫迪政府正努力將印度的『東望政策』，變成『東進政策』。」（The Narendra Modi government will strive to give a greater push to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turning it into "acting East".）⁶ 印度東進政策的提出，獲得美國政府熱烈的支持，美國官員多次公開對印度將現有的「東望政策」升級成「東進政策」表示期待，希望印度能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同年9月，在莫迪與歐巴馬的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及印度的東進政策，聲明中記載：「注意到印度的『東進政策』與美國的『亞洲再平衡』，雙方領導人同意與亞太國家，透過協商、對話及聯合演習，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他們強調與日本進行三邊對話的重要性，並決定透過外長對話探索三邊的合作。」⁷（Noting India's "Act East" poli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balance to Asia, the leaders committed to work more closely with other Asia Pacific countries through consultations, dialogues, and joint exercises. They underlined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trilateral dialogue with Japan and decided to explore holding this dialogue among their Foreign Ministers.）同年11月，美國一位官員接受《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s*）採訪時，直言：「根據印度太平洋概念，印度可以與我們（美國）在東亞區域的經濟整合過程中合作，而安全的合作，（美國）也

⁵ "U.S.-Indi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eptember 30,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30/us-india-joint-statement>> .

⁶ "Modi govt to give greater push to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says Sushma Swaraj," *Firstpost*, August 25, 2014, <<http://firstbiz.firstpost.com/economy/modi-govt-give-greater-push-indias-look-east-policy-says-sushma-swaraj-94718.html>> .

⁷ "U.S.-Indi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eptember 30,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30/us-india-joint-statement>> .

非常歡迎。」(We think that India's conception of Indo-Pacific, the notion that India can be working with us on both trade liberalisation agenda in East Asia, but also a security agenda is very welcome.)⁸

在美國的鼓勵下，印度的東進政策能發揮多大的戰略功能，仍有待觀察。但美印雙方的戰略合作關係，尤其在海上安全合作上，正逐漸成形。根據兩國的聯合聲明，美印除將擴大國防合作以加強國家、區域和全球的安全外，雙方針對海上安全的確保也有所著墨。莫迪與歐巴馬同意，雙方將「強化海上安全領域的合作，以確保海上航行自由和合法的商業運輸活動不受阻礙。」而為了達成上述目標，美國將強化與印度海軍間的技術合作，並評估可行的技術合作領域，雙方也同意升級現有的瑪拉巴爾（Malabar）海上聯合軍演。⁹ 印度總理莫迪上任後首次訪問美國，兩國就能提出有助於雙邊海洋戰略夥伴關係建構的聯合聲明，顯見美印確實在印太地區存有共同利益，也正積極尋找進行海洋安全合作的可能。

在印太地緣政治格局下，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與印度正在成形的東望政策間，存有許多戰略合作空間。美國強化與印度雙邊關係的作為，顯見美國正藉由在印太地區建立盟友的方式，提升影響力。美國若能成功與印太地區國家建立緊密的關係，在印太地區建構出以防堵中共勢力擴張為目標的「防禦同盟」（Defensive Alliance），就可以透過「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的方式¹⁰，因應中共的崛

⁸ “US warmly welcomes India's ‘Act East’ policy,” *The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7, 2014,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us-warmly-welcomes-indias-act-east-policy/>>.

⁹ “U.S.-Indi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eptember 30,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30/us-india-joint-statement>>.

¹⁰ 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將國家對外的抗衡（Balance）策略分為「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及「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前者指受威脅國家自立自強，調整剩餘資源，以對抗侵略者；後者指受威脅的國家以締結防禦同盟，遏制潛在對手。相關資料參考：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麥田出版，2014年），頁210-211。

起，並繼續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¹¹ 美國現今仍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權，未來在印太地區的相關戰略作為，不僅會對中共、美國及印度的三角關係產生影響，也將影響印太局勢。

二、日本

印度與日本擁有長期互動歷史，兩國密切關係主要表現在經濟層面。1958年，日本開始進行「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對外資助的第一個國家，就是印度。¹² 1998年印度核試爆後，日印關係一度停擺，但近年印度經濟崛起，加以印度海巡救援了遭海盜劫持的日本商船，雙方開始重新接觸，2000年日本首相森喜朗參訪印度，推進了兩國雙邊關係。¹³ 日本長期是印度重要的貿易夥伴，2005年至2013年的日印雙邊貿易，除了在2009年有所衰退外，多年來都呈現穩定增長，顯見日印經濟關係穩固。¹⁴ 除經濟關係外，自2001年啟動高階對話和經濟與安全合作的日印聯合聲明以來，日印過去10年快速提升雙邊關係。2005年日印共同簽署名為〈新亞洲世紀日印夥伴關係：日印全球夥伴關係的戰略方向〉的共同協議。¹⁵ 2008年，兩國也共同發表〈安全合作共同聲明〉，顯見兩國戰略關係的提升。

¹¹ 米爾斯海默認為「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概念為：「一個區域若是冒出一個潛在的霸主，則那一地區的其他大國本身可能會牽制他，使遠處的霸主國高枕無憂。然而，假如本地區的大國不能完成這一使命，遠方的霸主國可能採取恰當的措施應對這一威脅。」根據米爾斯海默的看法，任何一個大國的理想局面是成為世界唯一的地區霸主。那一國將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它可以盡情地保護現有的權力分配。今天的美國就處於這種令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著西半球，而世界上其他地區都沒有霸主。美國在二十世紀曾經成功扮演過四次離岸平衡手的角色，分別阻止日本帝國、威廉德國、納粹德國及蘇聯獲得霸主的地位。按照米爾斯海默的論述邏輯，現今美國面對中共在印太地區勢力的崛起，應會透過扮演離岸平衡手的方式，介入印太地區事務，以確保其全球霸主地位。

相關資料參考：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臺北：麥田出版，2014年)，頁88-89。

¹² “Overview of Japan’s ODA to Ind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une 2011, <http://www.mofa.go.jp/policy/oda/region/sw_asia/india_o.pdf>.

¹³ Shamshad Ahmad Khan, “Indo-Jap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sues, Expect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Akihiro Iwashita ed., *India-Japan Dialogue: Challenge and Potential* (Japan: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11), pp.19-21.

¹⁴ “Japan-India Relations (Basic Dat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ugust 4, 2014,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india/data.html>>.

¹⁵ 劉泰廷、洪銘德，〈劍指中國：日本對亞洲的安全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四十六期，2014

2007 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往印度訪問，在印度國會進行題為〈兩洋交會處〉的演講時提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充滿自由和繁榮的連結，正在打破地理的疆界，形成一個擴大的亞洲（**Broader Asia**）。安倍認為，印度與日本同為海洋國家，海上交通線安全的確保對兩國而言都相當重要。因此，他提出希望與印度進行合作的願景，表示：「我們兩國（日本與印度）有能力與責任，確保這些海洋（印度洋與太平洋）進一步拓寬，並培育和充實這些海域成為清晰透明的海域。」（**Our two countries have the ability -- and the responsibility -- to ensure that it broadens yet further and to nurture and enrich these seas to become seas of clearest transparence.**）¹⁶

在安倍的外交構想中，印度佔有重要戰略地位，隨著雙邊關係日益密切，2009 年兩國也同意建立國防與外交官員對話的「二加二會議」，並在 2010 年舉行第一次會議。隨著日印關係深化，以及區域局勢改變，印度與日本的雙邊關係已經逐漸從傳統緊密的經貿關係，提升至戰略夥伴及區域安全合作等層面。

2012 年 12 月底，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在歐洲英文網頁“Project Syndicate”發表題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文章，文中大力提倡由日本、澳洲、印度及美國組成「亞洲民主安全之鑽」，進而確保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區域安全。安倍表示：「太平洋的和平、穩定以及航行自由，與印度洋的和平、穩定以及航行自由，是無法切割的。」（**Peace, stability,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 inseparable from peace, stability,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他認為，日本身為亞洲古老的航海民族，應該在維護這兩個地區的共同利益上，發揮更大的作用。¹⁷ 若是南海成為「北京湖」（**Lake Beijing**），將會對中共的鄰國帶來嚴重威脅，為了避免發生這樣的情形，安倍提出串聯日本、印度、澳洲與美國的戰略構想，藉由四國構成一個戰略菱形，確保印太海洋地區穩定。根據

年，頁 139-152。

¹⁶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ugust 22, 2007,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¹⁷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印太地區的大國中共不僅不在安倍考量的夥伴之列，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提出，對中共而言，也具有一定的針對性。

在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構想中，為了要確保菱形結構穩定，除了傳統緊密的美日關係外，日本也必須要與印度及澳洲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現今，海上安全問題日益受到世界各國重視，除傳統的經貿問題外，印太地區的海上安全問題也成為日印可以進行合作的重要議題，日印對此也已經開始進行討論。2013年1月，兩國舉行了首次的「海洋事務對話」(India-Japan Maritime Affairs Dialogue)，針對雙方共同關心的海上安全、非傳統威脅及航運合作等議題展開討論。¹⁸ 日印雙邊關係的強化，在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訪問日本後，取得一定的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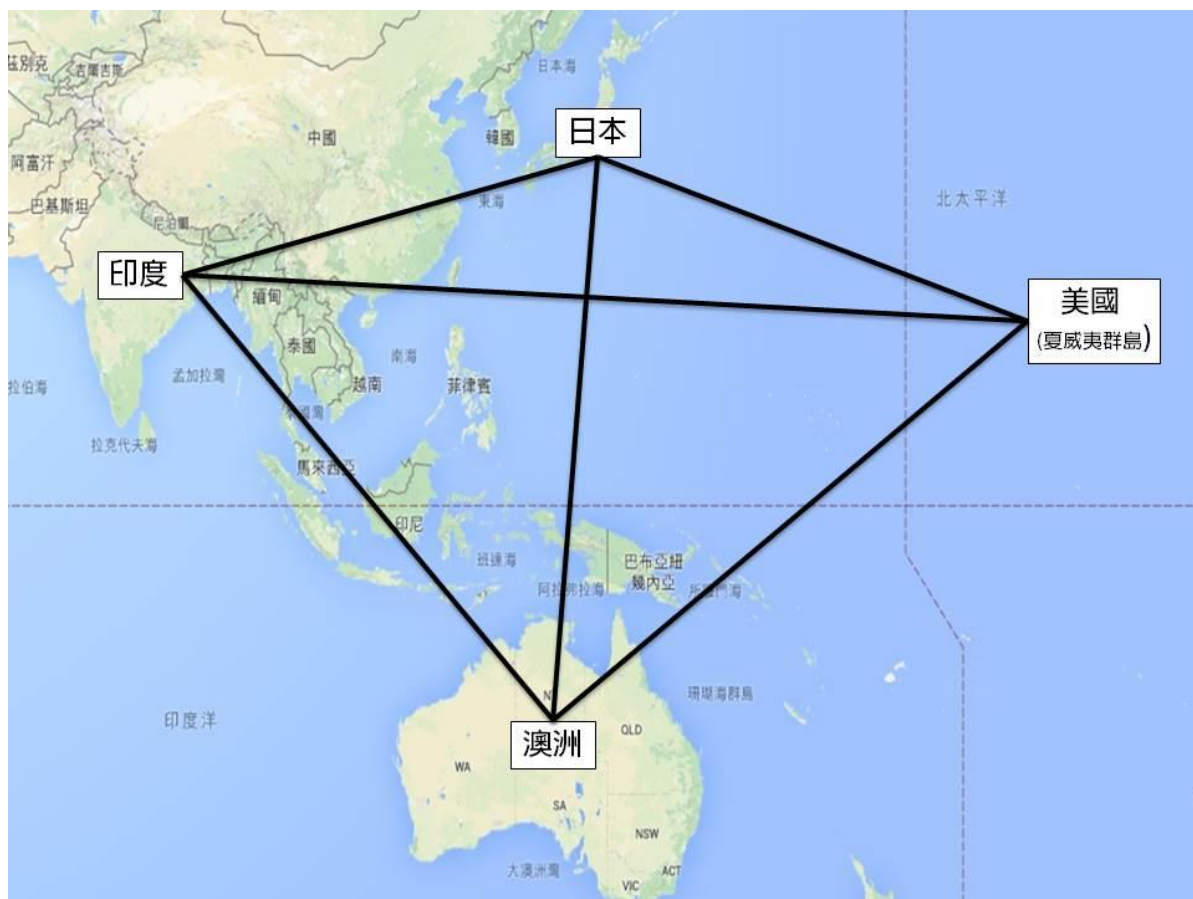


圖 5-2 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¹⁸ “First India-Japan Maritime Affairs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29, 2013, <<http://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1141/First+IndiaJapan+Maritime+Affairs+Dialogue>>.

2014年8月底，莫迪訪日後，兩國簽署了〈旨在實現日印特殊戰略性全球合作夥伴關係的東京宣言〉。根據該份宣言，全球利益的匯聚、海洋的相互連結及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讓印度與日本連結在一起，並對維持和平、穩定、國際法及全球貿易體制擁有共同承諾。在此背景下，印度與日本除了將繼續深化雙邊經濟關係外，在國際安全問題上，也將建構「特別的全球戰略夥伴關係」。針對雙方的海洋安全保障，日印決定除了強化雙邊合作外，也將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以確保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完整與不可侵犯。¹⁹

在區域與國際的安全合作層面，安倍向莫迪說明瞭日本「積極和平主義」（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的政策，以及有關完善安全保障法制的內閣會議決定，也獲得莫迪對日本主動的倡議表示支持。此外，安倍與莫迪也對現有的日本、印度及美國三邊對話機製錶達滿意，並期待可藉此提出具體計畫，以提升三國及其他合作夥伴間的共同利益。²⁰ 2014年，陸續有媒體針對印度與日本間可能出現的武器及技術轉移進行報導，指稱日本有可能將US-2型水陸兩棲軍用飛機出口至印度。同年，9月日印共同發表的東京宣言，透露出此買賣可能成真。根據東京宣言，「雙方都指示聯合工作小組，加快討論並提出對印度航空工業發展有幫助的規劃，經由雙方US-2型兩棲飛機合作，將飛機及相關技術轉移給日本。」如果US-2型兩棲飛機能成功的出口印度，日印的軍事貿易，將會成為日本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對外出口軍火。²¹

¹⁹ “Tokyo Declaration for India - Japan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September 1, 2014,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3965/Tokyo+Declaration+for+India++Japan+Special+Strategic+and+Global+Partnership>>.

²⁰ “Tokyo Declaration for India - Japan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September 1, 2014,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3965/Tokyo+Declaration+for+India++Japan+Special+Strategic+and+Global+Partnership>>.

²¹ Sudhi Ranjan Sen, “For Fi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2, Japan Will Sell Military Equipment To India.,” *NDTV*, September 2, 2014, <<http://www.ndtv.com/article/india/for-first-time-since-world-war-2-japan-will-sell-military-equipment-to-india-585231>>.

日本與中共在東海有領土爭議，印度與中共除陸地邊界問題外，近年也開始在海洋出現勢力重疊，日印與中共之間都存有矛盾。聯手抗衡中共的勢力擴張，對兩國而言都是可供操作的戰略選擇，印度實為日本抗衡中共的潛在盟友。不過，日本和印度都與中共保持著密切的經貿關係，日印雙邊關係的推進仍必須考慮中共，基於國家利益考量，日印兩國不可能輕易與中共斷絕往來。然而，未來兩國全球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將有可能會改變印太地區的權力平衡。

三、澳洲

1945年聯合國大會上，澳洲外長哈伯特·維爾·伊瓦特（Herbert Vere Evatt）首次向世界宣示，澳洲外交政策將走一種更為獨立的「中等強國」（Middle Power）道路。1972年年底，魏德倫（Edward Gough Whitlam）在上任後的第一場演講中曾提到：「我們打算把澳洲建設成在國際事務中更加獨立的國家，把澳洲變成一個不受軍事左右和反對種族歧視的國家；把澳洲逐步建成一個不僅在亞太地區而且在世界上特點顯著、重視寬容與合作並且受到尊重的國家。」²² 澳洲的中等強國戰略目標，雖曾因冷戰格局、美國反恐戰爭等問題捲入美國的全球佈局中，削弱了澳洲政府的獨立性。不過，將國家定位為中等強國，對外關係以經貿合作為主、奉行多邊主義為澳洲長年的外交傳統。亞太地區曾為對全球貿易、投資及安全最重要的地區，澳洲在亞太格局下，透過深化經貿關係，強化與亞洲國家的聯繫，外界多將此視為是澳洲的「脫歐入亞」。

受惠於亞太格局，澳洲不只得以強化自身經濟實力，也在亞洲地區找尋到更多國際舞臺。不過，澳洲並未忽略近年印度的崛起與印太地區的整合，澳洲雖然不是印太概念的發明者，但在印太概念的使用與提倡上，卻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2009年，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政府公佈的《澳洲國防白皮書》中，

²² 胡欣，〈澳大利亞夢：做印—太地區的中等強國〉，《世界知識》，2013年第12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8856>>。

首次出現對印度洋及太平洋整合的討論。²³ 2012年，澳洲政府發布白皮書：《亞洲世紀的澳洲》，書中明確使用「印度太平洋」一詞，並花費篇幅針對印太概念進行解釋。2012年的《亞洲世紀的澳洲》，為世界各國中第一份明確討論印太概念的國家報告，顯見澳洲政府對印太概念的重視。²⁴ 澳洲的地理位置剛好位於印度洋及太平洋交會處，雖然長期以來對外交往以經濟為主軸，奉行多邊主義的外交態度，讓澳洲在區域事務中保有一定的靈活自主。但隨著印太地區的整合，澳洲也開始調整戰略目標，試圖在印太地區區域安全的確保上，發揮更大的功能。

澳洲在亞洲地區的經濟、社會及戰略關係，除了與東南亞國家、日本、韓國及中共來往外，印度也日益重要。印度在全球經濟、軍事及外交的影響力都在成長，澳洲並未忽略澳印關係的發展，澳洲內部的印度技術移民社群及兩國在多項議題上仍具合作潛力，將有助於澳印雙邊關係的發展。²⁵ 澳洲與印度安全關係的發展，在二十一世紀有許多斬獲。2003年開始簽訂了多份協議，包含：2003年針對反恐怖主義簽訂協議、2006年簽訂國防合作備忘錄、2007年的防務資訊共用安排，以及2008年的反恐與情報對話。²⁶ 各項安全協議的簽訂推進了雙邊安全關係的發展，2009年澳印發表了〈澳印安全合作共同宣言〉，根據該份宣言，澳印認識到雙方對各自的進步和繁榮相當重要，在海上安全方面擁有共同利益，將透過訊息交換、安全機制共建、國防對話與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以及災難救援等議題的合作，促進雙邊的安全合作。²⁷

2009年，雖然在澳洲總理陸克文訪印後，兩國發表了安全合作共同宣言，但印度對澳洲長年禁止售其民用鈾原料的政策仍不滿。不過，2014年9月情況有所

²³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09.

²⁴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October, 2012, <http://www.asiaeducation.edu.au/verve/_resources/australia-in-the-asian-century-white-paper.pdf>.

²⁵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Australia: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2012), pp.2-5.

²⁶ David Brewster, *India as an Asia Pacific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121-122.

²⁷ "India-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Australia High Commission in India, <<http://www.india.embassy.gov.au/ndli/pa5009jsb.html>>.

改變，印澳達成協議，澳洲取消原先禁令，開始向印度出口鈾²⁸，阻礙澳印兩國關係發展的鈾問題獲得解決。面對中共勢力擴張，印度強化與澳洲的雙邊關係，有助於以外部平衡的方式抗衡中共。相反的，澳洲雖然與中共有緊密的經濟關係，但拉攏印度以面對中共實力的崛起，也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多年來，澳洲與印太地區國家的來往多著重在經濟層面，鮮少在區域安全問題上扮演主導的角色，在多數國際事務上也以美國為風向球，跟隨美國的戰略佈局。自冷戰以來，澳洲與日本始終扮演著美國防衛亞太區域安全的南北雙錨，為美國建構「避險戰略」（Hedging Strategy）的重要一環，在面臨中共快速崛起壓縮自身安全環境的情形下，澳日極有可能提高配合美國戰略部署的意願。²⁹

澳洲對印太概念的討論與提倡其實相當符合美國的需求，憑藉此概念，美國得以將亞洲再平衡戰略，西進延伸至印度洋。美澳的軍事同盟在印太地區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澳洲與日本同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盟友，雖然澳日兩國都與中共保有緊密的經貿關係，但隨著美國勢力重返亞洲，澳日自身的戰略調整，都將改變印太地區的安全結構。澳洲雖非印太地區的大國，但憑藉其地理位置、長期對區域安全機制建立的提倡，以及澳美日的合作關係，在安全局勢的建構上，確實能達到成為「中等強國」的戰略目標。

四、四國合作

雖然美日澳印四國政府礙於國際現勢，能進行合作的空間有限，但戰略學界不乏相關倡議。2011年，美國傳統基金會、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以及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就曾聯合發表研究報告：《共同的目標與趨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區的合作計畫》，報告中建議美澳印三邊對話，促進有利於經濟和政治穩定、安全，貿易自由開放和民主治理的印度太平洋秩序，藉此建構有利民主國家

²⁸ 〈澳洲已就鈾礦出口問題與印度達成協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2014年9月26日，〈<http://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490430>〉。

²⁹ 林賢參，〈由日澳兩國新政府之對外政策評估美日澳印安全合作之未來走向〉，《戰略安全研析》，第33期，2008年1月，頁17-20頁。

的安全架構。³⁰ 美國學者邁克爾·奧斯林（Michael Auslin）則認為，確保印度洋太平洋的穩定與安全是美國與自由主義國家將要面對的挑戰。若能成功，將為區域各國帶來經濟與政治發展機會，假設失敗，則會造成區域及全球的不穩定與不安全。他認為美國除了提升軍事投射能力外，也應尋求其餘國家的合作，建立一個確保區域安全的同心三角形。外部的大三角形，分別連結澳洲、印度、日本與韓國，內部的小三角形則連結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印尼等國。³¹ 學者的政策建言能否影響四國政府的對外作為仍值得觀察，但相關建言及構想的提倡，顯現出各國已經出現透過戰略結盟的方式，以抗衡中共勢力擴張的構想。

美國、日本、澳洲及印度同為民主國家，政治價值相近，有進行合作的基本條件，中共的勢力擴張也給予四國在印太地區進行合作足夠的動機。雖然這並不意味美日澳印四國，必定會以冷戰時代的結盟思維，大舉意識形態旗幟，對中共進行圍堵，但若是中共的勢力成長，以及對外的態勢足以撼動美國的全球地位，並被周邊國家主觀視為是嚴重的威脅，則美日澳印四國進行合作以抗衡中共的情形，也有可能出現。身為全球霸權國的美國擔憂區域霸權中共的挑戰，以外部平衡的方式，尋找在印太地區的盟友以抗衡中共為合乎邏輯的戰略選擇。同樣的，中共周邊國家也可能藉由將美國的勢力引入區域內，藉以抗衡區域霸權的擴張，確保自身安全。中共若是對外擴張，將給予四國進行戰略合作足夠的動機。

現今，美日澳印四國政府與中共都有來往，為顧及各自與中共的雙邊關係，即使主觀因素上可能存在以戰略合作方式圍堵中共的思維，但客觀的條件並不容許各國政府與中共斷絕往來。四國政府在對外戰略佈局中，無不需要顧忌中共的感受，多半採取避險（Hedging）策略，保持「競合」（Coopetition）的雙邊關係。日本安倍政府所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雖未明言是為了圍堵中共，但仍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四個民主國家進行合作的戰略菱形能否出現並鞏固仍有

³⁰ Lisa Curtis,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11), pp.1-17.

³¹ Michael Auslin,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0), pp.1-27.

待觀察，但美日澳三國實為影響印太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加上區域內的印度，具有潛在合作條件的四國若為防堵中共而進行戰略合作，形成反中同盟，將改變印太地區的安全架構。

第二節 中印安全關係的矛盾與契機

印太地區目前仍存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任國家或國際組織能在此區域稱霸，缺乏中央的權威。儘管區域內的中共與印度、區域外的美國、日本及澳洲對印太地區都頗具影響力，但任何一國欲以一己之力決定區域事務則必然因招致猜忌、疑慮與阻礙而失敗。印太地區內現今的權力分配無疑是動態的過程，區域安全穩定是權力平衡下的結果。除此之外，相關研究在討論印太地區的海權時，國家仍是主體，因為仍然沒有任何一個非國家的行為者擁有海軍可以確保其利益。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是沒有海權的，他們沒有自己的海洋領土、鄰接區、經濟海域及海洋資源需要保護，也沒有達成上述目標的海上軍事能力。³² 面對區域內潛在對手實力的增強，一國通常會透過提升自身軍事實力以確保國家安全，但若每一個國家都選擇以建立軍備的方式確保安全，強化自身安全的努力就會造成他人的不安全，而導致雙方產生互不信任的不安狀態，就有可能因此產生衝突，造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陷入權力競爭與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

安全困境的概念，可簡單闡述為：「一個國家因為感到自己不安全，強化自身軍事力量，他國對該國強化國家安全的努力感到不安而採取反制措施，雙方各自為確保國家安全而展開行動，最終導致雙方陷入不安的狀態，陷入安全困境。」1950年代，美國學者約翰·赫茲(John Herz)將此現象概念化，首次將「安全困境」此學術用語引進國際關係的研究當中。赫茲認為，在無政府、無共同規範的場合，個人、團體或領導人不免出現安全困境的問題，因為擔心自身利益被對方侵害甚至消滅，不得不追求更多的權力，獲取最大限度的實力或權勢，方能確保自身安全。如此一來，為確保自身安全所做出的相關努力，不可避免的會加劇對方的擔心，使其感到不安，導致對方做出最壞的打算，並採取相似的手段以保障自身利益，雙方一來一往間，進一步加劇了各自對確保安全的憂慮，並深化採取手段的強度。在彼此競爭下，最終導致沒有一方能感受到真正的安全，陷入對安

³² 張國城，《東亞海權論》(臺北：廣場出版社，2013年7月)，頁18。

全永無止盡的追求，出現權力的競相追逐，造成不安與軍事力量發展的惡性循環，產生所謂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的深化，將進而產生對抗、衝突，甚至戰爭。³³

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相信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關係的永久狀態，而安全困境是無政府國際體系下的固有特徵，一個國家為了增加自身安全，採取的大多數手段會侵害另一國家的安全時，就算是不經意的，也會引發安全困境。³⁴ 與傑維斯的論調相似，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也認為安全困境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基本邏輯，在無政府狀態下，一個國家的最佳生存之道是利用其他國家，犧牲他國之利，為自己獲取權力。「有效的進攻是最好的一種防禦」這概念受到被普遍認同，因此無休止的安全競爭連綿不斷。國家追求權力的是相對權力而不是絕對權力，一國會試圖奪取超出其對手的權力優勢，以確保自身安全，對於權力的競逐將使國家陷入無止境的安全困境中。³⁵

傑維斯認為，由於國際關係是無政府狀態，安全困境並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緩解。³⁶ 傑維斯認為一國部署的軍事力量類型以及對戰爭的主流想法，將決定該國能否在獲得安全的同時避免鄰國擔憂其意圖。一國的權力追求如果能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第一、防禦必須被認為擁有優勢；第二、進攻性態勢與防禦性態勢之間必須要能被明顯區分，那麼特定的軍事態勢不僅不會使對立升級，反而能夠緩解安全困境。³⁷ 傑維斯的方法在理論上雖然可行，但在現實中則會面對許多阻礙，因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一般都強調攻守合一，不可能只部署單一性質的力量，而一國軍事力量的提升，究竟是攻擊性或防禦性的也難以辨別。現實主義學者一般認為，安全困境難以消除，只能透過雙邊信心措施的建立加以緩解。

³³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5, No.2, January 1950, pp.157-180.

³⁴ Robert Jervis,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40, Issue03, 1988, pp.317-349

³⁵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頁33-61。

³⁶ Robert Jervis, "The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Issue2, 1982, pp.357-378.

³⁷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p.167-214.

一、中印的安全困境

中共與印度為印太地區內的重要行為者，雙方安全關係變化深深影響區域局勢發展，兩國除了至今未能解決陸地邊界問題外，在海洋地區勢力的重疊也日益加深。兩國隨著經濟實力發展，為確保自身利益，從馬漢的觀點來看，發展海權、建立海軍為一必然趨勢。然而，中印地理位置相連，在陸地邊界上長年存有爭端，兩國將自身勢力擴張至海洋的相關作為，無疑為中印關係帶來新挑戰。國家在以自助原則確保安全時，往往會選擇以武力做後盾保護國家利益，發展軍備成為確保安全的重要途徑，中印兩國也不例外。陸軍現代化、海軍遠洋能力提升與核武威嚇（Nuclear Deterrence）能力的俱備，使兩國在提升自身實力的同時，也加深了彼此的不安全感。中印的安全困境問題，雖然並未完全扼殺兩國進行合作的可能，但卻使中印的合作處於安全困境的陰影之下。³⁸ 檢視中印的陸地及海洋關係後，本研究以為陸地邊界問題、陸權影響力競爭及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都有可能造成中印安全困境的惡化。

（一）陸地邊界問題

1954年，印度成為世界第一個和中共建交的非共產主義國家，首任總理尼赫魯在外交關係上更曾喊出「印度人和中國人情如兄弟」的口號，雙方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外交協商的管道暢通。然而，這樣緊密的關係卻未能化解邊界問題帶來的衝突，雙方在1962年爆發邊界戰爭。1962年的邊界戰爭不但未能確立邊界問題最終的解決方案，反而還使中印關係嚴重破裂，留下歷史遺緒問題，陸地邊界成為長年阻礙中印關係發展的癥結點。依照陸權論的假定，中共的領土範圍涵蓋

³⁸ 關於中印安全困境的討論，可參考：John W. Garv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dia Review*, Vol.1, No.4, January 2004, pp.9–31；Jonathan Holslag, “The Persistent Military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2, No.6, 2009, pp. 811 -840；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2), pp.189-193；張雅君，〈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式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9年，〈<http://nccur.lib.nccu.edu.tw/retrieve/83104/report10.pdf>〉。

了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的部分地區，而印度則處於邊緣地帶之內。史派克曼曾指出，大陸心臟地帶國家與邊緣地帶國家間的衝突為東半球勢力衝突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印邊界衝突的地理位置，正好就大致處於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勢力重疊的位置，單就理論而言，確實為易爆發衝突的地區。中印邊界地區雖然地形險峻，自古為阻礙中印來往的天然屏障，但隨著 1950 年中共佔領西藏後，中印相連接的邊界地區擴大，加以西方主權概念的繼承，中印邊界地區的劃定成為雙方至今未能獲得共識的棘手問題。

中印地理位置相接，雙邊關係發展有地緣上難以迴避的特性，一方勢力的擴張難免擠壓到另一方的生存空間，造成國家安全的疑慮。1988 年中印外交關係破冰至今，雙方為了避免因誤判情勢而再次出現 1962 年的大規模戰爭，逐漸建立起多種協商機制，試圖採取各種有利於雙邊互信關係的「信心及安全建立措施」

(CSBMs)。數十年的談判雖有一定的成效，雙方也針對邊界問題簽署了多起的協議，然而，長期的談判至今仍未能妥善處理衝突的核心：「雙方邊界線的劃定」。根據 1996 年的邊界協議，雙方同意儘快交換標明各自對整個實際控制線走向認識的地圖，但至今雙方仍未能達成此目標。本研究以為，中印現今的邊界協商已陷入談判深水區，多年來各種機制的協商已大抵談盡周邊議題，未來協商機制若要取得突破，則相關談判不得不開始涉及核心的劃界問題，將大幅提升談判取得成效的難度。

中印雖然從 1989 年開始建立多種邊界問題協商機制，但卻並未因此改變中印陳兵於邊界地區的事實，雙方的邊防武力更常常爆發衝突。2013 年，爆發長達多個星期的帳篷對峙事件，雙方政府對外一度以強硬的態度相互指責，造成中印關係的緊張，雖然最後並未爆發嚴重衝突，但已顯現協商機制的侷限性。中印將 2014 年定調為：「中印友好交流年」，對雙方關係的推進提出多項願景。然而，習近平前往印度與莫迪會談的同時，雙方在邊界又爆發衝突，為中印關係看似良好的發展帶來陰影。一般而言，國家元首訪問期間，會晤的兩國會盡量擱置爭議，妥善

控管雙方具有爭端的議題，藉此獲取一時半刻的外交紅利，降低爭議議題對雙邊關係推進的影響。本研究以為，習近平與莫迪會晤的同時，雙方仍未能妥善控管邊界問題，顯見中印邊界易爆發衝突的結構特質。

邊界問題不只阻礙中印關係發展，1962年後雙方惡劣的關係，也留下許多歷史遺緒問題。根據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2013年的調查，儘管中共已經是印度重要的貿易夥伴，但高達83%的印度人仍認為中共是印度國家安全的威脅，65%的印度人則認為印度應該與其他國家合作，以限制中共的影響力。³⁹ 中印雖然貿易關係深化，但印度仍對中共實力的崛起感到不信任與不安，顯見中印之間依舊存有互信不足的問題。隨著中印兩國為確保自身能源安全及經濟需求而向外擴張，在印太地區勢力重疊的範圍日益廣泛，雙方在區域各種議題出現意見歧異、關係惡化時，邊界問題都有可能受到連動而產生爭端。長年懸而未解的邊界問題，無疑為印太時代中印安全關係發展的不利因素；反之，邊界問題也可能阻礙雙方在其他議題上的合作。

（二）陸權影響力競爭

印度與巴基斯坦因長年關係不睦，雙方邊界地區的動盪為印度國家安全極大的隱憂。近年來，印度國內更發生多起來自巴基斯坦激進伊斯蘭主義份子的恐怖攻擊，造成嚴重的傷亡。印度與巴基斯坦爆發過三次印巴戰爭，進行過核武競賽，再加上喀什米爾的領土爭端及恐怖主義活動，雙方存有長年歷史恩怨，互信基礎低落。安全困境概念對印巴關係具有相當的解釋力，雙方為了強化自身安全而在邊界地區的軍事部署、提升軍事實力等作為，時常被對方解讀為挑釁的行為，因而發展自身武力加以反制，一來一往使得雙方陷入軍備競賽，1970年代到1990年代印巴的核武競爭，就曾表現出安全困境概念運作的邏輯。與巴基斯坦陸權的競爭為印度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中共與巴基斯坦長年關係良好，甚至曾幫助巴基

³⁹ “India Poll 2013,”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May 20, 2013,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india-poll-2013>>.

斯坦發展核子技術，使印度對中共的相關作為存有疑慮。印度與中共和巴基斯坦都存有邊界問題，印度不免擔憂中巴結盟以圍堵印度，對中巴關係的疑慮，連帶影響中印關係的發展。

除中印巴複雜的三角關係外，隨著印太地區的整合以及中印兩國海權的發展，孟加拉及緬甸因地理位置關鍵也逐漸成為雙方影響力競爭的場域。孟加拉與緬甸緊鄰印度洋，中共為求西進印度洋，除強化與孟緬兩國的雙邊關係外，也在兩國投資公路、鐵路及港口等交通建設。中共透過經貿關係建立及基礎建設投資等軟性方式，謀求西出印度洋的利基，擴張其陸權影響力。面對中共陸權影響力擴張，印度也透過經濟關係深化、海洋合作及技術轉移等方式，試圖確保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以抗衡中共勢力的南下。困於地緣格局及國際現實，中印兩國現今雖為印太地區內的重要行為者，但都非能以一己之力決定區域事務的霸權國家。中印兩國為確保自身安全，紛紛尋求周邊國家支持，對外擴張陸權影響力。

鄰近阿拉伯海與孟加拉灣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及緬甸等沿岸國家，身處陸權國家與海洋相連結的邊緣地帶，位居關鍵地理位置的特性使這些國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價值提升。對中共而言，這些國家位於西出印度洋的陸地通道上，掌握中共西進的關鍵地理位置；對印度而言，這些國家有的緊鄰印度，影響印度陸權的穩定，有的則位處印度東進太平洋的首要位置，具有橋頭堡的作用。與印太海洋地區沿岸國家維持友好的關係，對中印而言，都有助於維護國家安全。然而，中印長期缺乏互信，並將彼此視為潛在的競爭者，其中一方陸權影響力的提升，不免會造成另一方的擔憂。畢竟，周邊國家若是在中印雙雙崛起的情況中，倒向其中一方，甚至成為某一方的附庸國，將可能對另一方造成嚴重威脅。中印周邊鄰國雖然扮演中印勢力碰撞的緩衝區，但假若中印兩國擔憂對方勢力的擴張擠壓自身的安全空間，周邊鄰國不可避免的將成為中印影響力競爭的場域。對彼此的不信任給予雙方競爭陸權的動機，陸權競爭則可能進一步加深雙方的不安全感，若這樣的惡性循環未能獲得緩解，則中印的安全困境恐進一步惡化。

（三）海洋勢力重疊

中共與印度長年為陸權國家，雙方主要的爭端集中於陸地邊界，鮮少在海洋發生衝突。不過，1980、1990年代後，中印兩國紛紛進行經濟改革，轉型為外向型的經濟結構，對能源的需求大幅成長，確保海洋能源運輸線的安全成為雙方日益重視的議題。根據馬漢的海權論，一個國家若具備有海外利益，通常會透過發展強大的海軍能力、對外尋求海洋基地等方式，建構控制海洋的能力，以確保其海洋利益。檢視中印各自海權的發展後，本研究以為中印現今的海權發展相當具備馬漢的海權概念，建構具備遠洋能力的強大海軍以保護遠洋利益的想法，確實存在於中印近代海軍的戰略目標中。不過，中印各自的海權傳統思想並不具備建立海外基地的想法，加以現今印太地區格局複雜，中印若想建立海外基地及軍事設施，不免會挑起周邊國家的敏感神經。雖然無法依照傳統馬漢海權論的概念，在印太地區建立起海外殖民地或海軍基地，提高向外投射海權的能力，但中印透過較為軟性的手段，仍然逐漸在印太地區建構出有利於國家海權發展，可用以支援海洋任務的安全網路。

企圖向外投射力量的海軍必須要擁有「制海權」，制海權意味著控制海洋表面縱橫交錯的航線，以便一國的商业和軍事船隻能自由航行。一支能控制海洋的海軍並不需要全面控制所有海域，但是，無論何時，只要國家需要，就必須能控制具重要戰略意義的海域，並阻止敵人與之競爭。⁴⁰ 一國海權的強弱，取決於對海洋控制的能力。近年，中共為確保能源安全，除突破第一島鏈封鎖的傳統海洋目標外，也開始向西南延伸海權範圍；印度東望政策提出後，戰略目光逐漸看向太平洋，近年由於能源進口依賴的加深，西望政策也開始受到重視，身處印度洋中心的印度試圖將印度洋變為「印度之洋」。伴隨勢力的擴張，中印兩國在印太地區逐漸產生海洋勢力重疊的問題。本研究以為，中印目前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勢力重

⁴⁰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麥田出版，2014年），頁138。

疊，主要表現在印度洋海洋與沿岸地區，以及西太平洋的南海海域。中印兩國透過強化海軍力量投射、與沿岸國家發展經濟與安全關係等方式，試圖提升對外投射海權的能力。

史派克曼認為沿岸國家會以圓形擴張的方式，向外延伸勢力以確保自身安全，中印兩國海軍遠洋能力的提升與海權擴張思想的出現，從史派克曼的學說看來，其實相當合乎邏輯。不過，史派克曼同時也指出，邊緣地帶國家與心臟地帶國家的衝突，為東半球勢力衝突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長久以來具有確保印度洋為自家內海的戰略目標，中共以海陸並進的方式西進印度洋，不免造成印度的緊張。相反的，中共在南海海域與多個主權聲索國存有爭端，印度為東出太平洋，將海洋勢力投射至南海的相關作為，也令中共感到不安。中印向外擴張海權以確保安全為合乎國家發展邏輯的戰略選擇，不過，勢力的重疊卻使雙方在海洋上逐漸出現競爭。

中印經過多年的協商與談判，邊界問題至今仍懸而未解、常生事端，顯見雙方互信基礎並不穩固。陸地邊界問題為中印安全關係發展最大的阻礙，雙方的陸權競爭至今尚未停止。在此背景下，逐漸重疊的海洋勢力，不免成為中印安全關係帶來新的挑戰。中印除傳統的陸權問題外，也必須開始處理海權勢力重疊的問題。由於中印互信不足，雖然都自認是採取防禦行動保護國家安全，但這些行為恐會被另一方解讀為威脅。其中一方提升防禦的準備，有可能被對方理解為具有攻擊性，從而讓不安全情形不斷升級。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就曾體現出安全困境運作的邏輯，造成雙方大規模的戰爭。陸地邊界問題尚未解決，海洋問題又逐漸浮現，加以雙方互信不足，海洋勢力的重疊成為中印關係發展急需處理的新興議題。印太時代下的中印海洋安全關係，若缺乏妥善的控管，恐怕會推進中印安全困境的惡化。

二、中印摸索建立互信

本研究以為，陸地邊界問題、陸權影響力競爭及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雖然都有可能使中印間的安全困境惡化。不過，這並不代表中印間的安全關係註定走上爆發衝突一途，毫無轉圜餘地。雖然安全困境一旦生成要消除相當困難，但透過雙邊互信的建立，安全困境是可以獲得緩解的。中印自 1988 年重啟外交關係至今，針對頗具爭議的邊界問題，建立了多種協商機制。從中印邊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1989-2005）到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2005 迄今），以及 2012 年協商建立的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顯見雙方都並未放棄以協商解決邊界問題的機會。邊界協商雖然進展緩慢，但藉由談判，中印得以在 1993 年、1996 年、2005 年、2012 年及 2013 年簽署多份重要的邊界協議，有助於雙邊互信基礎的建構。雖然多年的協商基礎，因近年邊界爭端頻傳，時常顯得薄弱無用，但不論是 2013 年的帳篷事件或 2014 年的爭端，都可看出協商機制仍具有一定的作用。多年協商所建立的互信，幫助中印面對爭端時，擁有與對方進行溝通的管道，給予中印迴避衝突升級的空間。

2013 年第十六回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為雙方更換代表後的首次會談，中共代表為國務院委員楊潔篪，印方代表為國家安全顧問梅農。隨著兩國國內政權的更替、邊界會談代表的更換，針對邊界問題進行的協商也邁入新紀元。2013 年，雙方回顧中印特別代表會談十年來的協商進展後，重申將堅持通過和平談判，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中印透過各種機制進行邊界問題協商長達二十多年，各種有關邊界爭端的周邊議題已大致談完，2014 年的邊界特別代表會談，雙方開始針對細節問題進行協商，邊界談判進入深水區。陷入深水區的邊界談判，對中印是挑戰，同時也是契機。協商機制長年的運作，在中印安全困境的緩解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未來假如雙方能妥善處理細節問題，協商出處理邊界爭端的準則，甚或在邊界線劃定等核心問題上取得共識，將為中印雙邊關係發展

取得極大的利基。邊界問題具有地理上難以迴避的特性，中印若能成功以協商機制解決邊界糾紛，有助於雙方擺脫 1962 年邊界戰爭的陰霾，加深互信基礎。

邊界問題長年阻礙中印關係發展，但雙方經過多年協商與談判，出現爭端時通常能自我克制，避免衝突升級。然而，中印在印太海洋地區的勢力重疊，有別於邊界衝突的歷史悠久，不只是雙方安全關係的新挑戰，避免衝突的有效協商機制也有待建立。中印為確保海上交通線順暢，維護海洋利益，在後冷戰時代，透過一系列的海權擴張，逐漸將海洋勢力往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擴張。海洋勢力的重疊，成為中印安全關係需要處理的新課題，雖然雙方目前在印太海洋地區的相關作為，都以軟實力的建構為主，鮮少出現強硬的軍事部署或海軍衝突，各自也對外強調相關行動是防禦性且有助於區域穩定的行為，但困於互信基礎的薄弱，一方的作為不免造成另一方的疑慮。長期的海軍交流為國家間發展海上信心建立相關措施的重要途徑，然而，中印海軍在 2003 年之後才開始強化海洋合作，多年以來，實非關係密切的海洋合作夥伴。

中印伴隨海洋勢力日益的重疊，在印太地區進行海洋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不過，海洋問題畢竟不如邊界問題一般不可迴避，雙方仍保有許多合作空間。透過各種海洋議題的合作，將有助於中印在海洋問題上建立互信基礎。2009 年，兩國海軍對外宣稱會針對印太地區的海盜問題進行合作，表現出雙方願意進行海洋合作的態度。海洋安全的維護、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因應、災難救助及人道救援等議題，為近年國際社會針對海洋事務合作的主要倡議，中共及印度身為印太地區的大國，除維護自身海洋權益外，不免也被期待要承擔國際責任，為印太海洋地區的穩定盡一份心力。有別於陸地邊界爭端只是中印雙方的問題，印太海洋地區上繁忙的商業及能源運輸，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及能源安全都相當重要。印太海洋地區安全的確保，並非只是中印兩國的戰略目標，同時也是世界各主要強國關注的議題。

如上一小節的討論，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國，對於印太地區區域安全情勢的走向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其中，又以美國的角色最為重要。美國在後冷戰時代長期為世界的海洋霸權，近年雖然實力常遭受質疑，但美國海軍在印太海洋地區仍有多個海軍基地，依然保有在印太投射海權的能力。印太海洋地區的局勢，牽扯的勢力廣泛，實非中共及印度兩國能決定。海洋安全格局的複雜，雖然會牽制中共及印度海權的發展，但同時也確保雙方在海權的擴張上有所克制。中印若能在現有的安全架構下，針對各種層次的海洋議題進行合作，將有助於中印海軍的交流與相互瞭解，提升彼此的互信，紓解海洋勢力重疊所帶來的壓力。在印太的地緣政治格局下，中印安全關係的發展在陸地及海洋上都存許多阻礙需克服，雙方政權若能以友好的態度，推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將有助於印太地區的穩定。

2014年5月，莫迪帶領印度人民黨，以懸殊的差距擊敗印度國大黨，取得政權，開啟了莫迪時代。印度人民黨於1980年正式成立，帶有濃厚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在1998年執政時，大力發展核武並進行核子試爆，使印度成為世上第六個公開擁有核武的國家。2014年的大選也是印度人民黨繼1996年、1998年及1999年後，再次執政。⁴¹ 重新取得政權的印度人民黨，民族主義色彩濃厚，莫迪政府如何發展與中共的關係，引發外界關注。2014年7月14日，藉由巴西舉辦的金磚五國（BRICS）高峰會，莫迪與習近平展開第一次的會面。兩人第一次會面就針對邊界問題進行溝通，並未刻意迴避敏感議題，顯見雙方政府願意正視爭議的態度。⁴² 除此之外，在7月的會面中，習近平獲得莫迪邀請前往印度訪問，並在同年9月成行。在習近平第一次前往印度進行訪問的過程中，莫迪與習近平的會談，雖然因邊界爭端而略顯美中不足，但雙方仍舊在會後發表了《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

⁴¹ 方天賜，〈2014年印度大選：印度政黨發展〉，《戰略安全研析》，第111期，2014年7月，頁4-11。

⁴² 相關資料可參考：“PM Modi holds 'fruitful'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z Xi Jinping,” *Hindustan Times*, July 15, 2014,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pm-narendra-modi-meets-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ahead-of-brics-summit/article1-1240417.aspx>>；〈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莫迪〉，《新華網》，2014年7月15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5/c_1111610544.htm>；何宏儒，〈莫迪會習近平 獲邀 APEC〉，《中央社》，2014年7月15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407150188-1.aspx>>。

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在經濟合作、文化與人員交流、海上安全、能源安全及邊界問題上，都多所倡議。⁴³ 習近平與莫迪兩次的會面都以友好的氛圍結束，對外也各自提倡中印合作的重要性，目前看來，雙方都以相當務實的態度在處理雙邊關係，並未因民族主義思維而阻礙交流。

近年中印各自的經濟表現都相當亮眼，雙邊的經貿關係日益深化，根據中共商務部統計，2014年1到6月，印度與中共雙邊貨物貿易額為331.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2%。其中，印度對中共出口71.4億美元，占印度出口總額的4.5%；印度自中共進口260.4億美元，占印度進口總額的11.7%。中共現在是印度對外貿易第一大的進口國，第三大的出口市場。⁴⁴ 中印人口數量分別為全球第一名及第二名，眾多人口組成龐大的經濟市場，加以雙方在1980、1990年代後經濟改革成功，紛紛成為全球新興的經濟重心。中印經濟關係逐年增強，假如爆發衝突，對雙方的經濟發展都將造成傷害。經濟關係的強化，雖不能完全保證兩國不會爆發衝突，但卻會提高衝突的成本。雙方領導人在面對爭議時，若考量爆發衝突恐傷及自身經濟，選擇衝突的可能就會降低。深化的經濟關係，有助於雙方面對爭議時，自我約束。

1950年代，中共及印度因都受過外來政權長期的侵略，加上地理位置鄰近，政權獨立之初，在亞洲大陸上找尋到了天然的盟友。雙方關係緊密，一度在國際舞臺上，喊出：「中國人和印度人是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口號。然而，因邊界衝突，卻使中印關係變成「再見了，兄弟」（Hindi-Chini bye-bye）。1962年至今，中印在邊界上仍存有結構性的問題需要處理，面對新興的海洋地區，也開始出現勢力重疊的問題，中印的安全關係面對相當多的挑戰。不過，本研究以為，多年協商機制的建立與運作，以及雙方新任領導者對中印友好關係的強調，都將有助於雙方安全困境的緩解。

⁴³ 〈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全文）〉，《新華網》，2014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9/c_1112555977.htm〉。

⁴⁴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4年1-6月印度貨物貿易及中印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易報告》，2014年第3期，〈<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asp?id=6571>〉。

第三節 印太地區局勢發展

綜觀早年的地緣政治理論，無論是麥金德的陸權論、馬漢的海權論或是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論，「歐亞大陸」都是相關理論探討的重要地理空間，歐亞大陸上的強權國家俄國更是受到廣泛的討論。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陣營紛紛解體，現今俄羅斯的影響力早已不如當年。相反的，美國則成為世界強權國家，強盛的海軍讓美國基本上在全世界的海洋地區通行無阻，在海上享有霸主地位。不過，隨著亞洲國家實力的成長，美國在太平洋的優勢地位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二戰後建構的第一島鏈，近年也常遭中共突破。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海外戰略部署集中在中東戰場，對亞洲事務相對忽視，給予中共發展實力足夠的時間與空間。歐巴馬政府上任後，面對美國在亞洲影響力的衰退，喊出重返亞洲的口號。前國務卿希拉蕊運用美國學者約瑟夫·奈伊 (Joseph Nye) 及蘇珊·諾瑟爾 (Suzanne Nossel) 等學者所倡議的「巧實力」 (Smart Power)⁴⁵ 構想，意圖重新提升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把對外發展重點重新轉向 (pivot) 亞洲。⁴⁶

周邊國家實力的成長，伴隨美國戰略重心的移動，廣闊的亞洲陸地及海洋地區，逐漸取代歐亞大陸，成為地緣政治研究關注的地區。「亞洲太平洋」 (Asia Pacific) 地區除了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為全球經濟發展最熱絡的地區之外，內部存有多種政治形態的特質，更使亞太地區成為最有可能爆發大規模國際衝突的場域。在

⁴⁵ 蘇珊·諾瑟爾 2004 年在發表於《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的文章〈巧實力〉 (Smart Power) 一文中對小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進行反思，並提出「巧實力」此一名詞概念，她認為美國應該將貿易、對外援助、美國文化與價值的推廣等等作為重要的外交手段。早在「巧實力」此一概念名詞明確的提出之前，約瑟夫·奈伊 (Joseph Nye) 已有提出相似的概念，奈伊認為權力可劃分為「硬實力」 (Hard Power) 與「軟實力」 (Soft Power) 兩種，簡單來說，硬實力是指透過威脅利誘等較強硬的手段達成目的，強制別人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概念略同於「以力服人」；軟實力則是指在沒有明顯威脅或交換條件的情況下，透過吸引力這種非強制性的手段，讓他人自願追求你所要的東西，說服合作夥伴達成目的，概念略同於「以德服人」。2010 年，奈伊對這些權力劃分方式所做出的總結，認為：「巧實力是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結合。」 相關資料可參考：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83, No.2, 2004, pp.131-142;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80, 1990, pp.153-171; 〈美對中軟硬兼施 是謂巧實力〉,《中央社》, 2010 年 6 月 14 日, <<http://news.cts.com.tw/cna/international/201006/201006140495485.html>>。

⁴⁶ 希拉蕊·羅登·柯林頓 (Hillary Rodham Clinton) 著，楊明暉譯，《抉擇：希拉蕊回憶錄》 (Hard Choices) (臺北：城邦商業週刊，2014 年)，頁 72-73；78-85。

亞太的地緣概念中，太平洋為各國互動的重要場域，身處太平洋兩端的中共及美國，對亞太政治格局則具有一定的影響力。2012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面，論及太平洋時，也曾直言：「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並倡議中美雙方應該要建構「新型大國關係」。⁴⁷ 中美在亞太地區的關係變化、權力的消長及雙方互動等議題，長期受到台灣相關研究學者的廣泛討論，「亞洲太平洋」的名詞概念，在相關研究中時常受到使用，蔚為風潮。中共與美國雖然確實為影響國際局勢的重要行為者，不過，傳統上被視為亞洲次大陸神秘國度的印度，近年來由於經濟表現亮眼，也已逐漸成為國際社會不可忽視的一股勢力。亞洲太平洋概念涵蓋的地理空間，相關研究若採取較為狹義的定義，討論多半集中在東北亞及東南亞地區；若採取較為廣義的定義，則會將涵蓋範圍延伸至南亞陸地區域。長久以來，南亞地區在亞太研究中並非熱點，印度洋，更鮮少被認為是亞太概念所涵蓋的地理空間。

根據本研究第二章的探討，傳統的地緣政治研究，一直以來將印度洋區域視為獨立的體系。然而，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貿易、投資和生產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全球經濟重心也正由大西洋轉向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伴隨著全球能源安全需求的日益增加，傳統使用的亞太一詞，顯然已無法準確的指稱這廣大的地理空間。在此背景下，「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的地緣概念開始受到提倡與使用，印度太平洋作為新興的地緣概念，在地理空間的定義上，各國學者尚未有定論。不過，中共及印度為印太地區重要行為者的論述，為現有研究的基本共識。因應中印在全球經濟活動及海洋問題上重要性的提升，地緣政治研究的重要概念，逐漸由傳統的「歐亞」、「亞太」發展成「印太」。印太概念，相當程度而言，可說是亞太概念的擴大與延伸。本研究以為，因為中共及印度在全球經濟、海上交通線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議題上，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兩國無疑為印太地區內最為

⁴⁷ 〈習近平：太平洋夠大 足以容下中美兩國〉，《鳳凰網》，2012年2月13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jinpingsfangmei/content-3/detail_2012_02/13/12475062_0.shtml>。

重要的行為者。中印的安全關係，不只涉及兩國的權力消長，也會改變地區權力結構的平衡，為影響印太局勢發展的重要因素。

邊界緊鄰的中共及印度，雙方的安全關係，受到地緣政治格局影響深刻。陸地邊界爭端與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為影響中印安全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而這些問題多半也深受雙方鄰近的地理結構影響。換言之，中印若非因為地理位置相近，就不會在陸地及海洋上遭遇勢力範圍重疊的問題。然而，如印度前外務秘書薩蘭所言：「地理的邏輯是無情的，鄰近的位置，是國家外交政策中最大的考驗。」中共及印度身為印太地區內最具影響力的行為者，雙方的安全關係，在陸地及海洋都存有挑戰。在陸地問題上，中印邊界爭端有其結構上難以克服的問題，實為中印推進雙邊關係最大的阻礙。中印若無法妥善處理邊界問題，透過協商制度確立邊界線的位置，根本性的解決此問題，邊界爭端將持續扮演雙邊安全關係中最不穩定的變數。雙方如果無法有效控管因邊界而產生的安全困境問題，再一次的爆發如 1962 年般大規模的邊界戰爭，「龍象大戰」將會根本性的改變印太地區的權力平衡，危害區域安全。

中印邊界爭端雖然不涉及其餘印太地區的行為者，但中共及印度為印太地區內的強權，兩者若因邊界問題爆發衝突，不免影響印太局勢。中共與印度在 2012 年及 2014 年分別進行政權輪替，在 2014 年 7 月及 9 月雙方新任領導人習近平與莫迪首次及第二次的會面中，邊界問題都為雙方會談重要的一環，雙方對外也多以友好的態度，提倡針對邊界問題進行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現任內政部長拉傑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在同年 11 月，公開譴責中共在邊界地區的行為，他直言：「中共已經非法佔領阿克賽欽地區，中共軍隊的相關作為無益於雙邊保持親切的關係」（China has illegally occupied Aksai Chin and incursions by Chinese troops don't augur well for maintaining cordial ties）、「我們希望與所有鄰居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鄰居卻沒有。」（China was not our neighbour before.

It became our neighbouring nation because of the wrong policies of the Congress.)⁴⁸ 拉傑納特·辛格此番言論，為莫迪政府要員首次明確且公開的指責中共，莫迪政府未來對邊界問題的態度仍有待觀察。陸地邊界問題，雖然經過多年協商，但依舊是影響中印安全關係發展的重要變數，未來也將繼續扮演影響印太局勢發展的不穩定因素。

在海洋問題上，因海洋對全球的商業及能源運輸重要性的提高，印太海洋地區身為世上最繁忙的海域，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中共與印度身為印太地區內的大國，分別在 1980 年、1990 年代開始發展海洋實力，歷經多年的海權擴張，現在都已是印太海洋地區不可忽視的海洋勢力。依據史派克曼的「圓形跨海擴張」概念，沿海國家會以圓形的方式向外擴張勢力範圍，本研究第四章討論中印各自的海權發展後，發現史派克曼的論述對中印海權的發展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中共顧及商業與能源安全，除加強在西太平洋的海洋實力外，近年也開始加西進，以尋找陸地通道、海上珍珠鏈建構等海陸並進方式，將勢力向西延伸至印度洋；印度，身處印度洋中心，為確保能在印度洋自由航行，透過各種方式發展在區域的影響力，軍艦的航行多半也以印度為中心，圓形環繞印度洋地區。中共及印度，以自身為中心對外擴張海洋勢力，不免會在海上遭遇勢力的重疊，影響雙邊安全關係。

中共及印度雖然都具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但海洋對一國向外投射力量，仍舊是極大的地理阻礙。巨大的水體對地面力量的移動、輸送能力有巨大的影響，對於跨海運送地面力量並在友好國家登陸的海軍而言，水體不是一個大的障礙。但當海軍試圖向敵對大國嚴密防守和控制的領土運送陸軍時，水體便是一個可怕的障礙。越過共同邊界發動陸上進攻較為容易，當陸軍不得不橫越一個巨大的水體進攻時，其能力要大打折扣。⁴⁹ 困於海洋的地理特性，中印現今雖具備一定的海

⁴⁸ “Rajnath Singh accuses China of occupying Aksai Chin illegally,” *India Today*, November 20, 2014,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rajnath-singh-accuses-china-aksai-chin-chinese-troops-ladakh-kashmir/1/402917.html>>.

⁴⁹ 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臺北：麥田出版，2014 年)，頁 166。

洋實力，但都非能憑一己之力主導區域局勢的海洋霸權。與陸地邊界問題相比，中印的海洋關係牽扯的議題更為複雜，海洋商業及能源安全受到世界各國關注，廣大的印太海洋地區充斥著各方勢力，傳統海洋強權美國在此也仍舊保有多個海軍基地，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印太海洋地區的安全架構複雜，各國的海軍投射、區域組織安全機制的建構，以及各個國家雙邊與多邊關係的變化等因素，都會影響印太海洋地區的局勢。

中印海洋安全關係的變化，雖然只是影響印太海洋地區局勢的變數之一，但中共及印度畢竟為印太地區內最具影響力的兩個行為者，雙方海洋安全關係的變化，勢必會對區域安全造成影響。目前，中共及印度為確保自身在海洋地區的優勢，除發展自身海軍的硬實力之外，也透過經濟與文化軟實力的運用，建構自身在印太海洋地區的影響力。如同本文第四章節的討論，中共及印度海洋勢力的擴張，主要表現在印度洋多個島國，以及南海、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等印太重要海域，雙方在海上競爭的格局已經隱約成形。本研究以為，中印目前的海洋安全關係處於新興發展階段，雖然出現競爭態勢，但仍舊保有相當大的合作空間。不過，中印在 1962 年中印戰爭後，對彼此勢力擴張的行為相互猜忌，雙方的互信仍有待深化。至今懸而未解的邊界問題不只阻礙雙邊外交關係的推進，也不利於海洋安全關係的發展。

除了中印雙邊安全關係之外，本章節第一小節也指出，討論印太局勢發展時，不可忽視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傳統亞太強國的角色。美日澳三國都早已注意到新興印太概念的成形，也針對這波地緣政治重心的移動，調整自身戰略佈局。美日澳印四國同為民主國家，政治價值相近，若中共實力的擴張令四國感到擔憂，形成同盟以抗衡中共，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四國同盟若成形，對中共進行圍堵的態勢將相當明顯，中共面對此困境，勢必會對外找尋更多的盟友以加以抗衡。假如這樣的局面成形，現有的權力平衡必然受到嚴重挑戰，區域局勢也將產生改變。

四國同盟的構想，雖看似難以成形，但並非空穴來風，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曾提出近似的戰略構想。



圖 5-3 中美日澳印五國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曾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構想，以美日澳印四國合作的方式，在亞洲地區建構一個戰略菱形，以確保區域局勢的穩定。安倍的構想因針對性明顯，其餘國家為顧及與中共的雙邊關係，對此概念並未熱烈響應，顯見民主安全之鑽的建立有其難度。如本章第一小節的討論，目前，四國政府在對外的戰略佈局中，顧忌中共的感受，多半採取避險策略。近年，美日澳印四國雖然對中共的崛起都有所擔憂，但卻並未放棄與中共發展良好雙邊關係的機會。本研究將安倍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加以延伸，在原有的菱形概念基礎上，連結

美日澳印四國與中共的雙邊關係後，發現中美日澳印五國之間的戰略關係，形狀近似於一個金字塔（四角錐）。這個金字塔，以安倍所提的戰略菱形為底，中美澳、中美日、中印日，以及中印澳之間的三角關係，分別為此金字塔的四個面。本研究以為，五個國家彼此雙邊、多邊關係的改變，都將對印太地區上，中美日澳印五國彼此的關係造成影響，而此金字塔結構的改變，也將影響印太局勢。

印度太平洋概念的興起，中共及印度實力的崛起為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印的安全關係，為本研究探討的焦點。不過，由美日澳等國戰略重心的移動，即可發現，中印兩國雖為印太地區的重要行為者，但並非是影響區域局勢的唯二力量。本研究認為，在印度太平洋時代，中印的安全關係，不只受到本身陸地與海洋問題的挑戰，各自與其餘重要行為者的雙邊、多邊關係，也會改變中印安全關係，甚至區域的權力平衡。在此背景下，區域內外的強國，以及佔據關鍵地理位置的小國，都為中印安全關係發展上的變數。因此，在此必須指出，中印安全關係雖然確實為影響區域安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絕非影響印太局勢發展的唯一因素。

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在第二章節討論印度太平洋概念，第三章節及第四章節則分別討論印太地區重要行為者中共與印度陸地與海洋的安全關係，本章節奠基於前三章的討論，針對印度太平洋時代的中印安全關係進行探討。由於中共與印度在印太地區的安全關係，不只受雙邊關係影響，區域外勢力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在本章先探討美國、日本及澳洲三國的戰略調整，並指出美日澳印四國之間，擁有針對中共勢力擴張，進行同盟合作的空間。本研究以為，目前四個國家為顧及與中共各自的雙邊關係，即使主觀因素上可能存在以戰略合作方式圍堵中共的思維，但客觀條件並不容許各國政府與中共斷絕往來。不過，雖然日本安倍政府所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要成真有其難度，但中共勢力的擴張假如持續讓周邊國家感到不安，具有潛在合作條件的四個國家未來若為防堵中共而進行戰略合作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第二小節則探討印度太平洋時代的中印安全關係，本研究在此以安全困境理論為分析途徑，歸納整理第三章與第四章的研究成果後，認為中印的陸地邊界問題、陸權影響力競爭及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都有可能造成中印安全困境的進一步惡化。不過，本研究同時指出，雙方多年協商與採取的各種互信建立措施，仍具有一定的功能，雙方依舊保有進行合作的空間。雖然中印在印太海洋地區的勢力重疊，為中印安全關係帶來新挑戰，加以 1962 年至今懸而未解的邊界問題，印太時代的中印安全關係發展面對相當多的阻礙，雙邊友好關係的推進實為不易。不過，多年協商機制的建立與運作，以及近期雙方新任領導人對中印友好關係的強調，對雙方安全困境的緩解都具有一定的幫助。

第三小節討論中印安全關係與印太局勢的發展，本研究在此指出，在印度太平洋時代，中印雙邊海洋、陸地問題，以及各自與其餘重要行為者雙邊、多邊關係的改變都會影響中印安全關係發展，甚至區域的權力平衡。印度太平洋概念的興起，受惠於中共及印度實力的崛起，中印安全關係確實為影響印太局勢的重要

因素，但並非唯一因素。本研究將安倍的民主安全之鑽構想加以延伸，在原有的菱形概念基礎上，加上四國與中共的連結，發現中美日澳印五個國家在印太地區關係的連結，可被視為是一個金字塔型的戰略結構。由於中美日澳印都為影響印太地區局勢的重要行為者，因此，本研究認為，五個國家彼此雙邊、多邊關係的改變，不只會改變這個戰略金字塔的結構，也將影響印太局勢的發展。中美日澳印五國戰略金字塔，未來結構的變化，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透過歷史事件及文獻資料的彙整與分析，由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出發，檢視在地理空間上無可迴避的中共與印度，在新興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所面臨的問題，並輔以區域外因素（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國）的探討，以期能對中印在印太地區的安全關係，以及印太局勢有所瞭解。本研究在第二章，針對地緣政治的相關學說與理論，以及新興的印度太平洋概念進行探討；第三章、第四章分別討論中共與印度間相互牽動的陸地與海洋安全關係；第五章則針對影響印太地區區域安全的區域外因素、印太時代的中印安全關係及印太局勢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奠基於前五章節的討論，在此試圖回答本研究最初的研究目的。

一、地緣政治的重要地理空間逐漸從「歐亞」、「亞太」擴張成「印太」

在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中，「歐亞大陸」為重要的概念，不過隨著世界各國掌握海洋能力的提升，以及國際政治權力版圖的移動，廣大的太平洋地區成為影響世界各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區域。在此背景下，「亞洲太平洋」的概念因而出現，連結起亞洲陸地地區與廣闊太平洋海洋地區上的各個國家。亞太概念作為地緣政治討論的熱點已有一段時間，在亞太概念所指稱的地理空間中，南亞大陸及印度洋鮮少被涵蓋在內。印度半島多半被視為神祕的次大陸，在地緣結構中有其獨立與封閉的特性，印度洋也多半被視為一獨立的體系。不過，這樣的看法現在已經出現改變，如本研究第二章的探討，傳統的亞太概念，面對近年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已逐漸將指稱的地理範圍向西延伸，擴張成新興的「印度太平洋」概念。

印太概念的興起，單就國家層面而言，與印度和中共實力的雙雙崛起有關。印度與中共挾其亮眼的經濟表現與眾多的人口，成為全球經濟重要的動能與新興市場。伴隨經濟實力成長，兩國的國家實力也大幅提升，成為國際社會不容忽視的新興力量，中共及印度在印太地區的相關作為，都將牽動印太地區局勢的發展。

就客觀條件而言，全球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往印太地區移動等等因素，大幅提升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傳統上印度洋被視為獨立體系的概念，逐漸受到改變，美國、日本、澳洲、印度及中共等重要的印太地區國家，面對這波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不論是政府或是產官學研，都已出現相當多的討論。在現有的相關研究中，印太概念地理空間的界定仍未有定論，不過多半被視為是涵蓋亞太區域在內，一個更為廣泛的海洋、陸地空間。

伴隨全球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移動等因素，地緣政治的重要概念正逐漸從「歐亞大陸」、「亞洲太平洋」擴張成「印度太平洋」。本研究以為，身處新興印太地區之內的中共與印度，憑藉著亮眼的經濟表現與綜合國力的成長，不僅不可能在這波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動中置身事外，雙邊的安全關係更會對印太地區的局勢造成影響。印太地區，此一涵蓋諸多複雜議題的新興地理空間，正是中印安全關係的新舞臺。中共與印度，身為印太地區內的重要行為者，現今的雙邊安全關係，除了新興的海洋問題外，傳統的陸地邊界問題，相關談判也已進入深水區，持續扮演影響中印關係發展的阻礙。

二、陷入談判深水區的陸地邊界問題將繼續阻礙中印關係發展

中印邊界相鄰，在地理上有其難以迴避的特性，邊界問題長年扮演影響中印關係發展的重大議題。中共及印度在獨立之初，緊鄰的地緣結構與國際環境，讓雙方成為天然的盟友，一度在國際社會上喊出「印度人和中國人情如兄弟」的口號。不過，這樣的緊密關係並未維持太久，長年劃定不清的邊界線問題埋下雙方關係破裂的遠因。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相繼成立的中印新政權，由於受西方主權國家概念影響，印度自詡為英國政府的法定繼承者，中共則視自身為西藏政府的合法繼承者。主權概念的繼承，讓剛建立新政權的雙方，在邊界問題上都採取較為強硬的姿態。中印各自對邊界領土強硬的主張，使雙方衝突與嫌隙日益加深，終至 1962 年爆發大規模的邊界戰爭。

本研究第三章，針對中印的陸地安全關係進行探討後，發現中印的邊界問題無疑為影響雙方友好關係進展的重大阻礙與變數。1962 年的邊界戰爭造成中印關係數十年的冷凍。1988 年後雙方雖重啟接觸，但邊界依舊常生事端，每每為中印關係的發展蒙上陰影。為確保邊界問題受到控管，中印從 1990 年代開始建立起多種協商機制，透過「中印邊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1989-2005)、「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談」(2005 迄今)及「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2012 迄今)的運作，雙方分別在 1993 年、1996 年、2005 年、2012 年及 2013 年簽署了多份重要的邊界協議。2013 年簽訂的《中印兩國政府邊防合作協議》具有其歷史意義，外界多半將這份檔案的問世，解讀為中印友好關係的大幅推進。不過，本研究卻以為，若詳細檢視中印多種協商機制歷年的發展與成果，邊防合作協議的出現雖然具有正面意義，但不宜對此過份樂觀。

本研究以為，中印雖然在 2013 年簽訂了邊防協議，但在 2014 年卻又爆發多起邊界衝突，甚至在雙方領導人會晤之時，邊界問題都難享一時半刻的外交紅利，顯見中印邊界問題有其難以解決的結構特質。多年協商雖有助於雙邊在面對爭端時進行協商與自制，但從近年的談判議題與相關成果看來，數十年的談判大致已將周邊議題談妥，現今的邊界協商已進入談判深水區。中印的協商，未來必須要面對邊界線劃定，此一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早在 1996 年的談判中，雙方就已提出針對邊界問題交換地圖的倡議，但直至 2014 年仍未能達成目標，顯見邊界線劃定並非能藉由談判輕鬆解決的議題。

未來，陷入談判深水區的陸地邊界問題將繼續阻礙中印關係的發展，扮演影響雙方安全關係的重要變數。陸地邊界問題不僅懸而未解，更有可能連帶影響中印在印太地區，針對新興海洋議題進行合作的可能。隨著雙方各自海洋能力的提升、外向型經濟結構的生成，以及對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視，印太地區中海上交通線安全的確保，成為中印都重視的議題。特別是近年來，印度加強對西太平洋的發展，將過去的「東望政策」提升為「東進政策」，中共則提出建構「二十一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構想，企圖擴大對印度洋的進出。因此，雙方為確保連結印度洋與太平洋航線安全，各自強化對印太地區的海上投射力量，結果造成雙方除了在過去的陸地邊界糾紛之外，中印也開始面臨在印太地區海權發展的重疊問題。

三、中印兩國在印太地區的海權競逐

中共及印度在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後，開始大力發展海權，隨著各自海上力量的垂直或水平擴張，出現雙方在印太海洋地區海權發展重疊與競逐的現象。印太海洋地區，擁有多條海上交通線及戰略咽喉，可說是世上最為繁忙的海域。中印隨著經濟發展日益依賴能源進口，加以海軍遠洋航行能力的提升，兩國都試圖以擴張海權涵蓋地理範圍的方式，確保其海洋安全與利益。本研究在第四章針對中印海洋關係進行探討後，發現中共為確保其能源安全，正以海陸並進的方式，尋找西進印度洋的中繼基地，而身處印度洋中心的印度，除了努力確保對印度洋的控制外，隨著海軍能力的提升及海洋利益範圍的擴大，印度海軍的足跡也開始出現在南海及西太平洋地區。中印在傳統的陸地邊界問題外，也開始面臨海洋勢力重疊與海權競爭的問題。

目前，雙方海洋勢力的重疊，主要表現在印度洋上的斯裡蘭卡、馬爾地夫、塞舌爾、模里西斯及馬達加斯加等多個印度洋島國，以及南海、孟加拉灣及阿拉伯海等重要的印太海域。就具戰略價值的印度洋島國而言，中印雙方紛紛強化對各島國的影響力，試圖透過海洋安全合作、軍事關係建立，以及經濟及技術轉移等多層次的手段，將這些小國納入各自的戰略系統內。除此之外，在南海、孟加拉灣及阿拉伯海等海域，中印也正透過強化海軍力量投射、與沿岸國家發展經濟、安全關係等方式，打造支援海洋力量投射的安全網路。從中共提出「海上絲綢之路」後，印度隨即提出「季節風計畫」回應的作為即可看出，雙方目前在印太地區海權競爭的格局已經隱約成形。檢視中印雙方的海洋部署後，本研究認為現階段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權擴張，雖偶爾會透過海軍實力的演練展現硬實力，但絕大部分的戰略部署多使用軟實力。

由於雙方在印太地區的海權擴張多半仍以軟實力的建構居多，因此，雙方目前在海洋問題上，尚未出現強烈的海權交鋒事件，仍舊保有合作空間。本研究以為，印太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對中印而言都相當重要，並且具有共同利益。中印近年海軍交流日益密切，也多次進行聯合搜救演習，未來若能繼續維持海軍交流，對中印在海洋關係的信心建立將有所幫助。除此之外，印太地區日益嚴重的海盜問題，也為中印進行海洋合作提供良好的契機。未來，針對非傳統安全的相關議題，中印仍然具有一定的合作空間。中印在印太地區的海權勢力重疊與競逐問題，已成為繼陸地邊界糾紛問題之外，另一個影響中印安全關係發展的重要課題。

四、中印在印太地區的安全關係面對挑戰，但短期仍保有合作空間

本研究分別檢視中印的陸地與海洋關係後，認為印太時代的中印安全關係面對諸多挑戰，陸地邊界問題、陸權影響力競爭及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都有可能造成中印安全困境的進一步惡化。陸地邊界問題上，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非但沒有解決邊界線的劃定問題，反而還遺留下中印互不信任的歷史遺緒。數十年來，雙方雖針對邊界問題建立多種協商機制，但至今邊界仍頻生爭端。雙方雖將2014年定調為「中印友好交流年」，習近平與莫迪兩次的會面也都以友好的氛圍結束，但中印長年的心結卻恐非一時半刻能輕鬆解決。中印雖貿易關係深化，但彼此互信仍不足，隨著中印在印太地區勢力重疊的範圍日益擴大，雙方在各種議題出現意見歧異、關係惡化時，邊界問題都有可能受到連動而產生爭端。同樣的，邊界的爭端也將繼續扮演中印在各項議題合作上的阻礙，甚至進一步惡化中印關係。

在陸地上，除邊界問題外，陸權競爭也阻礙中印關係發展。印度與巴基斯坦長年不睦，中共與巴基斯坦緊密的關係不免造成印度的疑慮，印度與中共及巴基斯坦都存有邊界問題，不免會擔憂中巴結盟圍堵印度，印度對中共及巴基斯坦關係的疑慮，連帶影響中印關係發展。除中印巴三角關係外，中共為西出印度洋，在南亞大陸上，強化與孟加拉及緬甸等國家的關係，也造成印度的緊張。面對中共陸權影響力擴張，印度也透過經濟關係深化、海洋合作及技術轉移等方式，試

圖確保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以抗衡中共勢力的南下。困於地緣格局及國際現實，中印兩國現今雖為印太地區內的重要行為者，但都非能以一己之力決定區域事務的霸權國家。中印兩國為確保自身安全，紛紛尋求周邊國家支持，對外擴張陸權影響力。雙方陸權的競爭若惡化、加劇，將不利雙邊友好關係的發展。

海洋勢力的交會與重疊，已經成為中印在印太時代的新挑戰。中印的經濟型態在 1980 年代後，紛紛轉型成外向型經濟結構，海上交通線與能源安全的確保成為雙方都關注的重要課題。在此背景下，兩國紛紛大力發展遠洋海權，擴張海洋勢力以保障國家安全。隨著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整合，中印在印太地區開始出現海洋勢力重疊與競逐等問題。中印在未來假如不能有效控管海權碰撞問題，印太海洋地區，恐將成為現有陸地問題之外，中印產生爭端的新熱點，阻礙中印關係的發展。

雖然陸地邊界問題、陸權競爭及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都可能造成中印安全關係的惡化，但本研究也發現，中印在短期間仍保有合作空間。針對邊界問題建立的協商制度行之多年，雖至今未能根本性的解決邊界爭端，但仍具有一定的功能，使中印面對邊界爭端時有足夠的管道進行協商，多份協議的簽訂也有助於雙邊自制。2014 年，中共已是印度對外貿易第一大進口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加以雙方擁有人口眾多的龐大經濟市場，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雖無法確保爭端不發生，但卻提高爆發大規模衝突的成本，有助於雙邊面對爭議時的自我約束。海洋問題上，雙方在 2003 年後開始提高海軍交流的頻率，未來若能持續交流，將有助於雙方降低誤判情勢的可能。

印太地區的區域安全，不只影響中印兩國的安全關係，更關係到印太海洋地區的航行自由與安全問題，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及能源安全都相當重要。世界各主要國家為確保自身安全，紛紛將力量投射至印太海洋地區，加深了印太地區區域安全架構的複雜性，同時，也提高了中印爆發衝突的成本。各方勢力的合縱連橫與相互牽制，有助於中印在處理爭議問題時，瞻前顧後，降低爆發衝突的可能。

習近平與莫迪 2014 年兩次的會晤中，雙方多次提及對中印保持友好關係的期盼。經濟發展及內政問題現為中印兩國新任政權關注的焦點，短期內中印爆發嚴重衝突的可能應不高，在經貿及海洋議題上，中印也仍舊保有許多合作的空間。

不過，本研究以為，中印雖然目前多半強調雙方關係的友好發展，但檢視雙方的陸地及海洋關係，即可發現中印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關係面對諸多挑戰。中印關係雖然短期內應能保持和平，不會出現嚴重的軍事對抗，不過，由於各自民族主義的高漲，仍舊充滿根本性的矛盾與競爭。中印雙方未來若要重拾「印度人和中國人情如兄弟」的早年願景，隨著陸地及海洋勢力日益重疊，難度將大幅提升。就中印雙邊層面而言，勢力重疊的控管問題，以及在印太地區海權、陸權的勢力劃分，為中印迎接真正的和平前，急需處理的課題；就印太地區整體的局勢層面而言，傳統亞太強國的動向，以及中印兩國與印太地區其餘國家關係的變化，都對中印關係和區域局勢，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五、美日澳的海洋結盟動態對印太局勢的影響力值得關注

本研究以為，除了中印雙邊安全關係外，討論印太局勢發展時，值得關注的焦點，就是在美國主導下，企圖加強與日本、澳洲、乃至於印度連結為民主海洋同盟的動向。印太概念的興起及應用，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國都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面對地緣政治重心的移動，三國已開始調整戰略佈局，尋找自身在印太地區的定位。美日澳三國與印度，同為民主國家，政治價值相近，若中共的勢力擴張令四國感到擔憂，形成同盟以抗衡中共，對四國而言，不失為一種戰略選擇。2012 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就相當具備四國同盟以抗橫中共的構想。安倍的戰略菱形概念，因對中共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其餘國家考量自身與中共的關係，對此並未有熱烈的回應。本研究加入中共因素，延伸安倍現有的戰略構想後，發現中美日澳印五國之間的戰略關係，形狀近似於一個金字塔。印太地區的新興勢力中共及印度，加上關注印太新情勢的美日澳等國，正好在印太地區內外形成一個近似金字塔的結構。未來，五個國家彼此雙邊、多邊

關係的改變，都將對中美日澳印五國戰略金字塔的結構造成影響，而此金字塔結構的改變，也將影響印太局勢。

六、展望今後中印關係的發展

中共與印度陸地邊界接壤，面對彼此勢力的消長，在地理上有其難以迴避的特性。隨著雙方海洋能力的提升，海權勢力的重疊與競逐也成為繼陸地邊界糾紛問題之外，另一影響雙邊安全關係的重要因素。中印位居印太地區中心，雙方未來不論是競爭或合作，都將對印太地區的局勢造成影響。就中共而言，習近平目前倡議的海上絲綢之路，顯現出中共意圖西進印太地區的戰略布局，而在中共此一區域戰略中，印度因其地理位置使然，具關鍵影響力。印度對中共西進的區域戰略來說，同時是最大的助力，也是最大的阻力，一切取決於面對中共勢力的擴張，印度選擇合作或是抗衡。

2014年2月在中印特別代表會談中，中共代表楊潔篪邀請印度加入中共的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獲得印度代表梅農的允諾。若未來印度政府的相關作為，確實配合中共的戰略布局，或至少不和中共大唱反調，對中共的西進布局無疑為一大利多。檢視中共新任領導人習近平上任以來針對中印關係的發言，即可發現，中共目前相當強調中印友好關係的推進，也正透過各種文化交流、經貿投資，試圖強化雙邊關係。但在此同時，由於中印之間同時保有邊界爭端和新興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中共也並未放棄提升在印太地區的力量投射。強調中印友好的背後，中共仍保有一定的實力擴張，相當程度上和印度保持「鬥而不破」的狀態。

就印度而言，抗衡中共的勢力擴張成為中印國境邊境戰爭以降，長年面對的課題。新上任的總理莫迪，雖因其人民黨右翼色彩，原先一度被認為會以較為強硬的態度面對中共的問題，但檢視中印近期的交流，可看出莫迪政府並不排斥與中共來往，也經常強調與中共友好關係的重要性。然而，中共畢竟仍為印度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之一，1962年的邊界戰爭不僅未能解決雙邊的邊界問題，更帶給印度建國以來最大的羞辱，留下互不信任的歷史遺緒。面對中共的西進，地緣上

難以迴避的印度，因雙方邊界爭端、海權勢力重疊，加上印度不結盟的外交傳統，勢必不會完全配合中共的戰略布局。伴隨印度實力的崛起，以及區域局勢的變化，印度在面對中共勢力的擴張時，有越來越多可供操作的戰略空間。美國、日本及澳洲以中共為假想敵的民主海洋同盟構想，讓印度在面對中共勢力的擴張，具有更大的選擇空間。現階段，如何在利用美日澳等國牽制中共勢力擴張的同時，又與中共保持一定程度的友好關係，為莫迪政府的重要課題。

被雙方定調為「中印友好交流年」的 2014 年已經結束，在這一年中，雙方新任領導人的兩次會晤都以友好的態度作收。9 月的習莫會中，雙方更是一同發表了《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在聲明中針對雙邊陸地、海洋安全關係的發展都有所倡議。雙方政府近期對外的發言，大多也是強調合作大於競爭。本研究以為，現今雙方領導人對中印友好關係的強調、邊界問題協商機制的運作，以及海洋合作關係的建構，雖然都有助於中印關係未來在短期內保持和平。但長期而言，中印之間仍然必須面對邊界爭端、陸權影響力競爭，以及海權勢力重疊等等，攸關國家安全與核心利益的問題，加以中美日澳印五國雙邊、多邊關係動態的影響，中印在印太地區的安全關係是否能維持長久的穩定，主要仍繫於中印兩國領導人的戰略選擇，以及彼此間的戰略操作能否消除相互不信任的歷史遺緒。

第二節 後續研究

一、印太概念與相關研究發展

印度太平洋身為新興的地緣政治研究概念，近期研究多半始於 2010 年前後，未來仍具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印太概念所指稱的地理空間，如本研究第二章所提及，至今仍未發展出較具共識的定義，未來是否能如亞洲太平洋概念一般發展出較具共識的地理定義，值得觀察。雖然概念定義尚處於萌芽階段，各國學者存有歧異，但不可諱言的是，美國、中共、日本、澳洲及印度等國家，不論是政府或戰略學界，對此概念都早有關注及討論，也依循此概念調整戰略佈局。或許是因為印度研究在台灣長期並非區域研究的熱點，學者專家不多，國內區域安全研究目前討論印太概念的相關研究相當稀少。使用「印度太平洋」名詞的相關文獻，多半以海洋學研究及地理學研究為大宗，且在這些研究中，所論及的印太概念與本研究所稱之區域安全研究的印太概念又有所出入。本研究以為，中共及印度實力的崛起，伴隨全球經濟、能源安全及戰略重心的移動，印太地區的重要性將日益提升，印太概念與相關研究的未來發展，值得國內學界關注。

二、中印安全關係變化

中共與印度隨著實力崛起，雙邊安全關係面對諸多挑戰，本研究分別從陸地及海洋的角度，檢視中印安全關係的近年變化後，發現陸地邊界問題、陸權影響力競爭及海洋勢力重疊等問題為影響中印安全關係變化的重要變數。未來中印安全關係的相關研究，針對陸地問題，陷入談判深水區的邊界問題協商機制，以及中印雙方在周邊鄰國的陸權影響力競爭，為值得關注的課題。海洋問題層面，本研究指出中印目前的海權勢力競爭，主要表現在印度洋上多個島國及阿拉伯海、孟加拉灣與南海等地區，雖然目前雙方尚未因海洋勢力重疊而爆發嚴重衝突，但未來中印在這些地區的相關作為與戰略部署仍值得觀察。

除海洋勢力重疊問題之外，中印各自海權實力的發展也值得關注，馬漢的海權擴張思想對中印遠洋海權能力建造的影響、中共的航空母艦遼寧號及印度自製核動力潛艦殲敵者號的發展，以及雙方在印太海洋地區的區域戰略部署等議題，都值得進一步研究。早年研究中印安全關係，多半隻將關注焦點局限在陸權競爭上，甚至限縮於中印邊界問題。不過，本研究以為，有鑑於中印對海洋的重視提高，雙方在海洋地區的勢力重疊日益加深，未來討論中印安全關係的變化時，除陸地問題外，海洋問題也需納入考量。中印安全關係變化，尤其以雙方在海洋地區的勢力衝突問題，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三、中美日澳印五國戰略金字塔

本研究關注的焦點為中印雙邊安全關係，並未細究其他影響印太局勢發展國家的戰略部署，不過，在第五章節的討論中也特別指出，美國、日本及澳洲等傳統亞太強國，對於印太局勢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本研究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提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概念，加上各個國家與中共之間的連結後，發現中美日澳印五國的戰略結構，形似一金字塔，本研究稱之為：「中美日澳印五國戰略金字塔」。這個金字塔，除安倍所提的美日澳印四國合作（金字塔的底部）之外，金字塔的四個面分別為中美澳、中美日、中印日，以及中印澳的三角關係。本研究以為，五個國家彼此間雙邊、多邊關係的改變，不只將影響此金字塔的結構，也將影響印太局勢。未來，相關研究若想探討這五個國家對印太局勢的影響，或許可從此架構下手。美澳日印四國合作，以及中美澳、中美日、中印日與中印澳三角關係等議題，都值得關注。

參考文獻

一、 繁體中文

(一) 專書

- 王文龍，2005。《世界重要戰略地區軍事地理》。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
- 石家鑄，2008。《海權與中國》。上海：三聯書店。
- 汪大鑄，1957。《世界軍略地理》。北投：段中英印行。
- 沈默，1967。《地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
- 林宗達，2013。《中共海軍現代化》。臺北：精采文化。
- 林承節，1995。《印度近現代史》。北京：北京大學。
- 林聚任、劉玉安，200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姚延進，1994。《鄧小平新時期軍事理論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倪樂雄，2010。《文明轉型與中國海權》。北京：新華出版社。
- 徐熙光，1993。《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臺北：臺灣商務。
- 張文木，2004。《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
- 張國城，2013。《東亞海權論》。臺北：廣場出版社。
- 張敏秋，2004。《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
- 曹雄源，2014。《戰略廣角：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陳民耿，1956。《地緣政治學》。臺北：中華文化出版社。
- 傅高義，2012。《鄧小平改變中國》。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鈕先鐘，1989。《現代戰略思潮》。臺北：黎明文化。
- 黃玉淦，2013。《中國大陸的邊疆與安全》。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葉至誠、葉立誠，2011。《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
- 劉君穆，1943。《戰後世界政治地理》。上海：民治書局。

劉華清，2004。《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樓耀亮，2002。《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蔡東傑，2008。《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戴旭，2011。《海圖騰：海洋、海權、海軍與中國航空母艦》。香港：新點出版公司。

（二）專書譯著

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著，羅耀宗譯，2007。《中國龍與印度象：改變世界經濟的十大威脅》（*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China, India and the New World Order*）。臺北：知識流。

內維爾·麥斯威爾（Neville Maxwell）著，陸仁譯，1971。《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a War*）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尼可拉斯·史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著，劉愈之譯，1965。《和平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北京：商務印書館。

布裡辛斯基（Zbigniew Brezinski）著，陳秀娟譯，1994。《失控—解讀新世紀亂象》（*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臺北：天下文化。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著，王敏雯譯，2014。《甘地自傳：我對真理的實踐》（*An Autobiography: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臺北：遠流出版。

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及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著，鐘飛騰等譯，2014。《紅星照耀太平洋：中國崛起與美國海上戰略》（*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希拉蕊·羅登·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著，楊明暉譯，2014。《抉擇：希拉蕊回憶錄》（*Hard Choices*）。臺北：城邦商業週刊。

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一兵譯，2012。《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 北京：同心出版社。

哈爾福德·麥金德 (Halford J.Mackinder) 著，陳民耿譯，1957。《民主的理想與實際》(*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2008。《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2014。《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麥田出版。

馬克·崔切伯格 (Marc Trachtenberg) 著，陳秉達譯，2010。《歷史研究取徑與方法 以外交史為例》(*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 Guide to Method, 2006*)。臺北：韋伯文化國際。

高希可夫 (Sergey Georgiyevich Gorshkov) 著，朱成祥譯，1985。《國家海權論》(*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臺北：黎民文化。

理查·哈特向 (Richard Hartshorne) 著，葉光庭譯，1996。《地理學的性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北京：商務印書館。

傑佛瑞·派克 (Geoffrey Parker) 著，劉從德譯，2003。《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北京：新華出版社。

傑佛瑞·提爾 (Geoffrey Till) 著，李永悌譯，2012。《21 世紀海權》(*Sea 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著，傅光明譯，2001。《觀察中國》(Observed in China)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著，齊文譯，1956。《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與陸伯彬 (Robert S. Ross) 著，何大明譯，1998。《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的戰略》(*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臺北：麥田出版社。

譚寶信 (Timothy Beardson) 著，吳國卿譯，2014。《頗腳的巨人—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Stumbling Giant: The Threats to Chinese Future*)。臺北：聯經出版社。

(三) 專書論文

沈明室，2010。〈中共珍珠鏈戰略檢視〉，于親文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頁 21-41。

周茂林，2013。〈印度從陸權到海權思維轉向之研究〉，那瑞維主編，《印度崛起》。臺北：政大國關中心。頁 38-55。

馬諾蘭簡·莫漢蒂，2005。〈印度的新戰略思維：辯論與霸權主義合作問題〉，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謝曙光、高鈺主編《霸權與反霸權：全球化的局限與地區化進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36-265。

(四) 專書論文譯著

Richard A. Bitzinger 著，李永悌譯，2011。〈亞太地區海軍與海上現代化新近發展〉，Phillip C. Saunders 等編，陳永悌譯，《中共海軍：能力擴大，角色演進》(*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

(五) 期刊論文

孔小惠，2010/6。〈地緣政治的涵義、主要理論及其影響國家安全戰略的途徑分析〉，《世界地理研究》，第 19 卷第 2 期，頁 19-26。

方天賜，2014/7。〈2014 年印度大選：印度政黨發展〉，《戰略安全研析》，第 111 期，頁 4-11。

王俊評，2010。〈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131-179。

母君晨，2011/8。〈尼赫魯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採取進攻性策略的決定〉，《海南大學學報》，第 29 卷第 4 期，頁 53-59。

吳兆禮，2014。〈印太的緣起與多國戰略博弈〉，《太平洋學報》，2014 年第 1 期，
<http://www.cctb.net/llyj/lldt/qqzl/201408/t20140804_311318.htm>。

宋德星、白俊，2009。〈“21 世紀之洋”——地緣戰略視角下的印度洋〉，《南亞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31-45。

李香雲，2010。〈從印度水政策看中印邊界線中的水問題〉，《水利發展研究》，2010 年 第 3 期，頁 68-70。

李義虎，1994。〈鄧小平與當今中國的國際戰略〉，《國際政治研究》，第 3 期，頁 13-18。

沈明室，2014/3。〈分析中共國防預算增長意涵的迷思〉，《戰略安全研析》，第 107 期，頁 42-48。

那瑞維，2011/1。〈印度與孟加拉：處理邊界問題，建立關係〉，《情勢發展評估報告》，<<http://iio.nccu.edu.tw/index.php?include=article&id=2771>>。

尚勸餘，2010。〈中印邊界戰爭三題〉，《南亞研究季刊》，2010 年第 3 期，頁 14-20。

林賢參，2008/1。〈由日澳兩國新政府之對外政策評估美日澳印安全合作之未來走向〉，《戰略安全研析》，第 33 期，頁 17-20 頁。

林賢參，2013/10。〈日「中」海權發展與釣魚臺爭議——「安全困境」的觀點〉，《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10 期，頁 61-80。

林賢參，2014/5。〈區域安全新概念「印度太平洋」與「中」印崛起〉，《清流月刊》，2014 年 5 月號，<<http://www.mjib.gov.tw/mojnbi.php?pg=d2%2F10305%2F1-1.htm>>。

金燦榮，2013。〈“印太”概念背後的美國動機〉，《環球》，2013 年第 2 期，<<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2126>>。

- 胡欣，2013。〈澳大利亞夢：做印—太地區的中等強國〉，《世界知識》，2013 年第 12 期，〈<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8856>〉。
- 胡慶亮，2008。〈印度海洋戰略及其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南亞研究季刊》，2008 年第 1 期，頁 21-25。
- 徐桂香，2004。〈試論中印關係的發展—以邊界問題與西藏問題為中心〉，《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12 卷第 4 期，頁 37-57。
- 徐遵慈，2011。〈印度的 FTA 策略〉，《經濟前瞻》雙月刊，第 136 期，〈http://www.wtocom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16350〉。
- 時宏遠，2013/5。〈印度的海洋強國夢〉，《國際問題研究》，2013 年 5 月，〈http://www.ciis.org.cn/gyzz/2013-05/30/content_5993296.htm〉。
- 康民軍，2002。〈試析麥克馬洪線問題的來龍去脈〉，《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2 年第 6 期，頁 24-29。
- 張力，2014。〈“印太”構想對亞太地區多邊格局的影響〉，《南亞研究季刊》，2014 年第 4 期，頁 1-7。
- 張威，2009/12。〈印度洋海洋戰略析論〉，《東南亞研究季刊》，第 4 期，頁 16-20。
- 張海龍，2004/10。〈買航母、造潛艇、購新艦—印度海軍要圓遠洋夢〉，《環球軍事》，第 19 期，頁 51-53。
- 張蜀誠，2006/5。〈從軍事觀點論中共石油安全戰略〉，《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5 期，頁 37-52。
- 梅景，2005。〈龍象握手：新世紀的中印關係〉，《當代世界》，2005 年第 6 期，〈<http://www.xzbu.com/1/view-132092.htm>〉。
- 郭穗彥，2011。〈印度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東南亞南亞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25-28。
- 陳牧民，2009。〈領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領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5 卷第 1 期，頁 157-183。

- 陳牧民，2013。〈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3 期，頁 155-173。
- 陳鴻瑜，2004。〈中共與印度、巴基斯坦分別軍演之戰略意涵〉，《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12 期，頁 10-15
- 陶季邑，2013/2。〈美國學術界關於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的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第 2 期，頁 112-119。
- 陶亮，2011。〈印度的印度洋戰略與中印關係發展〉，《南亞研究季刊》，2011 年第 3 期，頁 53-65。
- 程瑞聲，2010。〈中印建交 60 年的經驗和啟示〉，《東南亞南亞研究》，2010 年第 3 期，頁 19-22。
- 楊曉萍，2013。〈中國周邊外交中的中印戰略合作〉，《當代世界》，2013 年第 12 期，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9768>>。
- 楊曉萍，2013。〈斯里蘭卡對華、對印關係中的動態平衡〉，《南亞研究季刊》，2013 年第 2 期，總第 153 期，頁 93-99。
- 趙青海，2013。〈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現代國際關係》，2013 年第 7 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7/31/content_6170351.htm>。
- 劉泰廷、洪銘德，2014。〈劍指中國：日本對亞洲的安全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頁 139-152。
- 劉啟文，2009/10。〈印度前進印洋度洋—中共「珍珠鏈戰略」之剖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45 卷第 5 期，頁 35-50。
- 樓春豪，2011。〈印度洋新變局與中美印博弈〉，《現代國際關係》，2011 年第 5 期，頁 1-8。
- 樓春豪，2012/12。〈印度人怎樣看待 50 年前那場邊境戰爭〉，《世界知識》，第 22 期，<<http://www.sasnet.cn/zuixincg/showcontent.asp?id=368>>。

閻亢宗，2013/12。〈大喜瑪拉雅水資源危機與中印水戰爭風險〉，《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4 期，頁 1-31。

藍建學，2008。〈水資源安全和中印關係〉，《南亞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21-26。

（六） 學位論文

葉建青，2004。《冷戰後印巴關係之研究，1991-2004》。臺北：政治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七） 研討會論文

林賢參，2010/11/25-26。〈從海權發展的觀點探討日中兩國在東海之爭端〉，「第一屆全國大學院校日本研究中心聯合年會暨 2010 東亞區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台灣師範大學。頁 1-20。

（八） 官方文件

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2014/9/26。〈澳洲已就鈾礦出口問題與印度達成協議〉，〈<http://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490430>〉。

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部，2000。《海軍作戰要綱》。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7。〈馬達加斯加國家概況〉，〈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fz_605026/1206_60580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3。〈中國同模裡西斯的關係〉，〈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fz_605026/1206_605874/sbgx_60587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3。〈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zalt_610446/〉。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共和國大使館，2014/2/12。〈中印友好交流年啟動儀式在新德里舉行〉，〈<http://in.chineseembassy.org/chn/ssygd/yhjlnt1127679.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2/10。〈楊潔篪在印度快報發表署名文章：中國夢和印度夢息息相通〉，〈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26847.s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4。〈2014年1-6月印度貨物貿易及中印雙邊貿易概況〉，《國別貿易報告》，2014年第3期，〈<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asp?id=657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3/10/24。〈外交部發言人就中印簽署邊防合作協定等答記者問〉，〈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inwen/2013-10/24/content_2608176.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3/5/22。〈彙聚戰略共識、構建戰略互信〉，〈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42785.s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海洋局，2008/5/9。〈國務院關於印發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的通知〉，〈http://www.soa.gov.cn/zwgk/fwjgwywj/gwyfgwj/201211/t20121105_5261.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9/6。《中國的和平發展》，〈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1/6/6。《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http://www.gov.cn/jrzq/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2011/4/29。〈《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11）》首發〉，〈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1104/t20110429_849108.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的協議〉，〈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tyfg_611314/t947958.shtml〉。

印度駐華大使館，〈印中雙邊關係〉，〈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_Chinese.aspx?MenuId=2&SubMenuId=0〉。

(九) 媒體資料

《BBC 中文網》，2014/10/28。〈印度與越南將「增強防務及能源合作」〉，〈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10/141028_india_vietnam_vessel〉。

《BBC 中文網》，2014/10/27。〈印媒：越南在南海爭端中尋求印度支持〉，〈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10/141027_india_viet_china_dispute〉。

《BBC 中文網》，2014/9/18。〈中印簽署巨額經貿協議之際邊界爭端再起〉，〈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18_china_india_border〉。

《BBC 中文網》，2014/9/16。〈習近平抵斯里蘭卡訪問圖鞏固經貿關係〉，〈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9/140916_sri-lanka_china_xi〉。

《BBC 中文網》，2013/8/12。〈印度舉行首艘自研國產航母發佈儀式〉，〈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8/130812_india_carrier.shtml〉。

《BBC 中文網》，2013/8/12。〈印度舉行首艘自研國產航母發佈儀式〉，〈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8/130812_india_carrier.shtml〉。

《BBC 中文網》，2013/5/7。〈中印對峙結束 印度外長本周訪華〉，〈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5/130507_china_india.shtml〉。

《BBC 中文網》，2010/5/17。〈印度毛派襲擊汽車造成多人死傷〉，〈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0/05/100517_maoist_attack.shtml〉。

《中央社》，2014/9/14。〈習近平籲馬爾地夫參與海上絲路〉，〈<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09140261-1.aspx>〉。

《中央社》，2010/6/14。〈美對中軟硬兼施 是謂巧實力〉，〈<http://news.cts.com.tw/cna/international/201006/201006140495485.html>〉。

《中廣新聞網》，2013/5/9。〈印度外長訪問中國 試圖化解邊境衝突〉，〈<https://tw.news.yahoo.com/%E5%8D%B0%E5%BA%A6%E5%A4%96%E9%95%B7%E8%A>

8%AA%E5%95%8F%E4%B8%AD%E5%9C%8B-%E8%A9%A6%E5%9C%96%E5%8C%96%E8%A7%A3%E9%82%8A%E5%A2%83%E8%A1%9D%E7%AA%81-095817925.html > 。

《日經中文網》，2014/9/19。〈中印首腦會談遇上邊境對峙〉，<<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1117-20140919.html>> 。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09/17。〈習近平出訪斯里蘭卡，削弱印度在南亞影響〉，<<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917/c17lanka/zh-hant/>> 。

中澤克二，2014/9/19。〈中印首腦會談遇上邊境對峙〉，《日經中文網》，<<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1117-20140919.html>> 。

王綽中，1998/5/13。〈印度有核武 中共不安〉，《中國時報》，<<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nuclear/1306.htm>> 。

石齊平，2007/1。〈龍與象：又一個世紀規格的實驗〉，《商業週刊》，第 998 期，<<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Article.aspx?id=24003>> 。

何宏儒，2014/9/16。〈習到訪前 印陸邊防對峙 5 天〉，《中央通訊社》，<<https://tw.news.yahoo.com/%E7%BF%92%E5%88%B0%E8%A8%AA%E5%89%8D-%E5%8D%B0%E9%99%B8%E9%82%8A%E9%98%B2%E5%B0%8D%E5%B3%99%E5%A4%A9-081858215.html>> 。

何宏儒，2014/7/15。〈莫迪會習近平 獲邀 APEC〉，《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407150188-1.aspx>> 。

何宏儒，2014/7/15。〈莫迪會習近平 獲邀 APEC〉，《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407150188-1.aspx>> 。

林以君，2014/11/1。〈緬甸朝野大和解 演給美國看〉，《聯合新聞網》，<http://www.udn.com/2014/11/1/NEWS/WORLD/WOR3/9037274.shtml?ch=fb_share> 。

施舜耘，2007/10/25。〈中國與印度在貿易上之合作與競爭〉，《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第 1641 期，頁 5-15。〈<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search/siteDetail.jsp?id=102906593&sw=13>〉。

張謙，2004/1/14。〈報導指胡錦濤要求制定能源發展戰略〉，《中央通訊社》，〈<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3/n448400.htm>〉。

陳牧民，2014/7/10。〈南亞的安全困境：印巴關係的過去與未來〉，《南亞觀察》，〈<http://www.southasiawatch.tw/detail/789/19>〉。

陳牧民，2013/12/31。〈印度那薩爾 Naxalite 毛派遊擊隊〉，《南亞觀察》，〈<http://www.southasiawatch.tw/detail/599/43>〉。

陳挺，2004/2/13。〈中國欲破“馬六甲困局” 泰國路線圖生轉機〉，《21 世紀經濟報道》，〈<http://www.people.com.cn/BIG5/jingji/1037/2337302.html>〉。

陳築君，2014/9/21。〈沙烏地阿拉伯承認從中國購得東風-21 彈道飛彈〉，《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921002176-260408>〉。

童倩，2014/8/30。〈印度總理莫迪訪日加強日印合作受矚目〉，《BBC 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8/140830_india_japan_relations.shtml〉。

董佩琪，2013/2/5。〈習近平領軍 設指導小組捍海權〉，《旺報》，〈<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62607#ixzz3Glev03lB>〉。

鐘辰芳，2014/2/22。〈中國邀印度共建海上絲路 考驗雙邊關係〉，《美國之音》，〈<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india-rivalry-20140221/1856846.html>〉。

《人民網》，2003/11/11。〈中印海軍將首次聯合軍演 印三大主力艦昨天抵上海〉，〈<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1076/2180473.html>〉。

《人民公安報》，2013/3/11。〈國家海洋局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3/11/c_124442592.htm〉。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8/11。〈習近平提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打開築夢空間〉，
<<http://hk.crntt.com/doc/1033/3/1/7/1033317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331731&mdate=0811094149>>。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3/12/5。〈建國後中國處理中印邊界問題的對策回顧〉，<
<http://hk.crntt.com/doc/1029/0/6/5/102906593.html?coluid=6&kindid=26&docid=102906593&mdate=1205114159>>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1/6/19。〈中國海軍首次環海南島海上實兵演練〉，<
<http://hk.crntt.com/doc/1017/3/7/3/101737352.html?coluid=4&kindid=18&docid=101737352>>。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7/5。〈中國首次向美明確表態：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
<<http://hk.crntt.com/doc/1013/7/2/6/10137268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372680>>。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9/6/1。〈中印海軍正探討聯合打擊索馬裡海盜〉，<
<http://hk.crntt.com/doc/1009/8/4/2/1009842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84239>>。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8/10/5。〈美印核合作 破壞已疲弱的核武不擴散運動〉，
<<http://hk.crntt.com/doc/1007/6/2/3/100762374.html?coluid=70&kindid=1851&docid=100762374&mdate=1005095303>>。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2/10。〈胡錦濤同塞席爾總統蜜雪兒會談〉，<
<http://hk.mag.crntt.com/doc/1003/0/6/9/100306902.html?coluid=9&kindid=2110&docid=100306902&mdate=0911123624>>。

《中國新聞網》，2014/8/28。〈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第七次會議舉行〉，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8-28/6541918.shtml>>。

《中國新聞網》，2014/5/21。〈中國海軍訓練艦編隊結束訪問印度前往緬甸仰光〉，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05-21/6194328.shtml>>。

《中國新聞網》，2014/2/10。〈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 17 次會晤在新德里舉行〉，
<<http://big5.chinanews.com:89/mil/2014/02-10/5818864.shtml>>。

《中國新聞網》，2013/3。〈中國同馬達加斯加的關係〉，<http://www.chinanews.com/gj/zlk/2014/01-16/265_2.shtml>。

《中國網》，2005/4/12。〈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全文）〉，<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5-04/12/content_9234078.htm>。

《中評社》，2012/1/28。〈新一輪中印邊界會談的關鍵看點〉，<<http://hk.crntt.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0&docid=101992375>>。

《中評社》，2010/11/30。〈中印再談邊界問題 印度頻向藏南增兵〉，<<http://hk.crntt.com/doc/1015/2/3/8/10152382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23824&mdate=1130091837>>。

《央視國際》，2005/7/11。〈黃菊李長春出席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紀念大會〉，<<http://big5.cntv.cn/gate/big5/www.cctv.com/news/china/20050711/102942.shtml%ED%AF%80%ED%BE%94>>。

《新華網》，2014/10/28。〈外媒：一艘印度戰艦進入南海 中國強令其離開〉，<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10/28/c_127149418.htm>。

《新華網》，2014/9/19。〈習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9/c_1112539621.htm>。

《新華網》，2014/9/19。〈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9/c_1112555977.htm>。

《新華網》，2014/9/19。〈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9/c_1112555977.htm>。

《新華網》，2014/7/15。〈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莫迪〉，<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5/c_1111610544.htm>。

《新華網》，2014/6/1。〈中共友好代表團出席塞席爾人民黨成立 50 周年慶典〉，〈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01/c_1110951258.htm〉。

《新華網》，2013/11/4。〈中國駐馬爾地夫大使：中馬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向前推進〉，〈<http://big5.chinanews.com:89/gate/big5/www.nd.chinanews.com/News/gnxw/20131104/1405631.html>〉。

《新華網》，2013/5/6。〈外媒：中印兩軍結束爭議地區對峙 雙方同時撤退〉，〈<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20130506/17815757.html>〉。

《新華網》，2013/5/2。〈外交部發言人：中印正就邊界問題進行密切溝通和磋商〉，〈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2/c_115618934.htm〉。

《新華網》，2013/3/10。〈國務院重組國家海洋局 設國家海洋委員會〉，〈<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3-03/1481913.html>〉。

《新華網》，2010/3/19。〈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孟加拉人民共和國聯合聲明（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19/content_13205582.htm〉。

《新華網》，2006/3/10。〈印度在非洲建設軍事基地影響中國石油航線安全〉，〈<http://mil.news.sina.com.cn/2006-03-10/1034356234.html>〉。

《新華網》，2003/6/24。〈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6/24/content_935350.htm〉。

《新華網》，1996/11/29。〈中國政府和印度政府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議〉，〈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6/23/content_932193.htm〉。

王敬文，2014/8/11。〈習近平提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打開「築夢空間」〉，《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408/11/t20140811_3324310.shtml〉。

吳強，2009/8/6。〈中印舉行劃界談判 中方發表談話〉，《新華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06_17_1288129.shtml〉。

胡志勇，2013/6。〈中印邊界問題及未來走向研究〉，《中國評論》，〈http://hk.crntt.com/doc/1026/3/6/4/102636420_3.html?coluid=137&kindid=7930&docid=102636420&mdate=0718120853〉。

胡志勇，2014/2/15。〈中印邊界談判進入深水區？〉，《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92&kindid=0&docid=103022079>〉。

時宏遠，2009/4/17。〈印度左派的紅色天空〉，《新浪新聞》，〈<http://news.sina.com.cn/w/sd/2009-04-17/091017629132.shtml>〉。

張朔，2014/9/18。〈習近平邀莫迪訪問家鄉西安 看看玄奘藏經譯經處〉，《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9-18/6607092.shtml>〉。

張朔，2013/10/23。〈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辛格 就中印關係提四點建議〉，《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23/5416947.shtml>〉。

管淑平，2014/9/17。〈印度推「季節」計畫 對抗中國海上絲路〉，《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13848>〉。

陳雪蓮，2014/2/11。〈楊潔篪：今年是中印關係承上啟下的一年 面臨新機遇〉，《新華社》，〈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4-02/12/content_2595270.htm〉。

葉自成，2007/3/2。〈中國海權須從屬於陸權〉，《國際先驅導報》，〈<http://news.sina.com.cn/c/pl/2007-03-02/092112410073.shtml>〉。

劉華，2013/6/29。〈中印舉行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十六次會晤〉，《新華網》，〈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29/c_116338648.htm〉。

錢彤、荀偉，2014/7/15。〈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莫迪〉，《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5/c_1111610544.htm〉。

閻岩，2014/1/14。〈「一帶一路」佈局全方位開放〉，《國際商報網》，〈<http://www.shangbao.net.cn/epaper/gjsb/251512.html>〉。

《鳳凰網》，2012/2/13。〈習近平：太平洋夠大 足以容下中美兩國〉，〈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jipingfangmei/content-3/detail_2012_02/13/12475062_0.shtml〉。

龐興雷，2012/1/9。〈國務院通過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十二五規劃〉，《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09/c_111403644.htm〉。

(十) 網際網路

《中華百科全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3年數位典藏版)，〈<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4226>〉。

《新華網》，〈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11/02/content_3719691.htm〉。

《新華網》，〈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7/10/content_965058.htm〉。

英國石油公司 (British Petroleum, BP)，〈BP2035 世界能源展望〉，2014年1月，頁21，〈http://www.bp.com/zh_cn/china/reports-and-publications/bp2035.html〉。

國際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世界能源投資展望—特別報告〉(中文版執行摘要)，2014年，頁1，〈<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orld-energy-investment-outlook---executive-summary---chinese-version.html>〉。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最新預測〉，2014年7月24日，〈<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pubs/ft/weo/2014/update/02/pdf/0714c.pdf>〉。

張雅君，2009。〈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式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http://nccur.lib.nccu.edu.tw/retrieve/83104/report10.pdf>〉。

(十一) 訪談資料

李庭碩，2013/7/14-24。當面訪談，鄧穎穎，「2013 海峽兩岸大專校院青年學生南海科學研習營」(臺北)

李庭碩，2014/7/16。當面訪談，田家希，「2014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北投)。

二、 英文

(一) 專書

- Auslin, Michael, 2010.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 Towards a Regional Strate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 Brewster, David, 2011. *India as an Asia Pacific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Cheng, Dean, 2011. *Sea Power and the Chinese State: China's Maritime Ambi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Cohen, Saul B., 2003.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 Curtis, Lisa, 2011. *Shared Goals, Converging Interests: 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Deepak, B. R., 2001. *India China Relations*. 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Friedman, George, 2009. *The Next 100 Yea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 Garver, John W., 2001.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Grygiel, Jakub J., 1972.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Haushofer, Ernst, 2002.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Major General Karl Ernst Haushofer's Geopolitics of the Pacific Ocean: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y and History*. Lampeter : Edwin Mellor.
- Hiranandani, Gulab Mohanlal, 1999. *Transition to Triumph, History of the Indian Navy, 1965-1975*. New Delhi: Lancer Publishers.
- Junola, Jill R., 1996. *Maritime Confidence Building in Regions of Tension*.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 Kaplan, Robert D., 2010. *Monso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Kaplan, Robert D., 2013.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Kapur, Ashok, 2003. *India- From Regional to World Power (India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Kojm, Christopher, 2012.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ckinder, Halford J., 1910. *Eight Lectures on India*. London: Visual Instruction Committee of the Colonial Office.

Mahan, Alfred Thayer, 2003.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

Maxwell, Neville, 1970. *India's China War*.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Medcalf, Rory, 2012.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Australia: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Mohan, C. Raja, 2012.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anikkar, Kavalam Madhava, 1993.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Kuala Lumpur: The Other Press, 1993.

Pehrson, Christopher J., 2006. *String of Pearls: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ing Power across the Asian Littoral*.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Singh, Jaswant, 1999. *Defending India*. UK:Macmillan Press.

Spykman, Nicholas J., 2007.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trategic Foresight Group, 2010. *The Himalayan Challenge Water Security in Emerging Asia*. Chicago: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Tuathail, Gearóid Ó , 1996.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Routledge.

Whiting, Allen S., 1975.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二) 專書論文

Banerjee, Dipankar & Jacob, Jabin T., 2013. “Sino-Indian Military CBMs—Efficacy and Influences,” in Banerjee Dipankar & Jabin T. Jacob, eds.,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and India-China Relations Fighting Distrust*. New Delhi: Pentagon. pp. 151-161.

Garver, John W., 2006.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6-130.

Jacob, Jabin T., 2013. “Bilateral Agreements and Sino-Indian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Dipankar Banerjee & Jabin T. Jacob, eds.,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and India-China Relations Fighting Distrust*.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pp.1-11.

Khan, Shamshad Ahmad, 2011. “Indo-Jap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sues, Expect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Akihiro Iwashita, ed., *India-Japan Dialogue: Challenge and Potential*. Japan: Slavic Research Center. pp.19-39.

Khilnani, Sunil, 2005. “India as a Bridging Power,” in Prasenjit K. Basu & Brahma Chellaney, eds., *India as a New Global Lead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pp.1-15.

Kugelman, Michael, 2011. “Looking In, Looking Out: Surveying Indi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Challenges,” in Michael Kugelman, ed., *India’s Contemporary Security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pp.5-28.

Prakash, Aun, 2011. "The Rationale and Implications of India's Growing Maritime Power," in Michael Kugelman, ed., *India's Contemporary Security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pp.77-88.

Scott, David, 2014. "The Indian Ocean," in David Malone, C. Raja Mohan and Srinath Raghavan, eds., *Oxford Handbook on Ind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ttp://www.d-scott.com/wp-content/uploads/2013/11/India-IOR-website.pdf>> .

Sen, Rabindra, 2012. "Sino-Indian Relations: Dead Weight of Old Mindsets or Opening of New Vistas?" , in K.Raja Reddy, ed., *Foreign Policy of India and Asia Pacific*. New Delhi: New Century Publications. pp. 333-353.

Singh, Swaran, 1998. "Three Agreements and Five Principle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pp.505-518.

Wortzel, Larry M., 2003. " Concentrating Forces and Audacious Action: Pla Lessons from The Sino-Indian War," in Laurie Burkitt & Andrew Scobel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pp. 327-352.

(三) 期刊論文

Brewster, David, 2011/12. "Indian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4, No. 6, pp.825-852.

Chacko, Priya, 2012/11. "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An Emerging Regional Vision," *Indo-Pacific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re Policy Brief*, Issue5, pp.1-7.

Chantasawat, Busakorn, 2006/3. "Burgeoning Sino-Thai Relations: Heightening Cooperation, Sustaining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 No. 1, pp. 86-112.

- Clarke, Michael, 2008. "Making the Crooked Straight: China's Grand Strategy of Peaceful Rise and its Central Asian Dimension," *Asian Security*, Vol. 4, Issue 2, pp.107-142.
- Das, Bijoy, 2014/1-3. "Border 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Icebreaker in Making?," *Journal of Defence Studies*, Vol. 8, No. 1, pp.35-48.
- Efinger, Manfred & Rittberger, Volker & Mendler, Martin, 1990. "Toward an East-West Security Regime: The Case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o. 1, pp.55-74.
- Egreteau, Renaud, 2008/1-3. "India and China Vying for Influence in Burma – A New Assessment," *India Review*, Vol. 7, No. 1, pp. 38–72.
- Garver, John W., 2004/1.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dia Review* , Vol.1, No.4 , pp.9–31.
- Garver, John W., 2006/3.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land Transportation Links with Central, South-West and South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85, pp.1-22.
- Haokip, Thongkholal. 2011/9. "India's Look East Policy:Its Evolution and Approach," *South Asian Survey* , Vol. 18, No. 2, pp. 239-257.
- Herz, John H.,1950/1.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5, No.2, pp.157-180.
- Holmes, James & Yoshihara, Toshi, 2005. "Command of the Sea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rbis*, Fall 2005, pp. 677-694.
- Holmes, James R. & Yoshihara, Toshi, 2005. "The Influence of Mahan upon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4, No.1, pp.23-51.
- Holslag, Jonathan, 2009. "Embracing Chinese Global Security Ambi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2, No.3, pp.105-118.

Holslag, Jonathan, 2009. "The Persistent Military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2, No.6, pp. 811 -840.

Jacob, Devakumar, 2014/5. "India's Maritime Heritage and its Milesto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s*, Vol. 4, Issue 5, pp.1-7.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pp.167-214.

Jervis, Robert, 1982. "The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Issue2, pp.357-378.

Jervis, Robert, 1988.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40, Issue03, pp.317-349

Joffe, Ellis, 1987.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A Doctrine for Modern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12, pp.555-571.

Kaplan, Robert D., 2009/3-4.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Vol. 88, Issue 2, pp.16-32.

Kaplan, Robert D., 2010/5-6.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Affairs*, <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205/robert-d-kaplan/the-geography-of-chinese-power>>.

Khurana, Gurpreet S., 2007.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31, No.1, pp.139-153.

Kostecka, Daniel J., 2011. "Places and Bases: The Chinese Navy's Emerging Support Network in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4, No. 1 , Winter 2011, pp.59-78.

Mackinder, Halford J., 1904. "The Geography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70, No.4, pp.421-437.

Mohan, C. Raja, 2006/7-8.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Will the West Engage?",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 4, pp. 17-32.

Muni,Sukh, 2011/1. "Obama's Asia-Pacific Doctrine: India's Options", *ISAS Insights*, No.144, pp.1-8,

Nossel, Suzanne, 2004.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83, No.2, pp.131-142.

Nye, Joseph S., Jr.,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80, pp.153-171.

Pant, Harsh V., 2012. "China Shakes Up the Maritime Balance in the Indian Ocean," *Strategic Analysis*, Vol.36, No.3, pp.364-368.

Pazo, Panu, 2013/1. "India, China and the Nathu La:Securing Trade and Safeguarding the Eco System," *Issue Brief*, IPCS, pp.1-4.

Prakash, Arun, 2006/7-9. " A Vision of India's Maritime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USI Journal*, pp.454-463.

Ross, Robert, 2009.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2 , pp.46-81.

Scott, David, 2006/11. "India'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Indian Ocean: Mahanian Visions," *Asia-Pacific Review*, Vol.13, No.2, pp.97-129.

Scott, David, 2007/4. "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India as an Emerging Player in Pacific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 44, No. 2,pp.123-140.

Scott, David, 2008. "The Great Power 'Great Gam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The Logic of Geography'," *Geopolitics*, Vol.13, No.1, pp.1-26.

Scott, David, 2009. "India's "Extended Neighborhood" Concept: Power Projection for a Rising Power," *India Review*, Vol.8, No.2, pp.107 – 143.

Sikri, Rajiv, 2011."The Tibet E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4, No. 2, pp.55-71.

Venkatshamy, Krishnappa, 2013.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 India's Strategic Futures: Looking Out to 2030,"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Vol.9, No. 1, pp. 17–41.

Wenmu, Zhang, 2006. "Sea Power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China Security*, Summer 2006, pp.17-31.

Yunling, Zhang, 2009.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pp.74-79.

Zhang, Hongzhou & Li, Mingjiang, 2013/6.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s," *Analysis*, No. 181, pp.1-9.

(四) 官方文件

Abe, Shinzo, 2007/8/22.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

Abe, Shinzo, 2012/12/27.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

Australia High Commission in India, "India-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http://www.india.embassy.gov.au/ndli/pa5009jsb.html>> .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9/5.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09/doc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2/10.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http://www.asiaeducation.edu.au/verve/_resources/australia-in-the-asian-century-white-paper.pdf> .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3/5.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

Clinton, Hillary, 2010/10/28. "American'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m.state.gov/md150141.htm>>.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Australia, 2013/1. "Strong and Secure: 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2013,"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lng=en&id=167267>>.

Dhume, Sadanand, 2013/3/13. "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http://www.aei.org/article/the-rebalance-to-asia-why-south-asia-matters-part-ii/>>.

Donilon, Tom, 2013/3/1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Hormats, Robert D., 2013/1/30,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Delhi, <<http://newdelhi.usembassy.gov/sr013113.html>>.

Indian Navy, "Aircraft Carrier : INS Vikramaditya," <<http://www.indiannavy.nic.in/naval-fleet/ships?page=0,1>>.

Indian Navy, "INS Vikramaditya-The Newest Aircraft Carrier of Navy," <<http://indiannavy.nic.in/news-events/about-ins-vikramaditya-newest-largest-ship-indian-navy>>.

Indian Navy, "Roles of Indian Navy," <<http://indiannavy.nic.in/about-indian-navy/roles-indian-navy>>.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Project Mausam: Maritime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http://ignca.nic.in/mausam.htm>>.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 India, 2007. *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

Locklear, Samuel J., 2013/3/5. "U.S. Pacific Command Posture,"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AS/AS00/20130305/100393/HHRG-113-AS00-Wstate-LocklearUSNA-20130305.pdf>> .

Menon, Shivshankar, 2007/5/4.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mbassy of India, <https://www.indianembassy.org/archives_details.php?nid=894> .

Ministry Of Culture, Government Of India, "Mausam/ Mawsim: Maritime Rou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Concept Note) ," <http://ignca.nic.in/mausam_publications.htm> .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2014. *Annual Report 2013-2014*, <<http://www.mod.nic.in/forms/List.aspx?Id=57&displayListId=57>>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5/4/11.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olitical Parameter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ia-China Boundary Question,"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6534/Agreement+between+the+Government+of+the+Republic+of+India+and+the+Governm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the+Political+Parameters+and+Guiding+Principles+for+the+Settlement+of+the+IndiaChina+Boundary+Question>>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6/1/11. "Present Dimensions of the Indian Foreign Policy,-Address by Foreign Secretary Mr. Shyam Saran at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http://www.mea.gov.in/incoming-visit-detail.htm?2078/Present+Dimensions+of+the+Indian+Fo>

reign+Policy++Address+by+Foreign+Secretary+Mr+Shyam+Saran+at+Shanghai+Institute+of+International+Studies+Shanghai >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1/11/12.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between India and Maldives, ” <<http://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5407/Framework+Agreement+on+Cooperation+for+Development+between+India+and+Maldives>>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3/10/10.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at 8th East Asia Summit in Brunei Darussalam (October 10, 2013),”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2305/Prime+Ministers+Statement+at+8th+East+Asia+Summit+in+Brunei+Darussalam+October+10+2013>>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4/9/1. “Tokyo Declaration for India- Japan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3965/Tokyo+Declaration+for+India++Japan+Special+Strategic+and+Global+Partneship>>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13/1/26. “First India-Japan Maritime Affairs Dialogue,” <<http://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1141/First+IndiaJapan+Ma ritime+Affairs+Dialogue>>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1/6. “Overview of Japan’s ODA to India,” <http://www.mofa.go.jp/policy/oda/region/sw_asia/india_o.pdf> .

Minsi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2003/9/29.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ShriYashwant Sinha at Harvard University,”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4744/Speech+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Shri+Yashwant+Sinha+at+Harvard+University>> .

Natalegawa, Marty, 2013/5/16.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on the Indo-Pacific”, Keynote Adress by Marty Natalegawa at the Conference on Indonesia, <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30516_MartyNatalegawa_Speech.pdf>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Defense, U.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Republic of China 201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Defense, U.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Republic of China 2014.”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2005/7/27. “PM launches Look West Policy to boost cooperation with Gulf,” <<http://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10534>> .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2012/12/20. “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Plenary Session of India-ASEAN Commemorative Summit,” <<http://www.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91052>> .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1/11/17.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14/9/30. “U.S.-India Joint Statemen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30/us-india-joint-statement>> .

U.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1. “2011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 .

Yun, Joseph, 2013/2/26. “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Part 1),”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3/02/205208.htm>> .

(五) 媒體資料

Ali Khan, Ghazanfar, 2008/7/27. "Two Saudi warships to visit India," *Arab News*, <<http://www.arabnews.com/node/314130>>.

Ali Khan, Ghazanfar, 2012/2/15. "Joint team to prepare road map for Saudi-India defense cooperation," *Arab News*, <<http://www.arabnews.com/node/406545>>.

Bedi, Rahul, 2008/2/6. "Getting in step: India country briefing," *Jane's Defence Weekly*.

Bipindra, N. C., 2013/7/13. "Myanmar Navy seeks arms from India," *The New Indian Express*,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Myanmar-Navy-seeks-arms-from-India/2013/07/30/article1708731.ece>>.

Bipindra, N. C., 2014/6/18. "Contrary to Claims, Arihant not Prepared for Sea Trials," *The New Indian Express*,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Contrary-to-Claims-Arihant-not-Prepared-for-Sea-Trials/2014/06/18/article2286134.ece>>.

Bland, Ben & Shivakumar, Girija, 2011/8/31. "China confronts Indian navy vessel,"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intl/cms/s/0/883003ec-d3f6-11e0-b7eb-00144feab49a.html#axzz3I0qv3TUO>>.

Bukhari, Fayaz & Bhattacharjya, Satarupa, 2013/5/7. "India and China Withdraw Troops from Himalayan Face Off," *Global Post*,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thomson-reuters/130507/india-and-china-withdraw-troops-himalayan-face>>.

Chacko, Priya. 2013/1/24. "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three approaches," *The Strategist*, <<http://www.aspistrategist.org.au/india-and-the-indo-pacific/>>.

China Daily, 2002/3/26. "US to help make India a 'major world power',"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03/26/content_428361.htm>.

Clinton, Hillary, 2011/1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Datt, Gautam, 2013/4/23. "Flag meet fails to end stand-off in Ladakh," *Mail Today*, <<http://www.dailymail.co.uk/indiahome/indianews/article-2313698/Flag-meet-fails-end-stand-Ladakh.html>>

Defense News, 2013/5/8. "India Destroyed Bunkers in Chumar to Resolve Ladakh Row," <<http://www.defencenews.in/defence-news-internal.aspx?id=BtdOdtMc3KY=>>.

Denmark, Abraham, 2012/9/12.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and the Asia-Pacifi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aspx?id=273>>.

DeSilva-Ranasinghe, Sergei, 2009/10/28. "Sri Lanka - The New Great Game,"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09/10/sri-lanka-the-new-great-game/>>.

Dikshit, Sandeep, 2008/11/10. "India, Oman to step up defence ties," *The Hindu*,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india-oman-to-step-up-defence-ties/article1373312.ece>>.

First Post, 2013/4/23. "China's Ladakh incursion: Restore status quo before incident, says India," <<http://www.firstpost.com/india/chinas-ladakh-incursion-restore-status-quo-before-incident-says-india-722047.html>>.

Firstpost, 2014/8/25. "Modi govt to give greater push to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says Sushma Swaraj," <<http://firstbiz.firstpost.com/economy/modi-govt-give-greater-push-indias-look-east-policy-says-sushma-swaraj-94718.html>>.

Goodman, Jack, 2014/3/6. "Sri Lanka's Growing Links with China,"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sri-lankas-growing-links-with-china/>>.

Goswami, Namrata, 2013/5/9. "China's Incursions Show Strategic Blindness," *Asia Times*,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SOU-03-090513.html>.

Helprin, Mark, 2011/3/2. "The Decline of U.S. Naval Pow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150604576166362512952294>>.

Hindustan Times, 2014/7/15. "PM Modi holds 'fruitful'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z Xi Jinping,"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pm-narendra-modi-meets-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ahead-of-brics-summit/article1-1240417.aspx>>.

Holmes, James, 2014/10/7. "Coming to the Indian Ocean, the Chinese Navy: How Should India Respo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ming-the-indian-ocean-the-chinese-navy-how-should-india-11415>>.

India Today, 2014/11/20. "Rajnath Singh accuses China of occupying Aksai Chin illegally,"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rajnath-singh-accuses-china-aksai-chin-chinese-troops-ladakh-kashmir/1/402917.html>>.

Jain, Bharti, 2013/5/10. "Indian troops suspend patrols at Chumar," *The Times of India*,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n-troops-suspend-patrols-at-Chumar/articleshow/19978421.cms>>.

Jha, Supriya, 2014/1/22. "Indian Navy to conduct INS Arihant sea trials in a month," *ZeeNews*, <http://zeenews.india.com/news/nation/indian-navy-to-conduct-ins-arihant-sea-trials-in-a-month_905862.html>.

Kaplan, Robert D. 2014/3/25. "Beijing's Caribbean Logic,"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beijings-caribbean-logic-10120>>.

Kazmin, Amy & McLannahan, Ben, 2013/8/31. "India and Japan send signal with bear hug,"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cms/s/0/45d6d53c-30b6-11e4-9e84-00144feabdc0.html#axzz3DjPjWW00>>.

Keck, Zachary, 2013/5/16. "Fresh Off Border Spat, China Woos India,"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5/fresh-off-border-spat-china-woos-india/>>.

Kugelman, Michael & E. Vickery Jr., Raymond, 2014/10/10. "From 'Looking East to Acting East: India's Own Pivot to Asia,'"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10/from-looking-east-to-acting-east-indias-own-pivot-to-asia/>>.

Lague, David, 2008/2/25. "Chinese Submarine Fleet Is Growing, Analysts Say,"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8/02/25/world/asia/25submarine.html?pagewanted=print&_r=0>.

Lamont, James, 2010/1/26. "Beijing edges aside Delhi to woo Mauritius as Africa hub,"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intl/cms/s/0/77be057a-0a19-11df-8b23-00144feabdc0.html#axzz3I0qv3TUO>>.

Lee, Peter, 2013/5/3. "China's Border Rows Mirror Grim History," *Asia Times Online*,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CHIN-01-030513.html>>.

Mathrubhumi News, 2014/10/31. "Develop SAARC satellite to benefit neighbours: Modi," <<http://www.mathrubhumi.com/english/news/latest-news/global-endorsement-of-india-s-space-capability-modi-148469.html>>.

Maxwell, Neville, 2011/8/2. "China's India war: How the Chinese saw the 1962 conflict," *East Asia Foru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8/02/china-s-india-war-how-the-chinese-saw-the-1962-conflict/>>.

Medcalf, Rory, 2012/12/4. "A Term Whose Time Has Come: The Indo-Pacific,"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2/12/a-term-whose-time-has-come-the-indo-pacific/>>.

Medcalf, Rory, 2013/4/1. "Straightening The Straits," *Outlook*,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Straightening-The-Straits/284514>>.

Mitra, Devirupa, 2014/9/27. "Troops Leave Border as India, China Enter Into Peace Deal," *India Express*,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express-in-america/Troops-Leave-Border-as-India-China-Enter-Into-Peace-Deal/2014/09/27/article2451706.ece>>.

Mohan, C. Raja, 2010/5/1. "The Return of the Raj," *The American Interest*,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s/2010/05/01/the-return-of-the-raj/>>.

Mohan, C. Raja, 2011/11/2. "Indo-Pacific naval partnership open to Delhi and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world/indo-pacific-naval-partnership-open-to-delhi-and-canberra/story-e6frg6ux-1226182949825?nk=e05249f5d59f7939cf610496c83a7331>>.

Mohan, C. Raja, 2011/4/4. "Military diplomacy: Adm Nirmal Verma in Bangladesh," *The Indian Express*, <<http://indianexpress.com/tag/adm-nirmal-verma/>>.

Nakazawa, Katsuji, 2014/9/19. "Border showdown clouds China-India summit," *Nikkei Asian Review*, <http://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Relations/Border-showdown-clouds-China-India-summit?n_cid=NARAN012>.

NetIndian News Network, 2012/2/7. "Joint Statement by India and Mauritius," <<http://netindian.in/news/2012/02/07/00018640/joint-statement-india-mauritius>>.

Panda, Ankit, 2014/2/15. "China Invites India To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02/china-invites-india-to-the-maritime-silk-road/>>.

Pandit, Rajat & Narayan, V., 2014/2/16. "Indian Navy chief Admiral DK Joshi resigns over warship accidents," *The Times of India*,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n-Navy-chief-Admiral-DK-Joshi-resigns-over-warship-accidents/articleshow/31052114.cms>>.

Parashar, Sachin, 2014/11/2. "Sri Lanka Snubs India, Opens Port to Chinese

Submarine again,” *The Times of India*,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Sri-Lanka-snubs-India-opens-port-to-Chinese-submarine-again/articleshow/45008757.cms>>.

Parashar, Sachin, 2014/9/16. “Narendra Modi’s ‘Mausam’ manoeuvre to check China’s maritime might,” *The Times of India*,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Narendra-Modis-Mausam-manoevre-to-check-Chinas-maritime-might/articleshow/42562085.cms>>.

Pubby, Manu, 2007/7/17. “India activates first listening post on foreign soil: radars in Madagascar,” *The Indian Express*,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india-activates-first-listening-post-on-foreign-soil-radars-in-madagascar/205416/>>.

Pubby, Manu, 2008/5/2. “China’s new n-submarine base sets off alarm bells,” *The Indian Express*,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china-s-new-nsubmarine-base-sets-off-alarm-bells/304797/>>.

Pubby, Manu, 2009/4/20. “Navy responds to SOS from Seychelles,” *The Indian Express*,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navy-responds-to-sos-from-seychelles/449049/0>>.

Radchenko, Sergey, 2014/9/18. “The Rise and Fall of Hindi Chini Bhai Bhai,”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9/18/china_india_history_friendship_nehru_mao>.

Ranasinghe, Sergei DeSilva, 2013/3/13. “Australian Military Expands Indo-Pacific Profile,”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3/australian-military-expands-indo-pacific-profile/>>.

Rehman, Iskander, 2014/11/4. “The Indian Navy Has a Big Problem: The Subsurface Dilemma,”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indian-navy-has-big-problem-the-subsurface-dilemma-11598?page=5>>.

Saran, Shyam, 2011/10/29.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Indian Express*,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mapping-the-indopacific/867004>>.

Sawant, Gaurav C., 2013/4/26. "India is No Pushover: Salmand Khurshid," *India Today*,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china-india-china-incursion-indo-china-border/1/267744.html>>.

Sen, Sudhi Ranjan, 2014/9/2. "For Fi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2, Japan Will Sell Military Equipment. To India.," *NDTV*, <<http://www.ndtv.com/article/india/for-first-time-since-world-war-2-japan-will-sell-military-equipment-to-india-585231>>.

Seychelles Nation, 2010/5/3. "Seychelles at Shanghai World Expo 2010-President calls for greater focus on eco-friendly future," <<http://www.nation.sc/article.html?id=226579>>.

Singh, Manmohan, 2006/3/18. "India has come to terms with globalisation: PM," *Rediff India Abroad*, <<http://www.rediff.com/money/2006/mar/18asoc.htm>>.

Singh, Rahul, 2013/4/7. "China's submarines in Indian Ocean worry Indian Navy," *Hindustan Times*,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newdelhi/china-s-submarines-in-indian-ocean-worry-indian-navy/article1-1038689.aspx>>.

Suryanarayana, P. S., 2009/5/31. "India, China discuss anti-piracy cooperation," *The Hindu*,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india-china-discuss-antipiracy-cooperation/article294587.ece>>.

The Economic Times, 2014/12/7. "China follows India, rushes water to crisis-hit Maldives,"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4-12-07/news/56802861_1_indian-air-force-indian-ocean-fresh-water>.

Tamang, Tamanna, 2014/5/1. "9th Indo-China border trade begins today," *The Statesman*, <<http://www.thestatesman.net/news/52471-9th-indo-china-border-trade-begins-today.html?page=1>>.

Thainland News, 2011/3/4. “All Indians to be evacuated from Libya by March 10,” <http://www.thaindian.com/newsportal/uncategorized/all-indians-to-be-evacuated-from-libya-by-march-10-lead_100510105.html>.

The Asian Age, 2014/9/29. “PM Modi presses ‘neighbour first’ policy,” <<http://www.asianage.com/india/pm-modi-presses-neighbour-first-policy-941>>.

The Hindu, 2012/4/30. “Seychelles says it would be ‘rock of dependability’ for India,”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seychelles-says-it-would-be-rock-of-dependability-for-india/article3370486.ece>>.

The Hindu, 2012/5/1. “India reaches out to Seychelles,”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article3371397.ece>>.

The Indian Express, 2014/11/7. “US warmly welcomes India’s ‘Act East’ policy,”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us-warmly-welcomes-indias-act-east-policy/>>.

The Times of India, 2010/3/6. “Maoists looking at armed overthrow of state by 2050,”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Maoists-looking-at-armed-overthrow-of-state-by-2050/articleshow/5648742.cms>>.

The Times of India, 2012/10/10. “50 Years on, China Is an Opportunity as Well as a Challenge,”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50-years-on-China-is-an-opportunity-as-well-as-a-challenge/articleshow/16746326.cms>>.

The Times of India, 2014/9/1. “In Japan, Narendra Modi and Shinzo Abe bond over temple tour; will hold talks today,”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Japan-Narendra-Modi-and-Shinzo-Abe-bond-over-temple-tour-will-hold-talks-today/articleshow/41384262.cms>>.

The Times of India, 2014/9/18. “As it happen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Delhi,”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in-India/newsliveblog/42775600.cms>>.

The Washington Times, 2005/1/17.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5/jan/17/20050117-115550-1929r/>>.

Tiezzi, Shannon, 2014/10/1. “China, India End Military Stand-Off Along Disputed Border,”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10/china-india-end-military-stand-off-along-disputed-border/>>.

Tiezzi, Shannon, 2014/9/17. “China Pushes 'Maritime Silk Road' in South,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09/china-pushes-maritime-silk-road-in-south-southeast-asia/>>.

Vijay Sakhuja, 2013/4/8. “Myanmar: Expanding Naval Ties with India,” *IPCS*, <<http://www.ipcs.org/article/peace-and-conflict-database/myanmar-expanding-naval-ties-with-india-3876.html>>.

Wesley, Michael, 2011/5/4.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 *The Australian*,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arts/books/irresistible-rise-of-the-indo-pacific/story-e6frg8nf-1226047014015>>.

Xinhua, 2013/4/24. “FM: China-India Border Troops Strictly Observe Agreements,”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4/24/c_132336965.htm>.

(六) 網際網路

Arab League, <<http://www.arableagueonline.org/>>.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www.bimstec.org/index.php?page=about-us>>.

Blake, Robert O., Jr., 2013/4/12. "Looking East, Looking West: U.S. Support for India's Regional Leadership,"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3/207497.htm>>.

Ferguson, R. James, 2001.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wbip/WBlec1.htm>>.

India-Brazil-South Africa Dialogue Forum, <<http://www.ibsa-trilateral.org/>>.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http://www.iora.net/members/members-list/australia.aspx>>.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4/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ORA, "Maritime Safety & Security," <<http://www.iora.net/about-us/priority-areas/maritime-safety-security.aspx>>.

Kanwal, Gurmeet, 2010/3/5. "Defence Doctrine: facing up to war on two fronts,"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http://www.claws.in/330/defence-doctrine-facing-up-to-war-on-two-fronts-gurmeet-kanwal.html>>.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13/5/20. "India Poll 2013,"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india-poll-2013>>.

Maxwell, Neville, 2011/5. "China's India War: How the Chinese Saw The Conflict,"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8/02/china-s-india-war-how-the-chinese-saw-the-1962-conflict/>> .

Maxwell, Neville, 2014/2/7. "My Henderson Brooks Albatross," <<http://www.nevillemaxwell.com/uncategorized/1-albartross-2/#more-19>>

McDaniel, Dan, 2012/10. "Ind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oalition, co-existence or clash?" <http://www.defence.gov.au/adc/docs/Publications2012/09_US_China_India_in_the_Indo-Pacific_Region_Co-existence_or_Clash_McDaniel%20_2_.pdf>.

Saran, Shyam,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http://www.cprindia.org/blog/borders/3574-mapping-indo-pacific>>.

Shwe Gas Movement, 2009/9. “Corridor of Power – China’s Trans-Burma Oil and Gas pipelines,” <<http://www.shw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3/CorridorofPower.pdf>>.

Wezeman Siemon T., & Wezeman Pieter D., 2014/3.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3” *SIPRI Fact Sheet*, p.4,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403.pdf>>.

World Bank, 2014/9/24. “GDP ranking, PPP based,”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_PPP.pdf>.